

貴族之家

貴州省圖書館
000180

民 J 512.44
31-7

丁
10321
42

譯文叢書

屠格涅夫選集

麗尼譯

貴族之家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版初月二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版七月三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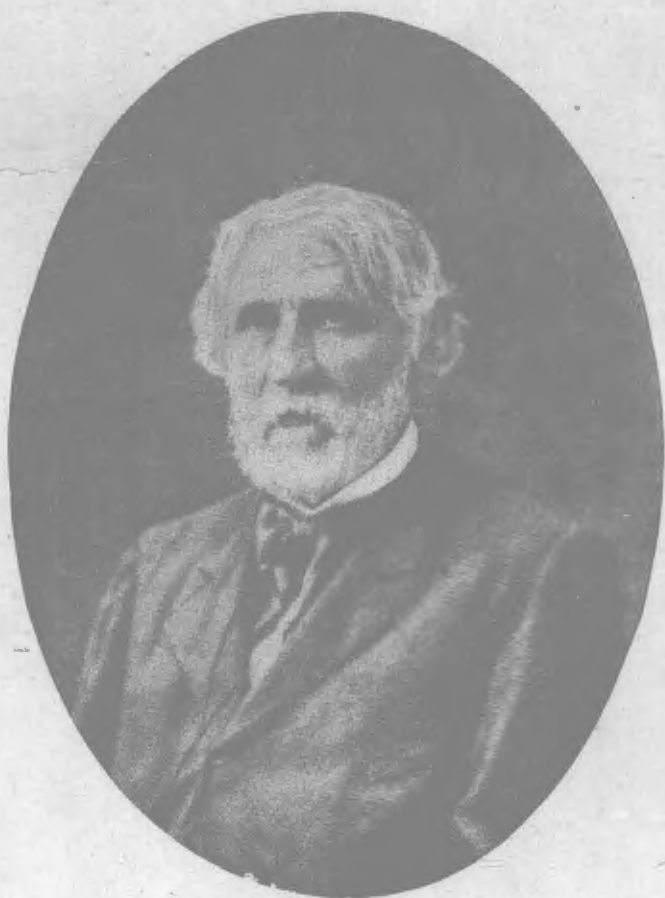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者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者刷印
社版出活生化文

書叢文譯
家之族貴
著夫涅格屠
譯尼麗

角八元一圓金價定



伊凡·屠格涅夫像
1879年攝

本書人物表

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拉夫列茨基（費狄亞）

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加里丁（麗莎）

拉夫列茨基家族：伊凡·彼得羅維奇——父

瑪拉尼雅·賽爾該埃夫娜

——母 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姑

彼得·安得萊奇——祖父

安娜·巴弗洛夫娜——祖母

安德萊·阿番拉西奇——曾祖父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

拉夫列茨基夫人

阿達 其女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加里丁

麗莎母

萊諾其嘉·米哈伊洛夫娜·加里丁

麗莎之妹

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帕斯托夫

老姑姑

狄米特里·帕斯托夫

瑪利亞之父，瑪爾法之兄

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潘辛

俗吏

賽爾該·彼得羅維奇·蓋德奧諾夫斯基

閒話家

克利斯多弗·費多羅維奇·倫蒙

音樂家

米哈萊維奇 熱情家

巴弗爾·彼得羅維奇·科羅賓

華爾華娜之父

卡略勃·卡爾洛夫娜·科羅賓

華爾華娜之母

庫本斯基女公爵 伊凡之姑母

古爾丁先生 百科全書家

卓爾先生 新聞記者

拜奈里特生太太 音樂嗜好者

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阿加爾可夫

瑪爾法之女友

蘇羅其嘉 瑪爾法之養女

瑪特羅斯 貓

羅斯嘉 狗

安東 老僕

阿勃拉克頂 安東之妻

阿加菲雅 麗莎之乳母

茹斯蒂 華爾華娜之女僕

譯者小引

一八五八年夏日，屠格涅夫從國外歸來，在他底田莊斯帕斯科伊過了勤勞的四個月；到了冬天，當他回到彼得堡他底朋友們面前的時候，他隨着帶來了一部小說底原稿：這就是「使得全個俄羅斯爲之流淚」的那部小說，貴族之家。小說發表於次年一月號的當代雜誌，立刻爲牠底作者確立了第一流小說家底名譽。雜誌底批評欄給牠獻奉了巨大的篇幅，女主人公麗莎底名字成了流行的用語，青年作者們把他們底作品羞愧地捧呈於這位作家之前，印一向祇把屠格涅夫認爲隨筆作家的岡查羅夫，這時也不能不把他當作小說家而對他側目了。總之，如果屠格涅夫底其他大部作品從讀者所喚起的毀譽往往難得一

致至少對於這部作品，則無論他底友人和敵人，無不異口同聲地稱讚。貴族之家底時代快過去了，新的人漸漸在俄國生長起來，而屠格涅夫底作品却對於那夕陽似的時代給予了無限詩意的描畫，這，當然是會感動每一個讀者底心靈的。在一八五五年代所寫的羅亭裏（在那時，屠格涅夫還不會給他底無行動力的英雄安排一個光榮的死，）作者已經對他底青年時代，理想主義的四十年代，作了同情的，然而同時是譴責的告別，而在這一部裏，作者更以一個踏入了人生中年的人底温情，回顧了已經過去的青年時代底危機，那調子，也就更其親切，而尤其更為惆悵了。

然而，這小說，也並不僅僅給那將要過去的時代給了最後的凝視和傷悼。在這裏，正如在作者底另外的長篇裏一樣，也表現着一個特定時代底思潮和其特殊的氣息。拉夫列茨基不再是羅亭式的人物了，却是一個更有根基的人。拉夫列茨基，在不幸的打擊之後，却還有堅強的氣力回到俄國來，「耕種土地。」這不是一個純然的徒託空言者，不是一個羅亭式的沒有根的，無家的俄國漂流者；他不僅耕種了土地，而且也該有自滿的權利，因為，「他也儘可能地爲着他底農民們圖謀了並且保證了生活底利益。」屠格涅夫自己，原是一個「頑固的西歐派」所擁護的，不是信仰，却是理性，不是民族主義，却是人類主義，不是東方

的正教，却是西方的文明，然而，爲了使他底小說更忠實於時代底思想，他不惜借着拉夫列茨基底口宣說着自己所不能同意的斯拉夫主義，而使他所憎惡的潘辛將自己所擁護的西歐主義底思潮變成歪曲。●西歐主義者的羅亭，在這裏墮落爲潘辛一流的俗吏，而斯拉夫主義者的拉夫列茨基，卻出現在勝利的光影裏，成爲改革農民生活的實行者了。當然，羅亭是不能變成潘辛的；羅亭所有的崇高的理想，在潘辛，一個俗吏，却決不能有；而同時，斯拉夫主義者的拉夫列茨基，也決不能成爲「到民間去」的運動底先鋒。可是，忠實藝術家而兼深銳思想家的屠格涅夫對於這一歷史底矛盾，却給與了一種極其光輝的解決：惟有對於人民生活有着真實的了解，纔能說到西歐主義，不然，上焉者，會變成徒託空言而當與現實接觸之際就祇能逃避的羅亭式的英雄，下焉者，則簡直變成潘辛式的俗吏；而在另一方面

● 見本書第三十三章，潘辛和拉夫列茨基的辯論。在當時的俄國，思想界分爲兩派，西歐派與斯拉夫派；前者，由潘辛代表，認爲「所有民族，本質的地，全是相同的」，因此，在西歐所曾經歷的一切，對於俄國，均當成爲歷史底必然後者，爲拉夫列茨基所代表的，則認爲俄國自有地底「獨特性」，因此，凡有改革，須先「認清國家底真精神」，可是，落後的斯拉夫派，所擁護的實際上祇是沙皇和正教。

面，對於斯拉夫主義者，也惟有在犧牲自己而圖謀萬人底福利之下，這纔能夠發見俄羅斯底獨特的命運和使命。在這種意義上，屠格涅夫對於那永遠懷着熱情的米哈萊維奇，也許是寄託着深大的希望的。

在拉夫列茨基身上，屠格涅夫寫出了一個過渡時代底英雄底命運，而在麗莎身上，他則創造了在那時代由俄羅斯底土地上所生長出來的最完美的女性底典型：誠實，虔敬，純潔，崇高，有着善良的，溫厚的心田，和堅強的，不可屈的意志；不十分美，然而却自然地可愛；不乘有特大的天賦，然而，却有着自己底思想。她不是一個愛國者，然而，她却愛着俄國底人民。麗莎在小說裏的自我犧牲，就保證着未來的俄羅斯女性底一切更積極的美。朵思托也夫斯基，在論及普式庚底愛瑾·奧涅琴裏的女英雄泰狄亞娜之時，曾經說道：「像這樣美的，積極的俄羅斯女性底典型，在我們底文學中，是一直不曾被創造過的。」●然而，將屠格涅夫底麗莎當作了惟一的例外。在泰狄亞娜，是以自我犧牲，以義務感而完成了她底美和積極性；在麗莎，也是在這裏，我們可以說，我們底藝術家已經預言了新的女性底到來。而這種

● 見一八八〇年六月柴恩托也夫斯基在莫斯科普式庚塑像揭幕式中的演說。

女性，在他底次一部小說前夜裏，就果真到來了。

不幸的婚姻，和幻滅的戀愛，詩和哀愁的調子，當然是筆道，小說得到最普遍的申訴的原因，然而，全體看來，以這作品本身底完美和諧，也就可以博得極大的稱讚。不像在羅亭裏作者對於主腳的同情和譴責有時不能得到適當的調協，也不像在前夜裏作者對於行動的英雄缺少着表現，亦不像在父與子裏虛無主義者有時變成了可笑的人物，更不像在處女地裏作者底藝術的直覺彌補不了他對於現實情形的隔閡。以一貫的同情，家族史似的精細，平靜的流水似的場景和動作，和多一半是自傳式的實感和親切，貴族之家成功了一件非常的藝術傑作，在這裏，我們難得找出一個雖然極其細微的錯誤的音符，也更難發現一個極小的不必要的場面。●每一個人物，從被稱為「俄羅斯底格麗卿」的女主人公麗莎起，以至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牝獅型的拉夫列茨基夫人，堅強而爽直的姑姑，懶惰而且

① Sollogub 伯爵和 M. A. de Calonne 底註譯本 "Une Niche de Gentilhomme" 刪去了

第二十五章拉夫列茨基和米哈萊維奇重演的一場。聰明的讀者自然會知道這刪削對於原書給了

多麼大的損害。

自私的母親，俗物潘辛和年老的，不幸的音樂家倫蒙，莫不出現於神奇的，藝術的光影裏；不僅這些主要的和次要的人物，就是每一個僕婢，甚至每一個動物，也都以美妙的形象在讀者底心裏留下不可磨滅的迹印。短短的家庭史的插曲，給我們復活了農奴解放前的地主俄羅斯底歷史，在那對於「好的往昔」的回憶裏，我們看見了亞歷山大和尼古拉斯制下的地主世界，那些祇會說空話的老新黨們是怎樣脆弱，怎樣在現實生活之中露出了原形，而這麼相形之下，四十年代底英雄們就到底顯現着無限的優越性了。小說中的每一段對話，每一處背景，也無不精美絕倫，奇妙地增加着一般的効果，並且適宜地遂行着特定的任務。俄羅斯底風景，荒廢的地主底邸宅和莊園，沈靜的湖水，平和的夏夜，溫柔的私語和神奇的音乐，所有這些，祇要和屠格涅夫底筆一經結合起來，就不知怎樣產生出來了不可思議的魅力。至於那有名的「尾聲」，則是除了應用音樂的術語以外，在文字中是找不出恰當的讚美的。

在羅亭裏，正如黑爾慘所說，「屠格涅夫是以上帝造人為榜樣，依着自己底形象，創造了羅亭。」貴族之家也可以算得屠格涅夫底自傳成分極濃的小說之一例。拉夫列茨基多半就是作者自己底寫照。那平靜的莊園生活，與屠格涅夫自己在斯帕斯科伊的羈囚之

日是頗相類似的；西歐的倦遊，使他想念着故國，有如拉夫列茨基底回到俄國來耕種土地；對於費雅度夫人的無望的戀情，使他在他底小說裏不自主地露出了悽惻；而女主人公麗莎底模型，則據說正是他底一門遠親，而且日後也正如麗莎一樣進了修道院的一個少女。當拉夫列茨基在小說底「尾聲」裏向着他底後輩們告別的時候，他曾經說道：「未來是屬於你們的……我雖然有着悲哀，却並無嫉妬。」這也正象徵着屠格涅夫自己底心情：在當時，新的人已經上前來了，如杜布洛柳波夫，巧爾尼雪夫斯基等，這些青年人們纔是真正的歷史推動者，屠格涅夫在心情上雖然不能同他們調協，然而在思想上却是不能不和他們諧鳴的。他已經到了中年，他惆悵於自己底青春已經失去，然而他也正和拉夫列茨基一樣可以自滿，因為他不獨不會失去「善良底信仰，意志底堅強，和活動底慾望」並且也不會停止他自己底進展；在他底緊接着貴族之家而出現的前夜和父與子裏，他所寫的就不再是他自己底回憶，却是當前的青年底典型了。

屠格涅夫底文章承繼着普式庚底詩和明潔，果戈理底諷刺和豐富，加上他自己底抒情主義和憂鬱；他將兩位偉大的創業者所遺留下來的文學語言變成更純熟，更洗鍊，而且更「詩」的，因此，這裏的譯文（尤其因為不是從原文直接譯出之故），如果逃走了屠格

涅夫，而祇是用另外的語言講了一個屠格涅夫所曾講過的故事，那在譯者自己是不會覺得十分意外的。可是譯文雖然粗劣，譯者却盡了他底最大的慎重和努力，這是敢於向讀者擔保的。如能因為這點慎重和努力，和對於原作的熱愛，或在某些方面的共鳴，使這譯本還能勉強可讀，使讀者在讀過之後還能略窺見原作底面目，那就是譯者最大的幸福。

譯文所根據的是英譯，一共有四種不同的本子：(一)拉耳斯頓譯 (W. R. S. Ralston: *Lisa*) 萬人叢書本；(二)伊莎伯爾·哈勃葛德譯 (Isabel F. Hapgood: *A Nobleman's Nest*) 全集本；(三)康斯坦士·迦奈特譯 (Constance Garnett: *A House of Gentle folks*) 全集本；(四)達維斯譯 (F. D. Davis: *A Nest of Hereditary Legislators*)。除了最後一種間有脫落外，其他三種都是早有定評的好譯本，就中拉耳斯頓所譯，既忠實且多神采，因為是作者底友人，所以根據的原文也是經過作者親手訂定過的，和他本間有出入，同時，長句和長段也多改成了短的。哈勃葛德底譯本是以絕對忠實著稱的，迦奈特也是有名的忠實譯者。在譯這書的時候，我底主要根據是拉耳斯頓譯本，標點和段落多依哈勃葛德，最後的校對，則對照迦奈特；如有二本各不相同的地方，那就參看第四種譯本，採取較近似的一種。有時，也參照熊澤復六底日譯。

我不能忘記許多年來我每一次閱讀這書的時候所得到的喜悅和感動。九年以前，我會以幼稚的熱情將這書譯過一次，但是，幸而那艱辛的譯稿不會得到出版底機會，而且終於也不見了蹤影。近年來，忠實而負責的譯者漸漸增多了，把名著還牠一個名著，不獨是讀者底企望，並且也成了多數翻譯者所努力的目標。至於我自己，雖然極願在優異的譯者們底後面作一個拙劣的追隨者，但這目前的成績却是不足道的，然而，我希望着我以後能有進步。

這一次的譯文，動手於去年夏季，及至校印完畢，已到今年底初春了。全稿譯成之後，得友人陸蠡先生對照法譯，陸少懿先生對照日譯，柳野青先生對照英譯，逐字校讀，荒煤先生校讀最後的排印稿樣，或提出各種譯文間的參差，或對我自己底譯文給與修辭上的指正，花費了他們底許多寶貴時間，是當特別感謝的；書中間雜的法語，在翻譯之際，多就正於吳金堤先生；音樂術語，則多由賀綠汀、呂驥和張汀石三位先生給以鑑定，一並誌謝。

最後，對於俄國底人名組織和稱呼習慣，爲了便利初讀俄國作品的讀者，在這裏也略加解說。俄國人名，普通由三部分組成，如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拉夫列茨基：第一部分，費多爾，是自己底名，即教名；第二部分，是父名，伊凡諾維奇即指父親名叫伊凡，而後面的語尾

則意云「其子」第三部分是姓。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拉夫列茨基就是說這人姓拉夫列茨基，名費多爾，爲伊凡底兒子。女性底名字也同樣有這樣的三個部分，不過父名底語尾則意云「其女」，如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加里下，即是這姑娘自己名叫麗莎維大，姓加里下，是米哈伊爾底女兒。除這之外，也還有暱稱，如費多爾被稱成費狄亞或費狄烏其嘉，麗莎維大被稱成麗莎，麗賽大，或者麗索其嘉。在稱呼上，一般地上對下，僅稱其教名，或暱稱；教名連父名，則表示客氣，行於下對上，平輩間有交情者或僅僅相識者。所以，當拉夫列茨基稱麗莎爲「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的時候，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就說道：「她怎麼米哈伊洛夫娜到你底頭上來的？」以拉夫列茨基對麗莎的身分，僅稱「麗莎」就行，原可不必這麼客氣的。

一個明媚的春日漸漸向晚了，蔷薇色的小雲朵高高地浮在清澄的天空，像是永遠也不會飄逝，祇待緩緩地沒入藍天底深處去。

那是一八四二年。在○縣首鎮○市底僻街上，一家華麗住宅底開着的窗前，坐着兩位太太；一位大約是五十多歲，另一位，則是已近七旬的老婦人了。

第一位，名字叫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加里丁。她底丈夫，以前做過市檢事官，在當時是被認為一個能幹人的——性情剛愎，自信，固執，而且堅強——早在十年以前故世了。他受過相當優良的教育，在大學唸過書，可是，因為出身於寒微的家庭，所以從幼年起

就知道開拓前程和掙積家業底必要。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是因愛而和他結婚的；他面貌既不難看，並且聰明懂事，在高興的時候，甚至還可以說極可親近。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本姓帕斯托夫——在幼年間就成了孤兒；在莫斯科一間公立女塾住過幾年以後，就回到離開○市五十維爾斯特的●的家族田莊坡克羅夫斯科伊來，同着一個哥哥和一位姑姑住在一起。不久以後，哥哥到彼得堡供職去了，一直到那突來的死亡中斷了他底前程爲止，他始終以僅可過活的供養把妹妹和姑姑極力維持着。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繼承了坡克羅夫斯科伊，可是她卻不會長久住在那裏；在和加里丁結婚的翌年（他在幾日之內就克服她底心眼兒了），坡克羅夫斯科伊就被交換了另外的一處產業，雖然在實際價值上佔了便宜，可是，外觀既不美麗，也沒有堂皇的住宅；同時，加里丁在○市也購買了房產，於是就和妻子在市內定居下來。房屋毗連着一所大的花園，花園一端挨近着市外的田野，「那麼，」完全算不得田舍隱居生活底愛好者的加里丁就往往說道，「我們就實在沒有理由再往鄉間跑的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有多少次還私心追憶着她那

美麗的坡克羅夫斯科伊，那歡樂的溪流，平廣的草原和青翠的林木，可是對於丈夫她是從來不會反對的，對於丈夫底智慧，對於他底世情的知識，她從來就有着最高的崇拜。而在結婚生活底第十五個年頭，當他留下一兒兩女，獨自死去的時候，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對於她底房屋，對於城市生活，却都已十分習慣，再也沒有遷離○市的意思了。

在年青時代，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是享過金髮美人之譽的，而現在雖然到了五十之年，她底容顏也還並非沒有動人的力量，雖然那秀美的輪廓已經稍覺臃腫而且模糊。與其說她心地溫良，倒不如說她生來多情善感，甚至在這樣的成年，她也還保持着「女塾小姐」們底習慣；極端任性，且易激怒，如果有什麼不稱意的事情，甚至還可以哭叫起來的；可是，如果在心滿意足，沒有人反對她的時候，她也能變得溫柔，而且極為和藹。她底房屋是市裏最舒適的家財也頗為豐富，大部分是丈夫所掙積下來，其餘則是她自己所繼承的產業。兩個女兒隨在她底身邊；兒子則正在彼得堡一所最完美的政府學校裏受着教育。

同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坐在窗前的那位老婦人就是她父親底妹妹，曾在坡克羅夫斯科伊和她一同消度了那麼許多寂寞的歲月的，她底名字是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帕斯托夫。她是被視作一個怪人的，有着堅強的性格，有什麼話，就一直說出來，一些不

留情面；雖然並沒有什麼錢財，但是舉動之間却好像是家藏百萬的財主，她對於已故的加里丁無論怎樣也合不攏來，一當她底姪女嫁給了他以後，她就回到自己底微小的田莊上來，在農民底烟薰的茅舍裏過了整整十個年代。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是害怕她的身材矮小，鼻子尖突，雖在老年頭髮也還是漆黑，眼光仍然銳利；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走動起來非常矯捷，胸部挺直，說話也疾速而且清楚，聲音高而且銳。她老是戴着白色的頭巾，穿着白色的短外套的。

「你在幹什麼呀？」她突然問道，「你嘆息些什麼，我底媽媽？」

「沒有什麼。」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回答，「多麼可愛的雲啊！」

「那麼，你是替雲頭傷心，是不是？」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沒有回答。

「蓋德奧諾夫斯基幹嗎沒有來呢？」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說着，疾速地舞動着她底織針（她正在織着一條大的花絨肩巾）。「他真會跟你一塊兒嘆息的呢！——要不然，他也許會跟你扯些無聊的胡說。」

「您說到了他老是多麼苛刻呀！賽爾該·彼得羅維奇真是一個——一個頂可尊敬

的人呢。」

「可尊敬！」老婦人譴責地重複了。

「再說，他對我那死去的丈夫該是多麼熱誠啊！」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繼續說；「真的，直到如今，祇要他一想到他，就沒有不感動的。」

「他應該是你丈夫把他從污泥裏牽着耳朵牽出來的呀！」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咆哮着，手下的織針移動得更為疾速了。

「他裝得那麼個謙遜相，」一會兒以後，她又繼續着，「他底頭髮全白了，可是一開口就離不了說謊，進讒。哈哈，是一位參議官呀！再說，還是個牧師兒子呢！什麼好貨色！」

「誰又沒錯兒呢，姑姑？自然，他有他底缺點的。賽爾該·彼得羅維奇沒有受到好的教養——老實說，法文是不會說的；可是，無論您怎麼說，他總是個和氣人吧。」

「着他會拍你，會詆你。法文不會，那倒算不了什麼。我自己對於那種法「語」也就不高明。他索性什麼文都不會，那倒好了；那麼，他也說不了謊。哪，他倒來了——說鬼，鬼就

到——「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說着，朝街心望了一眼。『正在那兒大步兒走着呢，你那和氣人兒，那麼瘦長瘦長的腿，可真像個驚鷺腳！』」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理了理自己底髮髻。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做着鬼臉望着她。

「哪哪，怎麼那兒可不是一根白頭髮？那不行呀，我底媽媽！你真得管教管教你那帕拉西迦呀！她底眼睛生到哪兒去啦？」

「哦，姑姑，您真是……」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囁囁着，愠怒地，用手敲着她底坐椅底靠背。

「賽爾該·彼得羅維奇·蓋德奧諾夫斯基！一個面頰紅潤的小家奴跳進門來，高聲報告着。」

一位身材高長的人走了進來，穿着整潔的黑禮服，未免太短的褲子，手上戴着灰色的羚羊皮手套，頸上套着兩條領巾——外面一條黑的，裏面一條白的。他身上的一切，從那端正的臉面和細心梳光的鬚髮，以至那沒有後跟的，行動起來絕不支支格格的皮靴，一切都顯示着禮儀和中節。他先對屋子裏的主婦鞠一下躬，於是又向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敬禮，然後就緩慢地脫下手套，走到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面前，恭恭敬敬地把她底手吻了兩次，這之後，纔不慌不忙地坐到一隻安樂椅上，一面微笑地搓着兩手底指尖，一面問道：

「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可好？」

「好，」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回答，「她在花園裏。」

「愛倫娜·米哈伊洛夫娜呢？」

「萊諾其嘉也在花園裏。您可有什麼新聞麼？」

「怎麼會沒有呢，太太，怎麼會沒有，」客人慢慢地眨眨眼，把嘴唇撇了撇。「哼，真是新聞呢，如果您高興，這真是個駭人的新聞。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拉夫列茨基來啦。」

「費狄亞！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驚叫着。「得啦吧，我底老子！您可又在造謠？」

「一點也不，姑太太，是我自己親眼得見的。」

「那也算不得什麼證明。」

「他長得更結實了，」蓋德奧諾夫斯基繼續說着，好像簡直沒有聽見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底批評似地。「他底肩膀比從前更闊，臉也比從前更紅潤啦。」

「更結實？」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徐緩地啣嘆着，「好像他底罪還沒受夠，還要長得更結實呢。」

「真的，太太，」蓋德奧諾夫斯基繼續着，「無論換個什麼別的人，處在他那種境遇，真會再也露不出臉來啦。」

「那爲什麼？我倒想知道知道。」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插口進來。「多無聊的說話呀！一個人回到自己底家裏來——您可要他怎麼辦？難道這裏面還有什麼可責備的！」

「如果妻子行爲失檢，太太，假如您容許我這麼說，那麼，作丈夫的總是該受責備的。」

「你這麼說，我底老子，不過因爲你自己從來就沒有討過老婆。」

蓋德奧諾夫斯基底回答祇是一個勉強的微笑。他沈默了一會兒，忽然問道：

「我可不可以問問，您那漂亮的披肩是織給誰的呢？」

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對他掃了一眼。

「織給誰呀？」她咕囁起來了，「就織給那不造謠，不撒謊，不使詭計的人，假如世上真有那種人的話。費狄亞，我完全知道他；他有什麼可責備的？唯一的就是他該放縱他那老婆。自然啊，戀愛結婚！從那種戀愛結婚會有什麼好的——」老婦人添說着，斜瞟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一眼。於是站起來，又繼續說道：「現在，親愛的小老子，隨你向什麼人磨牙去罷；就是向我也成。我走啦，我再也不妨礙你們。」說着，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就走了出去。

「她老是那樣的，」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說着，目送着她姑姑底背影，「老是那

樣。」

「在她那樣的年紀，有什麼辦法呢？」蓋德奧諾夫斯基說着。「您瞧，她老愛說『不使詭計的人』。可是，這年頭兒，誰能不使詭計？這是時代精神呀！我有個朋友，一位很可尊敬的人，並且也可以說，一位很有身份的人，他就慣常說道，『這年頭兒呀，就是一隻母雞想撈一粒穀，也得使使詭計——她得等着個機會，拐上這麼好幾個彎兒，這纔一溜煙兒撲上去。』可是，親愛的太太，當我一瞧見您，我就看出您有着怎樣的天使般的性格。您可以讓我吻吻您那雪白的小手兒麼？」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微微笑了，把她底肥胖的手伸向了蓋德奧諾夫斯基，小指頭還嫵媚地張開了來。他把嘴唇接了上去；她就把坐椅移得更近一點，略略向他偏過頭來，低聲問道：

「那麼，您是看見他的了？他真是——沒有怎麼樣？精神好快樂？」

「他快樂極啦；精神好極啦，太太。」蓋德奧諾夫斯基回答着，細聲地。

「您可知道他底妻子現在在哪兒？」

「不久以前還在巴黎，太太；現在，我聽說，又走了，到意大利去了。」

「真可怕呢——費狄亞底境遇。我真不曉得他是怎麼受過來的。自然，不幸，誰都有可能是他底事情，簡直鬧得全歐洲都知道啦。」

蓋德與諾夫斯基嘆息了。

「可不是，太太正是太太。哪，聽說她還跟藝術家們，鋼琴家們，朋友呢。那是些什麼人呢？時髦話，就叫作獅子，猛獸呀！她全然沒有一點兒羞恥之心了……」

「真是很——很可悲的。」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低語着：「尤其因為，這是我們底一門親戚。您自然知道，賽爾該·彼得羅維奇，他還是我們底一個遠房的表弟呢。」

「當然，太太當然，太太。您家裏的事，我怎麼能不曉得呢？真的，太太！」

「他會來看我們麼——您以為？」

「也許會吧，太太；可是，我聽說，他預備到他鄉下的田莊去。」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把眼睛望着天上。

「啊，賽爾該·彼得羅維奇，賽爾該·彼得羅維奇！一想到這，我就想起來，我們女人底行為該當多麼謹慎啊！」

「也有各種各樣的女人，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不幸，有一些——生性輕浮……」

並且，年齡也有關係；再說，從幼年起，就沒有好根基。」（說到這裏，賽爾該·彼得羅維奇從口袋裏掏出一條摺好的藍格手巾來，開始抖開着。）「那種女人，當然，有誇是。」（在這裏，賽爾該·彼得羅維奇把手巾底一角揩揩左眼，又揩揩右眼。）「可是，一般地說，假使我們想一想，那就是說……唉，在市內灰塵真是多得出奇，」他就像這樣結束了。

「媽媽，媽媽，」一個十一歲的美麗的小女孩跑進屋來，叫着：「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騎着馬上我們家來啦！」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站了起來；賽爾該·彼得羅維奇也站了起來，並且鞠着躬：「我向愛倫娜·米哈伊洛夫娜問好，」說着，就謹慎地退到一個角落裏，專心地醒着他那又長又直的鼻子去了。

「他有一匹多可愛的馬喇！」小姑娘繼續說着；「他剛剛在花園門口，告訴我跟麗莎，說要騎到前門口兒來的。」

馬蹄底得得聲可以聽見了；一位雄糾糾的騎士，跨着一匹漂亮的栗色馬，在街心出現了來，停止在開着的窗口。

「您好，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騎士叫着，聲音響亮而且愉快。「您可喜歡我這新買的馬？」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走到窗口去。

「您好，馮德瑪爾！多漂亮的馬呀！你從誰那兒買來的？」

「從我們那位馬官那兒……他敲了我一槓子，那混蛋！」

「牠叫什麼名字？」

「奧蘭多。可是那是一個蠢名字；我得把牠改過。 *Eh bien, eh bien, mon garçon.*

（好啦，好啦，小子。）多麼不安靜的畜牲呀！

馬嘶着，踢着，噴着白沫。

「來摸摸，萊諾其嘉，別害怕。」

小姑娘把手伸出窗外，但是奧蘭多却突然豎立起來了，並且跳到一邊去。可是馬上的騎士却並不驚惶，他用膝頭把馬控住，在牠底頸上揮了一鞭，不顧牠底反抗，又把牠逼到窗口來。

“*Prenes garde, prenés garde!*”（「當心呀當心呀！」）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不住地叫着。

「再來摸摸，萊諾其嘉，」騎士又說着，「我再不許牠撒野了。」

小女孩又把手伸了出去，膽怯地摸摸奧蘭多底顫動的鼻子。馬兒仍然不安地戰抖着，不斷地嚼着口鐵。

「好極啦！」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讚嘆着，「現在，下來罷，進裏邊來。」

騎士巧妙地把牠底駿馬疾速一轉，把馬刺一蹬，就馳入街心，轉過前庭來了。一轉眼，他就穿過了前堂，揮着鞭子，來到了客廳；而同時，在另一房門口上，也出現了一個窈窕，優雅，黑

髮的十九歲的姑娘——那就是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年長的女兒麗莎。



那年青人，我們底讀者方纔已經認識過的，名叫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潘辛，在彼得堡內務部供職，所幹的是一種特殊職務。他到○市來，是爲了執行一件臨時的公務，受着他底遠親縣長松倫堡將軍底指揮。潘辛底父親，一位退職的騎兵中尉，有名的賭客，面容消瘦，眼光柔弱，嘴唇瘦瘠，一生祇在上流社會裏鬼混，兩京裏底英吉利俱樂部●他是時來時往，被人認爲機警，却並不可靠，可是，却也很有趣味，很得人歡心的脚色。然而，空有許多機警，

●英吉利俱樂部：時髦的俱樂部，名爲英吉利，其實是全無英吉利風的——譯者。

他却無時不是瀕於赤貧的境况而終於對於他底獨一的兒子，祇留下了一份微薄而且困窘的家業。可是，在另一方面，對於這位兒子底教育，他却依着他自己底樣式，頗費了一番苦心。年青的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法文說得絕妙，英文也很好，德文却很糟；這是當然的。真正有教養的人當然不屑於會說一口很好的德國話；可是，間或來這麼一兩句，尤其在玩笑打趣的時候——那却可以容許；“C'est même très chic”（「這也很俏皮的」）像一般彼得堡的巴黎人們所說的。在十五歲的時候，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就已經知道怎樣全無窘態地進入任何華貴的客廳，怎樣在一舉一動之間都能愉快瀟灑，並且，怎樣在恰當的時候告辭出來。老潘辛爲他底兒子攀上了許多有勢的交情；在兩局之間的洗牌的期間，或者在一次大獲全勝以後，他總不放過一次機會對那些也喜歡玩玩牌的貴人們吹噓吹噓他底年青的「渦洛德嘉」而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自己呢，當他還在大學裏，還不會以「優異生」而畢業以前，就已經結識了好幾位貴家的青年，出入豪門了。他到處受人歡迎，因爲他面貌既極姣好，舉止又頗風流，善於逢迎，往往有着好的氣色，並且任何事情都能應付裕如；該恭敬的地方，就必然十分恭敬，可倨傲的場合，也竟能全不遜讓——總之，是一位絕妙的同伴，*un charmant garçon*（可愛的孩子）被應許的王國是開展在他面前的。

他很快地就參透了人情世故底祕密；他知道怎樣使自己對於一切世故底典則均充滿着真實的尊重；他知道怎樣用着玩世的嚴肅來對付一些無聊的事情，同時對於一切的嚴重事情又知道怎樣裝出滿不在意的神態；他跳舞跳得絕妙，裝束正如一個英國人。一個短時期之間，他就名滿彼得堡，被譽為最可愛，最機警的青年人之一了。老實說，潘辛也實在是機警的——不亞於他底父親；而同時，他也是天生的才子。無論什麼事，對他總不會太難；他唱歌極漂亮，繪畫有魄力，也能寫詩，在舞台上又是演劇的能手。他還剛剛不過二十八歲，可是已經是一位侍從官，並且位分也頗不低微。他對於自己，對於他底智能，伶俐，都有着堅強的自信；他勇敢地，快樂地，一往直前，可以說是一帆風順；人生之流，在他好像是油般地平穩。他自任何人對他都能發生好感，無論老少；他自以為他能深深地捉摸人類，尤其是女人們——她們底通常弱點他是真能捉摸得住的。作爲一個對於藝術全不陌生的人，他時時也感覺內心充滿着熱情，感激和狂放，因此，也就容許了自己底不拘小節；他過着不甚規律的生活，間或也和上流社會所不齒的人們交往，總之，是放浪形骸罷了；可是，在他底最深靈魂裏，他却是冷酷而且狡猾，就是在最無節制的放浪裏，他那銳利的褐色小眼睛也往往是警戒着，而且留神着的；這麼的一位勇敢的，不拘形迹的青年是勿論怎樣也不會完全忘形，不

會完全被激動的，但是，平心而論，他却也從來不曾誇耀過他自己底勝利。一到〇市，他馬上就成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家裏的座上客；而不久以後，就使自己在這裏完全和在自己家裏一樣。至於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自己呢，她則以為在這世上能夠和他相比的人就簡直沒有。

潘辛和所有在座的人和悅地行禮，跟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和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握手，輕輕地拍拍蓋德奧諾夫斯基底肩，於是在足跟上打了一個旋轉，抱住萊諾其嘉底頭，在她底額上接了一吻。

「那麼烈的馬，你騎着不怕嗎？」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問他。

「我請您原諒，牠實在是安靜得很的；可是，我得告訴您我真的很怕什麼來！我就怕跟賽爾該·彼得羅維奇玩牌；昨晚，在拜奈里特生家，他簡直把我剝得一文不剩了。」

蓋德奧諾夫斯基尖聲地，諂媚地笑了；他想阿諛一下這位漂亮的，年青的，彼得堡來的官員，而且又是縣長底寵兒。在和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談話的時候，他就往往提到潘辛底優異的才能。「我怎麼能不稱讚他呢？」他解釋道，「哪，這麼一位青年人在最上等的社會裏大大成功，辦起事來，簡直可以爲人表率，可是自己却一點兒也不驕傲，真的，就是

在彼得堡，潘辛也是被認爲一位幹員的；在他底下，所有公事，正如「風捲殘雪」，可是正如一個通達世情的人所作的一樣，他對於自己底勞績，不過偶而打趣似地提提，也並不特別重視，然而，這却真是一位「實行家」。上司們就喜歡這樣的下屬，而他自己也從不懷疑。假使他高興來那麼一下，那麼，做上大臣也是不成問題的。

「您真說得出呢，我贏您底錢，」蓋德奧諾夫斯基說着；「可是，上星期，是誰贏我十二盧布去啦？還有——」

「混賬，混賬！」潘辛用一種斷熱的，但是近於輕蔑的神氣打斷了他，於是，把他扔開，一直走向麗莎來。

「我在這兒找不到那奧伯朗序曲，」他開始着。「拜奈里特生夫人誇口着她那兒什麼古典音樂全有——其實，除了些波羅加^①和華爾茲^②以外，是什麼也沒有的；可是，我

① 奧伯朗：德國作曲家韋伯（Weber, 1786-1826）所作歌劇。按奧伯朗在歐洲傳說中爲仙王，文藝

作品取材出於者頗不少，莎翁劇仲夏夜之夢即其一——譯者。

② Polka 舞曲之一種，源於波蘭米亞。——譯者。

③ Waltz 三拍子的旋轉舞，但華爾茲也有並不是爲跳舞而作的。——譯者。

已經寫信到莫斯科去了，一星期以後，您就可以得到那個序曲。啊，我忘啦——」他繼續說着，「我還沒告訴您，昨兒我寫了一首新的羅曼斯，音樂和詞兒全是我自己底。您可要我唱給您聽？我自己不知道怎樣，拜奈里特生夫人說是非常美，可是她底話算不了什麼——我想聽一聽您底意見。怎麼樣，我看還是等一會兒再唱吧……」

「爲什麼要等呢？」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哪叫着，「幹嗎不現在呢？」

「您底意旨就是我底法律，」潘辛回答着，明朗地，甜蜜地一笑，那笑容來得快，去得也快——於是用膝頭把一隻椅子推到鋼琴邊上，坐了下來，在鍵盤上敲了幾個音節，就開始唱起他底羅曼斯來了，每一個字都吐得清清楚楚：

寒月浮中天，

愁雲伴天頂——

波濤自沈吟，

① Romance 在音樂用語中，爲樂式之一種，多爲抒情的。——譯者。

幽光映海心。

我底心海呀，是如此不寧，

你呀，你是我心海底月影，

你使我永懷欣幸，

我爲你長駐愁顛。

我無怨言，

任愛情底槍痛給我嚴懲；

我心苦悶，

但你呀，你却如幽月清冷。

唱到第二句的時候，潘辛用着非常的表情和強烈的情感；在那暴風雨似的伴奏裏面，簡直可以聽見海浪底翻騰。而唱到「我心苦悶」以後，他就輕輕地噓了一口氣，把眼臉低垂下來，而歌聲也就漸漸低沈——緩緩消逝了。歌唱完畢，麗莎稱讚着那情調，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說道：「美極啦！」蓋德奧諾夫斯基則甚至叫了起來：「簡直叫人銷魂——」

詞既美極，曲也絕妙！萊諾其嘉也用着釋氣的崇拜盯着歌者。總之，這位年青才子底傑作使得所有在座的人皆大歡喜；可是，在客廳門外，在那門廊裏邊，却立着一個低頭諦聽的老人；他是剛到的，從他那臉上的表情和肩頭的聳動判斷起來，潘辛底羅曼斯美則美矣，但是却不會給他多少樂趣。等了一會兒，用一條粗布手巾打打腳上的灰塵以後，他突然把眉毛深鎖，嘴唇也陰鬱地緊閉着，已經夠僵硬的背部更屈了下去，就徐緩地走進了客廳裏來。

「啊，克利斯托弗·費多羅維奇，您好呀？」潘辛第一個叫出，急忙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我可沒料到您在這兒，不然，勿論怎樣我也不敢當着您唱我那羅曼斯。我知道您不愛輕浮音樂。」

「我沒有聽見，」新來者用着拙劣的俄文說着。於是，對着所有的人全都行過禮以後，他就局促而呆板地立在房間中央。

「麥歇倫蒙·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說道，「您是來給麗莎上音樂課的吧？」

「不是，不是給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是給愛倫娜·米哈伊洛夫娜。」

「啊，是的，好極啦！萊諾其嘉，跟倫蒙先生上樓去。」

那老人正要跟着小姑娘出去，潘辛却突然攔阻了他：

「教完課可別走啊，克利斯托弗·費多羅維奇，」他說道。「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跟我合彈一曲悲多汶——底朔拿大——四手合彈的。」

老人模糊地喃喃了一些什麼，可是潘辛却繼續用着發音胡塗的德文說道：「您獻給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的那個神聖的康塔塔，她已經給我瞧了——很美。請您別以為我就不会鑒賞嚴肅的音樂；完全相反的：當然，那種東西有時不免沈悶，可是，另一方面，却是有益的。」

老人變得面紅耳赤，斜望了麗莎一眼，於是急促地走了出去。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請求潘辛把他底羅曼斯再唱一回；可是他却宣稱道，他不高興去冒犯那科學的德國人底耳朵，並且提議和麗莎去彈悲多汶底朔拿大。這樣，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祇有嘆息了，自己便向蓋德奧諾夫斯基提議到花園散散步去。「我

① *Beethoven* (1770-1827) 世稱樂聖，所作朔拿大，交響樂，歌劇，均達音樂想像之極峯。——譯者。

② *Sonata* 一種規模較大的器樂曲，通常由三個或四個樂章組成。——譯者。

③ *Cantata* 歌樂，一種規模宏大，如器樂中之「朔拿大」，多為宗教性質者。——譯者。

想，「她說道，「跟您談談我們那可憐的費狄亞，還要請求您底忠告呢。」蓋德奧諾夫斯基微微一笑，鞠了一躬，用兩個指尖把那帽子夾了上來，帽沿還上躺着他那整潔的手套，於是，和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一同退出了。

潘辛和麗莎留在房裏；她把朔拿大傘來，展開；兩個人默默地坐在鋼琴旁邊——同時，微弱的鋼琴聲從樓上傳了下來，那是萊諾其嘉底不穩定的小手在彈着音階練習。

克利斯托弗·特阿多爾·哥特奈布·倫蒙，於一七八六年生於薩克遜王國，善尼茲市上，一個貧苦樂人底家庭，父親吹的號角，母親彈的豎琴；他自己，在五歲的時候，就已經練習着三種不同的樂器。在八歲上，他變成了一個孤兒，到十歲，就已經開始用自己底藝術來掙一點麵包了。許多時候，他過着流浪的生活，在各種地方演奏——在酒店裏，在市場裏，在農民底婚宴席上，或在跳舞廳裏；終於，他得到機會，加入了一個管弦樂隊，一步一步地慢慢升着，最後升到了指揮底地位。雖然在表演上他並沒有什麼大的天才，但是，對於音樂他却有着深邃的理解。在二十八歲的時候，他僑居到俄國來，是一位大田主把他請來的。這位貴

族，雖然自己對於音樂並無好感，可是，因為愛好鋪張，也設了一個樂隊。倫蒙在這家裏待過七年，作着樂隊指揮，臨去的時候，還是和來的時候一樣，兩手空空。那位田主既把所有的家財完全蕩盡，起先還答應給他一張支票，可是後來連這也不肯給了，終於是什麼也不會給他，就把他攆掉。別人勸他不如離開這個國家，可是，他不願意這樣就從這俄國，偉大的俄國，藝術家底黃金國的俄國，花子似地跑回家去。他決意留下來，試試他底命運。二十年來，這可憐的德國人就這麼繼續尋找他底幸運：他找到各種的貴族主顧，住過莫斯科，也住過許多城市，他耐心地忍受着艱難，備嘗着困苦，冰上的魚似地刻苦奮鬥着。就是在最難耐的貧苦裏面，榮歸故國的念頭也從來不曾離棄過他，這是他底生命底唯一支助。然而，命運却連這最後而又最初的祝福也像不想賜給他了：在五十歲的年紀，貧，病，早衰，他浪遊到了〇市，並且祇有終老在這裏了，以教課維持可憐的生活——脫離這可咒詛的俄羅斯苦海的一切希望，到這時候是完完全全地成爲泡影了。倫蒙底儀表是於他不利的。他身材瘦小，肩頭突出，胛骨歪斜地高聳，胸脯低凹，脚是又大又扁，手上凸着青筋，僵直的手指尖上嵌着可怕的暗藍色的指甲；他底臉上滿是縐紋，面頰陷落，緊閉的嘴唇老在牽動，好像常在咀嚼什麼，這和他底慣常的沈默結合起來，就使他生出一種近於兇惡的印象；他底灰白的頭髮一

束一束地掛在他底低促的額前，小而凝注的眼睛發着幽光，正如剛被湮滅的黑炭。他底行動是笨拙的，每一起步總使笨重的身體左右搖幌。他底有些動作使人想起籠裏的貓頭鷹，當牠發覺有人看牠的時候，牠會作出的那種笨拙的抗禦，然而牠那沈睡的，膽怯地眯着的大黃眼睛，實在是什麼也難看清。亘古的，無情的苦難在這可憐的音樂家身上印上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在那本來得天不厚的身材上面又加上了歪曲和摧殘，可是，不管這一切，無論誰，如果能夠不抱第一印象底成見，那麼，在這半毀的靈魂裏，是一定能夠發現出誠實，善良，和非凡的品質來的。巴哈●和亨德耳●底熱烈崇拜者，藝能精湛，兼有活潑的想像和條頓人種所特有的奔放的思想，這位倫蒙，如果命運給他安排的是另外的境遇，那麼，許有一天——誰能說定呢？——他竟能列入他本國底偉大作曲家之林的吧？但是，他可不是生在福星之下的！他作過不少的樂曲，但從來不會有幸看見他底任何樂曲發表出來。他不會諂媚

①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 德國大作曲家，作風莊嚴渾厚，為世所稱。——譯者。

②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1685-1759) 德國大音樂家，所作以神樂曲 (Oratorio) 為最著，為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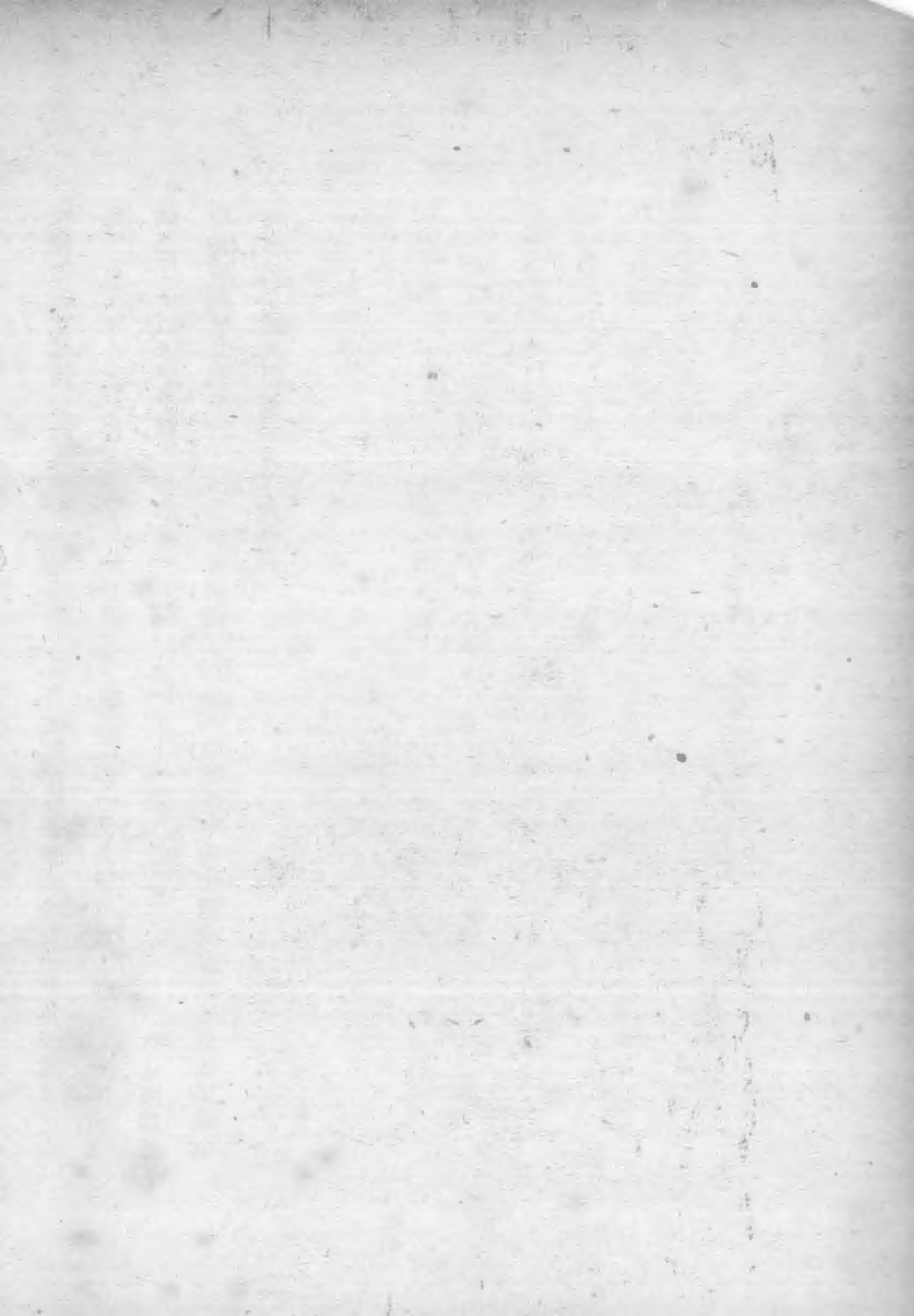
宗教音樂作者之第一人。——譯者。

逢迎，不善周旋應付。有一次——那是許久許久以前——他底一個朋友，同時是他底讚美者，也是一個德國人，也是一個窮漢，確曾自費給他印行過他底兩部朔拿大，可是牠們全部被堆在音樂書店底地窖裏，一直不會有人動過；無聲無臭地，牠們消滅了，一點痕迹也不會留下，就像有什麼人把牠們在黑夜之門，扔到水裏去了一樣。終於，倫蒙對於一切都告訣絕了。暮年壓倒了他，他枯萎了，他底心僵硬了，正如他底指頭也僵硬了一樣。在這〇市，孤孤單單地，除了他從孤老院裏取出的一個年老廚娘以外，再也沒有別的伴侶（他從來不曾結過婚）。他住在離開加里丁家不遠的一間小屋裏；他每天走許多路，吟着聖經，新教聖歌集，和釋勒格耳。所譯的莎士比亞。許久以來，他什麼也不會作過；可是，顯然是麗莎，他底最得意的學生，興奮了他：就是爲她，他作了潘辛所提起的那首康塔塔。歌詞大都是從聖歌裏面選集的，有幾節却也出自他自己底手筆。樂曲分作兩個合唱，一個快樂，一個哀愁，結尾則合而爲一，一同莊嚴地唱道：「仁慈主上帝，憐憫吾罪人，賜聖火俾吾等摒除邪思俗慮。」首頁上

① 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1767-1845) 德國著名批評家，威權的莎士比亞學者及翻譯者，在

這方面的名著爲「關於戲劇藝術與文學的演說」——譯者。

精細地，甚至藝術的地寫着的是：「惟義人爲善。聖歌獻給吾親愛的弟子伊麗莎維大·加里丁小姐。師 C·T·G·倫敦作。」在「惟義人爲善」和「伊麗莎維大·加里丁」周圍，還加上了一道光圈。下面所寫的是：「爲您一人」——「Für Sie allein」——就是因爲這個，伊麗莎維大·加里丁在那時纔漲紅了臉面，並且斜睨了麗莎一眼；當潘辛在他面前提到他底康塔塔的時候，他是感覺得深深受了創傷的。



六

潘辛彈了胡拿大底開首幾節，響亮地，很有把握地（他彈的是低音部），可是麗莎却並不開始她底部分。他停下來，看着她——麗莎底眼睛也正直地凝視着他底，表示着不快。她底脣間沒有笑意，整個的面顏也是嚴厲的，幾乎是憂愁的。

「你怎麼啦？」他問。

「您爲什麼不守信約呢？」她說。「我把克利斯托弗·費多羅維奇底康塔塔給您瞧，是約好過您不向他提說的。」

「原諒我，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我是無心說出來的。」

「您傷了他底心——也傷了我底。今後，他會連我也不肯相信的了。」

「教我怎麼辦呢，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從我頂小的時候起，我就見不得一個德國人；見到了就忍不住要捉弄捉弄的。」

「您說什麼話，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這個德國人是一個可憐的，寂寞的，傷心的人——您竟對他沒有一點憐恤！您還忍不住要捉弄捉弄他！」

潘辛有點兒不安起來。

「你是對的，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他說着。「全錯在我這改不掉的輕浮性子。別——別說吧，我自己深知我自己。我這輕浮性子給我壞過不少的事。就爲這，別人全把我看作自私自利的了。」

潘辛停了一停。無論談話從什麼地方開頭，祇須幾個灣轉，他就把牠繞到自己身上來了。於是，一切的話就好像情不自禁地流湧出來，說得那麼漂亮，那麼溫柔，並且那麼懇切。

「就說在你們家罷，」他接着說道，「你媽媽，實在地，待我真好——她真是好心眼兒的，你呢……不，我可說不定你對我怎樣想法；說到你們姑太太，我知道她就簡直看不慣我的。一定又是我底什麼愚蠢的，無心的話冒犯了她。她是不高興我的，是不是？」

「是的，」躊躇了一會兒以後，麗莎回答說，「您不大逗她喜歡。」

潘辛底手指在鍵盤上迅速地掃了一過，一個幾乎難以捉摸的微笑掠過他底脣邊。

「可是，你呢？」他說道，「你看我是自私自利的麼？」

「我所知道您的還是這樣少，」麗莎回答；「可是，我可不能說您自私；恰好相反，我是應當感激您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啦，」潘辛截斷着，又把手指在鍵盤上掠了過去，「爲了我帶給你的那些樂譜，那些書，爲了我在你底畫冊上塗的那些個畫，種種，種種。可是，雖然這樣，我也同樣可以是個自私自利的人呀！我冒昧地揣測，你也許並不討厭我，也並不把我當個壞人；可是，你還是覺得我這人——教我怎麼說呢——捉弄起來人，連自己底老子和朋友也不肯饒的。」

「您就是太隨便，大意，和所有世俗的人一樣，」麗莎說道，「不過是那樣罷了。」

潘辛微微地皺皺眉頭。

「好啦，」他說道，「我們不要再談我罷；我們來開始我們底胡拿大。可是，有一件事我得請求你，」他一面說着，一面把架上的樂譜底頁子展平，「任你把我當作個什麼都行，就

是說我自私自利——也行！祇是請不要把我叫作「世俗的人」罷。那個稱呼我可受不了。
Anch'io son pittore. ①我也是個藝術家呢，不過不很高明罷了，——這個，我是個不高明的藝術家，我馬上就可證明給你看的。我們來罷。」

「也好，來罷，」麗莎說着。

最初的 *adagio* (慢調) 勉強地通過，雖然潘辛也弄出了好幾個錯誤。他自己作的，或者他已經練熟的樂曲，他都彈得很好，可是，如果要看譜而彈，那就糟了，因此，朔拿大底第二部分——一個比較快的 *allegro* (快調)——就簡直彈不下去：在第二十小節上，潘辛已經落後了兩個小節。他再也不能支持了，於是一笑之下，就把坐椅推開了來。

「不成！」他叫着，「今兒我彈不了。幸好倫蒙聽不見，不然，準會把他氣暈了。」

麗莎站了起來，關好鋼琴，於是轉向潘辛。

「那麼，我們作點兒什麼呢？」她問。

①「我也是個畫家呀！」為意大利名畫家科奈紀阿 (*Correggio, 1494-1534*) 在畫聖拉斐耳 (*Ra-*

phael, 1483-1520) 畫前之自貢語。——譯者。

「從這問話裏就看出你底爲人來了！你簡直不能空着手靜坐一會兒的。那麼好罷，假使你高興，趁着天還沒有全黑，我們來畫點兒什麼罷。也許那另一位女神——繪畫底女神……她叫什麼？我忘啦……會對我寵愛一點兒吧。你底畫冊在哪兒？我記得，前回我在上面畫的風景還沒有完成的。」

麗莎到隔壁一間房去拿她底畫冊，而潘辛發覺房裏祇有自己，就從口袋掏出一條白色麻紗的手巾來，把指甲揩了揩，又斜着眼把兩手端詳端詳。他底手又白又漂亮；在左手底二指上面，還戴着一個螺旋形的金屬戒指。麗莎回來了；潘辛在窗前坐下，把畫冊揭開。

「啊！他叫了起來，「你在臨我底風景啦。——很好。——真不錯！——可是這兒——給我隻鉛筆罷——這陰影還不夠濃——你瞧。」

於是，潘辛就大有氣勢地加上了兩個長的筆觸。他老是畫着這唯一的風景：前景是鬱茂錯雜的樹木，中景是一望無際的草原，而地平線上，則是鋸齒一般的起伏的羣山。麗莎從他底肩後望着他一心工作。

「在繪畫上，也和在一一般的人生上一樣，」潘辛說着，腦袋一會兒向左偏偏，一會兒又向右望望，「輕巧和氣魄，都是最要緊的。」

正在這時，倫蒙進房來了，草草鞠過一躬以後，就打算退出，可是潘辛却已經把畫冊和鉛筆扔到了一旁，攔住了他底去路。

「上哪兒去，親愛的克利斯托弗·費多羅維奇？幹嗎不待一會兒，喝喝茶？」

「我家去，倫蒙回答，聲音是陰沈的，「我頭痛。」

「胡扯！一定得坐一會兒。我們倆談談沙士比亞罷。」

「我頭痛，」老人再說。

「您不在這兒，我們彈了一回悲多汶底，朔拿大，潘辛祇顧說下去，親熱地抱着老人底腰部，並且甜蜜地微笑着，「可是我們怎麼也弄不下去。您想想罷，兩個連接的音符我就對付不來了。」

「您頂好再唱唱您那羅曼斯，那很好，」倫蒙回答，掙脫了潘辛底擁抱，就一直走掉。麗莎趕上前去，在塔台上追上了他。

「克利斯托弗·費多羅維奇，聽我說，」她用德文對他說着，伴着他走過庭前的草坪，直到大門。「我對不起您，請您饒恕。」

倫蒙沒有回答。

「我把您底康塔塔給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瞧了；我相信他會鑒識牠的：真的，他看了也非常高興。」

倫蒙停止下來。

「沒有事，」他用俄語說着，接着就用他本國底方言說道：「可是，他是什麼也不能懂的你怎麼連這也看不出？他是一個「萬能才子」，*dilettante*——如是而已，而已！」

「您是不公平的，」麗莎回答說；「他什麼全懂，並且他自己什麼全都能幹。」

「是的，全能——全是半瓶醋。粗製濫造。劣等貨色。可是別人高興那種貨，也高興那種脚色，他也就心滿意足了。好罷，唔，好極啦！——可是，我也並不惱。我跟我那康塔塔——我們全是老糊塗；我真覺得有點兒羞恥，可是，沒有關係。」

「饒恕我罷，克利斯托弗·費多羅維奇，」麗莎又懇求着。

「沒有事，沒有事，」他又用俄文說着；「你是好孩子。看有人來找你們。再見。你是個很好的孩子。」

倫蒙急促地走向大門口去，從那裏，一位他不認識的來客，穿着灰色外衣，戴着寬邊草帽，正走了進來。他向來客恭敬地鞠了一躬（他在這〇市，向着每個陌生的面孔行禮，對於

熟人反而掉頭——這是他底規矩，就走了過去，在籬牆後面隱沒了。來客驚訝地望了他一眼，又望望麗莎，於是——一直向她走去。

七

「您不認識我了吧？」他說着，取下草帽來，「可是我還認識你，雖然已經七年沒看見你了。那時候你還是一個小孩呢。我是拉夫列茨基。媽媽在家麼？我可以見到她麼？」

「媽會頂高興的，」麗莎回答着，「她已經聽說您來啦。」

「你叫伊麗莎維大，是不是？」拉夫列茨基問着，一面走上通向屋子的塔臺。

「是。」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你。就在那時候，你那臉龐兒也是不會教人忘記的。那時候，我老給你帶糖果來。」

麗莎底臉紅了一紅，想道：「多奇怪的人呀！」

拉夫列茨基在前廳停了一刻。麗莎進到客廳去，從那裏面，潘辛底語聲和笑聲正傳了出來。他正給已從花園回來的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和蓋德奧諾夫斯基談着一些城裏的閒話，並且對於自己所談的故事，高聲大笑起來。一聽到拉夫列茨基底名字，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可簡直慌張了，面色一時變得蒼白，迎上前去。

「您好呀？您好呀，我親愛的 *cousin*（表弟）！」她用一種顫抖的，幾乎含淚的聲音叫了出來。「我多高興見到您呀！」

「您可好，我底好表姐，」拉夫列茨基回答，熱烈地握了她伸出的手，「您可平安？」

「坐下罷，坐下罷，我親愛的費多爾·伊凡諾維奇，啊，我多喜歡首先讓我給您介紹我底女兒麗莎罷……」

「我已經把自己介紹給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了，」拉夫列茨基截斷着。

「麥歇潘辛……塞爾該……羅維奇·蓋德奧諾夫斯基……坐下罷！我瞧着您，真不能相信我底眼睛啦。您身體好嗎？」

「您看得見，我好極啦。我看您，表姐——如果我底眼睛不會叫您倒楣——七年來您

也一點兒沒有老呢。」

「想想罷，我們離別多久啦，」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說着，夢幻一般地。「您從哪兒來？您打哪兒——啊，我是說，」她急忙改正了自己，「您會在我們這兒待多久嗎？」

「我剛從柏林來，」拉夫列茨基回答；「明天，就要下鄉去——多半，會長久住在那邊吧。」

「自然，您會住在拉夫里基的。」

「不，不是拉夫里基；離這兒二十五維爾斯特，我也有點兒產業，我是到那邊去的。」

「就是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留給您的那莊子麼？」

「就是那個。」

「天哪，費多爾·伊凡諾維奇，你們那拉夫里基底房屋可真夠漂亮呀！」

拉夫列茨基微微皺了皺眉。

「是的……可是在那另外的小莊上，我也有點兒小屋子；目前我用不了那麼許多，那麼，那地方對我就頂合式了。」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又變得狠狠起來了，她甚至挺直地坐在椅上，兩手一直地

垂着。幸而潘辛來解了圍，和拉夫列茨基接談起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這纔安靜下來，靠在椅上，間或也來參加一兩句談話，可是，她仍是那麼可憐地望着她底客人，若有所事地嘆着氣，並且那麼悲哀地搖着頭，終於，使得她底客人再也不能忍耐了，挺直地問道：「您不大舒適？」

「感謝上帝，我還好，」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回答；「幹嗎這麼問呢？」

「您好像不大舒適呢。」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現出一種嚴重的表情來了，好像是受了侮辱似地。「你就是那麼個想法呀，」她想着，「可一點兒也不關我事；很明白地，我底好人，什麼事你都不在乎的，好像一隻鵝不在乎水一樣。無論是個什麼別的人，老早就該苦惱得精瘦了，可是你倒苦惱得長肥了呢。」在私下思想的時候，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是全無禮貌可言的；可是在高聲說話的時候，她却說得非常客氣。

老實說，拉夫列茨基也真不像個命運底犧牲。他底紅潤的兩頰，純粹俄國式的臉面，寬而白的額，大的鼻子，闊而端正的嘴唇，都在宣說着草原一般的健康和強韌的，無盡的精力。他底身材雄偉，美麗的頭髮蜷曲着，正同小孩底一樣。祇是在他底藍色的，微微突出而略顯

呆滯的眼睛裏，却可以看出一種難以形容的神色，也許是憂鬱，也許是疲倦，並且，他底聲音也似乎稍嫌單調。

所有這些時候，支持談話底重負的，就是潘辛。他談到鍊糖底利益，因為他新近看了兩本關於這問題的法文小冊子，於是就十分謙卑地，不動聲色地把那些內容整個公佈了出來，可是，關於那寶貴的知識底來源，却是一字也不會提到。

「怎麼着，費狄亞來啦，」從隣室裏，那虛掩的房門後面，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底聲音突然高叫了：「哈哈，真是費狄亞！」於是老婦人急促地進到了客廳，拉夫列茨基還來不及站起來，她就已經把他擁抱着了。「來罷，給我瞧瞧，給我瞧瞧，」她說着，把他稍稍推開一點，「哈，變得多漂亮啦！老了一點兒，可是一點兒也不難看，真的一點兒也不。可是，幹嗎祇吻我底手呀！親親我罷，親親我底臉兒，除非你討厭我這打了皺的老臉。你怎麼連問也沒問起我來呢？你可問過「姑姑還活着麼？」哪，你一生下來，就是我親手拾起來的呀，小鬼！好罷，得啦罷；你爲什麼一定得記住我呢？你到底回啦，就夠聰明。怎麼着，我底媽媽，」她忽然叫着，轉向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你們什麼也沒給他喫？」

「我什麼也不要，」拉夫列茨基急忙說。

「至少也喝點兒茶呀，我底小老子啊，老天爺！一個人來啦，天知道從多麼遠的地方來，可是連茶也沒人給他一杯。跑一步，麗莎，快去弄點兒茶來。我記得他從小就是個饑癯，如今，怕還是好喫好喝吧？」

「我問候您，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冷不提防地，潘辛從背後閃到了那奮興的老婦人前面，並且深深地鞠了一躬。

「罪過，罪過，親愛的先生，」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說着，「我祇顧快樂，竟把您看漏啦——你長得就像你那可愛的媽媽，」她又轉向拉夫列茨基，一直說着，「可是你那鼻子到底像你老子。在我們這兒該有好些時候待的吧？」

「我明兒就走，姑姑。」

「哪兒去？」

「老家去——華西列夫斯科伊。」

「明兒？」

「是的。」

「好罷，一定要明兒，就是明兒，也好。上帝祝福你自家底事情也祇有自家能知道。可是，

記着，走的時候再來望望。」老婦人輕輕地拍拍他底面頰。「我想不到我還能活着看見你並不是我怕我快死——不，不多一半，再有十年我也能活。我們帕斯托夫家全是些壽星，你那過世的祖父就老是管我們叫作兩世人的；可是，天知道你還會在外國流浪多久呢？你是個好孩子——結實漢子。我敢說你還能照樣一手舉起十個普特●來吧？你那過世的老子——啊，罪過，罪過——一生糊塗，一肚子怪癖，可是就做對了一樁，就是跟你請來那個瑞士教師。你可記得你跟他比拳的那股勁兒？那你們叫作什麼呀？叫作體操，是不是？——可是，我幹嗎這麼嘮嘮叨叨呢？不過是妨礙了我們底潘雄先生（她老是叫不準「潘辛」的）給我們發表演論罷啦。可是，我們還是喝茶去罷，對啦，到平臺上喝去，我們底乳酪——可比不上你們底那些個倫敦呀，巴黎呀底的。走罷，走罷，你呀，費狄烏其嘉，攙着我走罷。啊，你底胳膊多粗有了你，我就不怕跌下來啦。」

全體都站立起來，走到平臺去，祇有蓋德奧諾夫斯基，他却偷偷溜掉了。當拉夫列茨基和屋子裏的主婦，和潘辛，和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談話的當時，他是一直就坐在屋角裏，

一時眨眨眼睛，一時掀掀嘴唇，用孩子似的好奇心一字不漏地傾聽着的；現在，他搶先跑到全市去，傳播關於這位新的來客的新聞去了。

當天，在晚間十一時的時候，加里丁太太底家裏有着如下的情形：在樓下，在客廳門口，潘辛正握着麗莎底手，準備告辭，覺得機會不可錯過，他就說道：「您知道是誰把我吸引到這兒來的；您知道我是爲了什麼老是您們家來。一切都已經這樣明白，言語還有什麼用呢？」麗莎並沒有回答，甚至連笑容也沒有，祇是微微把眉毛掀了一掀，臉面紅了起來，一直把眼睛凝注着地下，然而也不會把手縮回。而同時，在樓上，在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底房裏，在暗澹的，古老的神像面前所掛的幽微的燈光下面，拉夫列茨基正坐在一張靠椅裏邊，把手肘撐在膝上，臉面埋在手掌中間；老婦人默默地站在他底身前，不時用手撫撫他底頭髮。在告辭了主婦之後，他還在這裏待過一點多鐘；對他底這位慈愛的老友，他什麼也沒有說，而她，也什麼沒有問……其實，他有什麼可說，她又有什麼可問呢？這所有的一切，她既然已經十分明白，而對於他心裏所充溢着的一切情感，她也有着充分的同感。

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拉夫列茨基（在這裏，我們得請求讀者們底允許，把故事底線索中斷一時）出身於古老的貴族世家。這家族底建立者，遠在瞎眼的華西里王朝^①之時，從普魯士遷移過來，並且曾被賜與二百契特維爾特^②的封地（在拜耶茨克高原）。他底後裔們多曾任過各種官職，在邊遠的省分或權貴們和親王們手下當過差，可是，其中沒

① 十五世紀——譯者。

② 契特維爾特：古代的地積度法，實際的廣袤隨地區而易，自八十以至二百四十公畝不等——譯者。

有一個曾經有過很大的家財，或者做過御筵檢查以上的職位。在所有拉夫列茨基家族裏，最豪富，最顯赫的就是費多爾·伊凡諾維奇底曾祖父，安得萊，一位暴戾，殘忍，機智，而且狡猾的人。直到今日，他底專橫的態度，暴躁的癖性，瘋狂的奢侈，和難壓的貪慾，還是爲人不絕地稱道。他底身材高大魁偉，面色微黑無鬚，語音模糊，好像說着夢囈；可是他底語音說得愈低，他身邊的人也就抖得更緊。他爲自己選擇的妻子，也正好和他一對：圓圓的黃臉，大眼睛，鷹嘴鼻，生來就有吉普西人底血液，性情剛烈而且充滿復仇的意氣，對於她底丈夫，她是從不相讓的；雖然在他生前，她和他不斷爭鬧，幾乎被他活活處死，但是，當他一死之後，她也不能忍心獨活了。安得萊底兒子，也就是費多爾底祖父，彼得，可一點也不像他底父親：他祇是一個質樸的鄉村田主，胡里胡塗，言語暴躁，行動可就遲緩，雖然有些粗厲，然而並不兇惡，愛養客，也愛養狗。剛到三十多歲的時候，他就從他父親繼承了二千個上等靈魂。●可是，不久以後，有許多就不知下落了；一部分的產業，他變賣掉；所有的家僕們，也全被他姑息得不成樣子。他底寬大的，溫暖的，然而骯髒的邸宅裏，老是擠滿着各種各色的小人物，無論相識

●靈魂：即男性的農奴。在當時，地主底財產，可以說是以農奴爲單位的。——譯者。

與不相識的，一概歡迎；這班人就像油盡一般的，從四方八面嘯聚而來，見着可喫的就喫，喫個大飽，見着可喝的就喝，喝個爛醉，並且見着可拿的也就拿，拿回家去，一面稱讚着，頌揚着他們底大量的主人；至於主人呢，當他不高興起來的時候，他也稱讚着他底客人們——稱他們爲雄蜂，爲無賴——可是，一少了他們，他馬上又感覺無聊起來了。彼得·安得萊奇底妻子是一個溫順的女人，是他依着他父親底選擇和命令從一個隣近的家族娶來的，名字叫作安娜·巴弗洛夫娜。她什麼事也不問不問，熱心地招待客人，自己也高興出去作客，雖然在她底頭髮上撲粉的事情，用她自己底話來說，就是「要人底命。」「您想想罷，」在老年的時候她老是這樣講述着，「他們在你底腦袋上面套上一個毛包頭，把每一根頭髮全給梳上去，塗上油，又撲上粉，還插些個鋼針呢——往後連洗都洗不掉；可是，出去拜望人家，要是不撲粉，就不行呀，別人就派你個不恭敬。多受罪呀！」她喜歡用快馬拉着馬車飛跑，在牌桌上從早坐到晚也能對付；當她底丈夫走近牌桌的時候，她每一回都把手捫在面前所贏的幾個不多的錢上，可是，她所有的嫁奩和所有的金錢，她却早已一文不剩地全數交給了他，是怎麼用掉的，連她自己也沒有消息。她給他生了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叫作伊凡，就是我們底費狄亞底父親；另一個女孩，叫作格拉菲娜。伊凡不是在家裏長大的，却是寄住

在一個有錢的老姑姑庫本斯基女公爵家裏；她指定他爲她底繼承人（如果不是爲了這個，他底父親也不會把他放走）；她把他裝扮得好像一個傀儡，給他聘請了各種的教師和一個法國師傅——一位退職的修道院長，讓·雅各·盧騷——底信徒，名叫賽歇古爾丁·德·福賽，是一位靈敏而巧妙的陰謀家——可是，照她自己底說法，却是「移民中的 fine fleur」（「優異的花朵」）；而當她快到七十歲的時候，就終於跟這“fine fleur”結婚了；她把她全部的財產全都移交到他底名下，而不久之後，塗上胭脂，抹上 a la Richelieu（黎雪留式）的龍涎香，在許多小黑奴，意大利警犬，和喧噪的鸚哥兒們底環繞之中，手裏還拿着個伯第多——精製的磁瑯瓷的鼻煙壺，她就死在一張路易十五式的彎曲的絲絨躺椅上了，——死掉了，被她底丈夫遺棄了；那位鬼鬼祟祟的古爾丁先生，老早帶着她底錢財，一溜煙回到巴黎去了。當這個不意的打擊（我們所說的是女公爵底結婚，不是她底死）降臨下來的時候，伊凡還僅僅是二十歲。在他底姑姑家裏，由高貴的繼承人一旦變成了可憐

①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即民約論底著者——譯者。

② Parrot (1607-1691) 著名的瑞士畫家——譯者。

的食客，他是不願繼續待下去的；在彼得堡，以前所來往的上流社會，現在全對他白眼相看了；去幹公事，從最低的位分幹起，既困難，而且內幕也黑暗，這也是他所不屑作的（所有這些，全發生在亞歷山大皇朝底初年）因此，由不得自己作主，他祇好回到鄉下，他父親家裏來了。老巢對於他祇是顯得污穢，貧困，破落；田舍生活底沈悶和寂寞，每一步都使他反感；他被無聊苦壞了；另一方面，家裏的每一個人，除了母親以外，誰都給他冷眼。他父親就討厭他那城裏人派頭；討厭他底大禮服，討厭他底飾邊的襯衫，他底書，他底笛，他底潔癖，所有這種種，使得他底父親十分感到厭惡，不是沒有理由的；因此，他時時刻刻對着他底兒子申斥着，咆哮着。「我們這兒呀，」他時常說道，「他什麼都看不上。一上桌子，就苦眉攢眼，什麼也不喫，用人們底氣味，屋子裏的空氣，他閉不慣；看到喫醉的人他就皺眉；要想在他面前打人呀，您真沒那個膽量！他又不去當差，真嬌嫩啦，媽的！真他媽的個娘兒們氣！——全是教那滿腦子弗諾特爾，害到這樣的呀！」老頭子特別討厭那弗諾特爾，還有那「瘋狂的」第德羅，

① Voltaire (1694-1778) 與盧梭齊名的法國哲學家及文學家。——譯者。

② Diderot (1713-1784) 法國著名哲學家，百科全書之主編。——譯者。

雖然他們底著作他却一字也不會讀過；讀書的事情是跟他無緣的。然而彼得·安得萊奇也並沒有說錯：他底兒子確是滿腦子的第德羅和弗諾特爾，而且並不祇這兩位，還有盧騷還有雷拉爾，還有愛諾維修斯，和許多同類的作家，也全在他底腦子裏——不過，祇是在他底腦子裏而已。伊凡·彼得羅維奇底師傅，那退職的修道院長和百科全書家，很得意地把所有十八世紀哲學一古腦兒地灌到了他底學生底腦子裏，而學生，也就把這些一古腦兒地裝了進去；裝是裝進去了，却並沒有消化，沒有和他底血液調和起來，沒有沈到他底靈魂底裏，沒有變成一種堅決的信心。然而，就是在今日，我們自己也還談不上堅決的信心，那麼，我們也能向一個五十年前的青年去要求信心麼？伊凡·彼得羅維奇也使他父親家裏的來客們狼狽不安；他瞧不起他們；他們怕他。對於比他年長十二歲的姐姐格拉菲娜，他也簡直合不攏來。這位格拉菲娜是一個怪物，一張醜臉，駝背，瘦削，大而兇惡的眼睛，薄而緊閉的嘴唇；在面貌上，聲音上，急促的和有角度的動作上，都使人不自主地記起她底祖母，

① Raynal (1713-1796) 法國史學家，哲學家。——譯者。

② Helvetius (1715-1771) 法國十八世紀哲學家。——譯者。

那吉普西女人，安得萊底妻子來固執，並且喜愛權柄，出嫁的話，她是聽也不能聽的。伊凡·彼得羅維奇底回家完全不合她底意；當他寄住在庫本斯基女公爵家裏的時候，她曾經懷過希望，至少可以得到她父親底遺產底一半；在貧婪上，她也正像她底祖母的。並且，她也嫉妬她底弟弟：他受過那麼好的教育，他底法文說得那麼好，簡直有巴黎味兒，而她自己，則是連“*Bon jour*”(日安)和“*Comment vous portez vous?*”(您好)也幾乎是不會說的。老實說，她底父母就全不知道法文，可是，這也並不能使她甘心。伊凡·彼得羅維奇不知道怎樣排遣無聊和厭倦；在鄉下，還不曾過到一年，可是，對於他，就好像過了十載。祇有跟母親在一塊兒的時候，他底心裏纔能稍稍感到舒適：他時常一連幾點鐘坐在他那低矮的房屋裏，聽着那善良的婦人底單純的冗談，一面飽啖着母親所藏的零食。恰好，在安娜·巴弗洛夫娜底婢女中間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姑娘，有着沈靜的，溫存的眼睛，和秀麗的容顏，名字叫作瑪拉尼雅，既伶俐，而且賢淑。一起始，伊凡·彼得羅維奇就喜歡她，不久之後，就愛上她了：他愛她那嫵媚的步態，她那羞怯的回答，她那溫柔的聲音，和她那含情的微笑。在他底眼裏，她一天比一天顯得更嫵媚了，而她也用着整個的心靈，像祇有俄羅斯少女所能愛的那樣愛着他——而終於，獻身給他了。可是，在一個田舍地主底村邸裏，沒有什麼祕密能夠保持久

長的不久以後，誰都知道小主人和瑪拉尼雅中間的關係了，而最後，彼得·安得萊奇自己也聽到了消息。在無論什麼別的時候，對於這種毛細的事情，他多半理也不會理，可是對於兒子既然懷恨已久，他當然樂得有這麼一個機會，把那彼得堡來的哲學家和執椅子羞辱一場。騷擾，叫喊，辱罵，同時勃發了：瑪拉尼雅被關進了下房；伊凡·彼得羅維奇被傳了進去。一聽見叫喊，安娜·巴弗洛夫娜也奔了過來：她極力勸解着她底丈夫，可是彼得·安得萊奇却什麼也不要聽。他老鷹一樣地撲到他兒子面前，罵他不道德，無神聖，虛偽，並且把多年以來對於庫本斯基女公爵的積怨，也趁這機會痛痛快快地發洩了出來，對於兒子，把所有辱罵的字句，一個個全都用到。最初，伊凡·彼得羅維奇還鎮靜着，矜持着，可是他底父親恐嚇他，要給他用一種羞辱的刑罰的時候，他再也忍耐不住了。「瘋狂的第德羅又要出場了吧，」他想着，「那麼，您等等罷，我就把他給您實行起來；我會把您嚇一大跳的！」於是，用一種平靜的聲音，雖然私下裏是渾身戰抖，伊凡·彼得羅維奇就給他底父親宣稱起來，說他用不着罵他無道德；他說，雖然他並不想辯護他自己底過錯，但是，他是正在力謀補救，而且，因為他自覺自己原來就超乎一切門戶的偏見之上，所以，這樣的補救也正是出於本心——總之，明白些說，就是他要跟瑪拉尼雅結婚。說出這種話來，伊凡·彼得羅維奇無疑地

達到他所想達的目的了；彼得·安得萊奇可真嚇了一大跳，登時口噤目呆，半晌說不出話來；可是立刻，他就恢復過來了，仍然是平日的那種打扮，松鼠皮的寢衣，赤脚，拖鞋，就把拳頭一捏，一頭向着伊凡·彼得羅維奇擡去，而兒子呢，這一天却好像準備好了似地，頭髮梳的是 *à la Titus*（第杜式）穿的是新製的英國式的藍色燕尾服，精緻的鹿皮緊短褲，和飾着纓子的長統靴。安娜·巴弗洛夫娜銳叫了一聲，用手捫着臉，而她底兒子，則已經跑出了屋子，跳到了庭院，衝過了菜園，跨過了花園，一直向着大道逃走了，跑着，跑着，一次也不回顧，直到最後他聽不見追來的父親底沈重的足音和那暴烈的，嘶啞的咆哮：「你停下來，流氓！停下來，不然老子詛咒你！」

伊凡·彼得羅維奇把自己藏在一個隣人家裏，而彼得·安得萊奇則精疲力盡地全身大汗跑了回來，幾乎等不及吐過氣息，就立刻宣佈他給他兒子的一切祝福和繼承權，全都取消，他底那些個混蛋書籍也得完全燬掉，並且立即把婢女瑪拉尼雅送到一個遙遠的村落去，不許延遲。好心的人出來了，他們找到了伊凡·彼得羅維奇藏身的地方，告訴了他所有的事情。含着滿心的羞辱和憤怒，他發誓要對他底父親復讐；就在那一晚，騎劫了送走瑪拉尼雅的小車以後，他就和她急急逃到了一個附近的鎮上，在那裏和她結了婚。所有的

用度全由一個隣人，一個永在醉鄉的退職海軍人員，代爲供給；這極端善心的人，對於所有種種——用他自己底話來說——「悲壯的歷史」，是無不熱心贊助的。第二天，伊凡·彼得羅維奇給他父親寫過了一封冷淡而又譏諷的有禮貌的信，於是就投奔到他底表兄狄米特里·帕斯托夫和表姐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底莊上來了（這後一位是我們既已認識的）。他把發生的一切事情告訴了他們，宣稱他要到彼得堡去找一個位置，並且請求他們，就是暫時也罷，給他底妻子一個容身的地方。說到「妻子」的時候，他忍不住地痛哭，並且，顧不得他底城市的教養和他底哲學，他謙卑地，就像一個純然的俄國乞丐似地，在他底親戚脚前跪下了，甚至把腦袋碰着地板。帕斯托夫兄妹，原是好心腸的人，充滿着憐憫，欣然接受了他底請求；他們在那裏待了三個星期，私心希望着父親底回音，可是，回音竟沒有來——也不能來。彼得·安德萊奇，當他知道了他兒子底結婚消息，早就氣病了，並且，禁止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伊凡·彼得羅維奇底名字；可是他底母親，却瞞着丈夫從一位隣近的主教借了五百盧布，同着一個賜給他底妻子的小神像，給他捎去了。她不敢寫

● 這是表示承認他爲兒媳，並且給她祝福的意思——譯者。

信，可是却囑咐她底使者，一個一天之內能夠奔走六十維爾斯特的瘦小農奴，教他告訴伊凡·彼得羅維奇不要過於悲傷了；她說，如果上帝見憐，一切事情都會好起來的，父親底盛怒說不定也能變成憐愛；——她說，她自己本來也從來不曾祝望過這麼一個兒媳，可是顯然地，上帝底意旨既是這麼安排，她也給瑪拉尼雅·賽爾該埃夫娜送上她底爲母者底祝福。那瘦小的農奴得到了一個盧布的賞賜，並且請求見一見新的主婦，因爲在洗禮的時候他是作過她底教父的；他吻過她底手以後，就急忙回家去了。

於是，懷着輕快的心情，伊凡·彼得羅維奇向着彼得堡出發了。一種不可知的未來等待着他；威脅着他的，也許就是貧困。可是，他到底擺脫了他所討厭的鄉曲生活，而最要緊的，就是他無愧於他底先生們，他真的把盧騷，第德羅，和「人權宣言」底理想見諸實行，而且用事實來擁護着了一種完成了一件義務的滿足，一種勝利底驕傲底自感，充滿了他底靈魂；至於和妻子的離別，倒也並不怎樣使他傷感——如果和她不斷地廝守下去，也許反會使他煩惱的。那一事情已經完了；他得着手別的事情。在彼得堡，反乎他自己所預料的，命運之神竟然向他微笑了：庫本斯基女公爵——麥歇古爾丁已經把她扔掉，可是死神却還未將她迎接——好像爲了至少補償一點以前她對於姪兒的罪愆，就把他介紹給她所有

的朋友，給了他五千盧布（這幾乎是她僅存的錢財），還給了他一只萊皮科夫斯基型的錶，在錶背後，在一圈扣彼得●底環繞中，還鑄着他底簡名。不到三個月，他就駐倫敦的俄國大使館裏得到了委任，於是，就趁着卽期去到英倫的船隻，掛帆而去（在那時候，汽船還不會聽見說起）。幾月以後，他接到了帕斯托夫底來信。那善心的鄉紳祝賀着伊凡·彼得羅維奇生了兒子，是以一八〇七年八月二十日，生於坡克羅夫斯科伊村，爲了記念殉道的聖者費多爾，命名爲費多爾。因爲極度的軟弱，瑪拉尼雅·賽爾該埃夫娜祇附上了幾行；但是祇這寥寥的幾行也夠使伊凡·彼得羅維奇驚訝，他並不知道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已經教導他底妻子能唸能寫了。不過，父愛底甜蜜激動不見得能夠在伊凡·彼得羅維奇底心裏支持很久吧？——他正在向着那時最出名的菲奈尼●們和娜綺思●們（古典的名稱在那時候還是流行着的）獻着慇懃加之，「推爾西特●和平條約」剛剛締結，誰人

① Cupid 手持愛箭的愛神，出自古典神話。——譯者。

② Phryne, Laïs 均爲著名的雅典藝妓。——譯者。

③ Tilsit 在普魯士東部，一八〇七年拿破崙與亞歷山大締約於此。——譯者。

都在忙着行樂，一切都已捲入狂歡，伊凡·彼得羅維奇底頭腦，早已給靈活的美人底黑眼
攪得昏花了。他並沒有很多的錢，可是在賭博上他總是幸運，他交結朋友，參加一切的歡樂
——總之，他是一帆風順，向前突進罷了。



許久許久，老拉夫列茨基還不能饒恕他兒子底婚姻。可是，假如在這麼一半年以後，他底兒子會低聲下氣地跑了回來，並且跪到他底腳下，那麼，也許，老頭子竟會饒恕他，雖然起先總得好好地罵他一通，並且聊示威嚇地用他底拐杖敲他幾下；然而，伊凡·彼得羅維奇却逍遙在外國，並且，顯然地，滿不在乎。「住嘴！你敢再提！」每當安娜·巴弗洛夫娜想要開口講情的時候，他就這麼嚷了起來：「我沒有咒詛他，就夠他一輩子爲我所禱上帝啦，畜牲！這種沒出息的東西，要是遇到我那先父手裏，他真會親手摸掉他啦，畜牲！」聽到這樣可怕的言語，安娜·巴弗洛夫娜祇有暗暗地畫着十字。至於伊凡·彼得羅維奇底妻子，彼得·

安得萊奇在最初是提也不許提的，甚至在回覆帕斯托夫提到他底兒媳的信的時候，他也傳下話來，給使者說道：「告訴那帕斯托夫罷，我可從不知道我有過什麼兒媳呀，況且，窩藏別人家逃走的女奴，是犯王法的，這一點，我覺得有對他警告一下的義務；」可是，後來，當他知道孫兒底降生，他底心也稍稍軟下去了；他命令着應當祕密地去向年青的母親問好，並且，還給她送去了一點錢，但是，也要裝作並不是他送去的。

費狄亞還不到週歲的時候，他底祖母，安娜·巴弗洛夫娜，就重病垂危了。在死前的幾日，當她已經不能起牀的時候，她暗澹的眼裏含着戰慄的眼淚，當着牧師底面前，告訴她底丈夫說她想見一見她底兒媳，和她告辭，並且爲她底孫兒祝福。苦惱的老人安慰了她，立即把自己底馬車派去接他底兒媳來，第一次地稱她爲瑪拉尼雅·塞爾該埃夫娜。●她同着她底兒子，被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護送着來了，那善心的女人無論如何也不肯讓她獨自前來，不許她受到任何的侮辱。嚇得個半死，瑪拉尼雅走進了彼得·安得萊奇底書房，一個保姆抱着費狄亞，跟在她底後面。彼得·安得萊奇望着她，一言不發；她挨上前去，拿起他

● 主子對於農奴，向來祇呼其教名，而不連稱父名，在教名瑪拉尼雅之後，還加上父名賽爾該埃夫娜，即表示不再以奴隸視她了。——譯者。

底手來；她底戰慄的嘴唇幾乎不曾在那手上接上那麼一個沈默的吻。

「好啦，新貴的少奶奶，」他終於說了；「您好！我們到太太房裏去罷。」

他站起來，彎身看了看費狄亞；小嬰孩微微笑了，把白白的小手向他伸了過來。老頭子完完全全地感動了。

「啊，我底孤兒！」他說着。「你跟你爸爸求情來的？我不會丟棄你的，我底小鳥兒！」

瑪拉尼雅·賽爾該埃夫娜一走進安娜·巴弗洛夫娜底寢室，就在門口屈下膝來。安娜·巴弗洛夫娜做着手勢，要她來到牀邊，擁抱了她，並且給她底孫兒祝福；於是，把那被病魔折磨了的臉面轉向她底丈夫；她想要說話，可是，他却阻止了她。

「我知道啦，我知道您要請求什麼啦，」他說着；「您別急，她會留在我們這兒的，爲了她底緣故，我也會饒恕凡嘉。」

安娜·巴弗洛夫娜，使了很大的氣力，這纔把丈夫底手抓住，貼在她自己底脣上。就在那天晚上，她死了。

○ 凡嘉：伊凡之暱稱，與愛稱「凡尼亞」相對。——譯者。

彼得·安得萊奇實行了他底應許，他通知他底兒子，爲了尊重他母親底遺念，並且爲了小費多爾底緣故，他發還了他給他的祝福，並且，也會把瑪拉尼雅·賽爾該埃夫娜收留在他底家裏。他爲她撥出樓上的兩間小房來，且把她介紹給他底最尊貴的客人，獨眼的斯庫路金旅長和旅長太太，還給了她兩名婢女和一名小廝，供她使喚。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告辭去了；她簡直看不來那個格拉菲娜，一天之內就和她鬧了三次。

在最初，可憐的瑪拉尼雅·賽爾該埃夫娜發覺她底地位是痛苦而且難處的；可是，以後，她也學會了忍耐，並且對於公公也漸漸習慣了，同時，他也習慣了她，甚至還有點喜歡起她來了，雖然他幾乎從不和她講話，並且就是在他底慈愛裏，也不知不覺地流露着輕蔑。然而，最使瑪拉尼雅·賽爾該埃夫娜受苦的，還是她底那位小姑，格拉菲娜。就是當她母親在世的時候，她就已經把家裏的大權漸漸地獨攬在手裏了；無論誰，從老頭子算起，都得服從她；沒有她底許可，想拿出一撮糖也是不可能的。她寧可死掉，也不肯讓別的主婦來分割她底權柄——何況還是這麼一位主婦！對於弟弟底婚姻，她甚至比彼得·安得萊奇還要痛恨；她決心要讓這爬得高的也跌——然而瑪拉尼雅·賽爾該埃夫娜從起始就成爲她底奴隸了。溫厚，病弱，而且往往擔憂着，恐懼着的她，怎麼能對抗那固執而又驕縱的格拉菲娜

呢？沒有一天格拉菲娜不給她提醒她底以往出身，沒有一天她不給她稱讚她底不忘身分。對於這所有的提醒和稱讚，無論是多麼尖刻，瑪拉尼雅·賽爾該埃夫娜總是逆來順受；祇是，他們還把他底孩子也奪過去了，這却是使她摧心摧肝的。以她不夠資格處理孩子底教育爲口實，她簡直和他見面也不大可能；格拉菲娜自己來擔任教育的工作，而孩子就完全落到她底掌握之中了。在悲愁裏，瑪拉尼雅開始在信函裏請求伊凡·彼得羅維奇趕快回來，同時，彼得·安得萊奇也惦念着久別的兒子；可是，回答却祇是一些空信，在信裏，他感激他父親蔭庇了他底妻子，多謝他寄給他的銀錢；他應許着即刻就回——然而，却總不見面。終於，一二年代●把他從國外召回祖國了。六年離別，一旦又相會，父子們熱烈地擁抱，對於以往的爭執，連一個字也不會提及；這已經不是算舊賬的時候了；全個俄國都已起來應付當前的強敵，他們父子也感覺得俄羅斯的血液在他們底血管裏面奔騰。彼得·安得萊奇，自費供應了一整個聯隊底兵士。然而，戰爭完結了，危險過去了；伊凡·彼得羅維奇又感覺厭倦了，他底心靈又飛向了遠方，那個他所生長的，所感覺適意的世界。瑪拉尼雅·賽爾該

埃夫娜不能留住他；她在他底眼裏是太渺小的，甚至她底最迫切的希望也不會實現；和別人一樣，她自己底丈夫也覺得把費狄亞底教育信託給格拉菲娜確是更爲相宜的。伊凡·彼得羅維奇底可憐的妻子再也受不起這個新的打擊，再也禁不住這第二次的別離；一點呻吟也沒有，不過幾日之間，她就寂然與世長辭了。在她底整整一生，她從不知道反抗誰，對於她底疾病，她也全不掙扎；當她已經不能言語，墳墓底陰影已經落到她底臉上來的時候，她底面容也仍和往昔一樣，還是表現着無言的困惑和忍辱的柔順。以她底慣常的沈默的謙卑，她眼望着格拉菲娜，並且正如安娜·巴弗洛夫娜在死牀上吻過彼得·安得萊奇底手一樣，她也把她底嘴唇貼在格拉菲娜底手上，將她唯一的兒子交給了她。一個善心的，純潔的人兒，這樣就完結她底人世之旅了，像一根幼芽似地，不知怎樣地茁出，又不知怎樣地被人從地裏連根拔起來，扔到了一邊，給太陽摧殘着，而枯萎，而消滅，任何痕迹不會留下，也沒有任何人來給她悼念。悼念她的，祇有她底婢女和彼得·安得萊奇。那老年的人記憶着她和她底沈默的容態。「饒恕罷——永別了，我沈靜的人兒！」他喃喃着，當他在教堂給她最後敬禮的時候。當他扔着一撮土到她底墓墳去的時候，他甚至哭了。

他也並沒有比他底兒媳多活幾年——不過五年。一八一九年冬天，同着格拉菲娜和

他底孫兒到了莫斯科以後，他就平平安安地死在那裏。在他底遺囑裏，他願望着把他埋在安娜·巴弗洛夫娜和「瑪拉霞」●底旁邊。

彼時，伊凡·彼得羅維奇正在巴黎享樂——他在一八一五年已經脫離他底職務了。接到他父親底死訊之後，他決定回到俄國來。他得攷慮一下他底產業底整理……並且，費狄亞，依據格拉菲娜底來信，已經到了十二歲了，關於這孩子底教育，他也應該加以嚴重的思攷。

● 瑪拉霞即瑪拉尼雅底暱稱。——譯者。



伊凡·彼得羅維奇完全變成一個英國人回到俄國來了。他底短蘆的頭髮，漿硬的襯衫，飾有許多披領的，豆綠色的長裾的大衣；他底酸澀的表情，對人的冷淡和倨傲；他底從牙齒縫兒說話的姿態，木然的，短促的乾笑，生鐵一般的面孔；他底除了政治和經濟別的不談的習慣，對於半生的牛肉和黑葡萄酒的嗜好——總之，所有一切，無一不是充滿着大不列顛底氣息；他幾乎是滿身英國精神了。可是，說也奇怪，伊凡·彼得羅維奇雖然完全變成了一個英國派，同時却也變成了一個愛國者——至少，他是自稱為愛國者的，雖然他對於俄國的了解非常有限，沒有保存着一樣俄國的習慣，連說起俄國話來，也是說得非常奇怪的。

在日常談話裏，他底言語笨拙，無味，堆滿了法國成語；可是，當談話轉到了嚴重的題目，那麼，像這麼的一套就馬上拿出來了，好比：「爲了給這種自我熱情一種新的證明，」或者，「這個，和事情底本質完全矛盾，」以及其他等等。伊凡·彼得羅維奇帶回了幾種關於帝國底組織和改造的草案；對於眼前所見的一切，他是大不滿意的——而制度底缺乏，尤其激起他底忿怒。一見到他底姐姐，第一句話，他就告訴她，他要在他底產業上實施激烈的改造，從今以後，一切的事，都要依着一個嶄新的制度進行。格拉菲娜並沒有回答伊凡·彼得羅維奇，祇是咬了咬牙，自己想到：「那麼，把我怎麼辦呢？」——可是，當她和她底弟弟和侄兒來到田莊以後，她馬上就安心起來了。老實說，屋子裏也的確實施了好幾條改造：雄蜂們和女食客們立刻被逐出境，在這批難民裏面，祇苦了兩個年老的女人，一個是瞎子，一個是癱子，還有一位直從阿嘉科夫時代遺留下來的殘廢少佐——這位少佐，因爲他那真正驚人的食量，每餐是祇有黑麵包和扁豈可喫的。新的法令也頒佈了，所有從前的客人，概不招待；代替他們底地位的，是一位遠方的鄰居，一位頭髮金黃，却患着瘰癧病的男爵，是個第一號

● 此指一七八八年，俄人自土耳其奪取阿嘉科夫城。——譯者。

的有教養的脚色，同時也是個第一號的優貨。新的傢具從莫斯科運來了；痰盂、鈴鐺、洗臉架，全應用起來了；午餐也頓異舊觀；外國酒代替了伏得卡[●]和家釀的甜酒；新的號衣也給僕人們穿起來了；並且，家族紋章上面，也加上了新的格言：“*In recto virtus*”……然而，實際上，格拉菲娜底大權却並未旁落：所有一切的出納，還是和從前一樣，完全由她作主；一個從外國帶回的，原籍阿爾薩斯的家僕，想要跟她競爭一下，結果却失掉了他底位置，雖然主人是袒護他的。所有關於家政，關於田莊管理的一切（所有這些事務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也都要參預的），雖然伊凡·彼得羅維奇三番兩次宣稱着，「要在混亂裏面注入新的生命」，但是一切仍然照舊，祇是租金加多了，勞役加重了，而且農民們也不許直接晉見家主而已。這位愛國者已經絕對藐視他底同胞了。祇有在費狄亞底身上，伊凡·彼得羅維奇底「制度」才是充分地實行着的：這孩子底教育倒實在是經過了「激烈的改造」——他底父親親自負着專責來執行着。



直到伊凡·彼得羅維奇從國外歸來，我們知道，費狄亞是一直落在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手裏的。他母親死的時候，他還不到八歲。他並不能每天見到她，可是他却熱烈地依戀着她；對於她的記憶，尤其是她那蒼白而慈愛的臉面，那憂鬱的眼神，和那顫慄的愛撫，都不可磨滅地印刻在他底心上；他模糊地理解到她在這家庭裏的地位；他意識到在他和她之間有着一道籬牆，這籬牆她是不敢，也不能打破的。他畏怯着他底父親，而伊凡·彼得羅維奇也從不愛撫他。他底祖父間或摸摸他底腦袋，並且有時也讓他吻吻他底手，可是，祇把他當作一個小傻瓜，並且也這麼叫着他。在瑪拉尼雅·賽爾該埃夫娜故世以後，他底姑姑

就絕對地把他抓到手裏來了。費狄亞害怕她，害怕她那閃爍的，銳利的眼睛，和她那刺耳的聲音；在她底面前，他連一點最小的聲音也不敢發出；假如有時他在他底椅上稍稍移動一下，立刻就聽見她那刺耳的聲音吆喝道：「往哪兒跑？好好兒坐下！」臨到星期日，做過彌撒以後，他就可以遊戲了——那就是說，給他一本厚厚的書，一本莫名其妙書，是一本瑪克西摩維奇·安波狄克先生底大作，名為「象徵圖譜」，這書裏包含着約莫一千幅非常奧妙的圖畫，附着用五種文字所寫的同樣奧妙的說明。裸體的，畫得肥肥胖胖的扣彼特，在這些圖畫裏面演着重要的腳色。其中的一幅，標題是「番紅花與虹」，而解說則是：「其力至偉」；對面的一幅，書題是「白鷺口啣紫羅蘭」，而解說則是：「君之所知」；再一幅，畫的是「扣彼特與舐犢之熊」，而解說却為：「步步高陞」。費狄亞老是反覆攷查着這些圖畫；對於牠們底一筆一畫，他都清楚；其中有幾幅——老是那相同的幾幅——使他沈思起來，並且刺激着他底想像；別的消息，他是一點也沒有的。到了應該學習語言和音樂的時期，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就賤價給他聘來一位瑞典的老處女，一個長着兔子眼的腳色。她底法文和德文都不見高明，鋼琴也不過如是如是，可是醜起胡瓜來却是完全無懈可擊。就在這麼一位女教師，和他底姑姑，和一個叫作華西列夫娜的老奴婢底陪伴之下，他一直過

了四個整整的年代。他老是抱着他底「圖譜」坐在牆角——坐着，坐着……低矮的房屋裏，則散發着天竺葵底氣味，一隻羊脂燭暗澹地燃燒着，一個蟋蟀在單調地鳴奏，好像感覺着無限的厭倦，小鐘在牆上匆忙地滴答着，一隻耗子躲在帷後偷偷地爬着，並且狠狠地嚼着齒；而三位老處女，就像三位命運女神一樣，默默地而且迅速地舞動着她們底織針，她們底手底黑影，在那灰暗裏一會兒飛逝了，一會兒又神祕地顫動起來，而離奇的，同樣灰暗的思想，也就爬到那孩子底腦裏來了。沒有一個人把費狄亞看作一個有趣的小孩：他底面色蒼白，然而却很肥壯，身體粗大，拙笨——「簡直像個農奴，」像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所說着的；但是，如果讓他多見點太陽，面頰也許就會紅潤起來的。他讀書還不壞，可是常愛獨自呆着；他從來不哭，祇是當那野蠻的固執勁兒一發的時候，那就誰也奈何他不得的。在他週圍的人，他一個也不愛……在幼年的時候就不知道愛情的心，是可悲的呀！

伊凡·彼得羅維奇回國來的時候，他底兒子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的；於是，全不遲疑地，他立刻就開始實行他底制度了。「首先，最要緊的，我得把他造就成一個人——」

● Parcaea 共三位，1 爲 Clotho 手執線竿；1 爲 Tachesis 手執紡錘，決定生之編劇；1 爲 Atropos 手執剪刀，以剪生命之線。——譯者。

homme」他對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宣稱着：「不僅僅是一個人，而且還是一個斯巴達人。」伊凡·彼得羅維奇底第一條實施辦法就是把兒子改扮起來，扮成蘇格蘭高原裝束。這十二歲的少年於是就開始裸着半截腦子在外面跑起來了，並且帽上還插有一根鷄毛。瑞典的老處女於是也改換了一位瑞士的年青人，一位體育專家；音樂本是一個「人」所不屑於學的勾當，於是就永被廢棄；自然科學，國際法學，數學，以及工藝（這是依着讓·雅各·盧騷底遺訓而設的），還有紋章學（這是爲了激勵高尚的情感）——這些就是這未來的「人」所要注意的科目。早晨四點鐘他就得爬起來，馬上給涼水一淋，於是就繞着一根高杆，抓住一條繩索，拚命奔跑；他每天祇能喫一餐，菜僅一看；他得騎在馬上，練習射箭；在每一個適宜的機會，他還得依着他父親底榜樣，養成意志底力量；每晚，他得在一個特備的簿上記下一天底經過，和他底感想；而伊凡·彼得羅維奇自己，也用法文給他底兒子寫下各種教訓，呼他爲 *mon fils*（我兒），並且稱他爲 *vous*（您）；費狄亞則用俄文稱他底父親爲「你」，可是在他父親面前他却是不敢坐下的。這種「制度」把孩子底頭腦弄

昏了，思想弄糊塗了，心靈也弄得拘束了；可是，祇就身體底健康來說，這種新方式的生活却確實收了宏效：在起初，他發了一場熱，可是，不久就恢復過來，變成一個精壯的小子了；父親禁不住得意非常，用他那奇怪的語言稱他道：「自然之子，我底傑作。」當費狄亞到達十六歲的時候，伊凡·彼得羅維奇就認為有趁早給他灌輸對於女性發生輕蔑的義務——於是，這年青的斯巴達，雖然嘴唇上還剛剛冒出微絨，雖然心靈裏還是膽怯，雖然身體裏是滿儲着血氣、熱情和精力，然而，却已經在勉力裝起冷酷、冷淡和粗暴來了。

同時，時間過着，過着。伊凡·彼得羅維奇一年裏多半的時間住在拉夫里基，他祖傳的田莊上；到冬天，就到莫斯科去，頓在旅館裏，勤勉地出席於他底俱樂部，在各家客廳裏滔滔地演說着，解釋着他底計劃，尤其是把自己表現成一個英國派，一個不平鳴者，一個政論家。可是，一八二五年●來了，並且隨着帶來了許多的災難。伊凡·彼得羅維奇底好友們和知交們多半受到了嚴重的禍害。他於是就趕緊逃回，到他底鄉間來，把自己關在自己底屋子

● 一八二五年：此處所指，當係有名的「十二月黨」事件，在這次事件裏，幾乎所有俄國底智識者，和稍有政

裏。又一年過去了，伊凡·彼得羅維奇忽然變得衰弱了，頹唐了，再也不能支持了，他底健康已經離棄了他。以前的自由思想家——現在却進起教堂，做起功德來了；以前的歐化人物——現在却洗起蒸汽浴，變得兩點鐘早膳，九點鐘就寢，由一個年老的家人說着閒話來催眠了；以前的政論家——現在卻燬掉了所有的計劃書和所有的通信，變得在縣長面前戰慄，在警長面前惶恐了；以前的有着鐵的意志的人——現在却因為生了膿泡就可以痛哭，因為湯是冷的就可以訴冤了。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又是屋子裏的至高威權了；賬房們，管家們，和普通的農民們，又開始從後門出出進進，來拜望這位「老妖婆」了——貴人們是像這樣來稱呼她的。伊凡·彼得羅維奇底改變在他底兒子底心上留下了一個強烈的印象。他已經是十九歲了，已經開始要來自己思攷，並且擺脫以往在他底頭上所加的壓力。就是在這以前，他已經留意到他底父親底言行不一：空口說着寬大的，自由主義的學說，却實行着狹窄的，專制主義的實際；然而，他却不曾料到竟是有着這麼一個奇突的變遷。這十足的自私主義者一絲不漏地顯出他底原形來了。年青的拉夫列茨基那時正要到莫斯科去，準備進大學——可是一種新的，不測的災殃又臨到了伊凡·彼得羅維奇底頭上——

祇在一天之間，他變成了雙目失明，無可救藥的瞎子。不信任俄國醫生底技術，他設盡方法

請求着出國去的許可。但是，他底請求被批駁了。於是，帶着他底兒子，在全個俄國整整漫遊了三年之久，試了一個又一個的醫生，到過一處又一處的城市，可是由於他底畏縮和沒有耐性，簡直使得所有的醫生，他底兒子和他底僕人們，全都一籌莫展。回到拉夫里基來，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完全的廢物，一個哭笑無常的孩子了。悲慘的日子還在後面呢，每個人都在他底手下遭殃。祇有在塞住嘴的時候他才能夠安靜下來，他從來沒有喫得那麼多，也從來不會那樣貪饞；在所有其他的時間，他自己既不能安靜下來，別人也就莫想安靜了：他祈禱着，怨着命運，咒着自己，罵着自己，底制度，罵着政治，罵着所有他曾經吹噓過，驕傲過，並且做過他兒子底榜樣的一切事情；他宜稱着他什麼也不相信，於是，又繼續祈禱起來；他不能忍耐一刻的孤獨，他要他底家人們不分晝夜地陪伴着他，坐在他底牀邊，給他講着故事，可是在故事中間，他却又不斷地打攪着，高聲叫着：「你完全撒謊！——簡直瞎說！」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底日子，尤其是難受的：他簡直少不了她——她一直應順着病人底各種離奇古怪的要求，雖然有時她也不能立刻回答他底問話，怕的她底聲音會露出她底難以

● 在舊俄，擅自出國是被認為違法的，加之，伊凡·彼得羅維奇也許還被當作嫌疑人物而被監視着。

譯者。

遏止的憤怒來。

就像這樣，他再拖延了兩年，而終於，在五月初頭的一天，他死去了。那一天，他被擡到露臺上來，放在太陽下面。「格拉霞！格拉西嘉！肉湯，肉湯呀，你這老混——」他底僵硬的舌頭糾結着，最後的一個字還不會叫完，他就永遠沈默了。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剛剛把一杯肉湯從侍僕底手裏抓了過來，忽然呆住，把弟弟底臉面瞪了一眼，就緩慢地，寬闊地給自己畫了大十字，默默地走掉了；他底兒子，當時也正在場，也並沒有說出一個字來，祇是倚在露臺底欄杆上，凝望着花園，很久很久：花園裏，一切正是青綠，一切全是芳香，一切都在閃耀着春天底金色的陽光。他已經是二十三歲了；多麼悲慘地，多麼迅速地，那二十三年底光陰就不知不覺地飛過了呀……現在，生命正在他底眼前開展着。

把父親埋葬，把家業底管理和家吏們底監督拜託給那不變的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以後，年青的拉夫列茨基就到莫斯科去了，心裏懷着一種茫然的，然而有力的憧憬。他知道他底教育缺欠在什麼地方，他決心要儘力來彌補這些缺欠。在過去五年間，他讀過許多，也見過不少；許多思想在他底腦裏盤旋着；許多教授在某些知識上也許還應當對他羨慕——然而，同時，許多中學生久已熟知的事情，在他却完全盲然無知。拉夫列茨基自覺他是孤僻的，他私心覺着他自己有些與衆不同。那位英國派對於他底兒子可以說玩了一套殘酷的把戲，他底異想天開的教育已經產生成果了。許多年來，他祇是全無異議地聽着他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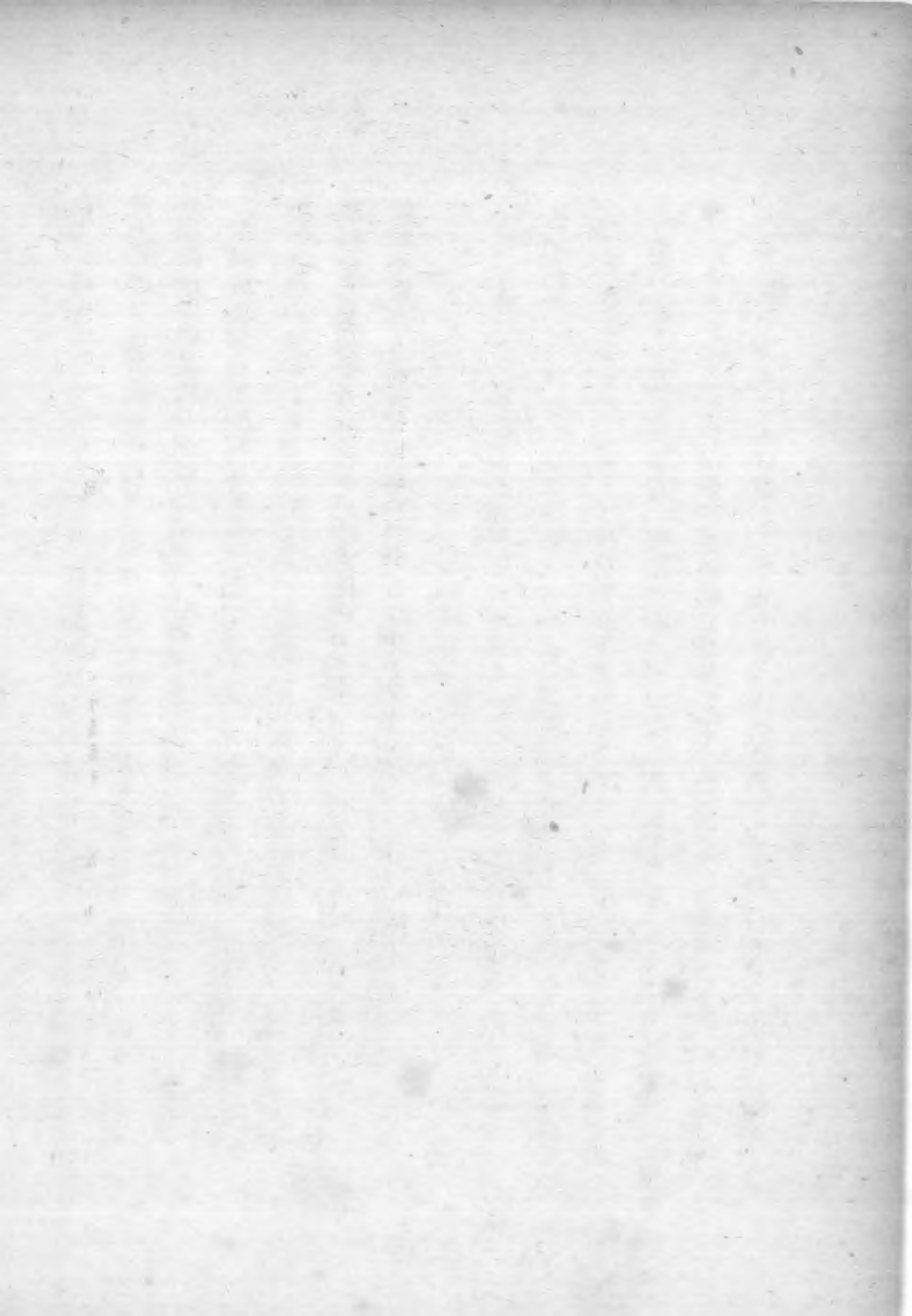
親底調擺；等到他自己發現自己的時候，父親底教育却早已木已成舟，有些個習慣已經根深蒂固了。他不知道怎樣和旁人交往；在這樣的二十三歲的年齡，雖然在羞怯的心裏燃燒着不可控制的愛情底飢渴，然而對於任何女人却也不敢正視一眼。以他那清明的，堅實的，雖然有些遲鈍的智慧和，以他那固執的性格，沈思和怠惰的趨向，他本該從早年就給扔進生活底漩流中的，然而，事實上他却是被關閉在不自然的隔離裏……而現在，雖然那迷魂殿的圈套已經撤除，可是他却仍然把自己囚在那老地方，不敢擅越一步，祇是被自己底世界壓縮了。在他那樣的年紀還穿着學生底制服，無論如何也是可笑的；可是他並不怕笑；他底斯巴達式的教育至少在這一點上成功了，他對於世人底議論一點也不顧及——於是，全無羞愧地穿着學生制服，他加入了數理系。身材健壯，面頰赤紅，長着一臉初生的鬍鬚，而且沈默寡言的他，在同學們中間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印象；他們真料不到在這外表陰鬱，按時坐着寬大的鄉村雙馬雪車前來聽講的人，在裏面，却藏着一顆近似於小孩底的心。他們以為他不過是個怪僻的迂夫子罷了；他們並不需要和他往來，沒有他，他們也過得很好，而他，則更迴避着他們。在初進大學的兩年間，他僅僅結識了一個同學，從這同學，他學習着拉丁文。這位同學，名字叫米哈萊維奇，是一位熱情家，也是一位詩人，對於拉夫列茨基有着非

常熱心的愛護，並且完全在無意之中，作了拉夫列茨基底命運底一個嚴重轉變底主因。

一天晚間，當拉夫列茨基正在戲院的時候（那時，摩查洛夫底名望正是如日中天，拉夫列茨基是從不肯漏過他底一次表演的）他看見在前排包廂裏有一個年青的姑娘；雖然在那時候無論什麼女人走過他底粗暴的身邊都會使他底心神顫蕩，但是他底心却從來不會跳得像現在這樣厲害的。把手肘撐在那絲絨的包廂邊上，那年青的姑娘安靜地坐着。在她那美麗的，圓圓的，健康的臉上，每一處都閃着青春底光彩和活潑；她底眼睛是可愛的，從淡掃的眉毛下面溫柔地而且注視地望了出來；一絲微笑掠過她底善於表情的脣際；她底頭，她底手臂，她底頸項，全都優美；所有一切，全都顯示着藝術的感動；她底裝束，尤其是嫵媚的。在她底身旁，坐着一個約莫四十五歲的菜色的，面皮微皺的婦人，穿着長裙，戴着黑色的帽子，在她那空洞的臉上不時現出一種勉強注意的神情來，並且露着莫名其妙的微笑；在包廂後面，出現着一個年老的男子，衣服寬大，高領巾，臉上有着愚蠢的自傲，小眼睛裏含着諂媚似的懷疑，染色的脣鬚和面髯，大而無當的前額，瘦削的面頰——從各種表徵看來，可以斷定是一位退職的將軍。拉夫列茨基怎麼也不能把眼睛從那使他驚訝了的少女身上移開來；他望着，望着，突然，包廂門開了，米哈萊維奇進來了。這位他在莫斯科所認識的

惟一的知交底出現，而且還出現在那個吸引了他底全部注意的少女身邊，在拉夫列茨基想來，是奇怪的，而且有着非常的因緣的。當他繼續望向那包廂去的時候，他發覺裏面所有的人都把米哈萊維奇當作一個很老的朋友。臺上的表演對於拉夫列茨基再也沒有興趣了；就是摩查洛夫自己，那晚上雖然「特別賣力」也並不能像往常一樣在他底心上產生強烈的印象。當臺上表演到一個非常熱情的場面的時候，拉夫列茨基不自主地又盯着了他底熱情底對象：她正全身向前傾汗，兩頰燃燒着紅暈；她底眼睛本來是望着臺上的，但是在他底不斷的閃視底影響之下，牠們却漸漸地轉回來，落到了他底身上……那一整晚，那一對眼睛不斷地在他底眼前閃耀起來。人工築成的堤防終於完完全全地崩潰了：他顫慄着，又燃燒着，而就在第二天，就去尋找米哈萊維奇去了。從他那裏，他知道他所深深愛慕的那個女郎名字叫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科羅賓；和她同在包廂裏的那年老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她底父母；而米哈萊維奇自己底認識他們，是在一年以前，當他還在莫斯科近郊N伯爵家裏當着家庭教師的時候。一說到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那位熱情家幾乎把世間所有的稱美之詞全都用上了——「那位姑娘呀，我底好兄弟，」他用着他所特有的急促的，唱歌似的聲音叫着，「真是非凡的人物，大才，真真實實的藝術家，並且，還是一百二

十分和愛可親呢。」從拉夫列茨基底問詢裏他看出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在這青年身上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於是就自告奮勇地提議給他們盡介紹底責任，並且添說道，他和這個家庭是極有交情的，並且，那位將軍也一點沒有倨傲的癖氣，至於那位母親，則是多麼糊塗就有多麼糊塗的。拉夫列茨基臉紅了，不清楚地喃喃了一些什麼，就逃掉了。五個整天，他一直和自己底膽怯角着力；到得第六天，這年青的斯巴達就穿上了一件新的制服，把自己完全地交給米哈萊維奇去布置了；而米哈萊維奇自己，則因為向來就和這家庭不算外人，祇是把頭髮掠了掠——兩位同伴於是就一同向着科羅賓家進發了。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底父親，巴弗爾·彼得羅維奇·科羅賓，退職的少將，在一生多半的時間，是在彼得堡當差的；在青年時，就有着第一流的跳舞家和軍人之美譽，但是，因為家非素封，就不得不連接給兩三位不甚走運的將軍當着副官，其中一位，把女兒嫁給他，從這裏，他得到了兩萬五千盧布的嫁資。對於所有操演和訓話上的節目，既然無論巨細，全都嫻熟，加之又能不斷地「埋頭鑽進」，經之營之，終於，經過了二十年的服務，到底也弄到一個將軍頭銜，並且得到一個聯隊底實缺了。到了這樣的地步，將軍就應該不必躁進，祇是乘時鞏固自己底榮達就好——他自己也正是這樣打算着，然而，他對於事情底處理，却

不免有點欠缺週密；他發明了一種挪用公款來作投機事業的好方法，這方法果真絕妙不過，可是，他一定是做得過於節省，各處打點不會週到，於是，就被告發了，而一種不僅是不漂亮的，甚至有點醜的不名譽事情就發生了。將軍也曾設法奔走，想把自己洗刷清白，可是，他底官途總算斷送了，並且上頭還明示要他引咎辭職。他還在彼得堡再混了兩年，希望着也許有什麼小小的閒差竟會撞到他底頭上來；然而，閒差竟不撞他，而女兒又出了女塾，家用一天一天地大將起來……於是，壓下一股怨氣，爲了節省一點，他決計遷家到莫斯科來了，在那老麻街租了一間矮小的屋子，屋頂上還豎着高凡七呎的家族紋章，就開始像所有退職的將軍們一樣，作起莫斯科寓公來了，每年用度約計二千七百五十盧布。莫斯科是一個愛客的都城，無論對誰，牠都一律歡迎，而對於將軍們，則尤其熱烈。巴弗爾·彼得羅維奇底雖則笨重却仍然並不缺乏軍人威嚴的儀表，很快地就在莫斯科底最漂亮的客廳裏出現了。他底肥禿的後腦，他那幾根染色的頭毛，他那老鴉色的領巾，和領巾上掛着的聖安娜勳章底油膩的綬帶，馬上就被所有那些面色蒼白而倦怠，在別人跳舞的時候自己却含着滿腔抑鬱擠到牌桌上來的青年人們所熟識了。在社交界，巴弗爾·彼得羅維奇很知道保持自己底身分；他很少說話，如果要說，也還是和往日一樣，從鼻孔裏哼出來——當然，對於比

自己位分高的人是可以不必這樣的；他打牌打得謹慎，在自己家裏喫得也很節省，可是，每當到別人家裏赴宴，那就可以一以當六了。關於將軍夫人，可沒有什麼可說的，如果一定要說，那麼，祇好說她底名字叫作卡略勃·卡爾洛夫娜，一滴眼淚老是在她底左眼掛着，仗着這一點，那位德國產的卡略勃·卡爾洛夫娜就自以為是一個多感的女人；她老是像在怕着什麼；經常好像沒有喫得夠；說到衣著，那就是一件緊繃繃的天鵝絨外衣，一頂頭巾，和一對暗澹無光的空心手鐲。說到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將軍底惟一的女兒：當她離開女塾的時候，她不過剛剛十七歲；在女塾同學裏面，如果算不得最美麗的，無論如何也可以算得最聰明的姑娘，並且，還是一位最優秀的音樂家，在還未離開女塾之前就得過Chiffre 獎章的。當拉夫列茨基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還不到十九歲。

● 一種寶石的飾章，上鑄皇后底簡名，以之頒與成績最優的女生者。——譯者。



斯巴達底腿子幾乎抖戰起來了，當米哈萊維奇把他引到了科羅賓家底並不十分堂皇的客廳，並且把他介紹了給主人和主婦。可是，那不知所措的膽怯的感覺却馬上就消滅了：將軍有着所有俄國人所通有的慙懣，更加上那種名譽上曾有污點的人所特有的客氣；至於將軍夫人，不一會兒好像就被人們忘却。然而，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却是那麼平靜，那麼從容而又嫺雅，使得無論誰祇要一見到她，馬上就可以感覺親近；而且，從她那整個柔媚的身體，那含笑的眼睛，她那無邪地繃垂的肩膀，和微帶薔薇色的手臂，從她那輕盈而又像嬌慵的步態，從她那甜蜜而又像疲弱的聲音——全可呼吸到一種誘人的魅力，好像幽

香般地微妙而不可捉摸，既是溫柔嫺靜，又像狂瀉淫佚——似乎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然而却刺激人底想像，勾引人底心靈，當然，所勾引起來的却決然不是膽怯一類的感覺。拉夫列茨基談到了戲劇和前晚的表演，於是她也自動地談到了摩查洛夫；她並不祇是一味稱讚或者嘆息，而且對於摩查洛夫底演技還作了幾處公正的，和祇有女性才能有的深銳的批評。米哈萊維奇提起了音樂，於是她就全無矯飾地走到鋼琴旁邊，很老練地彈了幾曲那時剛剛風行的蕭邦 ● 底瑪索爾加 ● 晚餐的時間到了；拉夫列茨基起身告辭，可是他們留下了他；在席上，將軍用上好的紅葡萄酒款待着他，爲了這，使得將軍底僕人特地坐了車趕到德勃爾那裏去了一遭。直到夜深，拉夫列茨基纔回家來，衣服也不脫，祇用手掩着眼睛，呆坐了很久，沈在無言的迷醉裏了。好像是直到現在他纔恍然明悟了人生底價值；所有他底決心和抱負，所有那些在往日他所認爲頗有價值的一切胡塗思想，頃刻之間全部變成灰燼，煙消雲散了；佔有着他底整個靈魂的，祇有一個感情，一個慾望，那就是——幸福，佔有，愛情，

● Frederic Chopin (1809-1840) 著名的波蘭鋼琴作曲家——譯者。

● Masurka 波蘭舞曲之一種——譯者。

女人底甜蜜的愛情。從那一天起，他開始常常往來於科羅賓家了。六個月以後，他向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求婚；他底請求被接受了。許久許久以前，也許竟在那最初拜訪的當晚，將軍就曾問過米哈萊維奇他底朋友可有多少個靈魂；是的，就是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吧——在那年青人求愛的整個時期，甚至於在他求婚的當時，她都是保持着她那慣常的平靜和純潔的，然而，就是這位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她可也明明白白地知道她底未婚夫是個有錢的人；而卡略勃·卡爾洛夫娜，則簡直就對自己說道：“*Meine Tochter macht eine schöne Partie*”（「我底女兒得到一個佳婿了」）——於是就給自己買了一頂新的帽子。



這麼着，他底求婚確是被接受了，可是，却附有一定的條件。第一，拉夫列茨基馬上得離開大學；想想，誰會和一個學生結婚呢？況且，那麼有錢的一位地主，又到了二十六歲那麼大的年紀，還像學生子一樣地去上課，這該多麼可笑！第二，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得自己擔任採購一切妝奩的煩勞，並且，她甚至還得選擇新郎給她的禮物。她有着許多實際的知識，和優美的審美能力，很愛舒適，而對於爲自己尋找舒適，又有着驚人的才能。這種才能尤其使得拉夫列茨基深深嘆服，當他和他底妻子在婚禮之後，坐着她所購買的寬適的馬車到拉夫里基去的時候。所有一切，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都計劃得多麼週到，備辦得多麼齊

全呀！從各個隱秘的角落裏，跑出了些個多麼可愛的旅行必備的物品呀！多麼迷人的鞋盒，多麼精緻的咖啡罐呀！而每個清早，當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親自起來燒着咖啡的時候，那姿態又是多麼嫵媚呀！然而，拉夫列茨基那時是沒有觀察的心情的：他迷在歡樂裏了，他醉在幸福裏了；他像一個孩子一般地，完全任幸福把他捲昏了……而他，這年青的阿爾西德，也確是天真得像一個孩子的。他底年青的妻不會騙他：她底全身都散發着不可抵抗的魅力；她並不會白白地應許着不可言說的神祕的快感——她所給與的比她所應許的更為愉快。當他們到達拉夫里基，那正在夏季最熱的時節，她覺得那屋子是污穢的，黑暗的，僕人們也是可笑的，古老的，然而她覺得所有這些都可不必對她底丈夫提起。假如她決定住在拉夫里基，那麼，她一定會把所有一切全部改變過來，當然，就從屋子裏面入手；可是，長住在這種上帝所遺棄的窮鄉僻壤裏的念頭，却連一刻也不會來到她底心裏；她住在這裏，不過像是來露一次營，她溫柔地忍耐着一切的不便，對於所有的不適，祇是一笑置之。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也來看她親手養大的孩子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對她表示着大

的好感，可是她對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却全無興趣。新主婦對於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也無法和好；她本來可以和這位姑娘相安無事的，但是老將軍對於他女婿底家財却頗想染一染指：「哪怕是將軍吧，」他說道，「跟這樣的骨肉之親管管產業，也並不是什麼丟臉的事呀！」當然，在巴弗爾·彼得羅維奇，就是跟一個完全陌路的人管管產業，大概也並不認爲是怎樣丟臉的。於是，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就非常巧妙地進攻起來了：完全不動聲色地，在外表上好像完完全全地沈醉在蜜月底甜蜜裏，在鄉村底靜寂生活裏，在音樂和書籍裏，然而，却終於一步步地把格拉菲娜·彼得洛夫娜逼得無路可逃，使得那位老姑娘，在一天早晨，瘋婆一般地衝進了拉夫列茨基底書房，把一束鑰匙往他底桌上一擲，並且宣稱道，這個家她再管不了，她再也不願意在這裏繼續頓下去了。拉夫列茨基，本來已經準備好的，立時答應了她底離別——這一着是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始料所不及的。「很好，」她說着，眼光暗澹了，「我知道我在這兒是多餘的！我知道是誰把我趕跑了——從我底老家的巢裏給趕跑了。可是，侄兒，你記住我底話罷：無論在哪兒你都築不起一個巢來，你底命運是一生漂泊。這是我給你的臨別的贈言。」當天，她就去到她自己底那個小小田莊去了，而一星期以後，科羅賓將軍底大駕就降臨了來，用一種既得意而又無可如何的神氣，

把整個產業底管理權全部抓到了手裏去。

在九月裏，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帶着丈夫到了彼得堡。那新婚的夫婦在那裏住了兩個冬天，住在綺麗的，光線充足的，陳設精緻的公館裏；到夏天，就到莎斯科伊·賽洛去避暑。他們結交了無數高級社會的，甚至最上流社會的朋友；他們時常出外交際，也時常在家招待客人，舉行最美的音樂會和跳舞夜會。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吸引着客人，如同燈焰吸引着飛蛾一般。然而，這種放佚的生活却並不能使得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怎樣愉快。他底妻子勸他加入政界，然而，一方面有着他父親底記憶，一方面也有着他自己底理想，他並不想去，雖然還是留在彼得堡，使得他底妻子快樂；而不久之後，他就發覺了並沒有人要來妨害他底孤立；他底書室是全個彼得堡裏最清靜，最舒適的一間，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他底善於體貼的妻子就是最鼓勵他孤獨起來的一人；從那時候起，一切就進行得非常如意。他又專心於他底自以為尚未完成的學業了，他又讀着書，甚至開始了英語底研究。看着他那魁偉的，寬肩的身材永遠伏在他那書案上面，豐滿的，紅潤的，毛茸茸的臉面半掩在字典

或者抄本底頁子中間，那樣子真夠奇妙的了。每天早晨，他埋頭在工作裏；午後，就坐下來，享受着極其精美的午餐，因為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在家務方面也是極可稱讚的能手；而到得晚間，他就進入一個燦爛的，芳香的，夢幻似的世界來了，所有在座的全是年青的，歡樂的人們，而作為這世界底中心的，就是他底妻子，那位熱情的主婦……她為他生了一個兒子，這使他非常快樂；然而，那可憐的孩子却並沒有長命：在春天，孩子死了；入夏以後，依着醫生底勸告，拉夫列茨基和他底妻子出國，去到溫泉的地方。在那樣的不幸之後，散散心對於她是絕對必要的，並且，她底健康也要求着溫暖的氣候。他們在德國和瑞士過完了夏和秋，到了冬天，正如可以預料到的，他們就到了巴黎。在巴黎，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出落得好像一朵盛開的薔薇；跟在彼得堡一樣，她同樣迅速而且巧妙為她自己建築了一個舒適的小巢。在巴黎一條幽雅而又時髦的街上，她找到了一處十分綺麗的住宅；她給她底丈夫做了一件他從來不會穿過的漂亮的長袍；她僱了一個妖媚的下女，一個超等的廚娘，和一個能幹的走僕；她買了一乘精美的馬車，和一架簡直迷人的鋼琴。還不到一個星期，她就會穿街過市，披肩巾，撐陽傘，戴手套，無異一個純純粹粹的巴黎女人了。而交遊也漸漸地廣闊起來。最初，祇有俄國人來到她底家裏；後來，法國人也開始出現了——全是些可親可近

的單身漢翩翩年少，溫文爾雅，姓字也全是非常好聽，鏗鏘鏘鏘；他們全都善於言談，全會優雅地鞠躬，愉快地閃眼；他們全是唇紅齒白，全都笑得多麼藝術！他們牽朋引類，絡繹不絕地到來，會幾何時，“*La belle Madame de Lauretski*”（美麗的拉夫列茨基夫人）底芳名就從 *Chaussée d'Antin* 到 *Rue de Lille* 傳遍全城了。在那種時候（那是一八三六年）現在多如蟻塚之蟻的小報記者和新聞記者們底族類，還不會開始繁殖；然而，就是在那時候，出入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底客廳的，也還有一位卓爾先生，這位先生，外表既不堂皇，名譽尤其糟糕，性格既暴戾如決鬥人而卑劣則如落水狗。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本是極端嫌惡這位卓爾先生的，可是，她却到底歡迎了他，因為他在好幾家報紙上撰着稿，時時地提到她，一時稱她為“*Mme. de L——tski*”（拉·茨基夫人）一時又稱她為“*Mme de——*”，*cette grande dame Russe si distinguée, qui demeure rue de P——*”（住在 P 街的，絕豔的俄國美人·夫人），向全世界，那就是，向幾百個與“*Mme. de L——tski*”（拉·茨基夫人）全無關涉的定戶，宣傳着那位可愛的美麗的夫人簡直是 *une vraie française par l'esprit*（一位真正的，徹頭徹尾的法蘭西婦人）——在法國人可以說沒有比這更高的稱讚了——說她是多麼特出的一位音樂家，說她底跳舞跳得多麼神妙

(老實說，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跳起舞來，真可使任何人都迷醉在她那輕飄的裙裾下面的)……總之，他把她底芳名傳遍了全世界——這，無疑地，不管是誰，都會感覺愉快的。那時節，瑪爾小姐已經脫離了舞臺，至於拉西爾小姐，則還不會出現；可是，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却照樣慇懃地拜訪各個劇場。意大利音樂使她狂喜，阿德利底遺跡使她大笑，她在法蘭西劇場裏，婉曼地打着呵欠，可是多爾法爾夫人演着極端浪漫派的鬧劇的時候，却能使她流出眼淚；尤其值得一說的，就是黎斯特，還在她家裏表演過兩回，是那麼優美，那麼自然——真迷人而就在那種狂放的歡樂裏，冬天過去了；在冬末的時候，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甚至還進過宮庭。至於費多爾·伊凡諾維奇呢，他也並不一定感覺厭倦，可是，生活，有時候，却使他底肩頭感到重壓——其所以重壓，就是因為空虛。他唸着新聞紙，在

① Mlle. Mars (1779-1847) 法國著名喜劇演員。——譯者。

② Mlle. Rachel (1820-1858) 法國著名悲劇演員。——譯者。

③ Franz Liszt (1811-1886) 匈牙利名鋼琴家及作曲家，有「鋼琴之王」之美稱，尤為國人所歡迎。

——譯者。

爾朋納和法蘭西大學旁聽，留意着議院裏面的辯論，並且還着手繙譯着一本有名的關於水力的科學著作。「我也並沒有荒廢我底時間呀，」他自己想着，「這全是有用的。可是，下年冬天，我真得回俄國去，着手我底事業了。」他所謂的事業到底是什麼事業，很難說他自己有沒有有一種明確的概念，並且，也祇有上帝纔知道在冬天裏他到底回不回得了俄國——同時，他正在計劃着和他底妻子同到巴頓·巴頓去……然而，一種不測的風雲却把他底所有的計劃全都推翻了。

● 在德國巴頓州，爲有名的名勝地——譯者。

一天，當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不在家的時候，拉夫列茨基走到她底私室，無意之間在地板上看見了一張細心地疊摺起來的小紙條。他無心地把她拾了起來，無心地展開來，看到了是用法文寫的這樣的話：

親愛的安琪兒貝特茜（我真沒有法子稱你爲巴爾巴或者華爾華娜）——我在大街角上等你，却不見你來，明兒一點半鐘，到我們底小房子裏來罷。在那時候 *vous*
es un bonhomme de mari（你那最好不過的胖丈夫）多半是埋頭在他底書本裏的，

我們可以再唱一回你教給我的 *voire poete Pouskine* (你們底大詩人普四根) ●
底詩歌：「老的丈夫，殘酷的丈夫呀！」——一千個吻吻在你底手上和腳上。我等着你。

愛奈斯特。

拉夫列茨基，在最初，對於他所唸的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他再唸了一次——他底頭昏亂了，地板在他底脚下顛簸起來了，如同暴風雨中的船隻底甲板——他叫着，呻吟着，同時哭出來了。他完全昏迷了。他是那麼盲目地相信了他底妻子；她底欺騙和不忠，他從來做夢也不會想到過。那個愛奈斯特，他妻子底情人，他記了起來，就是那個頭髮秀美，獅子鼻，小鬍子的小白臉兒，約莫二十三歲，在他妻子底讚美者中間，也許是個最不足道的脚色。幾分鐘過去了，半點鐘過去了；他仍呆然立着，手裏抓着那個致命的紙條，眼睛失神地望着地板；黑暗的旋風似乎向他撲過來了，在那裏面，他好像模糊地看見了無數蒼白的面影；悲痛的感

● 普式庚 (1799-1837) 大詩人，俄國國民文學之父。此處不寫「普式庚」而寫「普四根」也許是暗

示着這寫信的人實在是不知道這位大詩人的——譯者。

覺使他底心沈下了；他感覺着他好像是在沈落，沈落……沈向無底的深淵。一陣輕快的，熟識的絲質衣裳底絆纏聲把他從癡痺裏驚醒過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戴着軟帽，披着肩巾，匆忙地從外面跑進來了。拉夫列茨基全身戰抖，衝出房來；他感覺在那一剎那他簡直可以把她撕成碎片，簡直可以親手把她勒死，至少也得像個農民般地，把她打得祇剩半命。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驚呆了，想來攔住他，可是，他祇能迷糊地說出一聲「貝特茜」，就從屋子裏逃出來了。

拉夫列茨基叫了一乘馬車，告訴車夫趕到市外去。那整個下午和整個長夜，他一直亂走着，時時突地停止，並且絞着他底兩手：一會兒，他感覺發狂般地憤怒，一會兒，又覺得可笑起來，甚至覺得很有趣味。在黎明的時候，他凍得半僵了，就進了一個破落的近郊旅店，要了一個房間，靠着窗戶坐了下來。一種痙攣性的不斷的呵欠捉住了他。他簡直不能撐持起來，他底精力已經完全消耗——他並不曾意識着疲倦，然而，疲倦却有着他自己底要求。他坐在那裏，茫然地注視着，然而什麼也不能了解。他想不出他是遭遇了怎樣的事，他是爲什麼一個人獨坐在這空洞的，陌生的房裏，四肢麻木，口裏有着苦味，心頭感覺着一塊大石般的重壓；他不能明白是什麼東西引誘了她，他底華爾華娜，使她委身給那麼一個法國人，並且

明明知道自己對他不忠了，她怎麼還能正和從前一樣，還是那麼鎮靜，這是對他那麼溫柔而且親愛！「我想不出，」他底乾燥的嘴唇私語着，「並且，現在想起來，誰能說得定就是在彼得堡的時節……」然而，他並不會完成這個問題，一個新的呵欠又打過來了，他感覺了全身底戰慄和瑟縮。光明的和黑暗的記憶同樣地苦惱着他：他猛然記了起來，在幾天以前，當着他，也當着那個愛奈斯特，她就坐在鋼琴前面唱過：「老的丈夫，殘酷的丈夫呀！」他記起了她臉上的表情，她眼裏的奇異的光彩，和她底頰上的紅暈——他從他底椅上站起來了，他要對他們喝道：「您們跟我玩這麼一套就大錯特錯啦！我底曾祖父就慣常用鈎子穿着農民們底肋骨，把他們吊了起來，我底祖父自己就是一個農民！」——喝完以後，就把他們雙雙殺死。然而，突然之間，一切對於他又好像不過是一場惡夢罷了，不祇是夢，甚至是完全無稽的幻想：祇要他把自己抖一抖，向週圍望一望，一切就會清醒過來的。他確曾向週圍望了，而深深的苦痛，就好像鷹爪抓小鳥兒似地，更深更深地刺到他底心底去了。更悲慘的是，拉夫列茨基正在希望着，在幾個月以後，他就可以重做父親……他底過去，他底未來，他底整個的生命，全給毒壞了！全給毀了……終於，他回到巴黎來，投奔了一家旅館，就把那位愛奈斯特先生底紙條送給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連同着這樣的一封信：

附來的紙件會給您解釋一切的事情。同時，我得跟您說一說，我真想不到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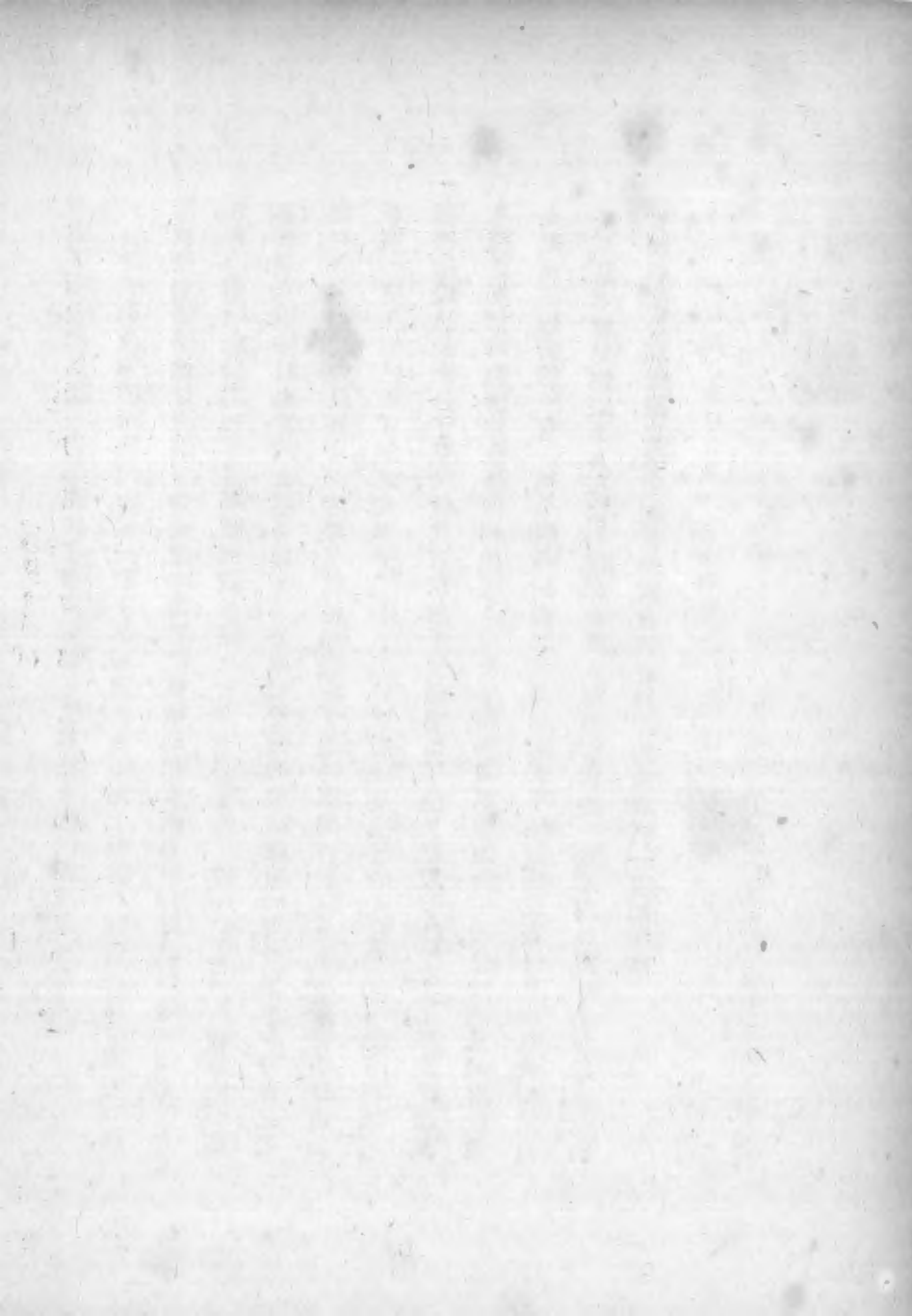
平素那麼細心老練的脚色——怎麼這回竟會隨便丟了那麼重要的文件！（可憐的拉夫列茨基，爲了這麼一個警句，推敲了夠幾個鐘頭。）我不能再見你，我想你也決不會想再見我。我每年撥給您一萬五千法郎；我不能多給。把您底通信處送給我底賬房去。現在，您高興做什麼，高興住到什麼地方去，一切聽便。我祝您幸福。回信是不必要的。

在信上，拉夫列茨基對他底妻子是說着不要回信；可是，他心裏却期待着，甚至渴望着一個回信——一個關於這奇突的，難以理解的事情的解釋。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在當天，就給了他一封法文的長信。一切都完結了：他底最後的懷疑消滅了，他甚至慚愧着他還有任何懷疑。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一點也不爲自己辯護：她祇是想要見他；她請求他不要無可挽回地決定了她底命運。那信是冷酷的，矜持的，雖然在上面，這裏和那裏，也可以看出淚痕。拉夫列茨基苦笑了，對使者說了一聲很好，就不再回信。三天以後，他離開巴黎了，但是，並不是回俄，却是到意大利去。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爲什麼特別選中了意大利；老實說，祇

要不是回家，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對他都是沒有分別的。他把他妻子底贍養額通知了他底管家，同時，命令他立刻把所有產業底管理權從科羅賓將軍手裏收回，不等賬務清結，就把那位老爺從拉夫里基送走；他出神地想像着那位被逐的將軍底狼狽狀態，和他定會裝出的無用的傲慢神氣——這樣想像着，雖然是在他自己底萬分懊惱中間，他也不自主地感到了一種惡意的滿足。同時，他寫信給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請她回到拉夫里基來，並且給了她一張全權的委任狀。可是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却一定不肯回家，甚至在報上登了啓事，說她已經把那委任狀毀棄了，這實在是十分多餘的事。拉夫列茨基把他自己藏在一個意大利小城裏；可是，許久許久，他還不能不下意識地追踪着他底妻子底踪跡。從新聞紙上，他知道她已經離開巴黎，如所計劃地，到巴頓·巴頓去了；而不久之後，她底名字就在我們所知道的那位卓爾先生底文章裏出現了來。這篇文章——在那慣常的輕薄後面，還可以發覺一種友誼似的憐憫——在費多爾·伊凡諾維奇底心裏留下了一個非常惡劣的印象。再後，他知道他有了一個女兒了；兩個月以後，從他底管家底報告裏他知道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已經支取了第一季的贍養金。於是不名譽的消息接二連三地來了，一次比一次更是不堪入耳；而終於，由她主演的一幕無足羨豔的悲喜劇就載滿了各個新聞紙，

產生了極大的熱鬧。一切都完結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已經成了「聞人」。

拉夫列茨基不再追蹤她底行動了；然而，他也並不馬上就能克制自己底情感。有時候，對於他底妻子他是充滿了那麼深的渴慕，這使他幻想着，祇要他能再聽到她底甜蜜的聲音，再摸到她底溫柔的手臂，那麼，他就什麼也不必堅持了，假如必要的話，就是饒恕她，也可以。然而，時間也並沒有空過。他並不是生來受罪的：他底健康的天性要求着他自己底權利。許多事情他已經看得清楚了；就是那襲擊了他的那個打擊，他也看清了並不是過於奇突的。現在，他已經了解他底妻子了——對於我們終日接近的人，我們反而祇有在離別以後這纔能夠充分了解的。他又可以着手他底事業了，他又可以開始工作了，雖然已經沒有從前那樣的熱情：他底教育和他底人生經歷給他帶來的懷疑主義，終於決定地攔住他底靈魂了。他對於所有一切，全變得絕對冷漠。四年過去了，他這纔感覺得足夠堅強回到他底祖國，來會見他底家人。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都不停留，他一直來到O市——在這裏，我們曾經和他暫別，那麼，也從這裏，我們請我們底熱心的讀者們一同回轉罷。



在我們既已說過的那天次晨九時，拉夫列茨基正走上加里丁家底階臺，却遇見麗莎，戴着帽子和手套，準備出去。

「您上那兒去？」他問她。

「上教堂去。今兒是禮拜日呢。」

「你也去做彌撒嗎？」

麗莎沒有回答，却驚奇地望着他。

「啊，對不起，」拉夫列茨基說，「我……我並不是要說這話。我是來給你們告辭的。」

點鐘之後，我就動身回鄉去了。」

「離這兒不多遠吧，可不是？」麗莎問。

「二十五維爾斯特。」

這時候，萊諾其嘉在門邊出現了，被一個女僕陪伴着。

「記着別忘了我們，」麗莎說着，就走下了階臺去。

「你可也記着別忘了我。記着，」他加說着：「你是往教堂去的，祈禱的時候，也請爲我祈禱罷。」

麗莎忽然停止下來，轉身向他。

「是的，」她說着，目光直直地望着他；「我也會爲您祈禱的。來，萊諾其嘉！」

拉夫列茨基發現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獨自坐在客廳裏，從她底身上，科倫香水（eau-de-cologne）和薄荷底香味一陣陣地散發出來。據她說，她底頭痛，一夜不曾安寧。她用地那慣常的慵懶的親切接待着他，而漸漸地，就扯談起來了。

「據您看，」她問他，「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可不是個很可愛的青年人麼？」

「什麼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

「怎麼着，您知道的，就是昨晚在這兒的那個潘辛呀！他是極其高興您的。我跟您，*mon cher cousin*（親愛的表弟），咱們倆私下談談罷，他對我們家麗莎簡直要發狂了。您覺得怎樣？他是世家子弟，又聰明，又能幹，況且，已經是一位侍從官呢；假使上帝底旨意是那樣的，話……在我這做母親的，也就夠樂意的了。當然啊，那是個大責任：兒女底幸福，無論怎麼說，都是靠着做父母的人的。可是，我總可以這樣自告無愧吧，直到現在，無論什麼事情，是好是壞，您知道，總是我一手擔當了下來：我親自料理，親自教養我底孩子們，什麼事都仗着我自己……剛剛，我寫信給波留斯太太，請介紹個保姆來……」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於是就着手描寫起來她底種種辛苦，種種努力，和她底種種母性的情感。拉夫列茨基默默地聽着她，把手裏的帽子扭來扭去。他底冷淡的，不表同情的目光終於使得那位嘮叨不休的太太困惱起來了。

「您覺得麗莎怎麼樣呢？」

「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當然是個極縹緲的姑娘呀，」拉夫列茨基回答着，站立起來，鞠過躬，就到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那邊去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快快地目送着他，心裏想道：「真是個熊！真是個農民相！唔，現在我纔知道你老婆怎麼會對你不忠實！」

來的呢。」

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正坐在她自己底房裏，身旁環侍着她底子民們。這一共有五位，每一位在她底心裏幾乎都佔有同等的位置：一位是一隻伶俐的，腫頸子的照鷺兒，她其所以愛牠，就是因為牠已經不會叫，也不會吸水了；一位是一頭沈靜的，非常膽怯的小狗，叫作羅斯嘉；一位是一頭暴躁的貓，叫作瑪特羅斯（水手）；一位是一個伶俐的九歲小姑娘，黑皮膚，大眼睛，尖而小的鼻子，叫作蘇羅其嘉；再一位，就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婦人，老是戴着白頭巾，黑長衣上罩着淡褐色的短衫的，名字叫作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阿加爾可夫。蘇羅其嘉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出身於下等市民的家族。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收養她，正和收養羅斯嘉一樣，完全出於憐惜；她是在街上把那小狗和那小姑娘拾回來的；兩個都是瘦弱而且飢餓，兩個都被秋雨淋得浸濕。從來沒有人尋找過羅斯嘉；至於蘇羅其嘉，她底叔父，一個做鞋匠的酒徒，甚至很高興地把她讓給了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他既然連自己也喫不飽，就更沒有什麼給他底姪女兒喫的了，除了用鞋槌敲打她底腦袋以外。說到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那是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在一次巡禮的時候，在一個寺院裏面結識的；她自動地走到她面前去（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其所以喜歡她，就是

因爲，用她自己底話來說，「她祈禱得挺夠味兒。」自動地和她談起話來，並且請她到她底家裏來，喝一杯茶。從那一天起，她就從來不曾離開她了。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出身於貧寒的式微貴族，是一個無兒無女的孀婦，性情愉快而且溫和；她有一個圓腦袋，頭髮已經灰白，兩手既白且軟；她底顏面也是溫柔的，除了一個很可笑的獅子鼻以外，五官全都寬大，也全都慈祥。她崇拜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而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也非常愛她，雖然對於她那易於感受的心也愛時常打趣。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對於所有的年青人們全都心軟，對於最天真的玩笑，也不自主地少女似地紅起臉來。她底全部財產共計一千二百個紙盧布；她作着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底食客，然而，却與她立在完全平等的地位——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是絕對不能容忍奴役之類的事情的。

「啊，費狄亞！」她一見到他，就開始叫起來；「昨兒晚間你還沒看見我底家屬，現在來觀光觀光罷。我們今兒全到齊啦；這是我們底第二次的大茶會。你可以擁抱我們每一個：祇有蘇羅其嘉可不會讓你抱，貓兒也會抓你。你今兒就走嗎？」

「是的，」拉夫列茨基說着，坐一個矮而小的椅子上。「我剛剛跟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告過辭來。我也看見過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來的。」

「就管她叫麗莎罷，我底老子——她怎麼米哈伊洛夫娜到你底頭上來的呀！可是，安靜點兒坐罷，要不你會把蘇羅其嘉底椅子坐壞了。」

「她正上教堂去，」拉夫列茨基繼續着，「她真是很虔心的麼？」

「是的，費狄亞，很虔心。比你我都虔心，費狄亞！」

「您自家還不虔心嗎？」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細聲說着；「就說今兒，早晨的彌撒您不去，晚間的，您一定得去的。」

「一點也不——你一個人去罷；我變懶啦，我底媽媽，」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回答着。「我喝茶喝得太放縱了。」她對於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雖然立在絕對平等的地位，然而她們中間却用着「您·你」稱呼——她不枉爲一個帕斯托夫；在恐怖的伊凡底招魂表^①上，就有着三個帕斯托夫；這事實，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是完全知道的。

「請您告訴我，」拉夫列茨基又開始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剛剛給我談到

① 恐怖的伊凡曾殘殺貴族多人，其後又廣作法事以安其魂，招魂表^①上所列的就是那些應被追薦的

貴族底名姓——譯者。

那個——那個什麼呢——那個潘辛。那是怎麼個人？」

「天哪！真是怎樣的個長舌鬼呀！」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咕嚕着：「我想她一定還偷偷地告訴了你，說咱們這兒有了一位多麼漂亮的求婚人吧？她儘可以跟她那牧師兒子去噉噉咕咕，可是，她那樣還不夠呢。可是，謝天謝地，還什麼都沒影兒啦！可是，她可早就瞎扯起來了。」

「您怎麼說「謝天謝地」呢？」拉夫列茨基問。

「怎麼啦？因為那麼個漂亮小子不逗人喜歡有什麼可以喜歡的呢，我倒要看看？」

「他不逗您喜歡？」

「是的，他什麼人也勾不上來。祇要我們底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瞧上了他，就夠他受用的啦！」

可憐的寡婦簡直給迷亂了。

「您怎麼能這麼說呢，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您難道不怕上帝！」她叫着，立刻，她底臉子和頸項全都紅遍了。

「那流氓也真曉得拍她呢，」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不顧別人地繼續說着：「他曉

得怎樣抓住她底心眼兒。他送給她一個鼻煙壺兒。費狄亞，求她給你一撮開開罷；你可以看得見是多麼漂亮的鼻煙壺兒呀！在蓋子上還刻着騎馬的驃騎兵呢。你乾脆不用辯，我底媽媽。」

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祇能用一種抗議的神氣擺一擺手。

「那麼，麗莎呢？」拉夫列茨基又問了：「她對他怎麼樣？」

「她好像也還喜歡他——可是，說到別的，祇有上帝知道。別人底心眼兒，你知道，就像一個黑暗的樹林；一個女孩兒底心，那更看不透。就說我們底蘇羅其嘉罷——你來分析分析她底心眼兒！爲什麼自從你來，她就躲了起來，可又不跑開呢？」

蘇羅其嘉忍不住地笑了出來，跑出室外去了。同時，拉夫列茨基也從坐位上站了起來。

「是的，」他緩慢地說道，「一個少女底心，是難得猜透的。」
於是，他就開始告辭。

「那麼，我們不久就可以再見面？」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說。

「也許，姑姑；橫豎我去的地方也並不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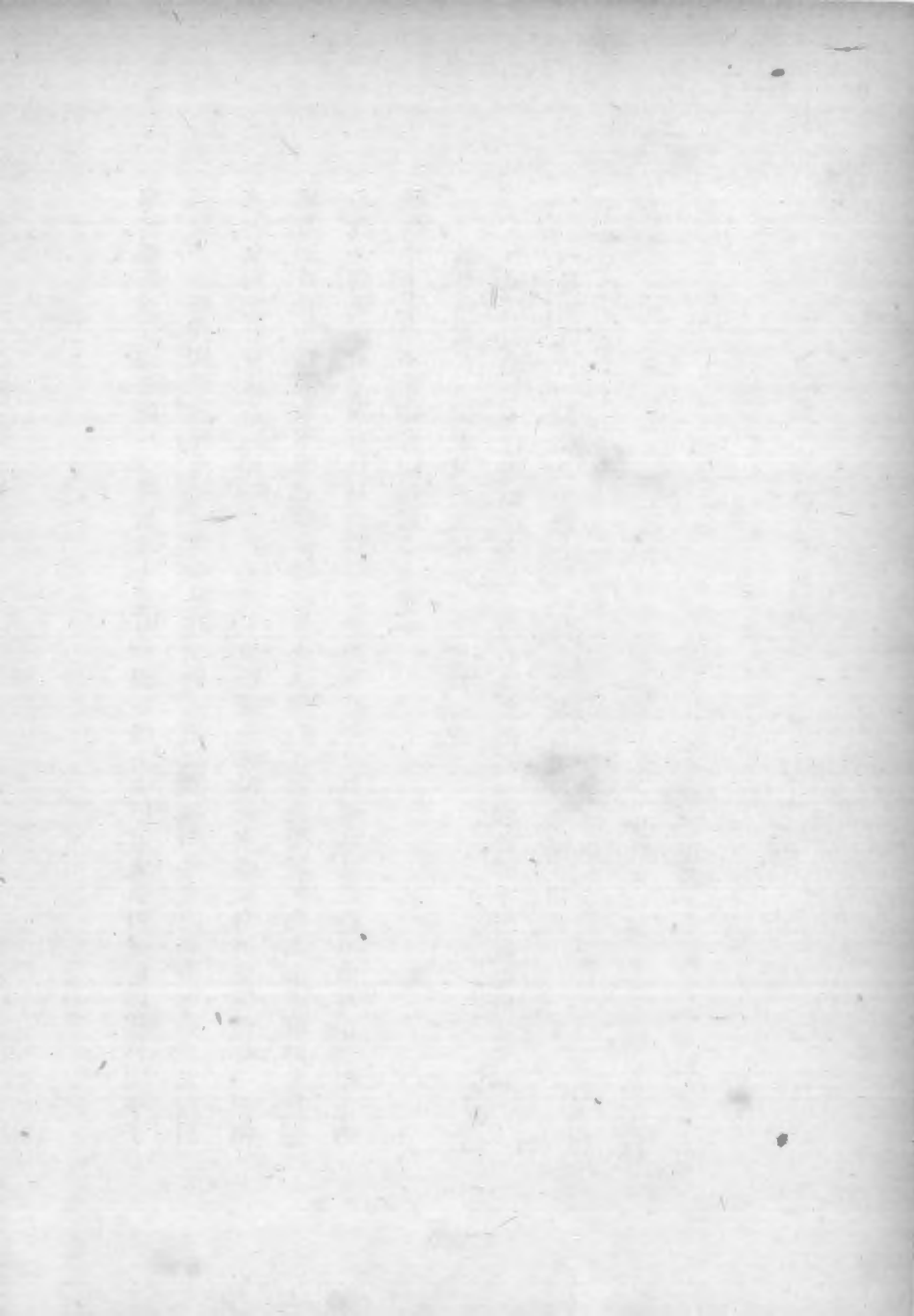
「是的；當然，你是到華西列夫斯科伊去的。你不會住在拉夫里基。不錯，那是你自己底

事情。祇是到了那邊，就到你母親墳上，還有你祖母墳上，去望望，去敬個禮罷。你在外國學了那麼許多學問回來，也許，誰知道呢，就是在她們底墳墓裏，她們也竟能覺得你去看過她們來的。也別忘啦，費狄亞，也要給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做做安魂法事。這兒我給你一個銀盧布。接着罷，接着罷，我本來就要給她唸次安魂經的。在她底生前，我也並不喜歡她，可是，憑心說一句，她倒真是個有性格的姑娘。她也聰明，能幹。況且，她也沒虧待過你。現在，走罷，上帝祝福你——要不走，你會討厭起我來啦。」

於是，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擁抱了她底姪兒。

「麗莎嗎，她是不會嫁給潘辛的；別擔心事罷。他那種脚色，可不配做她底丈夫。」

「是的，我可一點兒也不擔心呢，」拉夫列茨基說着，就退了出來。



四個鐘頭以後，拉夫列茨基已就歸道了。他底旅行馬車●在柔軟的村道上面迅速地滾動着。兩星期以來，不會下過一滴雨；大氣裏迷漫着乳白色的輕霧，籠罩着遠處的林木；四處，全散發着燃燒的氣息。許多灰暗的，輪廓朦朧的雲片，閒散地浮在蒼藍的天上，緩緩地爬了過去；強勁的風成爲不斷的流，枯燥地吹拂着，不能驅走暑熱。拉夫列茨基把頭倚着軟靠，兩手疊在胸前，凝望着那些已耕的田野成爲扇形地在眼前橫過，望着那些柳林緩慢地掠

● Tarantass 俄國特有的一種旅行用的輕馬車——譯者。

過車前，望着那些用蠢笨的懷疑來斜睨着過客的烏鴉和白嘴鴉，望着那些叢生在田界上面的山艾，苦蓬和野菊；他凝望着……那寂靜，新鮮而肥沃的原野，那無盡的蒼翠，那橫亘的丘崗，和那植滿了低矮柵樹的山谷，那灰色的村莊，那細長的白樺——所有這整個的俄羅斯底風景，他許久不曾見過的，給他底靈魂送來了一種甜蜜的，同時又是悲痛的感覺，使他底胸頭感覺了一種愉快的壓迫。他底思想緩慢地飄蕩着，正如那些也在天空飄蕩着的雲片一樣雜亂，一樣朦朧。他回憶到他底兒時，他底母親；他記得她是怎樣死的，他們怎樣把他帶到她臨終的牀前，而她，怎樣把他底頭按在她底胸脯，就開始低聲嗚咽起來了，可是，她還是擡起頭來，望了望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於是，就永遠沈默。他又想到他底父親，在最初，是強壯，聲似銅鈴，對一切都懷不滿——後來，瞎了眼睛，哭笑無常，灰白的鬍子多半是蓬鬆凌亂；他還記得，有一天，在喫午飯的時候，那老人多喝了一杯，把醬油滴滿了食巾，突然哈哈大笑了，開始嘍叨起來，數說着他底勝利的故事，還不時眨着他那無光的眼睛，並且把臉面漲得通紅。他也想到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他底臉面不自主地痙攣了，正如有人忽地觸動了他底隱痛，於是，他重重地搖搖頭。而不久之後，他底思想就停在麗莎身上

「那兒，」他想着，「一個新的生命正要來領略人生底滋味了。一個好孩子呢！將來會變得怎樣呢？她是美的，蒼白的，新鮮的面顏，那麼莊嚴的眼睛和嘴唇，目光是那麼誠實而且天真。可惜是，心地有點兒太熱忱了吧？身材也是優美的，步態是那麼輕盈，聲音也是那麼沈靜。我最喜歡看她突然停止下來，一笑也不笑，那麼注意地，那麼莊嚴地聽着你底說話，於是，就把頭髮甩到腦後，開始沈思起來了。的確，我也同意，潘辛是配她不上。可是，他又有什麼頂壞的地方呢？然而，我又何苦爲着這些事情來煩惱我自己？別人走的路，她也同樣得走的。我還是不如睡一睡罷。」而拉夫列茨基就閉下了他底眼睛。

他並不能入睡，却祇是沈入了旅人底白日的夢境。過去日子底幻影，正和以前一樣，緩慢地浮現出來，落到他底心上，和所有其他的景象錯雜起來，混亂起來了。拉夫列茨基，天知道爲什麼，忽然想起了羅伯特·皮爾……想起了法國史……想起了如果他是一個將軍，他會怎樣打一個勝仗；他幾乎聽見了槍聲和銳叫是怎樣在他底耳邊震響……他把頭偏過一邊，把眼睛睜開來——仍然是同樣的田野，同樣的平原景物，騰馬底光亮的鐵蹄更

替地在翻飛的塵陣裏面閃耀；車夫底黃色的，在腋下襯着紅色補片的襯衫，在風裏膨脹起來……「這兒是我，我是像這樣重歸我底家園來啦，」這樣的思想忽然閃過了拉夫列茨基底腦際，於是喊了一聲「快！」就把自己裹在大衣裏面，更緊地挨攏着靠墊。馬車震了一震，拉夫列茨基正坐起來，睜大他底眼睛。在前途，小丘上面，一個小小的村落鋪展着；微微向右，可以看見一座不大的古式的地主邸宅，門窗全關着，門廊已經傾斜了；在那寬大的庭院裏，從大門起始，全生長着蕁麻，綠而且密，正如大麻一般；在那裏，也立着一間柵樹做成的倉屋，雖然小，却仍是堅實的。這就是華西列夫斯科伊。

車夫把馬車轉向了大門，停住了馬；拉夫列茨基底小廝從坐位上站立起來，做出一個就要跳下的姿勢，叫道：「咳！」一聲粗啞的，沈悶的狗叫傳了出來，然而，狗却没有看見。小廝又做出了要跳的樣子，又喊了一聲「咳！」那衰老的狗叫聲又傳出來了，接着，不知從什麼地方，就冒出一個老人，跑到庭院裏來——他穿着一件紫花布的長袍，頭髮雪白；用手遮住陽光，望了望那馬車以後，他忽地兩手在腿上拍了起來，輕質地幌了幾幌，就一直跑來開啓大門。馬車驅進了前庭，車輪碾着蕁麻，發出軋軋的響聲，停在階臺前面。白髮的老人，無疑地是非常靈敏的，已經把兩隻腿子彎曲地，古怪地分開着，站在最低的門階上了；顛巍巍地

把車蓬解開，把皮套子扔到一邊以後，他就扶着主人落下車來，並且，吻着主人底手。

「好呀，好呀，兄弟，」拉夫列茨基說着，「你底名字是叫——安東？你還健在呀？」

老人默默地鞠了躬，就跑去取鑰匙來。當他跑去的時候，車夫仍然一動不動地偏頭坐着，端詳着那些緊閉的門戶；而拉夫列茨基底小廝，則仍然好像剛從車上跳了下來一樣地，用看足以入畫的姿勢站在那裏，把一隻手扶着車廂。老人把鑰匙取來了，他把那套着鎖門的手肘高高舉着，同時，完全不必要地，蛇似地扭動着他底身體；把門打開之後，他就站在一旁，再一次地一躬到地。

「這兒，我到底到家啦；這兒，我到底回來啦，」拉夫列茨基自語着，就進入了那微小的前廳；同時，所有門窗，一個一個地全都砰砰查查地開放了，而白晝的光亮又射進了這個久經荒涼的房屋。



拉夫列茨基剛剛到達的，也就是兩年以前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在裏面作了最後的呼吸的那座小的房屋，是在前世紀內用堅實的松材造成的；外表雖然好像已經老舊，其實是，再過五十或者更多的年代，也還成的。拉夫列茨基到所有的房間裏巡視了一週，命令把所有窗戶開啓，這使得那些背上負着白色的灰塵，修行似地掛在牆角和門簷上的衰老而又疲憊的蒼蠅們大大地不安起來；自從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故世以後，這些窗戶就從來不曾開過。屋裏的一切，還是一如往昔：在客廳裏，鋪着亮灰色套布的那些細腿的小沙發，全都破舊了，陷坍了，活活地使人記起了凱薩琳二世底時代；也是在客廳裏，立着那已故

的女主人底有名的靠椅，那高而挺直的靠背，女主人就是在地底老年，也從來不曾靠過。正牆上面，掛着的是費多爾底曾祖父，安得萊·拉夫列茨基底古老的畫像，從那縐裂而暗澹的背景裏，他那黝黑的，膽汁質的臉面幾乎難以辨認出來；他底細小的，兇狠的眼睛，從那低垂的，顯然有點兒腫起的眼瞼之下嚴厲地望了出來；他那黑色的，不曾敷粉的頭髮如同一把毛刷一般地，在那沈重的，刻着深的皺紋的前額上面，迥然上翹。在畫像底一角，掛着一束落滿灰塵的長春草。「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她老人家自家許了願給紮的呢，」安東解釋着。在臥室裏，立着一架窄小的牀，上面罩着有條紋的布做成的帳幔，雖然已經老舊，但質料却是極其堅牢的；床上，是一堆褪了色的靠枕，和一條單薄的棉質蓋被；在床頭，掛着的是一幅「聖母入殿」圖，也就是在這幅圖上，那孤獨的，被人遺忘的老處女，在她彌留的時候，曾把她底已將冰冷的嘴唇最後一次地接了吻的。靠着窗邊，是一座各色雜木嵌成的粧檯，飾着紅銅做成的各種飾物，和一架鍍金已經變成黑色的歪曲的鏡子。和客廳並行着的，是祈禱室，一間四壁空懸的小房，在一個角落裏，立着笨重的裝着聖像的神龕；地板上，是一塊小而破舊的拜墊，滴有無數蠟油底污點——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在祈禱的時候老是俯伏在這上面的。安東去幫忙拉夫列茨基底小廝開啓馬房和車房去了；代替他的，冒出了

一個幾乎和他同樣年老的婦人，頭巾一直纏到了眉際；她底頭顫動着，眼光暗澹，然而表現着熱情和習慣的，沈默的服順，同時也有着的一種恭敬的哀憐。她吻了吻拉夫列茨基底手，於是順到門邊，等候着吩咐。他簡直記不起她底名姓，甚至記不得他是否曾經看見過她。原來她底名字叫作阿勃拉克霞。四十年前，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把她從奴婢底名單裏革除了，命令她到這裏來管理雞場；她很少說話——似乎已經老糊塗——並且，老是做出個奴婢相。除了這一對老者和安東底會孫們——三個穿着長襯衫的鼓肚子孩子以外，住在這地主底府邸裏的還有一個獨手的不服徭役的老農民，他說話有如山鷓底咯鳴，什麼事也不能做。並不比這殘廢的農民更有許多用處的，是一條殘廢的老狗，就是那個用嘶啞的吠聲歡迎了拉夫列茨基底歸來的：十年以來，牠被一條依着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底命令而買來的重鍊鎖着，在這重負之下，牠幾乎變得連動也不能動的了。檢閱了屋子以後，拉夫列茨基就來到花園，對於這座花園他覺得非常滿意。花園裏面，長滿着豐茂的野草，牛蒡子，鵝毒子，和覆盆子底草叢；然而，也有着許多的樹蔭，許多身幹高大，繁枝支離得令人驚訝的老菩提樹，立在那裏，互相擁擠着，似乎至少有一百年不曾加過修剪。花園底一端，是一個明淨的小湖，四週生着一帶高大的，紅色的蘆葦。人間生活底遺迹很快地在這裏消逝了；格拉

菲娜·彼得羅夫娜底莊園雖然還不會變成荒野，然而，却已經沈入寧謐的深夢，在這裏，一切的人世均已安眠，所有人間的熙攘，在這裏也均不存在了。拉夫列茨基也到村裏各處走動着。農婦們站在自己底茅舍門邊，手支着頰，注視着他；農民們遠遠地向他敬禮；孩子們跑開去；狗們也無精打彩地吠叫着。最後，他感覺餓了，可是，在夜分以前，他料想他底廚夫和別的僕人們是不會來的；到拉夫里基去裝運什物的馬車還沒有到——這就不得不求助安東了。老年人立刻張羅起來：他抓住了一隻老母鷄，宰了，拔了；阿勃拉克霞就把牠仔細地搓着，揉着，正好像擦洗一件衣服一樣，搓揉許久以後，這纔下了鍋。終於，老母鷄煮好了，安東就來鋪上檯布，並且在那盛餚前面放上一隻三條腿的，瓷面已經變成黑色的鹽碟，和一隻細頸的，有着圓的玻璃塞子的小巧玲瓏的酒壺；於是，他用着歌唱一般的聲音，向着拉夫列茨基報告餐已齊備——他自己，則右手纏着一條餐巾，在主人底椅後站好方位，並且從他底身上散發出一種強烈的，古老的，柏樹似的古怪氣味來。拉夫列茨基嘗了嘗湯底味道，於是，就開始對付母雞；然而，鷄皮上面却佈滿了粗大的孢子，兩腿各有一條扭也扭不斷的粗筋，肉也如同化石，並有木炭和灰水似的氣味。食事完畢以後，拉夫列茨基說道，他很想喝點兒茶，如果……。「一會兒就來啦。」老人搶着說——他果真沒有失信。一撮茶葉被搜索了出

來，包在一片紅紙裏面，一尊小的，然而却非常熱烈地喧嘩着的小茶炊，也被發現了，也還有一些碎塊的糖，似乎馬上就會溶掉的。拉夫列茨基用一隻大杯喝着茶；這杯子是他從最小的時候就記得的，上面描有紙牌底花紋，在當時，祇有客人纔能喝——而現在，他也喝着牠了，正如一個客人一樣。傍晚時分，僕人們到了。拉夫列茨基不喜歡睡在他姑姑底床上，所以就命令着在餐廳裏給他另搭一個來。滅燈以後，他還許久許久地環視着他底週圍，默想着一些並不愉快的思想；他經歷着每一個第一次在一間久無生人的房間過夜的人皆所熟知的感覺；他幻想着那從四週對他壓迫下來的黑暗對於新的主人也許還有一點兒怯生——連屋子裏的牆壁對他也像表示着敵意的。終於，他嘆息了，把被蓋拽了上來，就睡了過去。所有的人全都入睡了，祇有安東却還不會上床；他和阿勃拉克霞細聲談了很久，間或低低地嘆息，並且兩次對自己畫了十字。老僕人們想不透他們底主人，在近邊既有那麼美麗的莊園和那麼堂皇的邸宅，怎麼竟會同他們一道兒住到這華西列夫斯科伊來的。他們怎麼想得到那個拉夫里基對於牠底主人正是可憎的呢？他們怎麼料得到就是那堂皇的邸宅正能在主人底心裏喚起痛苦的感覺？他們兩個私語夠了以後，安東就拿起一根棒來，敲了幾記那個掛在倉房上面，沈寂已久的守夜人底木板。於是，在他那雪白的頭上連什麼也

不會蓋上，他就躺在庭院裏了。五月底夜是平靜的，溫柔的——老人甜蜜地入了深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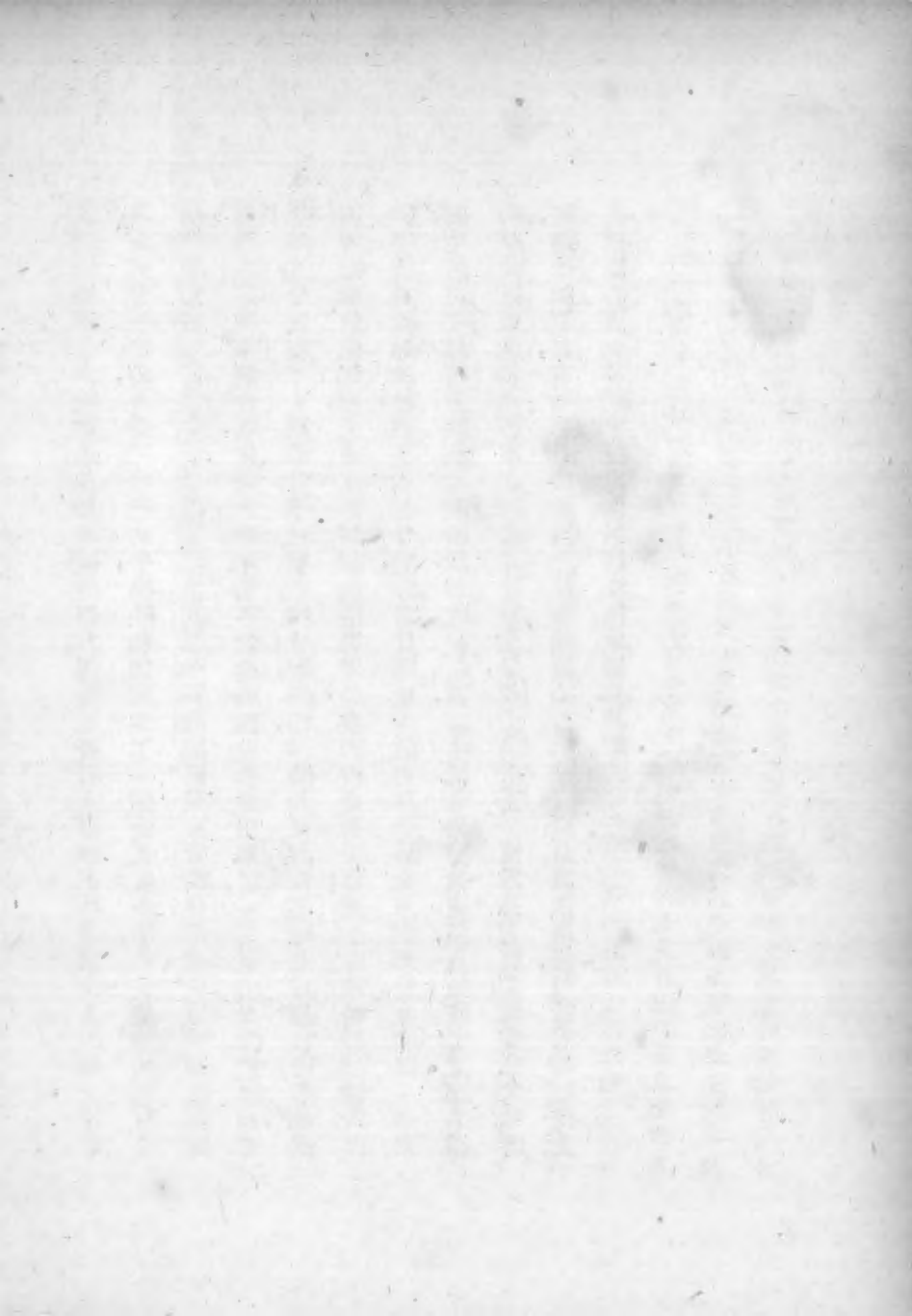
次晨，拉夫列茨基起得很早，和村長談過話，就來到禾場，叫人把那警犬底鎖鍊解開；那犬祇是叫了兩聲，然而竟不能從自己底狗舍走了出來。於是，走回家來，他就沈到一種和平的白日夢裏了，並且在那一整天裏不會振拔出來。「那麼，這兒是我，我是沈在河流底底層了，」不祇一次，他這麼自語着。他坐在窗前，一動也不動，好像是在諦聽着週圍的寂靜生活底流動，聽着那從冷落的村裏傳來的稀少的聲息。在那邊，在那蕪麻背後，有人用着尖細的嗓音細聲歌唱了；一隻牛蠅嗡嗡着，似乎是和歌聲互過應和。歌聲停止了，然而，牛蠅却仍然繼續嗡嗡。從那單調的，固執而愴然的蠅鳴中間，可以聽見一隻肥大土蜂底銳叫，牠叫着，而

且不斷地把腦袋觸着天花板。路上，一隻雄雞開始啼叫了，嘶嘎地拖長着尾音；一輛車隆隆而過；誰家底大門又在開關了，發出支格的銳響。「怎麼啦？」突地一個女人底聲音劃然傳來。「啊哈，我親愛的小心兒！」是安東在向着抱在懷裏的一個兩歲大小的女孩說話。「把克瓦斯^①拿到這兒來呀，」那同一個女人底聲音又叫了。於是，又是死樣的靜寂。驀然來到，沒有聲音，沒有任何響動；沒有風吹着樹葉；燕子低低地掠過地上，一個一個地，全都沒有聲息，牠們底寂寞的飛翔不自主地帶來悲愁，落在旁觀者底靈魂上了。「那麼，這兒是我，我是沈在河流底底層了，」拉夫列茨基又自語着。「在這兒，生活是平靜的，悠閒的，」他想着；「無論誰，落到了這樣的生活裏面，就得順從自己底命運：這兒沒有激動，用不着煩惱；在這兒，祇要安靜地埋頭前進，正如耕夫底追隨犁路，那麼，就有成功了。在這四圍，全有着怎樣的活力；在這不動的沈寂裏，全有着多麼茁壯的康健！在這兒，就在這窗下，倔強的牛蒡子從密茂的草叢裏冒出頭來；在上面，獨活草伸出牠那多汁的身體；更上面，聖母淚^②也揚起牠們底蓋。

① Kwas 俄國麥酒之一種——譯者。

② Virgin's tears 爲草本植物，結實渾圓，通常用作唸珠。——譯者。

薇色的觸鬚——而那邊，在那遠遠的田野，裸麥正發着光，燕麥正抽着穗，樹上的每一片葉，草上的每一根梗，也全部欣欣向榮，得時伸展呢。爲了一個女人底愛情，我底最好的歲月全給消磨完啦！」（拉夫列茨基繼續沈思着。）「那麼，願這兒底單調生活來安定我，願牠來撫慰我罷；讓牠來教育我，使我也能不慌不忙地幹點兒事業出來罷。」於是，他又開始諦聽着那無邊的沈寂——聽着，並不希望聽到什麼，然而，同時却又好像不斷在期冀什麼：靜穩從四方把他包圍起來，太陽已經靜靜地滑過了平寂而蔚藍的天空；天上，雲頭恬靜地浮着，深似牠們竟能知道牠們是爲着什麼，向着什麼地方流去。在世界底別的部分，就在那一剎那間，生活正在沸騰着，熙攘着，喧噪着，然而，在這裏，這生活却無聲地流過，正如水流過平靜的草原，無聲地湧來，靜寂地流去——這生活，拉夫列茨基一直耽思着，直到黃昏已深的時候。過去的哀愁，有如春日底積雪一樣，在他底心裏消溶了；而且，說來奇怪，對於家鄉的情愛，在他底心裏也是從來沒有像這樣深沈，這樣強烈的。



兩星期之間，拉夫列茨基纔把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底小屋子理出一個頭緒來；掃了庭院和後園；從拉夫里基搬來了舒適的家具；從城裏運來了酒、書籍和新聞紙；馬房裏面也充滿馬匹——總之，拉夫列茨基已把所需要的一切全都備齊，開始來生活一種既不

全像鄉村地主，也不全像正規隱士底生活了。他刻板似地過着單調的日子，雖然整天不見人來，但是也不覺得厭倦。他勤謹地專注着他底田莊底管理；他騎馬週遊附近，他也讀書。但是，他讀書的時間並不多，他所更爲高興的是聽着老安東對他講着故事。通常地，是拉夫列茨基坐在窗前，手裏一管煙，面前一杯涼茶；而安東，則站在門邊，兩手叉在背後，開始悠閒地

講起他那古代——神話似的時代——底故事來了；在那時代呀，燕麥和裸麥全不用斗量，却用大袋裝，兩三戈比就能買一袋；在那時代呀，無論東南西北，甚至直到市邊，全是通也通不過的森林和人手從來不會動過的草原；「可是這如今哪，」頭上已經過去了八十春秋的老人就開始咕嚕起來了，「什麼全給砍了，犖了，要趕車也不知道望哪兒趕去。」安東也時常長篇大論地敘述着已故的女主人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說道，她多有見識，多麼節省呀！他說，有一回，有那麼一位先生，她底一位年青的隣居，想得到她底好意，就常常跑來看望她，而她，爲了恭敬他，甚至爲他戴過她底有紫紅緞帶的大禮冠和穿過她底 *tristru leovine* 的黃禮服；可是，不久以後，祇爲那位隣人先生發出了難聽的問題「姑娘，您手頭有多大個產業呀？」她就暴怒起來，吩咐下人再也不讓那位昏蛋進屋——並且，在當時，她就發下命令，在她死後，無論什麼，就是一片頂小的破布，也得統通傳給費多爾·伊凡尼奇。這也完全不假，拉夫列茨基就發現姑姑底所有產業，是完全沒人動過的，就連那紫紅緞帶的大禮冠和 *tristru leovine* 的黃禮服，也全在着。至於舊的報紙和奇奇怪怪的文件，拉

夫列茨基本以為可以發現許多的，然而，却竟然沒有，祇有一本破舊的冊子，在那上面，他底祖父，彼得·安得萊奇，曾經不三不四地記上了一些什麼；比方，有一處是：「亞力山大·亞山力德羅維奇·勃羅索羅夫斯基親王麾下，與土耳其帝國締結和約成功，聖彼得堡全城歡騰。」而另一處則是一劑胸痛藥底方單，附註的是：「此方蓋為衆生之源三位一體聖教大長老費多爾·亞夫克生特維奇賜與勃拉斯科維雅·費多羅夫娜·沙爾蒂科夫將軍夫人者。」有時，也忽然冒出了一條政治新聞，比如：「關於法蘭西之虎狼，迄無所聞」——而附近，又是這麼一段：「據莫斯科新聞報載，米哈耳·彼得羅維奇·科黎契夫一等少校逝矣。此人得勿為彼得·華西涅維奇·科黎契夫之子乎？」拉夫列茨基也找出了幾本古老的歷書和圓夢術的書，也找出了安波狄克先生底那部神祕的著作；許多的記憶被那久已忘却然而還是十分熟悉的「象徵圖譜」引回他底心裏來了。在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底粧檯裏，拉夫列茨基也找出了一個小包，繫着黑色的絲帶，用黑蠟緊封着，被扔在那抽屜底最深處。在那小包裏，面對面地放着兩幅肖像，一幅，用五色彩粉畫的，是青年時代的他底父親，柔和的鬚髮披在他底前額，眼睛修長而且慵倦，嘴唇半啓；另一幅，幾乎已經模糊的，是一個手拈白薔薇花的白衣婦人，面顏也現蒼白——這是他底母親。至於格拉菲娜·彼

得羅夫娜自己，她却從來不讓誰給她畫像。

「親愛的少爺，費多爾·伊凡尼奇，」安東常對拉夫列茨基說道，「雖然那時候我沒住在府裏，可是您那曾祖父，安得萊·阿番拉西奇，我倒是記得的。真的。他老過世的時候，我正十八歲。有一回，我在花園裏碰到了老爺子，我渾身直哆嗦；可是他老並沒有怎麼樣，祇是問了我底名字，就教我到他老房裏去拿一條手絹兒。像他老纔真像個老爺子呀——那是沒得說的；誰也壓不下他。我得告訴您，您那曾祖父有那麼一道神符，那是一個亞陀斯山底和尙給他的：「尊貴的莊主，」和尙跟他老說，「我給您這個，報答您底豪情；您佩着牠——什麼全不用怕。」自然呀，親愛的少爺，您知道，那時候是什麼時候；一位老爺子，想要怎麼作，就怎麼作啦。無論誰，哪怕是個貴人吧，如果想要跟他老盤扭那麼一下子，他老祇須把那人望上那麼一眼，就喝道：「你浮在淺灘裏的！」——他老頂愛說這句話的。他老（您

① *Mr. Akros* 海拔六三三〇尺，位於薩摩之東北部，山間均為寺院，禁止女性出入，有僧衆共和國之稱。

——譯者。

② 俄語之一部分，有輕蔑和威脅之意。——譯者。

那會祖父底在天之靈！住的是木造的小屋子；可是，留下了多麼豐富的產業哪！多麼整堆的銀子，多麼數不完的積蓄呀！所有的倉窖全塞滿啦！他老真是個能手呢。您常常稱讚的那個小酒壺——就是他老底；他老一生就用那個喝伏得卡。可是，您瞧，您祖父彼得·安得萊奇嗎？住的是住的石建的大廈，可就沒有積下產業來；什麼都弄得亂七八糟，過的生活比老一輩的差遠了，自己也沒有快樂得——祇是把所有的錢財浪費了，臨死，連做安魂彌撒的錢也沒有的——連一個銀匙子也沒留下；所有剩下的產業，還全靠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一片苦心，纔給維持下來的呢。」

「可是，」拉夫列茨基插口問道，「別人當真管她叫作壞性子老妖婆麼？」

「誰那麼叫她來？那麼叫她的全是些什麼人呀！」安東回答着，滿不高興地。

「怎麼着，少爺？」一天，老人鼓着勇氣問道，「我們少奶奶怎麼啦？她老人家打算住在哪兒？」

「我跟我底妻子離開了，」拉夫列茨基說着，似乎很喫力地，「請你不要問她。」

「是，少爺，」老人回答着，悲哀地。

三個星期以後，拉夫列茨基騎馬到○市去，在加里丁家過夜。倫蒙也在那兒；拉夫列茨基對他很覺愛好。雖然多謝他那古怪父親底調擺，他什麼樂器也不會，然而他却熱烈地愛好音樂——那是說，莊重的，古典的音樂。潘辛那晚並不在加里丁家；縣長派他出差到鄉間去了。麗莎獨自彈着鋼琴，彈得非常正確；倫蒙變得奮興起來，活潑起來了，他捲了一個紙筒，指揮着音樂。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望着他，最先是笑笑，然後，却走去睡了。據她自己說，悲多汶對於她底神經，是過於刺激的。半夜的時候，拉夫列茨基伴着倫蒙回寓，並且在他那裏一直坐到晨前三點鐘。倫蒙談了許多話；他底傴僂的背脊伸直了，他底眼睛睜大着，放着光輝；連他底頭髮也直直地豎在他底頭上。是有許多的年月從來沒有人關心過他了，而拉夫列茨基則顯然是同情着他，慇懃地而且關切地詢問着他。這使得老人深深感動了；他終於把他底作品展覽了在他底來客面前，他彈着，甚至用他底嘶啞的喉嚨唱了幾曲他自己所作的曲子——其中之一，就是他自己所譜的釋勒。底歌謠「弗尼多令」底全部。

① J. C.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 德國最偉大的戲曲家，詩人之一，名作有「強盜」，「華

倫斯坦」，「威廉·退耳」等——譯者。

夫列茨基高聲讚美着，並且請他重唱了其中的幾節，在臨走的時候，還請求他到他底莊上同住幾時。倫蒙，正送着他到門外，馬上應允了，熱烈地握了他底手。可是，當他獨自一個人被留在那黎明以前的新鮮而潮濕的空氣裏的時候，他却望望四圍，擠擠眼睛，蜷屈起來，於是像一個罪人一般地，爬回他底卑小的臥室去了：“Ich bin wohl nicht klug”（「也許我瘋了，」）他喃喃着，就躺到了他底窄小的，僵硬的床上。幾日以後，當拉夫列茨基坐着馬車來接他的時候，他推說有病，可是，拉夫列茨基却一直走到他底房裏去，勸誘着他。比一切的言詞更有力量的，就是拉夫列茨基爲了倫蒙底緣故特地從城裏叫了一架鋼琴送到他底鄉間。於是，兩個人同伴着來到加里丁家，並且在那裏過夜，然而，情形却並不像前一次那樣愉快。潘辛也正在那裏，滔滔不絕地敘述着他底下鄉旅行，滑稽地模擬着他所碰到的每個鄉下地主底動作，和他們底言談；拉夫列茨基笑着，可是倫蒙却硬不肯從他底角落裏爬出來，他祇是默默地不發一言，蜘蛛似地無聲地顫動着身體，現出一副陰沈而苦惱的臉相來。直到拉夫列茨基起身告辭的時候，他這纔微微有些活躍。雖然就在他坐上馬車以後，他最初還是繼續着那種不可親近的，獨自冥想的表情的；然而，那平靜的，溫暖的空氣，那柔和的微風，那朦朧的暗影，那青草和白樺的芳香，那無月的星天，那平和的光閃，那有力的蹄聲和

馬兒底嘶叫，所有這旅途，這春天，這靜夜底一切魅力——全都落到那可憐的德國人底心靈上了，而他就自動地和拉夫列茨基談起話來。

他開始談到音樂，於是，談到麗莎，於是，又談到音樂；在談到麗莎的時候，他底說話似乎特別緩慢。拉夫列茨基把談話底題目轉到他底作曲上面，並且，半玩笑地，提議給他寫篇詩劇。

「哼！一篇詩劇！」倫蒙回答着。「不啊，我已經不成啦。歌劇少不了的那份活力，那份想像，我已經沒啦；我底魄力已經撇棄我啦……可是，如果我還能作點兒什麼，那麼，首把羅曼

斯就得啦，當然，有好的詞兒，我也會高興的。」

他沈默了，許久許久默坐着，眼望着天空。

「比方，」他終於說道，「像這麼樣的：『啊，星星呀，你純潔的星星。』」

拉夫列茨基微微轉過臉來，開始注視着他。

「『啊，星星呀，你純潔的星星！』」倫蒙又重複着，「『你同樣地俯視着善人和不善的人——可是，祇有那無邪的心，』就是像這麼樣的罷……『纔知道了你底深情』……那就是說，啊，不……『纔知道對你愛戀。』可是，我並不是詩人……我怎麼能是呢？不過，就是像那麼樣的罷——崇高的。」

倫蒙把他底禮帽推到腦後，在那靜夜的幽光下面看來，他底臉面似乎更爲光明，更變年青了。

「『祇有你，』」他繼續着，聲音更其低沈了，「『祇有你知道誰有愛情，祇有你知道誰能愛戀，因爲你是純潔，祇有你有你才有溫存。』……啊，不，還是不對！我不是詩人，」他說，「不過，就算是那麼一回事罷……」

「我慚愧我也不是一个詩人呢，」拉夫列茨基說。

「空虛的幻夢」倫蒙說着，就沈到了馬車底角裏。於是，他閉起眼睛，好像決意要睡的樣子。

幾分鐘過去了……拉夫列茨基仍然靜聽着……

「星星呀，你純潔的星星……愛情，」老人仍在自語着。

「愛情，」拉夫列茨基也對自己自語着，就墜入了沈思，心裏不知覺地變得沈重起來了。

「您那「弗尼多令」譜得真美呀，克利斯拉弗·費多羅維奇，」他忽然高聲說了。「可是，您覺得怎樣呢？這個弗尼多令，當他被那位伯爵帶到伯爵夫人跟前以後，他是不是馬上就成了她底情人呢——呢？」

「您是那麼想吧，」倫蒙回答說，「因為，多一半，經驗……」他突地沈默起來，惶亂地把頭掉了過去。拉夫列茨基勉強地笑了，於是，也把頭掉到一邊，開始凝望着路旁。

星星們已經開始變得蒼白，天色已經變成銀灰，當馬車馳抵華西列夫斯科伊底小屋前的時候，拉夫列茨基把客人引到了預定的房間裏，於是自己回到書房，坐在窗邊。在外面，在花園裏，一隻夜鶯正在啼轉着黎明之前的最後的歌曲。拉夫列茨基記得，在加里丁家

底後園裏，也有那麼一隻夜鶯曾經唱過；他也記起了麗莎底眼睛，當她一聽見那鶯聲底初鳴，她那眼睛就多麼幽嫺地轉向了黑暗的窗櫺。他開始想到她，他底心變得平靜了。「純潔的姑娘，」他低低地微語着，「啊，你純潔的星星，」他又增加一句，浮着微笑，就靜靜地躺了下來。

然而，倫蒙却在自己底床上坐了許久，膝上攤開着一張謄寫樂譜的稿紙。他好像感到了一個甜美的，從未聽見過的旋律底臨近；他底心燃燒着，激動着，他已經感到了那臨近底愉快和慵倦……然而，牠到底逃跑了。

「不是詩人，也不是音樂家，」他終於自語着。

而他底沈重的頭，就廢然倒到枕上了。

次晨，主客都在花園裏的老菩提樹下，一同喝茶。

「邁斯特羅，●」拉夫列茨基忽然說道，「您馬上就得作一首凱旋康塔塔啦。」

「爲什麼事？」

「慶祝潘辛先生跟麗莎結婚呀！您可留意到昨兒晚間他對她多溫存？顯然地他們倆弄得很好呢。」

● Maestro 意大利語，對於音樂家之尊稱，意云「樂長。」——譯者。

「沒有的事！」倫蒙叫着。

「爲什麼？」

「就因爲那不可能。可是，」停了一停，他又加說道，「在這世界，什麼全可能。尤其在你們這貴國——在這俄羅斯。」

「我們暫且不談俄羅斯罷。可是，您看這婚姻有什麼可反對的？」

「一切都可反對——所有一切。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是個高貴的，莊重的姑娘，有着高尚的情感；可是他——他是個什麼呀……」一句話說完，一個 *dilettante* 。

「她可不是愛他嗎？」

倫蒙從椅上站了起來。

「不，她並不愛他。那就是說，她底心地太純潔，她還不知道「愛」是什麼意思。加里丁太太告訴她，說他是個了不起的少年人，她就順着她媽媽底意思，因爲她還是一個小孩呢，雖說她已經十九歲。她每早禱告，她每晚禱告——那是很好的；可是，她並不愛他。她祇能愛那崇高的，可是他並不崇高；那就是說，他底靈魂可不崇高。」

倫蒙流利地，熱情地說完了他底話，在茶桌面前緩慢地踱着步，同時，把眼睛掃着地面。

「我最親愛的邁斯特羅，」拉夫列茨基忽然叫了，「我看您自己倒是愛着我底表姪女兒的吧。」

倫蒙突然停立起來。

「請別跟我開玩笑罷，」他開始着，聲音是顫動的；「我並沒有瘋。我所瞻望的，是黑暗的墳墓，不是薔薇色的未來。」

拉夫列茨基爲老人感着悲哀，請他饒恕。在茶點完畢以後，倫蒙彈奏了他底康塔塔；在午餐的時候，在拉夫列茨基底慫恿之下，他又談起麗莎來了。拉夫列茨基注意地，而且好奇地聽着他。

「您覺得怎樣，克利斯托弗·費多羅維奇，」他終於說道，「這兒一切全有點頭緒了，花園裏的花，也都盛開了。……爲什麼不把她接到我們這兒來玩一天呢，呢？自然，還有她底母親，和我那年老的姑姑。您贊成麼？」

倫蒙把頭埋在他底盤子裏。

「接她來罷，」他用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了。

「可是，我們不要潘辛。」

「是的，不要，」老人回答着，現出孩子似的微笑。

兩天以後，拉夫列茨基就來到市內，到了加里丁家。

他發現她們全在家裏，可是，他並不會馬上就說出他底來意；他想先和麗莎單獨談談。機緣成全了他，恰好祇有他和她被留在客廳裏。他們開始談了起來。一般地，她對任何人全不怯生，而這時，她對於他尤其感覺親切。他聽着她，望着她底臉面，不禁在心底裏重複着倫底話語，而感覺着那話說得真對。有時候竟有這樣的事：兩個人既已互相認識，然而，並不能算得親密，可是，忽然之間，在幾分鐘之內，却突地互相感覺親近了——這種親近的感覺，就立刻表現在他們底目光裏，在他們底親切的，沈靜的微笑裏，甚至在他們底每一動作裏。拉夫列茨基和麗莎底情形，恰好就和這彷彿。「啊，那麼，你就是那樣的呀，」她想着，溫和

地望着他；「啊，那麼，你就是那樣的呀。」他也這麼想着；因此，當她微帶畏縮地告訴他，說她老早就想和他說說話，可是却不敢說，怕會使他煩惱，那時候，他也並不怎樣感覺驚異。

「不用怕，說罷。」他說着，直直地站在她底面前。

麗莎把她底晶瑩的眼睛擡了起來，望着他底。

「您是那麼仁慈。」她開始着——同時，她暗自想道：「是的，他真好呢。」——「我希望您會原諒我。我本來不應該跟您說的……可是，您怎麼能……您爲什麼要跟您底妻子離開呢？」

拉夫列茨基感覺了一股寒慄，望着麗莎，於是就坐在她底身旁。

「我底孩子，」他開始說道，「我請你不要碰那傷痕罷；你底手是溫柔的，可是，仍然教我苦痛。」

「我知道，」麗莎繼續着，好像不曾聽見他底話，「她在您底面前是有罪的，我並不想跟她辯護。可是，上帝給結合在一處的人，怎麼能夠分開呢？」

「在那一點上，我們底信仰是相差得太遠了，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拉夫列茨基說着，幾乎是冷酷地，「我怕我們不會互相了解。」

麗莎底臉面蒼白了；她底全身微顫着；可是她並不沈默下去。

「您得饒恕別人，」她沈靜地說，「假如您也希望得到別人底饒恕。」

「饒恕！」拉夫列茨基叫了；「你不應該先知道知道你所辯護的是怎樣的人麼？饒恕那麼個女人，把她接回我底家來——她——那麼個沒有靈魂的，無情的婦人！誰又告訴你來她要回到我這兒來？天哪，她正十分自滿着她現在的地位呢……可是我們爲什麼要談她呢？她底名字是不應當從你底口裏說出來的。你太純潔了，你簡直沒有法子去了解她是個什麼東西。」

「爲什麼這樣侮辱她呢？」麗莎說着，用着氣力地；她底手底顫慄開始明顯起來了。「是您自己丟棄她的呀，費多爾·伊凡尼奇。」

「可是我告訴你，」拉夫列茨基反駁着，不自主地露出了煩躁，「你簡直不了解她是個什麼東西。」

「那麼，您爲什麼跟她結婚？」麗莎低語着，眼睛也低垂了。

拉夫列茨基急促地從椅上跳了起來。

「我爲什麼跟她結婚？那時節，我年青，沒有經驗。我給騙啦，我給一個美麗的外表迷得

糊塗啦。那時節，我不了解女人，我什麼也不了解。上帝祝福你會有一個美滿的婚姻罷！可是，記住我底話，無論什麼，全是不能靠得太穩的。」

「也許我也會同樣不幸，」麗莎說着，聲音開始顫動起來；「可是，如果那樣，我就祇能聽天。我不知道怎麼說纔對，可是，我意思是，如果我們不聽天……」

拉夫列茨基握着拳，頓着腳。

「請別惱罷，請您恕我！」麗莎急促地說。同時，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進到客廳來了。麗莎站了起來，正想出去，可是拉夫列茨基却忽地攔住了她。

「等一會兒，」他說，「我想請你母親跟你大大地擡舉我一回。我想接你們到我底新家去走一趟。你知道，我那邊弄來了一架鋼琴，倫敦正住在那兒；丁香花也正開了。你可以去呼吸點兒鄉村底空氣，當天就可以回來的。肯嗎？」

麗莎望望她底母親，可是她底母親却立刻裝出了難受的神氣來；然而，拉夫列茨基却不等她有機會開口，就馬上跑上前去握住她底兩手吻了起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原來就是多情善感的，想也想不到地看見了那個「蠢熊」也竟有這麼一分溫存，不禁大感動，當時就應允了。當她正在考慮着行期的時候，拉夫列茨基就走到麗莎跟前，依然非

常奮興地，偷偷地給她低語道：「謝謝你。你是個好孩子。是我錯啦。」她底蒼白的臉面緋紅了，閃耀着一抹嬌羞的，然而快樂的微笑——直到此刻，她一直害怕着她會使得拉夫列茨基懊惱的。

問。
「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也可以跟我們一道兒去麼？」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

「當然，拉夫列茨基回答：「可是，祇是我們自家底家族團聚一下，不更好麼？」

「是的，當然，可是我看——」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開始着，却終於結束道：「好罷，隨您罷。」

決定下來，萊諾其嘉和蘇羅其嘉可以一道兒帶去。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却謝絕了旅行。「受不了啦，我親愛的，」她說，「骨頭老僵啦；並且，據我想，你們家裏也沒地方給我過夜；況且，陌生的床，我是睡不慣的。讓她們年青孩子們去樂樂罷。」

拉夫列茨基沒有機會再和麗莎密談；但是，他却那樣地望着她，使她覺得愉快；同時，又使她有點迷惑。她深深地爲他感覺悲哀。在告辭的時候，他熱烈地握了她底手；而她，當她獨自的時候，她就立刻墜入沈思了。



回到家來，正要進入客廳的時候，在門檻上拉夫列茨基碰到了一個瘦長的人，穿的破舊的藍色外套，臉上雖有皺紋，然而極有元氣，蓬亂的灰色面髯，長而直鼻子，一對小而充血的眼睛：這就是米哈萊維奇，他舊時大學裏的同學。拉夫列茨基最初並認不出他來，可是，當那來客自己報過名後，他就立刻熱烈地把他抱住了。自從莫斯科之日以還，他們就不會再見過面。驚嘆和詢問陣雨般地襲了過來，湮沒許久的回憶也湧到了人間。匆忙地抽着一斗一斗的煙，呷着一杯一杯的茶，並且不斷地搖幌着他底長的手臂，米哈萊維奇對拉夫列茨基敘述着他底驚人的經歷；其實，裏面也並無了不起的，可以告慰的事，在他底各種雄圖

裏面，也並無許多成功史可供誇耀——然而，他却不斷地大笑着，一種嘶啞的，神經質的笑着。大約一月以前，他在一個有錢的釀酒家底私人賬房裏得到了一個位置，離開O市大約有三百維爾斯特；可是，聽說拉夫茨基已從國外歸來，他就繞道過來，專忱拜訪他底老友。米哈萊維奇說起話來仍然和在少年之日一樣地急躁，也一樣地喧嚷，一樣地奮興，拉夫列茨基正要開始說到他自己底景况，可是米哈萊維奇却急忙阻止，搶着說道：「我——我知道，兄弟，我聽說過。誰能料得到？」於是，馬上就把談話轉到了一般的題目上去。

「我，兄弟，」他說道，「我明兒就得走。今兒，原諒我一回罷，我們得晚點兒睡覺。我得老實實地知道你如今變成了怎樣的人，你有些什麼意見，有些什麼信仰，人生給了你一些什麼教訓。」（米哈萊維奇仍然應用着三十年代所流行的術語。）「說到我，兄弟，在多方面我改變了：「人生底波瀾掃過了我底胸心」——這是誰底名句呀？——可是，在重要的，基本的觀點上，我却一如往昔；我，正和往昔一樣，信仰真，信仰善；我不祇是信，而且堅決地信仰，宗教地信仰——信仰聽我說：你知道，我也寫點兒詩的。那也許沒有詩意，可是，有真理。我給你唸唸我最近的一首：在這首詩裏我表現了我底最忠實的信仰。聽。」

米哈萊維奇開始朗誦起他底詩來；那是一首很長的詩，結尾是這樣的幾行：

「我以真心將自己獻給新的感情，

在靈魂上我猶如嬰兒又獲新生；

我素所膜拜的我今皆予以銷燬，

我昔所銷燬的我今又加以崇敬。」

當他朗讀着那最後兩行的時候，米哈萊維奇幾乎是淌下眼淚來了；微微的痠筆——強烈感動底表示——橫過他底寬的嘴唇；他底醜陋的臉面竟然放出光輝來了。拉夫列茨基聽着，聽着，直到最後，一種矛盾的精神在他底心裏騷動起來了：這位莫斯科大學生底不斷地騰沸着，永遠地期待着的熱情，使他激動。一刻鐘還不曾過完，這兩位好友就開起火來了，開始了一種祇有俄國人才能有的無有底止的辯論。這麼兩位，經過了多年底分別，多年以來過的是各不相謀的生活，誰也並不清楚地明瞭對方底——甚至自己底——思想，祇是固執着純然的字眼上的差異，辯論着一些無可再抽象的問題——那麼地辯論着，好像那就是他們底生死的關頭。他們那麼叫嚷着，咆哮着，使得屋子裏所有的人全都受了擾亂，而可

憐的倫蒙，自從米哈萊維奇來到以後就把自己關到自己房裏的。這時也莫明其妙了，甚至開始惶恐起來。

「可是，您到底是個什麼呀？幻滅者嗎？」半夜一點鐘時，米哈萊維奇叫起來了。

「可有像這麼個樣兒的幻滅者的麼？」拉夫列茨基回答。「幻滅者該是蒼白的，病態的；可是我，試試罷，一隻手就夠把你扔到哪裏去。」

「好的，就算不是個幻滅者，至少也得是個滑泥者，^①那就更糟！且，你有什麼資格自以為是個滑泥者呀，呢？你底遭遇不好，我承認；可是，那怪得你？你生來就有一個多情的熱烈靈魂，正該戀戀愛，可是，你却被外力阻隔着，不能接近女人：那麼，你第一回碰到的女人，當然就會騙你啦。」

「她也騙了你呢，」拉夫列茨基指明着，陰鬱地。

「承認，承認。那是我做了命運底工具——不，我說話多胡塗——老是說不正確——

① 此處原註云：「米哈萊維奇底聲音證明着他是小俄羅斯產。」因此，他把應當說爲“Skvartnik”（讀

疑者）的說爲“Skvartnik”——譯者。

有什麼命運呢？可是，那又能證明什麼？

「那就證明，我從小就給歪曲了。」

「那你就伸直得啦！那纔算個人，算個男子漢，自有主張，獨力自強。可是，無論怎樣，你就能從一個孤立的事實來建立一個——一個一般的法則，一個不變的定律麼？那是可能的麼？可以容許的麼？」

「什麼定律呀？」拉夫列茨基說着，截斷了他，「我可不承認……」

「哪哪，那就是你底定律，你底定律。」米哈萊維奇叫着，反過來截斷了他。

「對啦，你是個自私者，對，正對！」一小時以後，他又吼叫起來了，「你祇想着自己享樂；你祇想着自己底幸福；你祇想到你自己底生活……」

「什麼叫作自己享樂呀？」

「——什麼都使你失望，什麼都在你底脚下崩潰……」

「喂，我問你呀，什麼叫作自己享樂！」

「——怎麼能夠不崩潰？因為你到沒有的地方去找支助；因為你在浮沙上面造房子

……」

「說明白點兒罷，別跟我作文章呀，因為我聽不懂你。」

「因為——你儘管笑罷——因為你沒有信仰，因為你沒有熱心——你底理智，不過是值得一個小錢的理智……你簡直是個可憐蟲，是個落伍的弗諾特爾信徒。那就是你！」

「誰？我是個弗諾特爾信徒？」

「就是你，正跟你父親一樣的神色，並且，你從來連疑惑都不曾疑惑過。」

「那麼，拉夫列茨基也叫了，「我也就有得權利說你簡直是個熱狂家了！」

「啊啊，可憐，」米哈萊維奇幾乎是悲哀地回答，「不幸我還夠不上那麼偉大的頭銜呢……」

「這一回我可真發現你是個什麼啦！」晨前三點鐘的時候，又是那個米哈萊維奇又大叫起來了；「你不是個滑泥者，不是個幻滅者，也不是個弗諾特爾信徒；你是個游惰漢，一個欺心的游惰漢，一個自覺的游惰漢，不是一個天然的游惰漢。天然的游惰漢祇是躺在炕上，什麼也不作，什麼也不想，因為他們不能作也不能想。你是一個有思想的人，可是你偏要懶惰地躺在這兒；你本來未嘗不能作事，可是你偏是什麼也不動手——你祇是那麼仰天長睡，把你那飽飽滿滿的肚皮高高地挺着，口裏嚷道：「這麼遊遊蕩蕩，也是應該呀；人們熙熙

擾擾，不過是一場空吧——無聊透啦，結果是個空。」

「您從哪兒看出我在遊遊蕩蕩呀？」拉夫列茨基追問着；「您怎麼斷得定我有那麼些個想法？」

「——並且，所有你們這一班人，所有你底那些個兄弟，拚命似地米哈萊維奇繼續嚷着，「全是些博而又雅的游惰漢。你們全知道德國人怎麼蹩腳，你們全知道英國人和法國人有哪些不行——你們底這些可憐的知識就是你們底護符，保障了你們底可恥的懶惰，可憎的惰性，甚至還有人把這當作光榮的吧。他們說道：「哼哼，瞧我多聰明！我就這麼躺着。那些忙忙碌碌的才真是傻瓜啦！」是的！就是像這樣的脚色在我們中間也真有的——我可不是指您囉——他們一生就在那種無聊底昏昏裏睡過去，安之若素，在那裏面昏睡着，就好像——好像酸乳酪裏泡的菓子。」（米哈萊維奇對於自己底妙喻也忍不住笑了。）「啊，那種無聊底昏昏就是整個俄羅斯人民底災殃！那般可恥的游惰漢們，逍遙一世，却隨時都在打算工作……」

「得啦！你儘管指東罵西幹什麼？」拉夫列茨基也叫着；「工作幹可是，您先別罵，給我說說該幹什麼的，不好嗎？我底坡塔法底提摩斯梭尼斯先生呀！」

「咳，你纔想得奇怪呢！不，兄弟，我不會告訴你這個，無論誰，自己該知道自己該幹什麼。」
提摩斯綏尼斯先生回答着，諷刺地。「那麼一位大地主，大貴族——還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呀！你沒有信仰，所以你就不知道該幹什麼。沒有信仰，也沒有啓示。」

「您至少得讓我喘一口氣兒呀，鬼！」拉夫列茨基請求着；「至少得讓我看看我底情形。」

「不，沒有一分鐘底耽擱，沒有一秒鐘底耽擱！」米哈萊維奇回答着，用手做出一種命令的姿勢。「一秒鐘也沒有！死亡不等人，生活也不能等人。」

「是從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人們起始想到要把自己變成游惰漢的呢？」晨前四點鐘的時候，他又叫嚷起來了，可是他底嗓子已經有些嘶啞。「就是在我們這兒就是在現在在俄國，在這時候，我們每一個，無論對上帝，對國家，對自己，都有一種義務，一種偉大的責任！我們睡覺，可是時間却過去了；我們睡覺……！」

● 坡塔法 (Poltava) 爲小俄羅斯之大學區，提摩斯綏尼斯 (Demosthenes, 385-322 B. C.) 爲雅

典著名演說家，其演說辭後世奉爲規範。此句意譯應爲「小俄羅斯底雄辯家」——譯者。

「喂，我得提醒你，」拉夫列茨基截斷了他，「我們可簡直沒有睡覺呀，無寧說，反在妨礙別人睡覺。我們公鷄似地扯長喉嚨叫着聽，鷄叫三回啦。」

這奇警的突擊使得米哈萊維奇也發笑了，並且使他安定下來。「晚安，」他說着，微笑着，把煙斗插進了煙囊；「晚安，」拉夫列茨基也照樣說。可是，兩位朋友却繼續談了一點多鐘之久。然而，他們底聲音却不再提高，他們底談話是平和的，沈靜的，而且憂鬱的。

第二天，不願主人多方的挽留，米哈萊維奇到底去了。拉夫列茨基雖然不會把他留住，但是，却和他談了一個痛快。顯明地，米哈萊維奇是一文莫名，境况非常困窘。在昨晚，拉夫列茨基就已經以矜憐的心情在他底朋友身上看出了長時期貧困底一切特徵和習慣：他底鞋子破了，他底外衣背帶上缺少了一隻鈕釦，他底手從來和手套無緣，他底頭髮上面還沾着一兩片絨毛；當他來到的時候，也不會見他要求梳洗梳洗，晚餐的時候，他好像一條鯊魚一般地狂嘯着，用手指把牛肉撕成片片，並且用他那堅強的，失色的牙齒怒嚼着骨頭。看起來，雖然做了一任文官，但是他還是兩袖清風，他把他所有的希望全寄托在那釀酒商人身上，可是，那商人其所以僱傭他，不過爲了在他底賬房裏面可以有着這麼一位「有教養的

人」而已。然而，雖然如此如此，米哈萊維奇也並不沮喪，他淡泊自甘，過着犬儒式的理想家底，詩人底生活，誠心誠意地爲着全人類命運，爲着自己底人生使命而憂喜，樂天下之樂，憂天下之憂——自己會不會餓飯而死，却並不怎樣介意。米哈萊維奇並不會結過婚，可是却戀過無數次愛，還爲着他所有的愛人寫着詩；他用着特殊的熱情歌頌着一位神祕的，黑色髮的「潘娜」……據傳聞，這位「潘娜」原來不過是個猶太婦人，在騎兵軍官們中間有着不少的相好——可是，細想一想，這又有什麼要緊呢？

米哈萊維奇和倫蒙合不上來，他底嚷叫似的言談，他底粗魯的舉動，全使那德國人害怕，覺得稀奇。本來，同病相憐，不幸者對於不幸者該是老遠就可以辨認出來的，然而，在他底老年，他却無意於這些了。這也沒有什麼可以奇怪；他和他沒有什麼可以相通的——甚至連希望也是彼此不同。

在離別以前，米哈萊維奇還和拉夫列茨基作了一次長談，對他預言着，如果他不振作起來，他就簡直完了；他請求他嚴重地注意他底農民們底生活，並且，他把他自己當作一個

榜樣，說他是在不幸底熔爐裏淨化過了——他幾次稱自己爲一個幸福的人，自比爲空中的鳥，谷中的百合花……

「至少，是一朵風塵裏的百合花罷，」拉夫列茨基說，調笑地。

「啊，兄弟，別來您那貴族調調兒，」米哈萊維奇回答着，和善地；「可真得感謝上帝，在你底血管裏也流着誠實的，平民的血液。可是，我看你正需要一個純潔的，天使般的人兒來把你從這種不死不活裏拯救出來纔好。」

「勞您駕，兄弟，」拉夫列茨基回答說，「就是您那天使般的人兒把我鬧得夠苦啦！」

「住嘴，穿靴！」●米哈萊維奇叫了。

「犬儒，」拉夫列茨基改正他。

「正是，穿靴！」米哈萊維奇又重複着，滿不在乎地。

甚至當他底黃色的輕得出奇的空行囊已經被安置到車上，自己也坐上了馬車以後，

●這裏也是因爲米哈萊維奇底小俄羅斯式的發音，把「sritik」（犬儒主義者）說成了「sritinik」。

——譯者。

他還繼續不斷地議論着；包裹在一件領子已經油膩，鈕子已經脫落的西班牙風的外套裏面，他還在一直發表着他底關於俄羅斯底未來的意見，把他底黑色的巨手在空中不停地揮着，好像是在撒着未來的繁榮底種子。而終於，馬車啓行了……「記着我最後的三個字罷，」他把整個身子全從車裏傾斜出來，幾乎不曾摔倒：「宗教，進步，人類……再見！」他底被帽子罩到了眼睛邊上的頭，終於消逝了。拉夫列茨基獨自站在階前，凝望着大道，直到馬車已經望不見了的時候。「也許他說對了吧？」當他進到屋裏的時候，他自語着，「也許我真是一個游惰漢。」米哈萊維奇底許多言語全都不可磨滅地沈到了他底靈魂深處，雖然在當時他和他爭論着，並且不同意他。祇要一個人能夠完全誠懇，那麼，無論什麼人都都無法對他絕對抗拒的。

兩天以後，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依着她底應許，在她底青年人們底擁戴之下，到華西列夫斯科伊來了。小姑娘們立刻跑進了花園，可是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却懶懶地走過屋子，懶懶地稱讚着她所看見的一切。在她看來，她來拜望拉夫列茨基，可以說受了很多大委曲，簡直是做善事。當安東和阿勃拉克霞，依着家奴底古禮來吻她底手的時候，她和藹地微笑着，並且從鼻孔裏低低地哼了幾個字，說她想要一杯茶。使得安東（他那天特地戴上了白色的絨手套）大為氣憤的，就是獻茶給這位貴客的並不是他，却是拉夫列茨基。僱來的當差的，那小子，據老頭兒看來，就簡直沒點兒大家規矩。可是，在用餐的時候，安東

却恢復他底利權了；他柱子一般地牢牢地站在加里丁夫人底椅後，他再也不肯讓誰把那地位奪去。貴客們到華西列夫斯科伊來的景象已經是多年不見了，所以這次的佳賓蒞止，使得老人既是激動，又是歡喜：主人和上等人也有交往，這使得老人家非常高興。然而在那天激動起來的也不祇是安東一個人，倫蒙也激動了。他穿着一件短的，鼻煙色的燕尾服，戴着硬領，領帶結得很緊，不斷地咳嗽着，用着愉快的和藹可親的態度遜讓着每一位。至於拉夫列茨基，也是非常欣喜的，因為他注意到麗莎和他之間仍然保有着那種親密的關係：她一進門來，就親熱地向他伸出了她底手。用餐以後，倫蒙從他不斷地探手進去的大禮服尾袋裏掏出了一小捲樂譜，於是，閉起嘴來，默默地把樂譜擱到鋼琴上去。那是一首羅曼斯，他昨天依着一篇德國底古詞譜出來的。在那歌詞裏面，是說着天上的星星。麗莎立刻坐到鋼琴面前，開始把那歌曲試了一試。非常不幸地，那音樂好像有些紊亂，並且很不愉快地拘謹；顯然，作者是企圖着表現一種深邃的，熱烈的情緒，可是，却沒有結果：企圖，不過是企圖而已。拉夫列茨基和麗莎全覺到了這一點——倫蒙自己也心裏明白：他什麼也不說，把他底羅曼斯又放回了他底口袋。麗莎提議着再試一回，可是他却祇是搖搖頭，若有所事地說道：「在目前——得了罷！於是，低下頭來，聳聳肩，就走出去了。」

傍晚的時候，他們一同出去釣魚。在花園盡頭的小湖裏，有着不少的鯉魚和鱸魚。加里丁太太被安置在湖畔樹蔭下面的一張椅上，脚下鋪着地毯，並且用的是最好的釣竿；安東以有經驗的老漁夫底資格，來跟她代勞。他熱心地掛上魚餌，用手拍着牠們，吐着唾沫，甚至連下釣的事他也代了勞，偃下腰去，作出優美的姿態。那一天，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在提到安東的時候，曾用女塾式的法語這麼對拉夫列茨基說道：“Il n’y a plus maintenant de ces gens comme ça comme autrefois.”（不像從前，這樣的人現在是再也沒有了。）

倫蒙和兩個小姑娘跑到遠遠的那邊，湖端的堤上去；拉夫列茨基則坐在麗莎身旁。魚兒不斷地蠶食着蟲餌，每當一尾鯉魚釣了起來的時候，金黃的或者銀白的鱗鱗就在空中閃耀。小姑娘們不斷地歡呼着，連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也禁不住細着嗓子悲痛似地叫了兩次。拉夫列茨基和麗莎所釣的魚最少；也許，他們並不專心在釣魚，祇是讓他們底浮子在岸邊自由飄動。修長的，紅色的蘆葦在他們身邊溫柔地私語，鏡明的湖水也在他們面前溫柔地閃射，而他們所談的，也是溫柔的話。麗莎站在一個小的，洗衣婦人們所搭的埠頭上；拉夫列茨基在一株柳樹底斜幹上面坐着。麗莎穿着白色的衣裳，腰際圍着純白的，寬博的絲帶；她底草帽掛在一隻手上，另一隻手並不是不吃力地，支持着彎曲的釣竿。拉夫列茨基疑

望着她那純潔的，些兒嚴肅的側影，她那掠過耳後的鬢髮，她那溫柔的，微紅的，幾乎小孩子似的面頰——不禁想道：「你站在那兒，站在我底湖畔的，你是多麼嫵媚呀！」麗莎並不會望他，祇是把眼睛凝視着湖水，似乎有一絲兒微笑掛在她底眼角。附近的一株菩提樹把牠底陰影落在他們兩人身上。

「你可知道，」拉夫列茨基開始着，「我們上次的談話，我想過許久；我底結論是你真是非常善良的。」

「我自然不是有了那種心思，所以纔——」麗莎回答着，不自主地害羞起來了。

「你真太善良了，」拉夫列茨基重複道；「我是一個粗心人，可是，連我也感覺到無論誰都會愛你的。比方說罷，就是倫蒙：他簡直就愛着你了。」

麗莎並沒有真正地皺眉，可是她底眉毛却閃動了；當她聽到不願意聽的話的時候，她往往是這樣的。

「今兒，他底羅曼斯失敗了，我也很替他難受的，」拉夫列茨基繼續說着。「年青，却沒有能力——那是可以忍受的；可是，年老，沒有氣力——那却是悲哀的了。可是最傷心的就是，不知不覺之間，精力已經一天比一天衰竭。對於一個老年人，那樣的打擊真是受不住的。」

……留神上釣啦。……我聽說，」停了一停，拉夫列茨基繼續道：「潘辛先生寫了一首很美的羅曼斯。」

「是的，」麗莎回答，「不過是個小玩意兒，可是也並不壞。」

「你對他覺得怎樣呢？」拉夫列茨基問；「你認為他是個好音樂家麼？」

「我覺得他有大的音樂才能；可是，直到目前，他還不會好好地培養牠。」

「正是。可是，他是一個好人麼？」

麗莎笑了，迅速地瞟了拉夫列茨基一眼。

「多麼奇怪的問題呀！」麗莎叫着，把她鬚線從水裏拽了起來，接着又遠遠地拋了出

去。

「爲什麼奇怪呢？我向你問問他，因爲我是新近纔回來的，因爲我是你底一個親戚。」

「親戚？」

「是的。我相信我可以算得你底一個舅舅。」

「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有一顆善良的心，」麗莎說道；「他聰明。媽媽很喜歡他。」

「可是你呢——你喜歡他麼？」

「他是一個好人，我爲什麼該不喜歡他呢？」

「啊！」拉夫列茨基說着，就沈默了。一種半憂愁，半微笑的表情，掠過了他底臉面。他底固定的凝視使得麗莎不安起來，可是，她仍然微笑着。

「啊，願上帝賜給他們幸福罷！」他終於喃喃着，好像對自己說着似的，於是，把頭轉了過去。

麗莎底臉紅了。

「您錯啦，費多爾·伊凡尼奇，」她說道，「您不要想着……可是，您可也喜歡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她突然加說着。

「不。」

「爲什麼？」

「據我看，他沒有心。」

微笑從麗莎底臉上消逝了。

「您是慣於苛責別人的，」沈默許久以後，麗莎說了。

「我並不這樣想。我自己如今還正需要溺愛，我怎麼能苛責別人呢？也許你忘了祇有

懶惰的人纔不會譏笑我麼……可是告訴我，」他加說道，「你可實行了你底應許？」

「什麼應許？」

「你可爲我祈禱過？」

「是的，我跟您祈禱過的，我每天都跟您祈禱。可是，請您不要輕視地說到這樣的事情罷。」

拉夫列茨基於是給麗莎解釋，說他做夢也不曾有過輕視底念頭——他說他對一切的信仰全都有着極深的尊敬；於是，他就開始談到宗教，談到宗教在人類歷史上的意義，談到基督教底意義。

「一個人應當是個基督教徒，」麗莎說着，用力地；「不祇是爲了明白什麼是天上……或者什麼是人間……並且因爲凡人都有一死。」

拉夫列茨基以一種不自主的驚訝擡起眼來望着麗莎，觸到了她底視線。

「你說什麼話呀？」他說道。

「那不是我底話，」她回答。

「不是你底……可是你爲什麼說死呢？」

「我不知道。我常常想到死。」

「常常？」

「是。」

「看你現在的樣兒，無論誰也不會相信那樣的話。你底臉面是那麽快樂，光明；你底微

笑……」

「是的。我現在很快樂。」麗莎回答着，天真地。

拉夫列茨基真想跑過去抓過她底手來，把牠們緊緊地握住。

「麗莎，麗莎！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叫着：「這兒來呀！瞧我釣上了多麼大的個

鯉魚！」

「是，媽媽。」麗莎應着，就走了；可是拉夫列茨基却仍然坐在他底柳樹腳上。

「我跟她談着話，好像我還不是一個生趣已經斷絕的人呢。」他自語着。麗莎去的時候，會把她底草帽掛在一個樹枝上；望着那草帽，那長而微摺的飄帶，拉夫列茨基不自主地生出了一種奇異的，幾乎近於溫存的情感。麗莎很快地又跑了歸來，仍然坐在那埠頭上。

「您怎麼想着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沒有心呢？」片刻以後，她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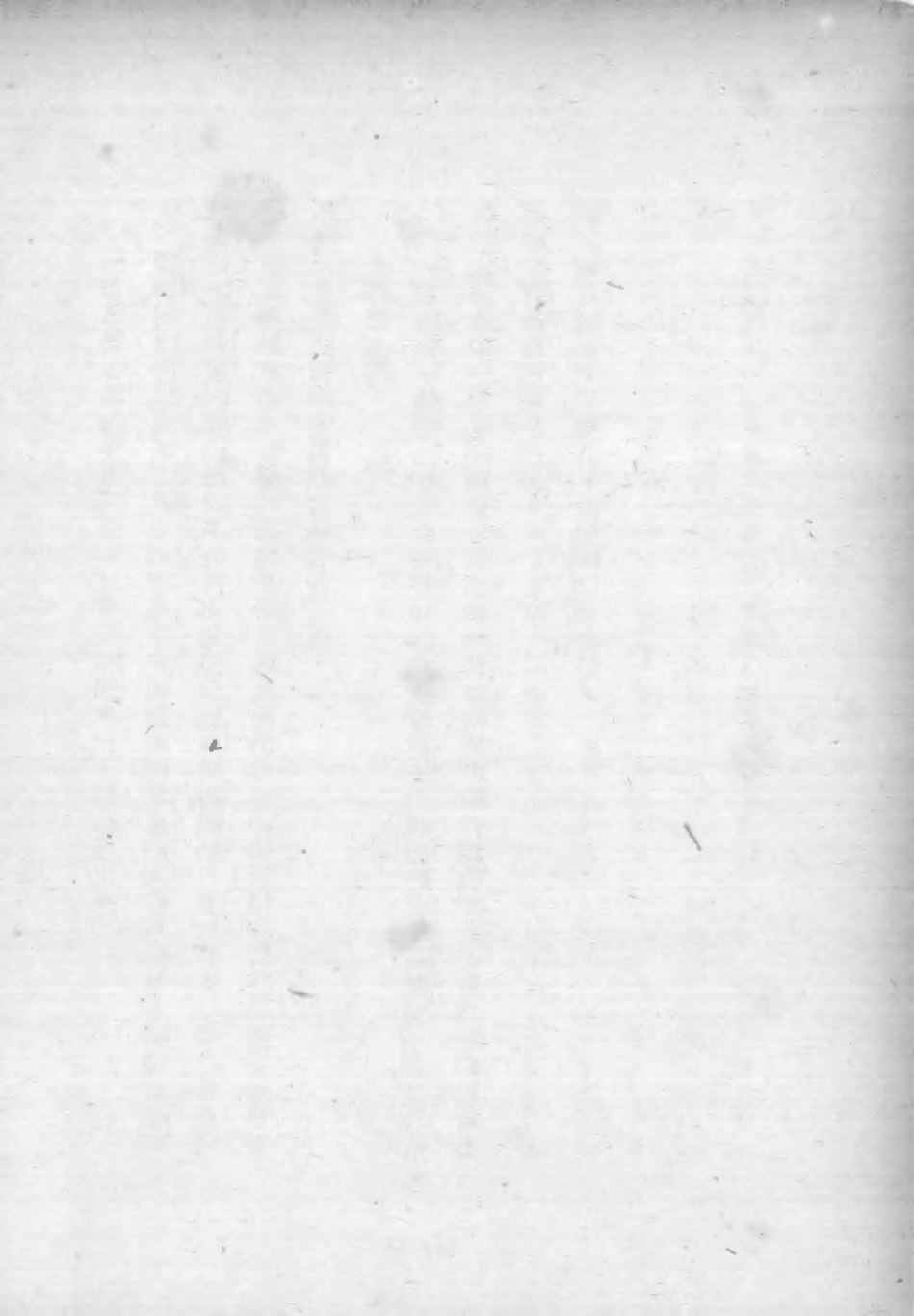
「我已經告訴過你，也許我錯了；可是，時間會把一切顯現出來的。」

麗莎變得沈思起來了。拉夫列茨基開始談到他在華西列夫斯科伊的生活，談到米哈萊維奇，談到安東。他感覺得他不由自主地要和麗莎談話，要把心裏所有的一切全都傳達給她；她是那麼嫵媚地，那麼注意地聽着他；她所發出的少許的詢問和回答，在他看來，都是那麼天真，那麼聰明。他甚至這樣告訴了她。

麗莎驚異了。

「真的嗎？」她說。「在我自己，我却時常想着我正和我底婢女拿斯蒂雅一樣，是沒有自己底言語的。一天，她跟她底未婚夫說：「你會討厭我的；你跟我說着那麼漂亮的話，可是我却沒有我自己底話呢。」」

「可讚美的上帝呀！」拉夫列茨基想。



同時，昏夜已經到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表示了歸意。好容易纔把小姑娘們從湖畔拖了回來，然後一切纔弄停當，祇等啓程。拉夫列茨基說他想要送客到中途去，命令把他底坐騎備好。等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被安置到了馬車以後，他記起了倫敦；可是，無論怎樣也無法找出那位老人來。釣魚一經完畢以後，他就不看見了。安東用他那樣年紀所罕有的氣力把車門砰然關上，儼然地叫了一聲，「趕車啦，馬夫！」而馬車就轉動起來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和麗莎坐在後面的座位；兩位小姑娘和婢女坐在車前。夜是溫暖的，靜謐的，兩邊的車窗全都開着。拉夫列茨基騎着馬靠近着麗莎那面的車邊，緩緩行着，一

雙手搭在車門上面——他已經把繮繩扔到了那安閒地疾馳着的馬底頸上——不時和那少女交換着一兩句言語。晚霞已經消逝；夜幕沈下了，然而，夜氣却變得更溫暖。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不久就睡着了；小姑娘們和婢女也全入了睡。馬車迅速地、平穩地轉動着。麗莎俯身向前；初昇的月亮照耀着她底臉面，芬芳的夜氣撫弄着她底眼和她底頰。她底心裏感覺着歡喜。她底手兒攔在車門上面，和拉夫列茨基底手並排列着。他也感覺着他是幸福的。他浮遊着在那平靜的夜底溫暖裏，不轉睛地望着那溫柔的、年青的臉面，聽着那雖在私語的時候也是清脆的、年青的聲音所說的純潔的、溫良的語言；——甚至已經走過了中途，他還全不知覺。他並不想驚動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祇是輕輕地握住麗莎底手，說道：「現在我們是朋友啦，可不是？」她點點頭，他勒住馬。而馬車，就平靜地搖擺着，顛動着，滾向前途去了。拉夫列茨基緩馳着轉回家來。夏夜底魅力盡惑了他；所有四週全變得那麼意料不到地神奇，同時，又是那麼熟識，那麼親切；遠遠近近，全是一片靜謐——一切都是那麼明顯，老遠就可以看見，同時，却又都是那麼朦朧，什麼也不能認清——就在那無涯的靜謐裏面，一個年青的，如花初放的生命，正在呼吸着她底氣息呢。馬兒勇敢地走着，堅定地左右搖擺；牠底龐大的黑影隨在牠底身旁移動；在馬蹄底得得聲裏，有着神秘的愉快；在鵝鶉底

鳴叫聲裏，浮着玄妙的歡喜。星星隱在光明的輕霧裏了；月亮還沒有圓，瀉着牠底永恆的光輝；清光如同溪流，佈遍了蔚藍的天幕，而在那浮蕩的薄薄雲空之上，則又幻爲一抹淡淡的金黃。空氣底鮮潔在眼裏帶，來了些微的潮潤，在肢體上作着溫情的摸撫，而終於成爲奔流，湧入了心胸。拉夫列茨基懷着歡喜，並且高興着他底喜悅。「來呀，生命還在我們面前哪，」他想着；「牠還沒有全給毀掉，還沒有給——」可是，他並不會說完，不會說出是誰或者是什麼毀掉了牠……於是，他開始想到麗莎了：想到她不會愛上潘辛；想到，如果他自己，如果是在另外的情境之下逢到了她——天知道會有怎樣的結果呢；想到，他現在纔了解了倫蒙對於她的批評，雖然她並沒有「她自己底言語。」然而，那也不對；她確有「她自己底言語」的。「請您不要輕視地說到這樣的事情罷，」——又回到拉夫列茨基底記憶裏來了。他在馬上許久許久地低着頭，然後纔擡起頭來，緩緩地吟誦道：

我素所崇拜的我今皆予以銷燬，

我昔所銷燬的我今又加以崇歛。

於是，突然揮馬加鞭，急馳回家了。

下馬之後，拉夫列茨基最後一次地望了他底四週，一種感謝的微笑不自主地掠過了他底脣邊。夜——沈默的，愛撫的夜——輪在山丘和溪谷；從遠遠的地方，從夜底芬芳的深處，天知道從什麼地方——也許是天上，也許是人間——散發着柔和的，沈靜的溫馨。拉夫列茨基給麗莎祝了最後的晚安，於是急忙走上階沿去。

第二天，是非常無聊地過去的。從清早起，雨就落着。倫蒙蹙着眉，眼睛作着狡猾的窺視，嘴脣閉得更緊更緊，似乎發了誓不再張開口來。晚間，當拉夫列茨基睡覺的時候，他隨帶了一大束法國新聞紙到牀上去，這些新聞紙躺在他底桌上，不曾開封，已經有兩三個星期了。他隨便地把封套扯着，大略地掠過那些新聞行目，然而，新聞其實早已不新了；他正要把他們扔過一邊，忽然之間却跳出牀來，好像有什麼刺痛了他。在一張新聞紙底小品欄上，我們底老相識卓爾先生給他底讀者們報告了「一件悲慘的消息」：「美麗的，妖艷的莫斯科美人，」他寫道，「有名的交際皇后，巴黎沙龍底裝飾，*Madame de Laoretzki*（拉夫列茨基夫人）幾乎是意料不到地，突然地死了。」這消息，不幸是太確實了，是他卓爾先生剛剛

接到的。他——他繼續道——也可以說是死者底一位友人……

拉夫列茨基把衣披好，走到了花園，在同一個林蔭道裏來回踱着，直到黎明的時候。



次晨，喝茶的時候，倫蒙請拉夫列茨基給他預備車子，好讓他回市裏去。「我得回去公幹了——那就是，回去教課去，」老人噤咕着；「我在這裏祇是無聊地荒廢時間。」拉夫列茨基並沒有立刻回答。他似乎沈在深思裏。「好罷，」他終於回答道，「我陪你一道兒去。」拒絕着僕人底幫助，倫蒙憤怒地，噤噤咕咕地把他底小小的行囊包好，把幾張樂譜扯碎，點火燒了。馬車來到門前。從書房出來的時候，拉夫列茨基把昨晚看過的新聞紙塞進自己底衣袋裏。在全個旅途上，拉夫列茨基和倫蒙都不說話；兩個人都沈在自己底思想裏，互相欣幸着誰也不會擾亂誰。他們冷淡地分別——這，在俄國朋友中間，倒是非常普通的。拉夫列

茨基把老人送到他那微小的居室。老人落下車來，拿起他的箱子，對他底朋友連手也不伸（他底兩隻手全都抱住了他底小箱）看也不看一眼，祇是用俄文說了一聲：「再會！」——「再會！」拉夫列茨基回響着，就命令車夫把車趕到他自己底寓所去了（他已在O市租下了寓所，以備不時之需）。寫過幾封信，忽忽地用過午餐之後，他就直往加里丁家去。在客廳裏，他祇看見潘辛一個人。潘辛告訴他，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一會兒就會下來，於是，立刻就和他談起話來，態度是那麼和藹，而且極其親熱。直到那一天，潘辛對於拉夫列茨基，雖然不一定就是倨傲，可是，總有點兒折節下交的神氣；可是，麗莎在談到她前天底旅行的時候，却說到拉夫列茨基可是一個極好的，極聰明的人。這就夠了；既是「極好」的人，那就非得把他抓牢不可。潘辛就用對於拉夫列茨基的恭維開起場來，描寫一番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全家在說到華西列夫斯科伊時候的喜悅，於是，就按照着他底老規矩，巧妙地談話轉移到自己身上來，開始說到他底事業，說到他底人生觀，世界觀，和政治觀，——對於俄國底將來，他也說了一兩個字兒，於是，說到把縣長們抓在手裏底必要；在這裏，他得意地自嘲了一回，並且加說道，在別的職務之外，他也被彼得堡委任過——*de populariser l'idée du cadastre*（土地登記宣傳員）底職務。他談了很久，以一種滿不在意的自負解

決着各種的困難，將一切極有分量的行政上的和政治上的問題玩之於手掌，正和一個魔術師玩弄着他底珠球一般。像這樣的話：「假如我是當局，我就得那麼作，」或者「您，作爲一位有識之士，當然會同意我的，」就老在他底舌尖上旋轉着。拉夫列茨基冷漠地聽着潘辛底演說：這位漂亮的，伶俐的，不必要地博雅的青年人，他那愉快的微笑，他那有禮的言辭，他那炯炯逼人的目光，並不能引起拉夫列茨基底好感。潘辛，以他那特有的善體人意的本領，馬上就看出了他對於他底對手並沒有引起什麼特殊的滿足，於是就借了非常正大的口實，脫身走了，在心底斷定着拉夫列茨基也許是個「極好」的人，可是却有些感覺遲鈍。

“*vigri*,” (尖酸) 並且, “*en somme*,” (總之) 有些令人可笑。蓋德奧諾夫斯基陪着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出現了，隨後是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和麗莎；接着，是所有家裏的各個份子；最後，是那位音樂愛好者，拜奈里特生太太，一位瘦小的婦人，有着孩子似的小巧的然而過度疲乏的臉龐兒，穿着習習作響的黑色衣服，拿着一把花花綠綠的小扇，手上戴着沈重的金釧，出來了；她底丈夫也來了，那是一位面頰紅潤的胖子，大手大腳，白色的睫毛，厚的脣上繃離不開笑；在交際場所裏，她底太太從來不和他談話，可是在家的時候，當她撒起嬌來，她却慣常稱他爲她底「小豬兒」；潘辛也回來了：於是，屋子裏面頓時變得鬧熱而

且喧噪。這麼許多的人擠在一起，是不合拉夫列茨基底意的；拜奈里特生太太不斷地從她底眼鏡裏面將他盯視，尤其使他氣憤，如果不是爲了麗莎，他真會老早走掉；他想和她單獨地談兩句話，可是許久不能得到機會，那麼，就祇有用眼睛望着她，而感到祕密的愉快；她底臉面，好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高貴，像今天這樣嫵媚。和拜奈里特生太太對比起來，她就現得尤其出色了。那位太太，祇是在椅上不斷地亂動着，聳着她那窄而又小的肩膀，假意地大笑着，一雙眼睛，不是一下子擠得太小，就是忽然間睜得太大；而麗莎，則祇是沈靜地安坐着，目光是那麼大方，而且一次也不大笑。主婦坐了下來，跟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拜奈里特生太太，和蓋德奧諾夫斯基玩牌；這最後的一位，打牌打得非常之慢，時時弄錯，不斷地眨着眼睛，用手絹揩着臉。潘辛却做出一付抑鬱不堪的神氣，說話短簡，很憂愁，若有所事似地，完完全全像個不得志的藝術家；然而，雖有那位和他大賣風流的拜奈里特生太太多次的請求，他却還是不肯把他底羅曼斯表演表演；拉夫列茨基底在場，使他非常狼狽。而拉夫列茨基自己也沒有說什麼話，可是，自從他一進屋來的時候，他臉上的特殊表情就使得麗莎驚訝了；她立刻就感覺到他有什麼事情要告訴她，可是，不知道爲什麼，她也不敢向他發問。終於，當她到大廳裏去斟茶的時候，她不自主地回頭望了望他。而他，就立刻跟着她去了。

「您怎麼啦？」當她把茶杯放到茶炊上面的時候，她問了

「你也注意到了什麼嗎？」他說。

「今兒的您跟平素有點兒兩樣呢。」

拉夫列茨基把身體倚在桌上。

「我想要，」他開始道，「告訴你一件消息，可是現在還不可能。——可是，把這小品欄裏用鉛筆圈出的看看罷，」他加說着，把他帶來的新聞紙給了她。「我請你保守秘密；明兒早晨我會再來看你。」

麗莎完全怔住了……潘辛忽然出現在門邊；她把新聞紙塞進了她的底口袋。

「您可吟過「奧伯曼」麼，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潘辛用一種很有深意的神氣問她。麗莎模糊地應了一聲，就出了大廳，上樓去了。

拉夫列茨基回到客廳來，走近牌桌。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滿臉通紅，帽帶全解鬆了，第一句話就對他埋怨起她底對手蓋德奧諾夫斯基來，這位對手，據她看來，簡直連打牌底

初步知識也是沒有的。

「打牌，」她說道，「可真比不得濫造謠言呀！」可是她那對手却好像不曾聽見似地，祇是一味眨着眼睛，措着臉。

麗莎不久也回到客廳來了，坐在一個角落裏；拉夫列茨基望着她，她也望着他——恐怖的感覺同時落到兩人底心裏。在她底臉上，他可以看出驚訝和一種隱祕的譴責。雖然他極想和她談話，但是不可能；而跟她同處一室，祇是好像衆位來客之中的一位似的，那又使他感覺苦惱，他決定走了。當他跟她告別的時候，他設法和她又再說了一次他在次日會再來，並且聲言他信託着她底友情。

「來罷，」她回答着，臉上仍是保留着那同樣惶惑的神色。

拉夫列茨基一走之後，潘辛馬上就變得活躍起來了。他開始給蓋德奧諾夫斯基貢獻意見，和拜奈里特生太太玩笑地調情，最後，還唱了他底羅曼斯。可是，當他望到麗莎，或者和她談話的時候，他底表情却還是正和以前一樣——是頗有深意的，甚至有點兒悲哀。

在那一整晚，拉夫列茨基又不曾入睡。他並不悲哀，也並不激動，他是完全平靜的；可是，他不能入睡。他甚至不曾回憶過去；他祇是凝望着目前的生活；他底心強烈地，均勻地跳動

着，一點鐘一點鐘過去着，可是他連睡覺的意思也沒有。祇是有時候，這樣的思想浮到他底腦裏來：「這一定不是真的；這全是胡說。」——於是他就突然停止，低下頭來，又來凝望他底生活之流了。

第二天，拉夫列麥基到加里丁家去的時候，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祇是隨便應酬了一下，並不怎樣執禮了。「啊哈，您簡直自由行動起來啦，」她想着她自己，對他本來就無所謂大的好感，而她所崇拜的潘辛昨晚對他的稱讚却又是那麼地不着邊際，而且隱含着輕蔑。而他，見着她既然沒有把他看作貴客，並且覺得對於這麼一位親眷，幾乎像家族底一員，是用不着怎樣麻煩的，那麼，半點鐘還沒有過，他就早已來到花園裏了。在花園裏，他和麗莎徘徊在一條林蔭路上，而萊諾其嘉和蘇羅其嘉則在附近的花圃旁邊玩耍。

麗莎和素日一般地安詳，可是，臉面却更現蒼白了。她把那摺好的一頁新聞紙從口袋

裏拿出來，交給了拉夫列茨基。

「這是可怕的！」她說。

拉夫列茨基沒有回答。

「可是也許並不確實，」麗莎加說道。

「所以我就請你不要告訴旁人。」

麗莎稍稍上前一步。

「告訴我，」她開始道，「您不傷心麼？——一點兒也不？」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底感覺是什麼，」拉夫列茨基回答。

「可是，您不是曾經愛過她的麼？」

「是的，我愛過。」

「很愛？」

「很愛。」

「那麼，您竟不爲她底死去而傷心麼？」

「她不是從現在起纔在我底心裏死去的。」

「您說着作孽的話啦……別惱我。您說我是您底朋友：一個朋友是什麼話都能說的。老實說，那是可怕。昨兒，您臉上的表情真難看……您可記得，不過不久以前，您還多麼殘酷地罵過她——也許，在那時候，她就不在世間了吧。真可怕！這真的好像就是給您帶來的懲罰似的。」

拉夫列茨基苦笑了。

「你覺得怎樣？——至少，我現在自由了。」

麗莎微微地戰慄起來。

「住口！別再說那樣的話了！你底自由對你有什麼用？您現在不能想到那些，應當想到饒恕……」

「我老早饒恕她了，」拉夫列茨基截斷着，擺了一擺手。

「不，不是那個，」麗莎回答着，臉紅了。「您沒有懂得我底意思。應當求得饒恕的，反是您……」

「要誰來饒恕我呢？」

「誰——上帝呀！除了上帝，還有誰能饒恕我們？」

拉夫列茨基抓住她底手。

「啊！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相信我，」他叫着，「我已經給懲罰得夠啦！相信我，我已經贖完了我底一切的罪。」

「您不能那麼說，」麗莎低聲說道：「您忘啦；不久以前，您跟我談話的時候，您還不肯饒恕她的——」

他們兩個在林蔭道裏沈默地走着，走了許久。

「您底女兒怎麼辦呢？」麗莎突然問了，停止下來。

拉夫列茨基顫慄着。

「啊，請你不要這樣麻煩你自己罷。我已經給各方面去了信。我底女兒底將來，正如你如你所說的，是有保障的。你用不着那樣擔心。」

麗莎憂愁地微笑了。

「可是，你說得對的，」拉夫列茨基繼續着：「我要自由做什麼？自由對我有什麼用？」

「您什麼時候收到那新聞紙的？」麗莎問着，並不理會他底問題。

「你到我那兒去的第二天。」

「您竟沒有……竟沒有流一滴淚麼？」

「沒有。我呆了。可是，眼淚能從哪兒來呢？爲着過去哭泣？我底過去豈不是連根拔起來了麼？……她底墮落可也不會毀掉我底幸福，祇是給我證明，對於我，幸福根本就不會存在過罷啦。那麼，我有什麼可哭的呢？可是，誰知道？——如果我早兩星期知道了這消息，也許我會比現在更悲哀一點兒的……」

「兩星期？」麗莎反問着，「這兩星期間發生了什麼事情，能生出這麼樣的分別呢？」
拉夫列茨基默然了，而麗莎底臉面就忽地變得更紅了起來。

「是的，是的，你猜得正對！」不提防，拉夫列茨基叫了，「在這兩星期之間，我知道了一個女人底靈魂，當她純潔的時候是怎麼樣的；這樣我底過去的生活，就離開我愈覺遙遠了。」

麗莎變得有點煩亂，就慢慢地折向了萊諾其嘉和蘇羅其嘉所在的花園底那一端。

「可是，我給了那張新聞紙給你瞧，我是快樂的，」拉夫列茨基說着，一面跟隨着她，「我已經成了習慣似地，什麼事都不願瞞你了，我希望你也會同樣地信任我。」

「真的嗎？」麗莎說着，突然站住，「那麼，我就應該——可是，不那不可以的！」
「是什麼告訴我，告訴我罷！」

「真的，我想着我不應該……可是，麗莎加說着，含笑地轉向了拉夫列茨基，」一半的
信任又算什麼呢？——您可知道，今兒我接到一封信？」

「潘辛底？」

「是的，是他底……您怎麼就知道啦？」

「他向你求婚？」

「是的，」麗莎回答着，莊嚴地望着拉夫列茨基底眼睛。

拉夫列茨基，同樣地，也莊嚴地望着麗莎。

「唔，那麼，你是怎樣回答他的？」他終於說了。

「我就不知道怎樣回答，」麗莎回答着，把交疊着的手垂下來了。

「爲什麼？你可不是喜歡他？」

「是的，我並不喜歡他；我看他是一個好人……」

「正跟三天以前你告訴過我的一樣，一個字兒也沒有改變。可是，我想要知道的是你
可愛他用那種我們通常稱爲「戀愛」的熱烈的情感來愛他？」

「像您所說的那樣，——並不。」

「你並不愛他？」

「不愛。可是那是必要的麼？」

「怎麼說？」

「媽媽喜歡他，麗莎繼續着；「他也好；我在他身上找不出錯兒來。」

「可是，你還猶豫？」

「是的……也許，您底話，就是這猶豫底原因。您可記得您前天說的話麼？可是，這全是軟弱……」

「啊，我底孩子！」拉夫列茨基突然叫了，他一面說着，聲音不自主地發出了顫動；「別說辯，別騙自己罷——別把反抗着無愛而委身的心聲，派作軟弱罷！對於一個並不愛他，並不願意歸屬於他的男子，不要在自己底肩頭負上那麼可怕的责任罷……」

「我祇有順從；我自己什麼也不能管，」麗莎開始着。

「那麼，順從你自己底心聲，因為祇有牠纔能告訴什麼是真實，」拉夫列茨基說着，截斷了她；「經驗，理智——全是空虛，糊塗！請不要自己把地上最美的，惟一的幸福剝奪了罷。」

「您也那麼說麼，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您自己可不是戀愛結婚，可是您幸福麼？」

拉夫列茨基把手絨在頭上。

「啊！請別說到我罷。你簡直想像不出一個年青的，沒有經驗的，被糊塗地教養大的孩子，會把愛認作了什麼！然而一個人爲什麼要非薄自己呢？我剛纔告訴過你，說我根本不會有過幸福……不我是幸福的。」

「據我看費多爾·伊凡諾維奇，」麗莎說着，把聲音低了下來（當她和談話底對方有了不同的意見的時候，她往往把聲音低下；並且在那時，她已經變得非常地奮興）「地上的幸福並不是單靠我們自己的呢……」

「相信我，那正是全靠我們自己——我們自己，」他把她底兩手捉住：麗莎變得蒼白了，幾乎是恐怖地，同時又是懇切地聽着他：「祇要我們還不會把我們底生命毀掉。對於有些人，戀愛結婚，結果也許竟會不幸，可是對於你，却決不會，你有寧靜的性格，你有純潔的靈魂。我求你不要祇是因爲一種義務感，一種自我犧牲或者類似的感情，就沒有愛情地去結婚罷……所有那一切，全是因爲沒有信仰，多餘的斟酌——也許還更壞。相信我罷，我是有得權利說這樣的話的；爲了這權利，我付過珍重的代價了。假如你底上帝……」

在這時候，拉夫列茨基纔發覺蘇羅其嘉已經來到麗莎底身邊，並且正以啞口的驚訝

注視着他。他把麗莎底手放開，忽促地說了一聲「恕我」，就向着屋子裏走去了。

「我祇要請求你一件事情，」他說着，又回到了麗莎面前。「不要決定得太快，等一等，想一想我給你說的話。就是你不相信我底話罷，就是你決定要去理智地結婚罷——就是那樣，你也不該和潘幸先生結婚；他不能做你底配偶……你會應許我不要忽促地就決定下來麼？」

麗莎想回答，可是她不能說出一個字來。並不是她決了心要「忽促」——祇是因爲她底心跳得太猛烈了，而且一種近似恐懼的感覺扼住了她底呼吸。



正走出加里丁家的時候，拉夫列茨基遇見了潘辛；兩人交換了一個冷淡的敬禮。拉夫列茨基回到他底寓所，把自己鎖在自己底房裏。他所經驗的感情，是他以前從來所不曾經驗過的。不多久以前，他豈不是沈在「平和的癡痺」裏的麼？不多久以前，他豈不是感覺得，如他自己所說，「沈在河流底底層」裏的麼？是什麼改變了他底地位呢？是什麼把他拖了出來，拖到表層來的呢？是那最平常的，不可避免的，然而，却從未料到的——死麼？是的。可是，他也並不怎樣想到他底妻子底死，或者他自己底自由——他所想的倒是，麗莎會怎樣回答潘辛？他感覺得，在最近兩三天來，他已經開始用另外的眼睛來看麗莎了；他記起來，

在那靜寂的晚間，在歸途上，當他想到麗莎的時候，他曾自語過：「如果……」那個在當時原來指着過去，指着全不可能的事情的「如果」，現在竟是應用到實際上面來了，雖然那應用底方式真不是他所會料到的。自由底本身現在對他是算不得什麼了。「她會聽從她底母親」她想着：「她會嫁給潘辛。可是，就是她拒絕了他——於我豈不是同樣無干的麼？」當他走過衣鏡前面的時候，他對他底臉面瞥了一眼，禁不住聳起肩來。

沈在這樣的思想裏面，一天很快地過去了。夜晚來了，拉夫列茨基又走向了加里丁家。他走得很急，直到臨近了目的地，纔把脚步緩慢下來。潘辛底馬車停在門口。「來罷，」拉夫列茨基想着，「我可不會自私的，」於是就進了屋子。他什麼人也不會遇見，客廳裏似乎是完全靜寂的；他推開門，却發現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和潘辛在玩着「皮克」。潘辛默默地和他點點頭，主婦却尖聲叫道：「真想不到呀！」於是，微微地綳起眉來。拉夫列茨基在她底身邊落了坐，看她打牌。

「您也會玩皮克嗎？」她問着，聲音裏面隱藏着不大高興的神氣，於是，馬上宣稱着她

打錯牌了。

潘辛已經得到了九十分，就開始把他底牌點鎮定地，有禮貌地聚了攏來，臉上的表情是既莊重，又尊嚴。外交家們就該像這樣打牌的；在彼得堡，和大人物們打牌，爲了給他們一種老成持重的印象，他大約也是像這樣打法的吧？「百零一，百零二，心兒，百零三，」他用着韻律似的聲音數着，可是拉夫列茨基聽不出那是什麼調調兒——是罵人？或者是自滿？

「我可以見到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麼？」拉夫列茨基問他，看到潘辛裝出了更其凜然不可犯的神氣，正要開始洗牌；這時節，在他底身上是一絲藝術家底氣味也嗅不出來的。

「可以的吧。她在樓上，她自己底房裏，」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回答：「您先問問看。」

拉夫列茨基上樓去了。他發覺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也在玩牌，她和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在玩着「傻大姐」。●羅斯嘉對他吹着，可是兩位老婦人全對他熱烈地歡迎，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底興致尤其好。

「啊，費狄亞！進來呀，」她說着：「坐下罷，親愛的小老子。我們馬上就完事啦。你喫點什

麼嗎？蘇羅其嘉，給他把草苺繡子拿來呀！你一點兒也不喫？那麼，隨便坐罷。可是，抽煙，那可不行呀。你那強烈的煙草我可受不了；況且，那會教瑪特羅斯打噴嚏的。」

拉夫列茨基急忙保證她，說他一點兒也不想抽煙。

「到樓下去過麼？」老婦人繼續着，「那兒有誰呀？潘辛可老是纏在那兒？你可看見麗莎沒有？她說過要到這兒來的。哪，她就來啦，剛說到安琪兒……」

麗莎進房來，望見了拉夫列茨基，臉就紅了。

「我一會兒就走的，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她開始着……

「幹嗎一會兒就走？」老婦人問。「你們年青人幹嗎這麼不安靜？你瞧瞧，我有客人在這兒呀，跟他說說話罷，陪他玩玩兒。」

麗莎坐在一張椅子邊上，擡起眼來望了拉夫列茨基，她馬上就感覺得她沒有法子不讓他知道她和潘辛會面底結果了。可是那怎麼成呢？她同時感覺迷亂，又覺慚愧。她不是纔認識這人不久麼？這不是一個既不常上教堂，同時對於自己底妻子底死耗又那麼處之泰

然的男子麼？然而，她却已經把她底祕密顯示給他了……他關心她，那是實在的；而她自己，對於他也信任，並且感覺得被他吸引；可是，不管這一切，她還是感覺着些許少女的羞愧，正如有陌生的男人闖入了她底純潔的，處女底私室。

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來救援着她了。

「哪，如果你不陪陪他，」她說，「誰陪他這可憐的人兒呢？我比他，是太老啦；他比我，是太聰明啦；至於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他比她，又太老啦。她是祇愛那些頂頂年青的人的。」

「教我怎麼陪着費多爾·伊凡諾維奇呢？」麗莎說。「如果他高興，我還是到鋼琴上給他彈點兒什麼罷。」她不決地繼續着。

「好極啦！真是個乖孩子，」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答着。「下樓去罷，我親愛的孩子們。彈完了，回頭再來；可是，真糟！這回給我做了「傻大姐」啦。我得報讎。」

麗莎站起來；拉夫列茨基隨着她。當他們下着樓梯的時候，麗莎忽然停止。

「古話真是對的，」她開始道，「人心真是充滿着矛盾。您底榜樣應該把我嚇退——應該教我不會相信戀愛結婚的，可是我……」

「你拒絕了他？」拉夫列茨基插言道。

「不；可是我也沒接受他。我告訴了他一切的事——把我所感覺的全告訴了他——我請他等等。您可滿意嗎？」她問着，突地微微一笑；於是，把手輕盈地掠過欄杆，一直跑下樓來。

「我給您彈點兒什麼呢？」她問着，把琴蓋揭開。

「隨你高興，」拉夫列茨基回答着，坐到她底身旁，正好注視着她。

麗莎開始彈了，好一會兒眼睛不曾從手指上面擡起。終於，她突然停止，注視着拉夫列茨基；他底臉面底表情在她看來是那麼不可思議，不可理解的。

「您怎麼啦？」她問。

「沒有什麼，」他回答；「我很好。我爲你快樂，我望着你，我心裏高興——彈下去罷。」

「我想，」一會兒以後，麗莎說道，「如果他真愛我，他就不會寫那封信；他應該可以感覺到我是不能馬上回答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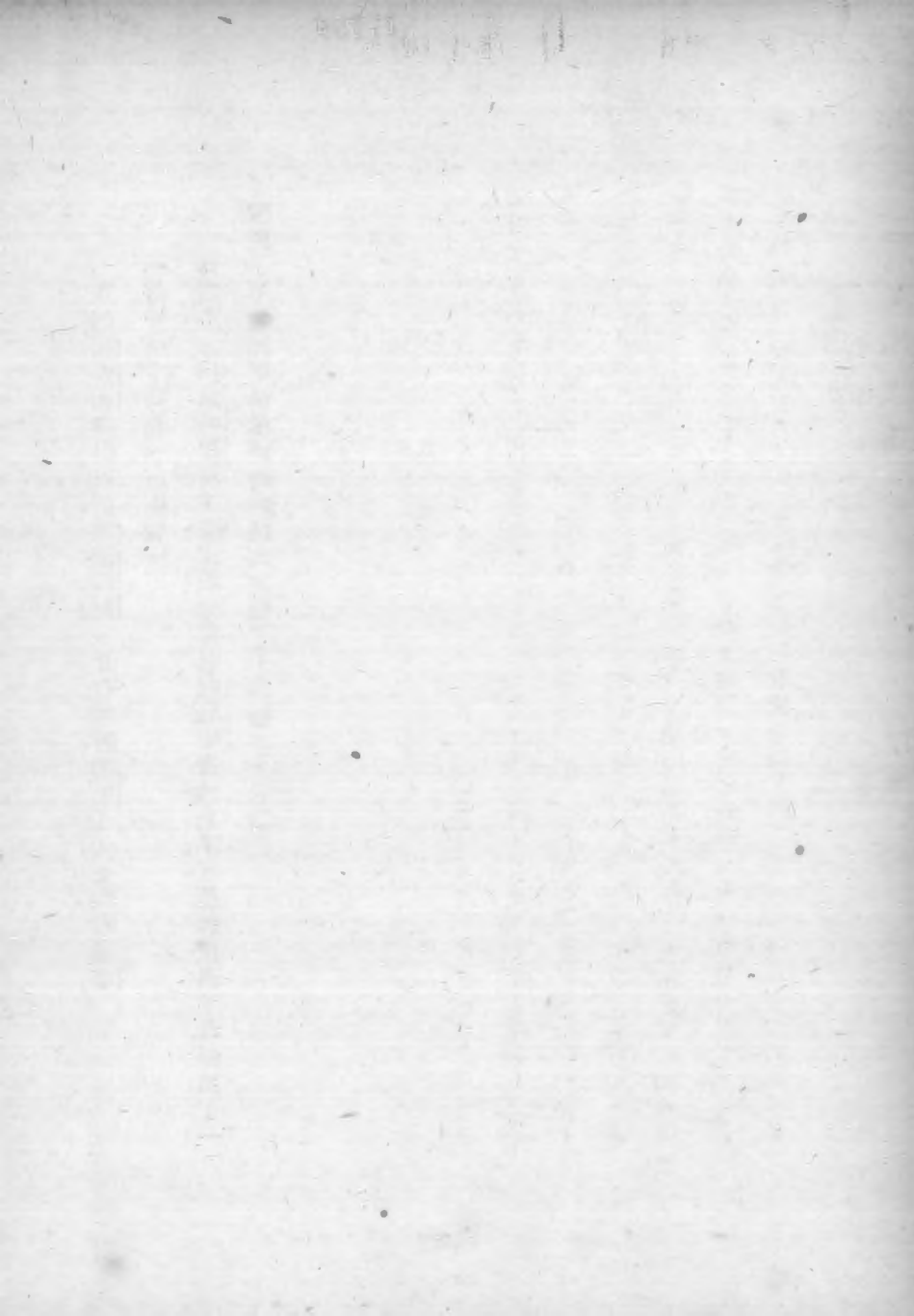
「那沒有關係，」拉夫列茨基說；「要緊的是，你並不愛他。」

「住口！這是什麼話？你死去的妻子底影子不斷地追着我——我害怕死你！」

「我們麗賽大彈得可好，馮德瑪爾？」正在這時，加里丁太太問着潘辛。

「好，潘辛回答，「好極啦！」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溫柔地望着她底年青的對手；可是那位對手却做出了一種更了不起的，聚精會神的神氣，大聲叫了十四個 kings (王)。



拉夫列茨基已經不是很年青的人了；對於麗莎在他底心裏所引起的情感到底是怎樣的性質，他不能長久地假裝矚癡；在那一天，他終於決定他是愛着她了，但是這個決定並不曾給他愉快。「那是可能的麼？」他想着，「到了三十有五的年齡，我還沒有別的好事可作，祇是我底靈魂再一次地交給一個女人底手裏麼？可是，麗莎是不比那一個的。她不會從我要求羞辱的犧牲；她不會使我拋棄我底事業；她自己就會鼓舞我去作着高貴的，嚴肅的努力。我們兩個是會向着偉大的目標前進的。」他說着，把他底冥想結束起來，「什麼全都很好；不好的是，她決不會跟我一道兒。她說她怕我，那不是沒有緣故的。至於她不愛

潘辛——那不過是可憐的慰藉罷啦。」

拉夫列茨基到華西列夫斯基去，可是怎麼也不能在那裏過上四天——那裏的一切對他全是無聊的。同時，他也被懸望所苦惱着：卓爾先生所傳播的那件消息須得證實，可是從什麼地方也沒有信來。他又回到市內去，在加里丁家度着夜晚。他很容易地看出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對他已經生了反感，可是在打皮克的時候他輸給了她十五個盧布，這纔稍稍把她緩和下來。他也得到機會和麗莎單獨過了半個小時，雖然她底母親在前晚對她說過，對於一個“*qui a un si grand ridicule*”（鬧過大笑話的）的人，不要太親密了纔好。他發覺她有了改變了：她好像變得比以前更沈思；她責備他不該許久不來，並且問他次日到不到教堂去——次日，正是星期日。

「一定去罷，」不等他回答，她繼續說着，「我們要一道兒去爲她底靈魂祈禱安寧。」於是，她說到她不知道她應該怎樣——她不知道她有沒有權利要潘辛再等她底決定。

「爲什麼？」拉夫列茨基問。

「因爲，」她說道，「我已經開始懷疑我該怎樣決定了。」

於是，她說她底頭痛，把指尖猶豫地伸給拉夫列茨基以後，就走向了樓上的她自己底

小房。

第二天，拉夫列茨基去做早禱。當他進到教堂的時候，麗莎已經先在她看到了他，可是並不會轉向他來。她熱情地祈禱着；她底眼睛發出溫柔的光彩，她底頭沈靜地低下，又沈靜地擡起。他感覺得她也在爲他祈禱，而一種不可言說的情緒就充溢他底深心了：他感覺着快樂，同時也覺得苦痛。那些莊嚴地站着的會衆，熟識的臉孔，和諧的合唱，香煙底繚繞，從窗口斜射進來的長的光線，壁上和穹窿的屋頂上面的幽暗——全都對着他底心靈發出申訴。他許久不會進過教堂——許久不會對上帝訴過他底心曲了：就是在現在，他也不曾說出一句祈禱的語言，甚至不曾無言地默禱。可是，有一會兒，如果不是在肉體上，至少是在心靈上，他却會俯伏地上，卑微地屈膝了。他記了起來，在他底幼年時代，每一次他是怎樣在教堂裏祈禱着，直到他在額上感覺了輕微的摸撫。「這，」那時他時常想着，「就是我底護命的天使臨到了我，在我底額上加上了選民底烙印吧。」他望了望麗莎。「啊，你把我帶到了這裏來，」他想着，「你也摸撫我——摸撫我底靈魂罷！」她仍是那麼平靜地繼續祈禱着；她底臉面，也好像是那麼愉快；他再一次地深深地感動了，於是就爲那另外的一個靈魂也祈禱着安寧，而爲他自己底，請求着饒恕……

他們在教堂門外相遇了；她用着親切的，快樂的莊嚴，祝福着他。太陽燦爛地照着教堂前面的青草，和女人們底多色的衣裙和頭巾；附近各個教堂底鐘聲在天空譜鳴，麻雀們也在籬邊跳躍。拉夫列茨基站在一旁，光着頭，微笑着；微風吹動着他底頭髮和麗莎帽上的飄帶。他把麗莎和她底同伴萊諾其嘉攙到車裏，把所餘的零錢全給了乞丐，就平靜地緩步回家來了。

費多爾·伊凡尼奇底苦難的日子到了。他感覺他不斷地發着熱。每天早晨他到郵局去，躁急地扯開他底信函和報紙——可是，無論怎樣，他都無法證實，也不能推翻，那決定他底命運的謠言。有時，他甚至憎恨起自己來：「我成了個什麼呀，」他自語着，「等在這裏，像烏鴉等血似地，等着我妻子底確實的死訊！」他每天到加里丁家去；可是，就在那裏，他也不能得到一些安適：屋子裏的主婦對他顯然不甚耐煩，冷淡地，屈節似地迎接着他；潘辛對他用着誇張的客氣，偷窺變得好像一個厭世者，甚至不大回答他底敬禮；而最難堪的是，連麗莎似乎也迴避他了。就是當她偶然和他單獨相對的時候，代替着前此的信任和坦白的，是一種顯明的惶亂和窘惑：她不知道和他說什麼，他自己也感覺非常的困窘。幾天之內，麗莎已經變得和他底記憶中的她完全不同了：在她底動作上，聲音上，甚至她底笑貌上，都不自

主地露出了隱祕的震顫——那種不安，在她是從來不會有過的。她底母親，正如一個十足的唯我主義者一樣，什麼也不會注意到；可是，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却開始祕密地留意她底寵兒了。拉夫列茨基不祇一次自責着不該把那新聞紙給麗莎看見；他不能不承認，他底內心情感一定在那純潔的心靈裏引起了厭憎。然而，他又猜測着，也許麗莎底改變是由於她自己底內心矛盾，她自己底懷疑她到底該給潘辛一個怎樣的回答吧。一天，她還他一本書，一本瓦爾特·斯科特^①底小說，這是她自己向他借的。

「看過了麼？」他問。

「沒有；這一向我沒有心情看書，」她回答了，就預備走去。

「等一會兒；我們許久沒有好好兒談過話。你好像怕我，是不是？」

「是的。」

「爲什麼呢？請說罷。」

「我不知道。」

① Walter Scott (1771-1832) 英國小說家，詩人。在兩方面均有極高的成就。——譯者。

拉夫列茨基停了好一會，不會開口；可是他又開始了。

「告訴我，你還沒有決定麼？」

「決定什麼？」她回答着，並不把眼睛從地上擡起。

「難道你不明白……？」

麗莎底臉突然紅了。

「什麼也不要問我，」她說着，激動地，「我什麼全不知道，我連自己也不知道……」她就急忙地走掉了。

第二天，晚餐以後，拉夫列茨基又到了加里丁家，看見正在準備着一個晚禱。●在飯廳底一角，一張純白的檯布鋪着的方檯上，鑲着金框的，圓光上面有着失色的寶石的小神像，靠牆立着。一個年老的男僕，穿着灰色的衣服和拖鞋，在屋子裏謹慎地，無聲地走着，在聖像前面安上兩隻瘦長的蠟燭，畫過十字，行過禮，就默默地退了出來。沒有光亮的客廳是空虛

● 正教習慣，做彌撒一定要在教堂裏，但做普通法事，却可以在私人家庭裏舉行，並且，不必與正式的教師

領導——譯者。

的。拉夫列茨基就走進飯廳去，問問是不是什麼人底命名日。他被低聲地告訴說，並不是，祇是因爲依着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和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底旨意，所以纔做這一回法事；本來是預備把那能行奇蹟的神像請來的，可是牠却被三十維爾斯特以外的一處病家老早請去了。不一會，牧師和他底執事們一同來了。牧師是一個中年人，腦袋上禿了一塊，在前廳裏高聲咳嗽着。太太小姐們也排成一單行，從私室裏走了出來，走上前去，接受牧師底祝福。拉夫列茨基默默地對她們敬禮，她們也默默地還禮。牧師先生靜立了一會，再咳一回嗽，就用一種低沈的聲調問道：

「我們開始了吧？」

「開始罷，神父。」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回答。

牧師開始穿起法衣來；穿白衣的執事謙恭地要了一塊熾炭；香煙開始繚繞起來了。婢女們和小廝們從大廳跑出來，大家擁簇在門口。從不下樓的羅斯嘉也突地跑進了飯廳來；他們要趕跑牠，可是牠却更紛亂了，起始是亂躡着，終於輪到了地下；一個用人抓住了牠，把牠送了出去。法事開始了。拉夫列茨基退到了一個角落。他底情感是奇妙的，幾乎是苦痛的；他自己也不能清楚地知道他所感覺的是什麼。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站在最前面，身

後放着一把椅子；她慵懶地，不在意地畫着十字，正像一個
《閨秀一般——一會兒四圍
張望，一會兒又忽然翻眼向天；她顯然是感覺得厭倦了。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似乎非常
苦惱；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俯伏着，又擡起身來，衣裙上發出一陣柔軟的，輕微的綽綽的
聲音。至於麗莎，她則站在她底方位，一直不會動過，連身子也不會轉動；從她底臉上的凝注
的表情，顯然可以看出她是不断地，熱情地祈禱着的。在法事完畢以後，她走近十字架，吻了
牠，也吻了牧師底紅腫的手。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請牧師喝茶；他脫掉他底法衣，做出
了一種俗人底表情，就和太太們走到客廳去。一場並不十分生動的談話開始了。牧師先生
喝了四杯茶，不斷地用手巾摩着他底禿頂，並且，在別的事情以外，也說到了商人阿弗西尼
可夫捐助了七百盧布裝修教堂底金頂；在臨走的時候，他還傳授了一個百試不爽的醫治
雀斑的藥方。拉夫列茨基想坐到麗莎身邊去，可是，她却保持着一種端莊的，近於嚴厲的表
情，一次也不望他；她似乎是故意地忽視着他。一種嚴肅的，冷峭的情熱佔據了她。不知道爲
什麼，拉夫列茨基祇是想發出微笑，並且說點兒有趣的話；可是，他底心是迷亂的，終於在一
種隱祕的迷惘心情裏，他走掉了。……他感覺在麗莎底心靈裏，有一部分是他所看不透的。

另有一回，拉夫列茨基，當他坐在客廳裏聽着蓋德奧諾夫斯基底阿諛的，然而討厭的

閒談的時候，他突然自己也不知所以然地轉過頭來，就碰着了麗莎底深沈的，關切的，若有所詢的目光……那謎樣的目光正是盯着他的。那一整晚，拉夫列茨基就想着那一對眼睛。他底戀愛已經不是一個孩子底戀愛了，在他那樣的年齡，也不適於嘆息和自苦；而麗莎在他底心裏所引起的情感，也的確不是那麼一種的。可是，對於各樣的年齡，愛情是會付與各樣的苦惱的——而拉夫列茨基底酒杯，就不能不滿盈着了。

一天，拉夫列茨基照例坐在加里丁家裏。一個酷熱的白日之後，繼之那麼美麗的一個夜晚，使得一向就反對流通空氣的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也竟然命令着把通向花園的所有門窗全都敞開；她並且宣稱着她不打牌了；她說道，在那麼可愛的晚間不去享受自然底美麗，却去做那種事情，那簡直是罪過。潘孝是惟一的客人。爲美麗的夜景所鼓動，他感覺了一股藝術底衝流，可是，却不願意在拉夫列茨基面前唱歌，於是就換了另一表現，唸起詩來了。他朗誦了幾首萊蒙托夫底詩（在當時，普式庚還不會再度時髦起來，）唸得很

● Mikhail Yurevich Lermontov (1814-1841) 普式庚後的俄國最大的詩人，二十七歲時因決鬥而

死。散文小說有「當代英雄」——譯者。

好，可是，却太傲作，加上了許多不必要的頓挫抑揚——而突然之間，好像對於自己底情緒感覺了羞愧似地，他就忽地以那有名的「思想」●為前提，大罵起新的一代青年了；當然，他也不會不趁這機會表明出來，如果大權是在他底掌握，他會怎樣把所有的一切全都依着他自己底主張根本改造。「俄國」他說道，「一直就落在歐洲後面；牠得趕上去。人們說，我們底是年青的國家——這全是胡說。並且，我們也沒有發明的天才；柯瑪科夫●自己就說過，我們連捕鼠機都不曾發明一個。所以，樂意也好，不樂意也好，我們都得模仿別人。「我們病啦，」萊蒙托夫這樣說；我是同意他的。可是，我們其所以病，就是因為我們不過祇變成半個歐洲人——我們病就病在這裏，我們要痊癒，關鍵也就在這裏。」（“Le cadastre,”

●萊蒙托夫作詩篇，中有句云：「我憂愁地瞻望着今代底青年，他們底未來是曠濶或者空虛，無論在知識或懷疑底重荷之下，他們將百無聊賴以終老……」原詩發表於一八三八年，於「當代英雄們」底悲劇命運付以深的哀悼與溫和的譏賞。——譯者。

●此處原文本為**，英譯者拉耳斯頓據屠格涅夫手訂本直書柯馬科夫。按柯馬科夫為一詩人，是「斯拉夫派」首領之一。——譯者。

拉夫列茨基想着。」「我們中間最優秀的頭腦們，」他繼續說道，「*les meilleurs têtes*，」——早已相信這個了；所有民族，本質的地，全是相同的；祇要把優良的制度介紹進來，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對於國民生活底現狀，我們當然也可以相當尊重；這是我們底事情，這是我們……」（他幾乎要說「政治家」）「在職人員底事情，可是，如果在必要的時候，倒也不用躊躇，既有制度，牠就能改變那生活。」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對於潘辛不但同意，而且大大地擊節讚賞。「一個多麼聰明的人，」她想着，「在我底家裏談話呀！麗莎沈默看，憑着窗櫺；拉夫列茨基也保持着沈默；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正在一個角落裏和她底朋友玩着牌，這時就自言自語地咕嚕了幾句。潘辛在屋子裏上下踱着，滔滔不絕地雄辯着，可是，却暗藏着一種隱秘的惡意：似乎他所責罵的並不是一整個時代，却是他所熟識的，二、三個人。住在加里丁家花園底丁香花叢裏的那隻夜鶯，在滔滔不絕的演說底間隔中間，發出了她底夜歌底初奏；懸在菩提樹巔的玫瑰色天空裏的晚星，閃爍着牠底初夜的光芒。一會兒以後，拉夫列茨基就站立起來，開始回答潘辛了：於是，一場熱烈的爭辯立刻就開始起來。拉夫列茨基爲着俄國底青年辯護着，並且宣說着俄國底獨特性。他犧牲了他自己和他底同代人，可是却擁護着那新的一代，擁護着他們底信仰，和他們底願望。潘辛忿怒地，咄

咄逼人地反駁着，宣稱着凡是聰明的人就該改造一切，而終於甚至忘懷了他底侍從官底地位和無限的前程，竟稱起拉夫列茨基爲「落伍的保守者」了，並且暗示地——當然是不着邊際地——隱喻到拉夫列茨基底虛偽的社會地位。然而，拉夫列茨基可不會動氣，也不會提高他底聲音（他記得米哈萊維奇也曾稱他爲落伍者，稱他爲落伍的弗諾特爾信徒）；他祇是鎮靜地把潘辛底所有論點一一擊破得體無完膚。他證明着突躍的改革底不切實際；所有改革，如果沒有對於國情的深刻認識來作根據，又沒有對於理想（哪怕是消極方面的理想）的真實信仰來作後盾，却祇是一些官樣文章，祇求一時快意——那是決無成就的；他用他自己所受的教育來作着例證，並且要求着，第一，得認清國家底真精神，認清之後，就得依從牠——如果不能依從這種精神，那麼，就是反虛偽的勇敢也決不會有的；而最後，對於他所認爲頗有價值的一個非難，那就是，把時間和精力無謂地消耗——對於這，他却完全表示接受。

「那全都漂亮極啦！」潘辛終於忿然叫道：「可是，這兒，您先生回到俄國來啦——您打算幹點兒什麼呢？」

「耕種土地，」拉夫列茨基回答，「把土地儘量耕種得好起來。」

「可讚美極啦，這是不着辯論的，」潘辛說道，「並且我聽說您先生在那方面已經很有成績；可是，您得承認，不是每個人都宜於那種行業的呀……」

「*Une nature poétique*，」（「一位詩人似的天性，」）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插口說道，「當然是不能種田的呀……*et puis*（况且）您呀，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您生成是幹大事的，*en grand*（大手法，大場面）！」

就是對於潘辛，這話似乎也有點不大敢當；他突然停止，迷亂起來，而談話也就中斷了。他想把談話轉到星空底美麗，轉到修佩爾特①底音樂——可是，不知怎樣，他底努力並不能十分成功；結果，他提議和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來打一場皮克。「怎麼？在這麼美麗的夜晚麼？」她細聲反對着；可是，却馬上就叫人把牌取來了。

潘辛把新的紙牌包皮拆得查查作響；而麗莎和拉夫列茨基，則好像互相約好的似地，同時站立起來，來到了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底身邊。他們兩人都突然感到了那麼大的

① Franz P. Schubert (1797-1828) 德國偉大作曲家，有「歌樂之王」之稱，作風崇高，富於情感。——

快樂，使他們反而害怕單獨地留在一起；同時，他們也都覺得，最近幾日以來他們所感受的不安，到這時候已經完全消逝了，而且永遠也不會再回來。老婦人偷偷拍了拍拉夫列茨基底面頰，狡猾地眨了眨眼，頻頻地搖着頭，用一種細聲說道：「你把我們底天才打倒了，勞您駕！」於是，一切全都變為靜寂；祇有蠟燭在輕微地爆炸，間或有手拍着桌子的聲音和牌客數着分點的喧嚷——而強有力的，幾乎近於猖狂的夜鶯底歌聲，就借着晚夜底露氣，巨浪似地一同從窗口流湧進來了。

在拉夫列茨基和潘辛辯論着的時候，麗莎不曾說過一句話，可是，她却在注意地聽着，並且，從頭到尾，一直站在拉夫列茨基底一邊。政治，對於她本來沒有什麼興味；可是，那俗吏底自負的口吻（在這以前，他從來不會像這樣完全露出馬腳來的）令她反感；他對於俄國的藐視尤其傷了她底心。麗莎從來不會想到過自己是一個愛國者；可是，對於俄國人民，她是極其歡喜的；俄國式的心靈，令她喜愛。每回，當她母親底領地管理人到城裏來的時候，她總要和他全無矯飾地談着幾點鐘的話，完全是對待一個平等人似地，絕沒有領主底矜持。拉夫列茨基感覺了這一切：他自己，也許並不高興回答潘辛的，他其所以發言，可以說完全是爲了麗莎。他們彼此什麼也沒有說，連目光也很少碰到，可是，兩個人都感覺到，在那一晚，他們是互相更接近了，他們明白他們之間有着共同的愛和憎。祇有在宗教底觀點上他

們是互相背馳的；可是麗莎仍然私心地希望着可以使他信仰上帝。他們坐在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底身旁，好像是在看着她打牌；事實上，他們的確也在看着——可是，同時，他們底心腔却是充溢着了，無論什麼也逃不了他們底注意；爲了他們，夜鶯在溫柔地歌唱着，星光在燦爛着，樹木在絮絮地私語着，夏夜之柔情與溫暖，引誘着一切入了深睡。拉夫列茨基整個地任情陶醉於那魅惑的波瀾——他底心靈感覺着快慰。可是，沒有言語能夠說明在那少女底純潔心靈裏是起了怎樣的作用：就是對於她自己，那也是一個祕密；那麼，就讓牠對於所有一切的人，也永遠成爲祕密罷。沒有人知道，沒有人見過，也永遠不會有人見到大地底懷抱裏，穀粒是怎樣地發生，怎樣地開花，怎樣地成熟。

鐘敲了十下。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和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回到樓上她們自己底房裏去了。拉夫列茨基和麗莎走過客廳，停在通到花園的門口，起始是凝望着那朦朧的遠處——於是，就相對微笑了；似乎是，他們很想把彼此底手緊握，說出心裏所有的話來。他們回到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和潘辛那裏去，那兩位底牌還在繼續打着。終於，最後的“King”完了，主婦從她底絲墊的靠椅上站了起來，嘆息着，並發出着疲倦的呻吟；潘辛拿起他底帽子，吻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手，並且說道，在這種時候，幸福的人們，無論

是鑒賞夜景或者是入榻安眠，全沒有誰來妨害；可是他，却還得批閱着看不完的愚蠢公事，直到天明——於是，向麗莎冷冷地鞠了一躬（他不曾料到對於他底請求，她竟會要他等待的——因此，他就對她忿然了）——就走掉了。拉夫列茨基跟着他，在門口，兩個人告了別。潘辛用他底手杖尖兒敲醒了他底車夫，坐上馬車，就疾馳而去。拉夫列茨基並不想立刻回家；他出了市外，走向田野裏去。夜，靜而明，雖然沒有月亮；拉夫列茨基在那濡着露珠的草上，遊蕩了許久。在他底面前出現了一條小徑，他就沿着徑道走着。徑道底終點，是一道長垣，垣邊，有一道側門。不知道爲什麼，他想要把那側門推開；隨着一聲微弱的軋響，門就開了，好像祇是等着他底手之一觸似的。拉夫列茨基發覺他來到了一座花園，可是，沿着菩提樹底蔭道走了幾步，他却突地喫驚似地停止了；他發覺了這正是加里丁家底花園。

他立刻走到一叢繁密的榛木底黑影底下，許久許久，一動不動地站着，驚愕着，聳着他底肩膀。

「這不是沒有因緣的，」他想。

週圍，一切全都靜寂。從屋子那邊，沒有一絲聲息傳導過來。他開始輕巧地前進了。在林蔭底轉角上，忽然，整個屋子，全以牠底黑暗的正面向他凝望過來了；祇有在樓上的兩個窗

戶裏，燈光還閃爍着；在麗莎底房裏，在白色的窗紗之後，一隻蠟燭正燃燒着，在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底寢室，在聖像前面，神燈底赤焰照耀着，在那飾金的像框上面反映着平和的圓光。樓下，通到露臺的門戶張大着口，似乎是在打着呵欠。拉夫列茨基坐在一個木凳上面，用手支着頭，開始注視着門，和麗莎底窗。市內的大鐘報告着夜半了，於是，屋子裏面的小鐘也幽微地敲過了十二時；巡夜人開始在更板上急促地敲了。拉夫列茨基什麼也不會想，什麼也不期待；祇要感覺得和麗莎是接近着，是坐在她底花園裏，坐在她曾經坐過不祇一回的凳上，他就感覺愉快。

突然，燈光從麗莎底房裏消滅。

「晚安罷，我親愛的姑娘，」拉夫列茨基低聲自語着，仍然一動不動地坐着，眼睛仍然不會離開那已經黑暗的窗戶。

忽然，一線燈光在樓下的一個窗前顯現了，於是，來到第二個窗前，又來到第三個……是有人拿着蠟燭走過了室內。「難道是麗莎麼？不會的！……」拉夫列茨基想。一個熟識的身影掠過了，而麗莎就出現了。在客廳裏面，披着白色的寢衣，頭髮分披着在兩邊的肩上，她輕輕地走到了桌前，彎下身去，把蠟燭擱到桌上，開始找着什麼；於是，把臉面轉向了花園，她

來到了那開着的門口，全身純白，輕盈地，嫵媚地，停止在門檻上了。一股戰慄不自主地通過了拉夫列茨基底全身。

「麗莎！」一種幾乎聽不見的細聲，迸出了他底嘴唇。

她怔了一怔，開始探望了那遠遠的黑暗。

「麗莎！」拉夫列茨基第二次地，提高着聲音叫了，同時，自身也從林道底陰影裏顯露出來。

麗莎驚惶了，把頭傾向前去，又畏縮地退了回來。她已經認出了他。他第三次地呼喚了她，並且把他底手臂向她伸了出去。她走出了門口，來到花園裏面。

「您？」她說道，「您在這兒？」

「我……我……來，聽我說，」拉夫列茨基低語着；於是，牽着她底手，來到椅子旁邊。

她全無抗拒地跟着他；她底蒼白的面顏，她底凝注的眼光，她底所有的動作，全都表現着她底不可言說的驚惶。拉夫列茨基把她安置在長椅上，自己站在她底前面。

「我沒有想到會到這兒來的……」他開始着；「我是偶然碰到……我……我——我愛你，」他終於說了，不自主地感覺了恐怖。

麗莎緩緩地擡起頭來，凝視了他；顯然地，直到這一刻她纔明白了她在什麼地方，並且是發生了怎樣的事情。她想要起立，可是她不能夠。於是，她用手把她底臉面掩着了。

「麗莎，」拉夫列茨基叫着，「麗莎，」他又重複着，於是，就跪到了她底脚前。輕微的戰慄掠過了地底肩膀；她底蒼白的手指把她底臉面蒙得更緊。

「你怎麼樣了，麗莎？」拉夫列茨基叫着。他聽到了低低的泣聲，他底心沈下去了……他知道那些眼淚底意義。「難道說，你也愛我麼？」他低語着，於是把他底手輕撫着她底膝蓋。

「站起來，」他聽見她底聲音了，「起來，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我們，這是做着什麼？」他站起來，坐到椅上，坐在她底身旁。她不再哭泣了，可是却用着她底濕潤的眼睛凝神地望着他。

「我害怕！我們是在做着什麼？」她又說。

「我愛你，」他重複說，「我要把我底整個生命全交給你。」

她又戰慄了，好像有什麼刺痛了她。她擡起眼睛來，凝望着天空。

「那一切，全操在上帝底手裏，」她說。

「可是你愛我麼，麗莎？我們會幸福麼？」

她底眼瞼低垂了；他溫柔地擁抱着她，她底頭沈到了他底肩上……他微微地轉過她底頭來，而他底嘴唇就觸到她底蒼白的唇上了。

半點鐘之後，拉夫列茨基又來在側門面前。這一回，他發覺門已落了鎖，他不得不跳垣出來。他回到市內，緩緩地走過沈睡的市街。一種強烈的，意想不到的幸福底感覺充溢了他底靈魂；所有的疑惑全都消逝了。「消滅罷，過去的，陰暗的幽靈！」他想着；「她愛我，她會成爲我底了！」突然，在他底頭上，天空裏面，神奇的，凱旋的音樂似乎鳴奏起來了。他停止下來。音樂似乎更加壯麗地震響。強大的，宏朗的旋流波蕩着——在那裏面，他底幸福似乎也在一同高聲宣訴，高聲歌吟。他引領四顧：那音樂是從一幢小屋底兩個樓窗裏面浮洩出來的。

「倫蒙，拉夫列茨基叫着，跑到那屋子前面去，「倫蒙！倫蒙！」他更高聲地叫了。

音樂沈寂了，一個老人底身形，穿着寢衣，袒胸蓬頭，從窗口露了出來。

「啊哈！」他說着，儼然地，「是你呀！」

「克利斯托弗·費多羅維奇，多麼神奇的音樂啊！看在上天底面上，讓我進來罷。」

老人一言不發，手臂作了一個威嚴的動作，就把鑰匙從窗口扔到了街心。拉夫列茨基疾速地跑上樓來，進了房，正預備投到倫蒙底懷裏，可是老人却作了一個命令的姿勢，指着一把椅子，用俄語唐突地說道：「坐下，聽！」於是，自己坐到鋼琴前面，驕傲地而且嚴厲地向四週瞥了一眼，就開始彈奏了。拉夫列茨基許久不曾聽過這樣的作品：一曲甜美的，熱情的旋律，從第一個音節起始，就震動着人底心弦；牠充滿着燦爛的光輝，橫溢着靈感，幸福，和美麗；牠抑揚着，申訴着地上所有一切親愛的，祕密的，和聖潔的事物；牠呼吸着那不朽的悲哀——於是，飄逝了，死寂了在遙遠的天際裏。拉夫列茨基伸直起來，從椅上站起，因為出神，臉面變得冷而蒼白。那些聲音一直地沁入了他底靈魂深處；他底深心剛剛受過了愛情祝福底震蕩，而這些聲音，却是本身就燃燒着愛情的。「再來一次罷，」當那最後的和音一經消逝以後，他就低聲要求了。老人投了他炯炯的一瞥，用手拍拍自己底胸膛，於是用着他本國底方言，一字一頓地說道：「這是我自己作的；因為，我是一個大音樂家，」於是，再一次地彈起他底神奇的樂曲來了。房間裏沒有燈光；初昇的月亮從窗口斜射進來；玄寂的空氣和諧地震顫；蒼白的小房有如聖殿；在銀白的薄闇裏面，老人底頭崇高地，感激地浮了出來。拉夫列茨基走上前去，擁抱着他。在最初，倫蒙並不回答他底擁抱——甚至用着手肘給他推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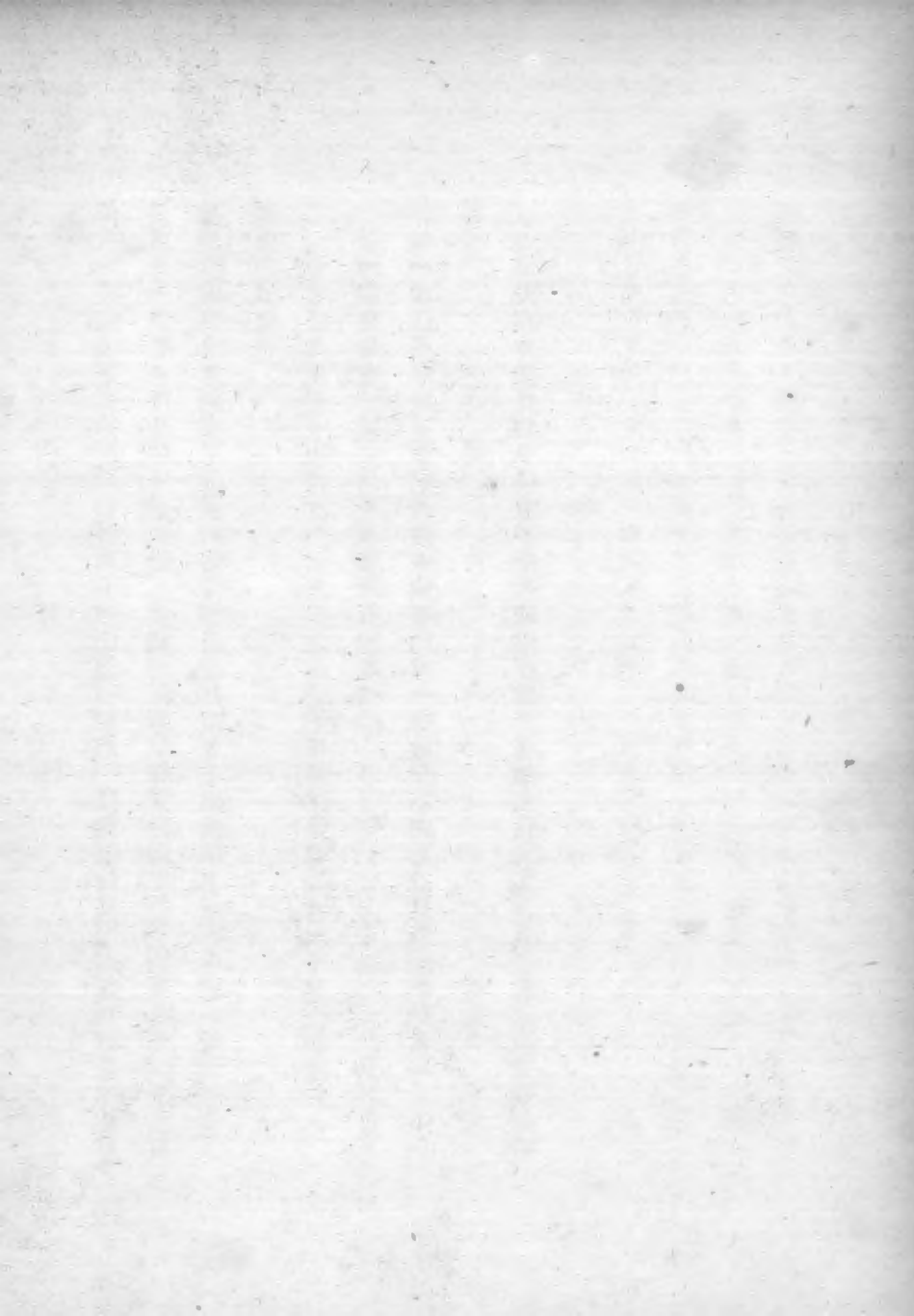
許久的時間，他僵直着，四肢一動也不動，仍然和以前一樣，嚴厲地，甚至敵意地瞪着眼，咆哮了兩回「啊哈！」可是，終於，他底變了形相的面顏平靜了，鬆馳了，爲了回答拉夫列茨基底熱烈的祝福，他起始露了微微的笑容，而最後，甚至流下眼淚來了，如同小兒一般地，發出了低低的啜泣。

「這是奇怪的，」他說着，「你趕在這個時候來到；可是，我知道——我全知道。」

「您全知道？」拉夫列茨基驚訝着，紛亂地。

「你已經聽見了我底音樂，」倫蒙回答，「難道你不明白我已經全都知道？」

拉夫列茨基直到早晨還不能入睡；整夜，他坐在他底牀上。麗莎也不會入睡，她祈禱着。



讀者們已經知道拉夫列茨基是怎樣成長，怎樣發展的；現在，關於麗莎底教養，我們也略略一說。她底父親死的時候，她還祇十歲；可是父親對她並不怎樣注意。事務叢集，不斷地勞心於產業底增加，一個膽汁的，酸澀的，暴躁性子的人，這位父親，對於教師與保傅，或者兒女底衣着以及其他必要的費用，一概全不吝惜，可是，「撫愛那些噉噉咕咕的小把戲們哪，」（用他自己底說法，）那可受不了——老實說，他也沒有時間去對他們加以撫愛：他工作着，勞碌於他底事業，睡覺的時間很少，間或也打打牌，可是，轉眼之間，却又去忙着自己底工作去了。他時常把自己比作套上了打穀機的馬。「我底一生多麼快地就過完了呀！」他在他底臨終的牀上說着，一絲苦笑就浮到了他底燒灼的脣上。至於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雖然她對拉夫列茨基自稱着兒女底教育責任完全是她一人擔當，可是，事實上，對於麗

莎，她也並不比她底丈夫更操心一些；她把麗莎裝扮成一個傀儡，當着客人底面前，她就撫摸着她底頭，說她是個聰明孩子，稱她爲她底寶寶——如是而已。任何有規律的照料，都會使得這懶惰的貴婦人感到厭倦的。

父親在世的日子，麗莎是落在一個保姆，一位從巴黎來的莫洛小姐底手裏的；父親死後，她就起始由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照料。讀者們已經知道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了；可是，這位莫洛小姐，却是一個小身個兒，臉現皺紋的脚色，舉動如同小鳥兒，性恪也和小鳥兒一樣。在年青時候，她過着非常放縱的生活，如今，上了年紀，她也還保存着兩樣熱烈的嗜好——好喫，好賭。當她底肚皮已經裝滿，或者，當她不在打牌或者不扯閑天的時候，她底臉面就馬上作出一種好像已經死掉的表情；當然，也坐着，也望着，也呼吸，可是一眼就能看出，在她底腦裏，決沒有任何思想浮過。甚至也不能說她善良；小鳥兒也並不全都善良呀。也許由於她那輕浮的青年時代底生活，或由於她從小就呼吸着的巴黎底空氣——她在她底心裏藏着一種廉價的，普遍的懷疑主義，這是從她底慣用語“*tout ça c'est des bêtises!*”（「所有這些，全傻透啦！」）裏就可以看出來的。她說着一種不正確的，可是純然巴黎式的口語，不造謠，生性也不古怪——從一個保姆，還能希望什麼更優異的品格呢？對於麗莎，

她並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在她身上生出了強有力的影響的，倒是她底乳母阿加菲雅·弗拉西埃夫娜。

這個女人的遭際是非常特異的。她出身於農奴底家庭，在十六歲的時候，就嫁給了一個農奴；可是，和她底農奴姊妹們比較起來，她却顯得異常出色。從小起，她就被她底父親嬌養慣；父親是個做過二十年村長，積了不少金錢的農民。她底絕艷的姿容和高雅的態度，在全村裏，是無可比擬的；她生性慧黠，口齒伶俐，且有着無比的膽量。她底主人狄米特里·帕斯托夫，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父親，一個沈靜而且自持的人，一天在禾場上見到她，跟她談了幾句話，就熱烈地愛上她了。而不久以後，她就成了孤孀。帕斯托夫，雖然是一個已有妻室的人，却仍然將她接到家裏來，把她和家裏的人一樣看待。阿加菲雅馬上就自安於她底新的地位了，好像她從來不曾有過另外的一種生活。她底面顏出落得更嬌麗了，她底身材變得更豐盈了；她底手臂，在細麻布的袖口下面，正好像有錢的商人婦底一樣，「白得像粉團」；茶炊不斷地擺在她底桌前；穿的衣料，總離不了絲綢和毛絨，睡覺的牀上，鋪的總是柔毛底軟墊。這種幸福的生活一直過了五年，可是，狄米特里·帕斯托夫死了；他底未亡人，一個生性善良的婦人，念在亡夫底遺情，並不想對於她底敵手過於侮辱，尤其因為阿加

菲雅在她底面前從來也不會忘過形，失過態；可是，她却把她嫁給一個牧人，並且把她遺發到眼所不見的地方去。三年過去了。一次，一個酷熱的夏天，主婦來到了牧場。阿加菲雅用着那麼鮮美的冷凍款待了她，態度是那麼謙順，而且，樣兒是那麼清潔，那麼愉快，那麼對於一切全都滿足，這使得主婦大大感動起來，就宣佈了她底饒恕，並且讓她回到家宅裏來；六個月以後，主婦就變得非常寵愛她了，把她升到了管家的職位，將家務底管理完全委託給她。於是，阿加菲雅就又當權了，又變得嬌麗而且豐盈起來，而且，主婦也完全信任着她。像這樣，又過去了五年。於是，不幸再一次地臨到了阿加菲雅。她底丈夫，她現在已經爲他弄到了家僕底職位，開始醉起酒來，慢慢地，不大看見回家了，而終於，偷了主婦底六把銀湯匙，藏在妻子底箱子裏，等着適當的機會好帶了出去。賊物被發現了。男人再被貶爲牧人，而阿加菲雅也蒙到了羞辱：她並不會從家宅裏被斥退出去，祇是由管家底地位降到了繃女，並且，頭上不能再戴帽子，祇能包着頭巾。使得一切的人全都驚愕地，阿加菲雅祇是謙卑地，順從地，忍受着所遭的橫逆。她那時已經三十以上了，她底孩子們全死掉了，丈夫不久以後也死了。她底反省的時期到了，而她也當真反省着。她變得非常沈默，非常虔敬，從不漏掉一回早禱，或者一次彌撒，並且，把她所有的漂亮衣着，全都捐棄。十五年來，她過着寂寞的，平和的，嚴肅的

生活，不和任何人爭吵，謙讓着所有的人。假使有誰無禮地對待她——她祇是恭敬地還着禮，感謝着別人底教訓。她底主婦老早就饒恕過她了，取消了她底詛咒，甚至從自己底頭上取下了一頂帽子，給她戴上；可是她自己却不肯除下她底頭巾來，並且老是祇肯穿着暗色的衣着。主婦故世以後，她變得更为沈默，更为謙遜了。要使得一個俄國人懼怕或者得到一個俄國人底愛憐，那是容易的；可是，要令他尊敬，那却困難了：尊敬是不能馬上就付出的，並且也不能對每一個人付出。可是，屋子裏的每一個人却全都尊敬着阿加菲雅；甚至沒有一個人會回憶到她舊時的過失：好像牠們已經隨着亡故的主人，早經埋到墳墓裏面去了。

當加里丁和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結婚以後，他就想把家務底管理信託給阿加菲雅；可是，她推辭了，爲了「怕受誘惑」。他對她怒吼着，可是她却低低地鞠了一躬，就走出屋去。幹練的加里丁是有知人之明的；他也理解阿加菲雅，不會把她忘却。在搬到城市之後，得到她自己底承諾，他就委她爲麗莎底乳母了。在那時，麗莎剛剛五歲。

在最初，麗莎害怕着她底乳母底莊重的，甚至嚴厲的臉面；可是，她立刻就習慣了她，並且開始熱烈地愛她了。這孩子，自己也就有着莊重的天性；她底容貌使人想起來加里丁底端正的，整齊的面目，祇是，她底眼睛却和父親底完全兩樣：牠們閃耀着孩子們所少有的平

靜的注意和仁愛。她不愛玩傀儡；從不高聲地或者長久地發笑；在她底舉止裏面，她總保留着一種自重的感情。她並不時常沈思；可是當她沈思起來，那總是有着理由的；沈默了一會兒以後，她往往轉向她年長的人，發出一個問題來，從這裏面就可以看出她底心靈正在揣摩着一個新的印象了。她很早就脫離了啞呀學語的時期；在四歲的時候，她就已經能夠完全清楚地講話了。她害怕她底父親；她對於母親的情感是難以說明的：既不怕她，也並不對她撒嬌。可是，她也並不對阿加菲雅撒嬌，雖然她祇是愛她一個人。她和阿加菲雅從不離開。她們兩人坐在一處，情形是非常奇特的。阿加菲雅，全身黑色，頭上頂着黑的頭巾，臉面瘦削，如同蠟樣地透明，然而仍然美麗而富於表情，直直地坐着，織着長襪；在她底腳下，一個小的靠背椅上，就坐着麗莎，也正做着什麼工作，或者，她底明亮的眼睛莊嚴地向上望着，聽着阿加菲雅給她所講述的一切。阿加菲雅並不給她講述童話，却往往用着一種律動的，平靜的聲音，給她講述着最純潔的聖母底傳記，隱士們，聖者們，和聖殉道者們底生平；她給麗莎講述着那些聖者們怎樣地住在沙漠裏，忍飢受困，而終於得到救贖；他們怎樣地不怕王侯，却信守着基督；並且，空中的飛鳥是怎樣地給他們帶來食物，地上的野獸是怎樣地對他們順從；在他們所流過血的地方，是怎樣地有着鮮花開放。（『是康乃馨麼？』有一次麗莎像

這樣問，她是愛好鮮花的。阿加菲雅是那麽嚴肅地，那麽謙卑地給麗莎說着所有的這些事情，好像她是感覺着她並沒有資格來宣說那麽崇高，那麽神聖的字句似地。麗莎聽着她——而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上帝底影像就以甜美的勢力深入她底靈魂裏了，使她充滿了純潔的，虔敬的恐懼；而基督就似乎成了她底親密的友人，幾乎成了她底親屬。教她祈禱的，也是阿加菲雅。有時，在天將破曉的時候，她就將麗莎喚醒了來，急忙地給她穿上衣服，秘密地帶她早禱去。麗莎蹣跚着脚尖跟着她，沈住呼吸；朝晨底寒氣與昏闇，教堂裏的冷清和空洞，這些意想不到的外出底神祕，以及回家上牀時候的憂心——所有這些被禁止的，神奇的，聖潔的印象滲合起來，使這小姑娘發生激動，並且沈入了她底靈魂底深處。阿加菲雅從不責備別人；她從不因爲麗莎底嬰孩惡作劇而詛罵她。當她不高興什麼的時候，她祇是沈默；這沈默，麗莎是了解的；以小孩底直覺和敏感，當阿加菲雅對別的人不高興的時候——無論是對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或是對加里丁自己——她也全都知道。阿加菲雅照料了麗莎不過三年多一點兒的時光，這以後，莫洛小姐就代替了她底地位；可是這位輕浮的法國女人，以她那任性的態度和她那“*tout ça c'est des bébés*”的叫聲，並不能從她底心上把她底親愛的乳母底印象完全拭去；已經撒下的種子，早已生出深深的根柢了。並

且，阿加菲雅雖然不再有照料麗莎的責任，却仍然留在屋子裏，她還能時時看見她底親愛的孩子，而孩子也正和從前一樣地完全對她信任。

可是，阿加菲雅和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却完全合不來。這位暴躁的，自我意志的老婦人，自從住到加里丁家以後，對於那個當日「穿老布小樹的」農奴女底嚴肅氣，非常看不過眼。阿加菲雅請求出去巡禮去，一去就不曾看見回來。暗澹的流言傳播着，說她加入了一所非國教派底修道院。可是，她在麗莎底心裏所留下的痕迹却是不曾消滅的。正和以前一樣，麗莎參加上着彌撒正和赴着大宴一般；在教堂裏，她熱情地，感激地，以一種壓抑的，羞怯的喜悅祈禱着，這使得她底母親私心地感到不小的驚異。就是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雖然她對麗莎從不加以任何拘束，可是也想勸誘她把熱情稍稍中和，並且禁止她作出過多次數的跪拜。那太不像小姐樣兒了，她說。

麗莎是一個優秀的學徒，那就是說，她是勤勉的；上天並不會賦予她大的智慧和特殊光輝的才能；所有她底一切成功，全是由苦學得來的。她是一個優秀的鋼琴家，可是祇有倫蒙纔知道那成就使她費了多少代價。她不會讀過許多書，她也沒有「她自己底言語」，可是，她却有着她自己底思想，而且走着她自己底道路。她不愧是她父親底女兒——她底

父親也就不常詢問別人他自己該要怎麼做的。

像這樣，她長大起來了，平和地，靜寂地，來到了她底第十九個年頭。她是很可愛的，可是自己却並不知道這個事實。在她所有的動作裏，一種自然的，不同凡俗的美，不自主地顯露了出來；她底聲音顫動着無邪的青春底銀響；最小的愉快底感覺也可以使她底脣兒浮出迷人的微笑，使她底已經燦爛的眼睛加上了更其深刻的光芒，和一種神祕的愛撫。生性溫柔，心地純善，有着充分的義務感，深怕傷了別人底心——她，愛着所有的人，可是並不特別愛着任何特殊的一個。祇有上帝，是她用着衷心的歡喜，膽怯地然而柔情地愛着的。拉夫列茨基是打破了她底平靜的內心生活的第一人。

像這樣的，就是麗莎。



翌日正午，拉夫列茨基到加里丁家去。在路上，他遇見潘辛騎在馬上，帽沿罩着眉尖，疾馳而過。在加里丁家，拉夫列茨基卻不會被接見——自從認識這個家族以來，這是第一次。據僕人宣告，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納福」了，「她老」頭痛。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和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也全不在家。拉夫列茨基繞着花園走了一轉，模糊地希望着可以見到麗莎，可是却什麼人也不會看見。兩點鐘以後，他又回來，仍然得到同樣的回答，並且僕人還對他斜睨了一眼。同日之內作三次的拜訪，似乎是不大得體的——拉夫列茨基於是就決定到華西列夫斯科伊去，在那裏，他還有別的事幹。在路上，他構思着各種的計畫，一個比一個更美麗；可是，到得他底姑姑底小村以後，悲哀却抓住他了。他和安東談起話來；可是那個老人，却好像有心似地，祇是說着一些陰暗的思想。他告訴拉夫列茨基，當格拉

菲娜·彼得羅夫娜臨終的時候，她是怎樣咬着自己底手——而暫時沈默之後，他又加說道：「無論誰，老爺，親愛的少爺，都是命定地要自己啃掉自己的。」已到向晚的時候，拉夫列茨基纔登上回市的路程。昨晚的音樂仍然魅惑着他，麗莎底溫靜的姿態又清楚地浮到了他底心靈；他想着她愛他，覺得深深地感動——於是，就以平和的、幸福的心情，回到市內他底小寓所裏來了。

當他進到前廳，使他感覺驚訝的第一件事就是一種薄荷味，一種他極其憎惡的香味。在那裏，也立着好幾口高大的箱囊。並且，那急忙前來迎他的僕人底表情，在他看來也十分奇怪。他並不曾停止脚步分析他底印象，祇是一直走進了客廳……從沙發上，一個穿着黑色的、飾邊的綢衣的女人立了起來，迎接着他，細麻布的手絹半掩着她底臉面。她走上前幾步，低下了她底梳得非常精緻，而且塗了香水的頭——在他面前跪下來了……到這時候他纔認出她來：這女人正是——正是他底妻子！

他底呼吸停止了……他支撐着在牆邊。

「別趕我啦，特阿多爾！」她用法語說着，她底聲音如同利刃，刺割着他底心腔。

他望着她，茫然地，不能明白他所看見的是什麼，可是他立刻就注意到，她是更白嫩，更

豐腴了。

「特阿多爾」她繼續說着，不時擡起眼睛來，並且小心翼翼地絞弄着她那指甲上染過薔薇紅的，驚人地美麗的手指——「特阿多爾，我在您底面前是有罪的，深深地有罪的——我不再說什麼了，我是一個罪人；可是，請您聽我說罷：後悔的心折磨死我了，我已經成了我自己底苦惱；我再也不能忍受我底地位了。許多次，我想回到您這兒來，可是我害怕您會發怒。可是，我已經把過去所有的糾纏全斬斷了——*puis, j'ai été si malade*（况且，我是病得這樣）——我是病到這樣呢，」她加說着，把手撫過了她底眉毛和面頰，「趁着別人在傳着我死的謠言，我就拋棄了一切，沒有停留地，連日帶夜，趕到這兒來；我好久好久地躊躇着，該不該在您面前露臉，您，我底裁判官——*paraître devant vous, mon juge*（在您面前露臉，我底裁判官）——可是，我到底決意到您這兒來了，您底不變的仁慈，我是記得的。在莫斯科，我找到了您底地址。相信我，」她繼續着，輕輕地從地上爬了起來，坐到一個沙發底邊緣上去——「我時常想着死，我也會有充足的勇氣毀掉我自己底生命的——

啊！生命對我，已經是多麼不可以忍耐的重負啊！——可是，想到我底孩子，想到我底小阿達其嘉，我又祇能偷生了。她也來啦；她正在那邊房裏睡覺呢，我可憐的孩子！她倦啦——您要看看她麼？至少，在您面前是無辜的呀。啊，我是多麼不幸，多麼不幸啊！」拉夫列茨基夫人終於喊叫了，迸出了眼淚來。

拉夫列茨基這纔到底清醒了；他從牆邊掙扎開來，向着門邊移去。

「您走了麼？」他底妻子叫着，絕望地；「啊，那是殘忍的啊！一句話也不給我說，連責罵也沒有！……這種輕蔑簡直會殺掉我！這是可怕的呀！」

拉夫列茨基立刻停止下來。

「你要我和你說什麼？」他說着，聲音空洞地。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她更有生氣地搶着說了；「我知道我沒有權利要求任何事情——我不是傻子，相信我罷——我並不希望，也不敢希望您底饒恕。我祇是大膽地請求您，求您命令我應該怎麼辦，應該住在什麼地方。無論怎樣，我總會奴隸樣地順從您底命令的。」

「我沒有命令可給了，」拉夫列茨基說了，仍然是那空洞的聲調；「你知道，在我們中

間，什麼全完了……現在，更談不上——你高興住哪兒就住哪兒——假如你嫌贍養費太少……」

「啊，請別說那麼可怕的話罷！」她說着，截斷了他。「饒恕我能，假如祇是……祇是看我們底小天使底面上……」說着，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就突然撲到了隣室，立刻抱着一個裝扮得非常華麗的小女孩跑回來。濃密的，亞麻色的髮髮披在孩子底薔薇色的臉上，和她底大而黑的睡意的眼上——她微笑着，怯着光，眨着眼睛，並且把肥胖的小手伸了出來，抱住母親底頸項。

“*Ada, vois, c'est ton père,*” (「阿達，瞧，這是你爸爸，」)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說着，把髮髮從孩子底眼邊掠過來，並且給了她一個有力的接吻。“*pre-le avec moi.*” (「跟我一塊兒祈求罷。」)

“*C'est ça, papa?*” (「這是——爸爸，」) 小女孩啾呀地說着，斷續地。

“*Oui, mon enfant, n'est-ce pas que tu l'aimes?*” (「是，我底孩子，你可愛他，」) 可是，拉夫列茨基已經受不住了。

「是在什麼鬧劇裏正有着像這樣的場面呀？」他喃喃着，就走出室外去了。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呆在那裏，站了好一會兒，於是，微微地聳聳肩膀，把孩子抱回隣室，給她脫掉衣裳，又把她擱到床上去了。她拿起一本書來，坐在燈旁，等了約莫一點鐘，而終於，倒到床上，竟自睡了。

“Eh bien, madame?” (「怎麼樣，太太!」) 當她解着乳罩的時候，她底女僕——她從巴黎帶回的一個法國女人——這樣問了。

“Eh bien, Justine.” (「沒有怎麼樣，茹斯蒂。」) 她回答; 「他老了許多啦，可是我看他還是跟往常一樣好心眼兒的——把我過夜的手套給我罷，我明兒穿的高領灰長袍也給我預備好，可別忘了阿達底羊肉片……真的，那在這兒是很難找到的，可是，我們也得試試。」

“A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 (「事到臨頭，得過且過罷!」) 茹斯蒂回答着，就把燈滅了。

拉夫列茨基在街頭徘徊着，一直蹣跚了兩點多鐘之久。在巴黎底近郊所過的那個夜晚又回到他底心裏來了。他底心似乎裂成了碎片，他底腦子感覺着空虛，似乎已經癱瘓，而同樣的一串的思想——黑暗的，瘋狂的，邪惡的思想——却不斷地在他底心裏旋迴。「她還活着，她就在這兒，」他自語着，每說一次，就感覺一次新的驚異。他感覺得他已經失掉麗莎了。憤怒似乎窒息了他底呼吸；這一個打擊是來得過分地突兀的。他怎麼會那麼輕率地就相信了那小報上的無稽的謠言？那可不僅僅是一片紙麼？「可是，如果我不會相信，」他想着，「那又有什麼分別呢？我就不會知道麗莎愛我；就是連她自己也不會知道的。」他不能從他底心裏驅走他妻子底影像；她底身體，她底聲音，她底目光，不斷地糾纏着他……他詛咒着自己，也詛咒着世上的一切。

完全疲乏了，在黎明以前他來到了倫蒙底屋子。許久許久，他底叩門完全沒有反應；最後，戴着睡帽的老人底腦袋到底從窗口伸了出來；面色酸澀，滿臉皺紋的這個腦袋，和那充滿着莊嚴的靈感，祇在二十四個小時以前還從藝術家底偉大的高峯尊貴地注視過拉夫列茨基的那個腦袋，是絕無一點相似之處的。

「你要什麼？」倫蒙說着；「我可不能每晚都彈。我剛喫過湯藥。」可是，拉夫列茨基臉上的表情顯然是太奇怪了：老人把兩眼用手掩護起來，凝望了他底夜間的來客好一會兒，於是把他放了進來。

拉夫列茨基走進房來，沈到一把椅上；老人站在他底面前，把他底花色的老舊睡衣底下裾裹在身邊，身體扭動着，擷着他底嘴唇。

「我底妻子來了，」拉夫列茨基說着，擡起頭來，突然間，迸出了不自主的大笑。

倫蒙底臉面表現着驚愕，可是他連笑意也沒有，祇是把寢衣在身上裹得更緊。

「我想，您大約不知道，」拉夫列茨基繼續着，「……我在一張報紙上曾經看見過她已經死了的。」

「啊——啊，你是不久以前看見的？」倫蒙問。

「是。」

「啊——啊，」老人重複着，皺了皺眉毛，「她又回來了？」

「是的。她現在在我底屋子裏。我……我是一個挺不幸的人。」

拉夫列茨基於是又大笑起來了。

「是的，你是一個挺不幸的人，」倫蒙緩緩地重複。

「克利斯托弗·費多羅維奇，」拉夫列茨基開始道，「您可以跟我送個信去麼？」

「嗯。我可以問問麼，給誰？」

「給麗莎維——」

「啊——是，我明白了。很好。可是，要什麼時候送去？」

「明早，愈早愈好。」

「噯。我可以叫我底廚娘凱特琳娜去不，我親自去。」

「您可以給我帶回信來麼？」

「好的，可以的。」

倫蒙嘆息了。

「是的，我可憐的青年的朋友，你真是——真是個挺不幸的人。」

拉夫列茨基給麗莎寫了幾個字，告訴她，他底妻子來了，並且請她指定一個約會——於是，就倒到了一個窄的沙發上，面對着牆；老人也躺到了牀上，許久許久地反側着，咳嗽着，一口一口地啜着他底湯藥。

早晨來了；他們兩個都掙扎着起來——互相用着奇怪的眼睛作了注視。在那時刻，拉夫列茨基真想把自己殺掉。廚娘凱特琳娜給他們端來了一些粗劣的咖啡。時鐘敲着八下。倫蒙戴上帽子，說他本該在九點鐘纔到加里丁家去授課，可是，他可以找到適當的早來的口實，於是，就出去了。拉夫列茨基又倒到那小的沙發上，而一聲苦笑又從他底心底迸出來了。他想着他底妻子是怎樣地把他趕出了屋子，他描繪着麗莎底地位，於是，閉了眼，就把手挽在腦後了。終於，倫蒙回來了，給他帶來了一張紙片，在上面，麗莎用鉛筆畫了如下的話語：「我們今兒不能會見。也許明晚可以保重。」拉夫列茨基低聲地，心神不屬地謝過了倫蒙，就回家來了。

他發現他底妻子正在用着早餐；阿達，頭髮全捲着，穿着飾着藍色絲帶的白罩衣，正在喫着羊肉片。拉夫列茨基一走進屋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立刻就站立起來，迎上前去，

臉上表現着可憐的服從。他請她隨着他到他底書室去；他隨手關上了門，於是就開始來回地踱着步；她却坐了下來，兩手嫻雅地交疊着，開始用着她底仍然十分美麗的眼睛（雖在眼皮上已經微微地塗了眼圈兒）注意着他。

許久的時間，拉夫列茨基不知道要怎樣來開始他所要說的話；他感覺得他仍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他清楚地看到，他底妻子一點點兒也並不懼怯他，可是却裝出了馬上就要暈倒的神氣。

「聽着，太太，」他終於說了，不時深深地抽着氣，磨着牙；「我們再也用不着裝什麼假了；我不相信你底懺悔；就是你真懺悔了，我也不能跟你重新和好，重新同居的。」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咬緊了她底嘴唇，半閉了眼睛。「這就是討厭了吧，」她想道。「什麼全完啦。我在他底眼裏甚至算不了一個女人呢。」

「不可能的，」拉夫列茨基重複着，把大衣底鈕釦一直扣到了喉邊；「我想不透您怎麼會這樣擡舉我，找到我這兒來；大概，您是沒有錢了吧？」

「啊，啊，別那麼說罷——您傷了我底心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細聲低語着。

「可是，無論怎樣，不幸得很，你還是我底妻子。我不能把你擡出去……那麼，這個就是

我來給你提議的：你可以住到拉夫里基去——假如你高興，今天動身就更好；那兒住宅還不壞，你是知道的；除了你底津貼以外，你還可以得到你必須的一切……你可答應？」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把她底繡花的手絹舉到了她底眼前。

「我已經告訴過您，」她說着，她底嘴唇作着神經質的牽動，「無論您高興給我怎樣安排，我都依從。現在，我祇是請求您——至少，您可以讓我感謝您底大量吧！」

「不用感謝，我請求你；我們不來那麼一着還更好一些，」拉夫列茨基急忙回答。「那麼，」他加說着，走向門邊，「我就可以相信你……」

「明兒我就會到拉夫里基去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說着，恭恭敬敬地從坐位上站起來。「可是，費多爾·伊凡尼奇……」（她不再稱他爲特阿多爾了。）

「你還要怎樣？」

「我知道我還無論怎樣也夠不上受您饒恕——可是，我可不可以希望，至少，在將

● 單稱名字，祇行於上對下，或親密者之間，名字之外還加上父名，則表示客氣。所以，由「特阿多爾」變成

「費多爾·伊凡尼奇」，即由親密而變爲客氣也。——譯者。

來……」

「啊哈，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拉夫列茨基叫了，截斷着她，「你是個聰明女人，我可也不是傻瓜；我知道饒恕對於你是完全不必要的。況且，我老早就饒恕過你了；可是，在你和我之間，永遠會隔着一條鴻溝。」

「我會知道怎樣去服從的。」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回答着，低下頭來，「我並沒有忘記我底過失；就是您聽到我底死訊反會高興起來，這，我也全不驚異。」她低低地說着，把手指微微地指向桌上的那張新聞紙，那是拉夫列茨基忘掉在那地方的。

費多爾·伊凡尼奇戰慄了：那小品欄上正有着鉛筆所畫的記號。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望着他，臉上的表情比以前更爲卑屈。在那一瞬間，她確是美麗極了。在巴黎式的灰色長袍裏嬌美地裹着的她那妖媚的，十七歲的少女似的身體，她那圍着白色領巾的纖細而溫柔的頸項，她那平靜地起伏着的胸脯，她那並未戴上手鐲和戒指的樸素的手臂和手指——她底整個的身體，從她那光澤的頭髮以至她那幾乎看不見的弓鞋底頂尖，所有一切，全是高潔，嫺雅……

拉夫列茨基以毒惡的目光掃了她一眼，真想喊出一聲「好」來，然後用拳頭朝着她

底前額給她一個猛擊——然而，他却不會這樣作，祇是走出室外去了。一個小時以後，他已在朝向華西列夫斯科伊的途上，而兩小時以後，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則發下命令來，要僱一輛城裏最漂亮的馬車，於是，戴上一頂飾着黑色面紗的無華的草帽，披上一件樸素的披肩，把阿達交給了茹斯蒂，就出發到加里丁家去了；從她底女僕底調查所得，拉夫列茨基夫人知道，丈夫是每天都要到那家庭去的。

拉夫列茨基底妻子到抵O市的那一天，對他，是不愉快的；而對於麗莎，尤其是痛苦。在她還不會下得樓去對她底媽媽動問早安以前，在窗下，馬蹄底得得聲就可以聽見了，並且私心驚恐地，她看見了潘辛騎着馬來到庭前。「這麼早就來了，是想到得一個確定的答覆的呢？」她想；她果然沒有想錯。在客廳稍坐一會兒以後，他就提議跟她到花園裏去，同時就質問着他底命運是怎樣被決定的了。麗莎鼓起勇氣來，告訴他，她不能做他底妻子。他站在她底身邊，把帽子一直拉齊眉間，聽着她一直說完；於是，他就改變了聲調，非常禮貌地問她這是不是她底最後的判決，並且，是不是他自己，在某一方面，是使她變心的主因？於是，他用手蒙了眼睛，短促而斷然地嘆息了，接着，就把手從臉上垂了下來。

「我本來不想走一條被人踏壞的老路，」他悲鬱地說；「我所想的是依着我底心靈

底呼喚來選擇我底伴侶；可是顯然，那是不可能的了。那麼，再見啦，我底空幻的夢想！他給了麗莎深深的一躬，就走到屋子裏去了。

她希望着他馬上就會走掉；可是，他却走向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私室，並且在那裏呆上一點多鐘。當他告別的時候，他對麗莎說道：「*Notre mère vous appelle; adieu à jamais!*」（「您媽媽喚您，再會罷！」）於是，躍上馬背，就在門口就疾馳起來了。麗莎來到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私室，發現她正在落着眼淚；潘辛已經把他底不幸全都對她訴說過了。

「你幹嗎要氣死我？你幹嗎要氣死我呀？」悲慟的寡婦像這樣開始她底號叫了。「你還想找個怎麼樣的比他還好的人？他是怎麼配不上你？一位侍從官呀！又是那麼地一點兒也不勢利！在彼得堡，哪，任憑他想跟哪個宮裏的女官結婚，都成的呀！——我是多麼羨慕這門親事啊！你——你從什麼時候對他變心來的是什麼風把這雲頭吹來啦？當然牠不會自己飛來的呀！老實說，是不是聽了那個蠢貨底閒話？唉呀，找得了多麼好的顧問啊！」

「說到他，唉，我那可憐的人兒，」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繼續着，「就是在他自己底憂愁裏，他也是多麼謙恭，多麼懇勸！他答應不拋棄我。啊，我活不下去啦！哦，我底頭疼得

要死呀！給我把帕拉西迎叫來。你簡直就把我殺掉了罷，如果你不再去想想，你可聽見！於是，兩次地稱了麗莎爲「忘恩的女子」以後，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就把她揮出去了。她回到她自己底房裏。可是，還不會從跟潘辛和母親的交涉裏喘過氣來，另一個猛烈的風暴又對她猛撲過來了，而且這來向是她簡直不會料到的。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跑到她底房裏來，砰然一聲把門帶住。老婦人底臉色青白，帽子歪斜着，眼睛發火，手和脣全都戰慄着。麗莎嗅了一驚，她從來不會看見她那幹練而堅定的姑姑有過這種樣子的。

「好極啦，小姐，」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用着破碎而戰動的小聲開始了，「您可真好您！那兒學來這麼一手的，我底媽……給我點兒水！我說不下去啦。」

「安靜點兒罷，姑有什麼事？」麗莎說着，給了她一杯水。「怎麼着，您自家不也是不高興潘辛先生的麼？」

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把杯子一推。

「我喝不下去：我會把我最後的牙齒也敲掉完啦！扯潘雄幹什麼？跟潘雄有什麼相干？你乾脆告訴我：誰教你跟別人在夜間約會的呀——呃？我底媽媽！」

麗莎底臉色蒼白了。

「不用想跟我推，」瑪爾法·狄米特里埃夫娜繼續看；「蘇羅其嘉什麼都瞧見的，她告訴了我。我不讓她瞎說，可是她是從不撒謊的。」

「我並不想推脫，姑姑，」麗莎說着，聲音低得幾乎難以聽見。

「啊，啊，那麼，就是真的呀，我底媽媽！你就約了他，約了那個老囚犯，那個溫和的崽子，來會你呀？」

「不是的。」

「不是，是怎麼呀？」

「我到樓下去，客廳裏去，去取一本書，他在花園裏，他叫我。」

「你就去啦？好極啦！那麼，你是愛了他吧？」

「我愛他的，」麗莎平靜地說了。

「啊哈，我底媽媽呀！她是愛了他啦！」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把帽子抓下來了。「她愛一個有老婆的人！咳！她愛他！」

「他跟我說過……」麗莎開始着。

「他跟你說什麼來，那小鴿子呢，說什……什麼呀？」

「說他底妻子已經死啦。」

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畫了一個十字。「願她進天國罷。」她低語着，「她是一個不三不四的女人——上帝饒恕她。啊，那麼，原來他已經是個鏢夫呀。哼，我看他真勇敢呢。他弄死了一個老婆，現在又來找第二個啦。咳！真看他不出來。可是，姑娘，我給你說在我們年青的時候，姑娘們做出這種事來，從沒有得到好處的。別跟我生氣，我底媽媽，別祇有傻子纔跟真埋生氣！我今兒已經告訴過下人，不放他進門來了。我喜歡他，可是這件事我可不能饒他。他已經是個鏢夫呀，呸！給我點兒水……可是，你是我底好孩子，你給那潘雄碰了一鼻子灰去。可是，別跟些山羊養的，別跟些男人們在夜晚坐在一塊兒罷。別讓我生氣，我老啦！我並不老愛姑息人的——我也會咬人一口……哼，鏢夫呢！」

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去了，可是麗莎却坐在牆角，哭了許久。她感覺得心裏很苦；並且，她是不該受那委屈的。愛情臨到她底心裏，並沒有給她帶來快樂。從昨晚以來，這是她第二次的痛哭。那一新的，不曾料到的情感在她底心裏剛纔茁出芽來，可是她却已經付給了她多麼珍貴的代價，陌生底手却已經給了她底尊貴的祕密多麼殘酷的摧殘！她感覺羞恥，傷心和苦痛；可是，她却沒有任何的恐怖和懷疑，——而拉夫列茨基在她底心裏，却變得更爲

親愛了。對於自己底感情，她本已躊躇了很久，可是自從那一次會晤，那一次接吻以後，她再也不能躊躇了；她知道她愛了——並且，那是莊嚴的，誠實的，終生也不能移易的熱烈的愛；她感覺得，威脅不足以令她畏懼，任何的暴力也全不能使那緊縛着的紐帶發生動搖。

當僕人報告着拉夫列茨基夫人已經來到門前的時候，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不禁大大地激動起來；她甚至不知道她該不該接納她，怕的會使拉夫列茨基惱怒。可是，好奇心終於戰勝了。「怕什麼呢，」她想，「無論怎樣，她總是一門親眷呀。」於是，就坐到一張靠背椅上，跟僕人說了一聲「請。」不到幾分鐘，門開了，而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就走了進來，以輕捷的，幾乎聽也聽不見的脚步，不等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從椅上立起來，就走到了她底面前，差不多要跪到她底膝下了。

「感謝您，姑母，」她以一種溫柔的，深深感動的聲調，開始用俄文說了：「感謝您！我不敢希望您會這樣委屈您自己的！您真像天使般地仁慈呢。」

這麼說着之際，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就出其不意地抓住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

夫娜底一雙手，輕輕地握在她那白了香色的手套裏，於是，諂媚地把牠舉了起來，送到她底豐滿的，蔷薇色的脣邊。看見那麼一個美麗的，裝束華貴的女人幾乎跪到了她底足前，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一時間完全茫然了；她簡直是無所措手足：她一半兒想要收回她底手，一半兒又想讓她底客人坐下，然後跟她說出一兩句親熱的言語；可是，結果却是她從椅上站了起來，吻了吻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底滑膩的，芳香的前額。果然，這麼一吻之下，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就完全給壓倒下去了。

「您好！*Bonjour*，早安！」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說着；「真的，我從來也不會想到——可是，當然，我真是高興看見您的。您知道，我親愛的，夫妻間的事情，我哪兒判斷得了？」

「我底丈夫完全是對的，」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說着，截斷了她。「祇有我纔該受責備。」

「那就是值得稱讚的情感呀，真的，」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說。「到了許久麼？您可曾見過他？可是，請坐下罷，請。」

「我昨兒到的，」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回答着，一面非常謙卑地坐下了。「我見過我丈夫啦，還跟他說過話呢。」

「啊！那麼，他怎麼說呢？」

「我本來害怕這麼突然地跑回來會教他惱怒的，」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繼續說道，「可是，他也並沒有拒絕見我。」

「啊，就那是說，他並沒有……是的，是的，我明白啦，」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回答。「是的，他祇是外表上有點兒粗；可是心眼兒却是挺軟的。」

「費多爾·伊凡諾維奇並沒有饒恕我呢；他不肯聽我申說……可是，他心眼兒也真好，他把拉夫里基指派給我作住處了。」

「啊，那是個很可愛的地方呀！」

「稱着他底心，我明兒就得上那兒去了；可是，我覺得不先來望望您，是絕對不成的。」

「我真，真感激您，我親愛的。一個人，總不能忘記自家底親眷。並且，您可知道，您俄國話還說得這麼好，真教我驚訝。C'est étonnant（那真可驚呢。）」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嘆息了。

「我在外國待得太久啦，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這我是很明白的。可是，我底心總是向着俄國的，我從來沒有忘記過我底祖國。」

「是的，是的，祖國真是再好不過的。費多爾·伊凡尼奇當然一點兒也不會料到……是的，相信我底經驗罷：*la patrie avant tout*（祖國高於一切。）呀，給我瞧瞧！您穿的小外衣多漂亮呀！」

「您喜歡麼？」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說着，就很敏捷地把披肩從肩上給卸下來了。
「很簡單的，波德蘭夫人底出品。」

「一眼就可以看出。波德蘭夫人底出品……多麼可愛呀！多麼藝術！我知道您一定帶了一大批漂亮東西回來。我多想開開眼界啊！」

「我底整個的衣櫥都請您不用客氣，最親愛的姑母。如果您不嫌棄，我可以給您底婢女指點指點。我從巴黎帶了一個女用人來——一個了不起的縫女呢。」

「您太好了，我親愛的。可是，真的，我真過意不去……」

「過意不去！」帶着責備意味地，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重複了，「如果您想教我快樂，您就儘量命令我罷，正和我是屬於您的一樣。」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祇好屈服了。

“*Vous êtes charmante,*”（「您真可愛！」）她說着，「可是，您怎麼不把帽子跟手

套寬寬呀！」

「什麼？您許我麼？」華爾華娜·巴弗洛夫輕輕地絞着手，似乎是深深感動地問着。

「當然呀，您當然會在我們這兒喫飯的，我希望着。我……我還得把我底女兒介紹給您。」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一時間紛亂起來了，可是馬上就想到：「好罷，讓牠去罷。」「她今兒恰好不大舒服。」

「啊，marie（我底姑母），您真是多麼仁慈！」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叫着，把手絹舉到眼睛上去了。

正當這時，僕人宣告着蓋德奧諾夫斯基到。那個年老的話匣子微笑着進來了，深深地鞠着躬。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立刻把他介紹給她底客人。他起初有點兒窘，可是，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却用着那麼一種媚態的尊敬來對待他，使得他底耳朵馬上發起熱來。於是，謠言，說話，親熱的言辭，就蜂蜜一般地從他底唇裏滴流出來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靜聽着他，有時也抿嘴一笑，而漸漸地，自己也開始高談了起來。她謙虛地談到巴黎，談到她底行旅，談到巴頓；她使得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笑了兩次，每一次以後，她自己總發出一聲低微的嘆息，好像是在私心內咎着自己底不合時的輕浮；她請求着讓她把阿達也

帶過來；她除下了她底手套，用她底嫵媚的，*à la quinaise* 的香皂洗過的白手兒指點着，在哪兒該飾花邊，在哪兒該加絲帶；她應許着帶一瓶時新的英國香水——維多利亞花露精——來，而常瑪麗·狄米特里埃夫娜答應了接受牠作為禮物的時候，她簡直快樂得像個小孩子一樣；常她說起了在她第一次重聽到俄國底鐘聲的時候她所受的感動，她也流下了幾滴眼淚——「牠們是多麼深沈地刺透了我底心啊，」她像這樣說。

正在這時，麗莎就進來了。

從清晨起，從她戰慄地、恐怖地吃完拉夫列茨基底手書的那一瞬間起，她就已經準備着來和他底妻子會面的了；她預感着，爲了對於她自己以爲有罪的那種希望給予一種懲罰，那女人是一定會來見她的。她決定不去閃避她。她底命運底突來的轉變，使她深深地動搖了；祇在兩個小時之間，她底臉面已經瘦削下來；可是，她可不會落下一滴眼淚。「全是應該的，」她自語着，同時，艱難地而且激動地，她壓抑着那從她底心裏翻湧上來的，連她自己也覺着驚訝的某些酸苦的，甚至毒惡的衝動。「來罷，我該下去了！」當她一聽見拉夫列茨基夫人底到來，她就這樣想着，於是，就下樓來了。許久許久，她站在客廳門外，沒有勇氣開門；終於，她想到：「我在她面前是有罪的，」——於是，就跨過了門限，勉強自己望了她，甚至還

勉強自己現出了笑容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一望見她就迎上前來，微微地，然而仍然恭敬地給她行過禮，就開始說起來了：「讓我自家兒介紹我自己罷，」她說着，聲音是誘惑的，「您媽媽待我真是太好啦，我希望您也會……也會待我……好。」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當她說着這最後一個字的時候，她那臉上的表情，她那狡猾的微笑，她那冷酷的，然而同時又是溫柔的目光，她底手臂和肩膀底動作，她底長袍，她底整個的人——在麗莎底心裏全都引起那麼一種憎惡的感情，使她簡直不能給她回答，祇是使了很大的氣力，這纔把手擡了起來，向她伸了出去。「這位年青的小姐瞧不起我呢，」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想着，可是仍然熱烈地握了麗莎底冰冷的指頭，於是，轉向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低低地說道：*Mais elle est délicieuse!*（「可是她真美啊！」）麗莎底臉微微地羞紅了，在那一聲讚美裏，她似乎可以覺察出嘲笑和侮辱來；可是，她却決心不要相信那種印象，於是，就依着窗畔，靠在她底繡花架旁，坐下了。然而，就是在那兒，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也不饒她平安；她走到她底身邊，開始稱讚她底敏慧，和她底高潔……麗莎底心開始猛烈地，苦痛地跳着了，她幾乎不能安坐在她底椅上。在她看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好像是已經知道了——一切的内情，也許正在用着隱祕的勝利之感在對她嘲笑。幸而蓋德奧諾夫斯基又和華爾

華娜·巴弗洛夫娜攀談起來，這纔分開了她的注意力。麗莎靠着她底繡架，偷偷地端詳着她。「這個女人，」她思付着，「就是他曾經愛過的呀！」可是，立刻，她連對於拉夫列茨基的任何想念也全不敢再想下去了：她怕她不能控制自己，她感覺着她底頭部已經開始了輕飄的迴蕩。而這時，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却開始談起了音樂。

「我聽說過，我底親愛的，」她開始道，「說您是個了不起的音樂家呢。」

「我多時沒有彈過啦，」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回答着，可是她却馬上就坐到了鋼琴旁邊，手指迅速而矯捷地掃過着鍵盤。「您可要我彈彈嗎？」

「您肯給我們賞點兒光嗎？」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於是非常大方地彈了一曲赫爾茲。底習作曲；那光輝的樂曲是很困難的，然而她底表演却是那麼精力飽滿，而且極其熟練。

「天仙曲呀！」蓋德奧諾夫斯基叫着。

「不可思議！」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也叫了起來。「啊，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

她第一次地叫了她底名字，「我得承認，您真把我驚呆了。您簡直可以開音樂會呀！我們這兒有個老音樂家，德國人，性情怪癖，學問可挺好。他是給麗莎教課的。要是他聽見您底演奏，那真會教他瘋魔啦！」

「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也是個音樂家麼？」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問着，把頭微微地轉到了麗莎那邊。

「是的，她彈得還不壞，也很愛好音樂；可是，跟您一比，她算得什麼呀？可是我們這兒還有個青年人，您真得和他認識認識。他是個——是個真真實實的藝術家，並且，作曲也非常美麗。祇有他才能真正地鑒賞您的。」

「一個青年人？」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問着。「誰是個寒士吧？」

「寒士？我請您原諒。那是我們這兒的第一位公子呀，也不祇是在我們這兒——*et cetera* Petersbourg（還在彼得堡。）一位侍從官呢，出入最上流的社會。您當然聽說過的呀——潘辛，弗拉狄米·尼古拉維奇。他到這兒來公幹的……一位未來的大臣呢，我敢說。」

「還是一位藝術家？」

「一位極道地的藝術家，並且是位那麼可愛的人兒。您會看見他的。他近來常到我們

這兒來的；今兒晚上我也約過他，我希望他會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加說着，輕輕地嘆一口氣，還做出一個酸苦的微笑來。

麗莎明白那苦笑底含義；可是，在這時候，她可管不了這麼許多了。

「並且還年青？」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又問着，指尖又在鍵盤上輕輕地依着音次調弄。

「二十八——外表也是極可愛的。簡直是——*un jeune homme accompli*（一個完美的青年。）」

「簡直是模範青年，」蓋德奧諾夫斯基插口說。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猛然間，出人不意地彈起斯特老斯①底一曲嘈雜的華爾茲來了，一開頭就是那麼強烈而急速的顫音，甚至把蓋德奧諾夫斯基也嚇了一大跳；可是，在華爾茲底中途，她却忽然記起了那麼歡樂的音樂對於她底地位太不適宜，於是，就急轉直

① Strauss (1804-1849) 奧國作曲家，以華爾茲最爲擅長。子約翰，(1825-1899) 亦長華爾茲，較乃父

名尤盛，另有二子，約翰與愛德華，亦均有名。父子四人馳騁歐洲樂壇，互一世紀之久。——譯者。

下，轉入了一個悲哀的主題，而終於，露其雅裏面的詠嘆曲弗拉·波科作了結束。那在感傷的地方加上了加強音符的露其雅裏面的詠嘆曲，使得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大地感動。

「是怎樣的靈感呀！」她低聲地說着，向着蓋德奧諾夫斯基。

「天仙曲！」蓋德奧諾夫斯基又叫了，於是就把眼睛翻向了天上。

晚餐的時間到了。一直到菜湯送到了桌上以後，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纔從樓上下來。她對待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非常冷淡，對於她底親熱的言辭祇是一言半語地回答，甚至連望也不望她。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馬上就自己覺到她對於這位老婦人是全無辦法的，於是也不再向她開言；另一方面，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對於她底客人却分外親切起來；她底姑姑底無禮的態度使她非常懊惱。可是，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不望的，也並不祇是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一個人。她連麗莎也不會望過一眼，雖則她底眼睛裏幾乎要冒出火來。她端坐着，面色蒼黃，嘴唇緊閉，好像一座石像——她什麼也不喫。麗莎倒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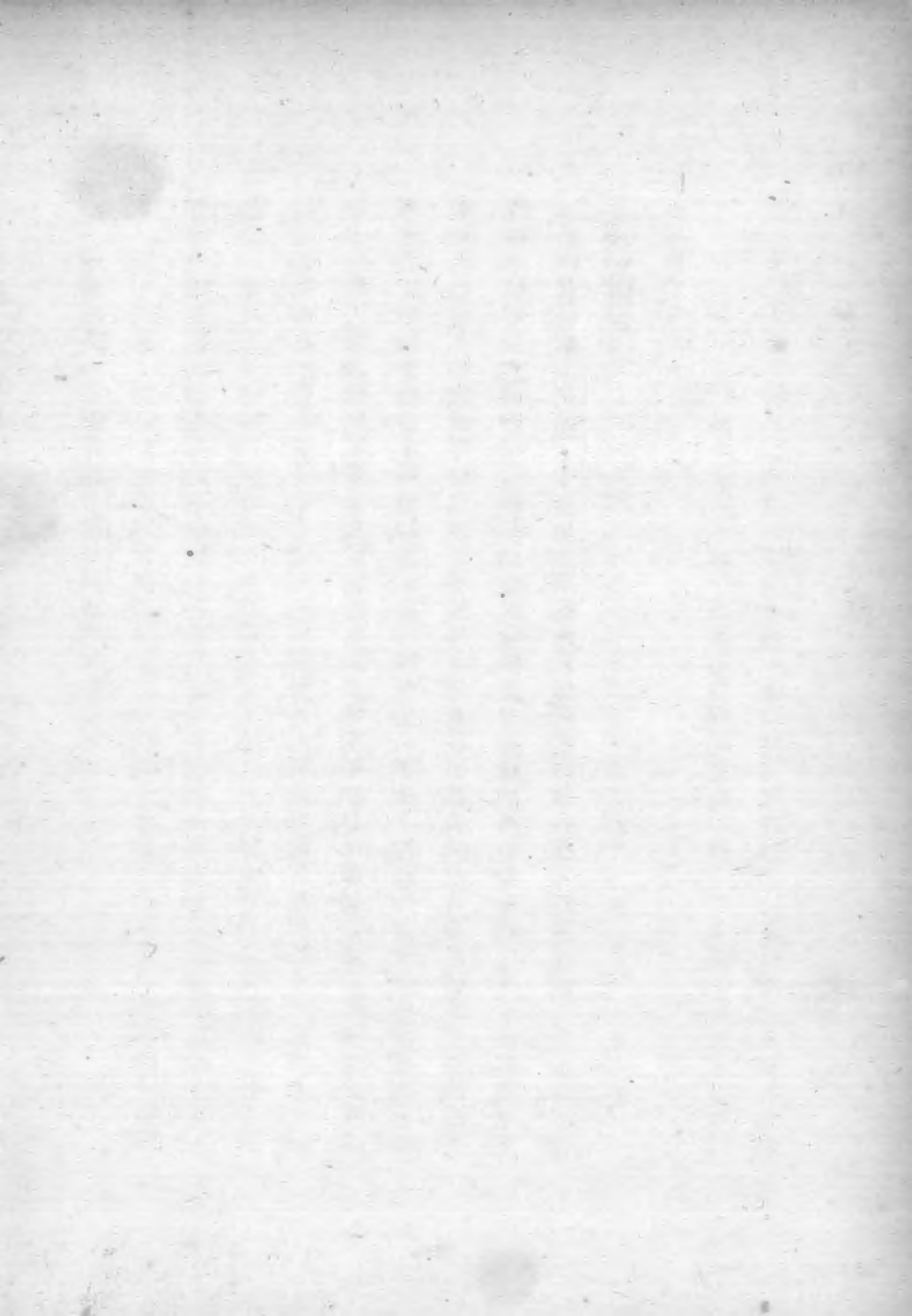
像是平靜的；實際上，在她底心靈裏，所有一切，也已經平靜多了；一種奇妙的無感覺，待死的囚人所經驗的無感覺，臨到了她。在用餐的時間，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很少說話；她似乎再一次地變得膽小起來，並且在她底臉上鋪上了一層謙卑的憂鬱。祇有蓋德奧諾夫斯基一個人用着他底各種故事支持着整個局面，雖然他時時膽怯地偷望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一眼，並且咳嗽着——每當他要在她面前撒謊的時候，他底喉管總要發癢的——可是，這一回，她却不會和他爲難，連一次也不會阻攔過他。晚餐過後，這纔發現了出來，原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對於玩牌也有極大的愛好；這可使得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大高興了，甚至深深地感動起來；她自己思忖道：「費多爾·伊凡尼奇該是怎樣的蠢蟲呀！這麼個好女人，他竟不識貨！」

她坐下，跟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和蓋德奧諾夫斯基打起牌來，可是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却把麗莎帶到樓上的她自己底房裏去了；她說那孩子底臉色「簡直不成」並且斷定着她一定頭痛得厲害。

「是的，她底頭真痛得厲害，」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說着，轉動着她底眼睛，向着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我自家也老是那麼頭痛的。」

「真的嗎？」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回答。

麗莎走進了姑姑底房間，完全無助地沈到一把椅子裏去了。許久許久，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默默地望着她，於是，輕輕地跪在她底面前，仍然是無言地，開始吻起她底手來，一隻又一隻地。麗莎向前傾屈着，臉紅着，接着就哭出來了，可是，她並不會將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攙起，也不會把自己底手縮回；她感覺得她沒有權利縮回牠們，她沒有權利阻止那年老的婦人來表示她底悲哀和同情，和向她要求對於昨日底事情的原宥；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不斷地吻着那一雙可憐的，蒼白的，無力的手——而同時，無言的眼淚就從她底眼裏，也從麗莎底眼裏，潮湧出來了；小貓瑪特羅斯，在那寬大的靠背椅上，絨球和毛襪底旁邊，發出嗚嗚的哀鳴；神燈底燈焰幽微地震顫着，在聖像前面憂鬱地搖曳——而在隣室，正在房門背後，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則拿着她那捲成了一個小球的花紋手絹，也在偷偷地拭着眼淚。



同時，在樓下，紙牌正繼續着；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牌運很好，所以興致極高。僕人進來了，報告着潘辛底來到。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馬上把牌放下，在椅上不安起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半微笑地望望她，於是轉過頭來瞟着門口。潘辛出現了，穿着黑色的燕尾服，戴着英國風的高領，鈕釦一直扣到喉際。「遵命對我是苦痛的，可是您瞧，我到底來了。」他那無笑意的，顯然剛剛刮過的臉面底表情，好像是在這樣說。

「唉呀，怎麼着，馮德瑪爾，」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叫着，「您往常可不是從來不要通報的呀？」

潘辛並沒有回答，祇是望了她一眼，客客氣氣地給她一鞠躬，可是並不吻她底手。她把介紹給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他退後一步，同樣有禮地，然而却更爲優雅地，對她鞠過

一躬，就坐到牌桌旁邊。牌戲很快就完了。潘辛問到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及至知道了她不大舒適，就立刻表示了他底惋惜；於是，他就和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攀談起來，把每一個字都細心衡量着，推敲着，完全是外交家底風度，而在她談話的時候，他就恭恭敬敬地聆聽着，一字不苟。然而，他這種外交家底莊嚴風度在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身上却並不生出任何效力，她可全不理會他底這麼一套。反之，她祇是用一種明朗的注目一直盯着他底臉面，說話是完全隨便的，纖小的鼻翼微微地振動，好像在忍着一個笑。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開始稱讚起她底才能來；潘辛就恭敬地，儘他底硬領所能許可的地點一下頭，宣稱他早就相信她底特異的天才了，而轉瞬之間，幾乎就把談話底題目扯到了墨特尼克身上去。可是，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却睜了睜她那天鵝絨般的眼睛，低低地說了聲「您也是個藝術家呀，*un confrere*（同志呢，）」接着，更低地加上一句：「*Venez!*」（「來！」）就把頭向着鋼琴那邊點了一點。祇是這麼一個字，這麼一個隨隨便便地說了出來的「*Venez!*」就如同魔術一般，立時把潘辛底態度完全改變了。他底矜持消滅了，他開始微笑。

① Metternich (1773-1859) 奧國政治家，外交家，拿破崙時代左右歐洲政局之著名人物。——譯者。

了，他變得活躍了，他解開了他底衣服底鈕釦，說道：「哈哈，我算什麼藝術家呀！沒有的事，可是您，我聽說，您纔真是個藝術家呢。」——說着，就跟隨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來到鋼琴邊了。

「叫他唱那羅曼斯罷：『寒月浮中天，』」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叫着。

「您也唱？」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說着，用那明亮的，迅速的目光射了他一眼——
「坐下。」

潘辛開始遜謝起來。

「坐下，」她重複着，命令似地叩着椅背。

他坐下來，咳了嗽，解開領圈，於是就唱起他底羅曼斯來了。

“*Charmant!*” (「美!」)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說着：「您唱得真美——*vous avez du style* (真有風味)——再唱一遍罷。」

她繞過鋼琴，正站在潘辛對面。他再唱了一回他底羅曼斯，在他底聲音裏加上鬧劇似的顫動。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直着眼逼視着他；她底手肘依着鋼琴，皓腕和紅脣平行，互相輝映。潘辛唱完了。

“*Charmant, charmante idée,*”（「真美，美極啦！」）——她用着大鑿賞家庭坦然的自信說着。「告訴我，您可寫過什麼東西給女聲——*mezzo-soprano*——唱的麼？」

「我不大寫什麼，」潘辛回答，「您瞧，這種事情，祇是在我公餘之暇偶一弄弄的……可是，您也唱歌的麼？」

「唱的。」

「啊！一定給我們唱點兒什麼罷，」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叫着。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把頭髮掠過她底泛着桃紅的面頰，並且搖搖頭。

「我們底聲音應該合得來的，」她說着，轉向了潘辛；「我們來唱一個二部合唱罷。您可知道 *‘Son geloso’* 或者 *‘La ci darem’* 或者 *‘Mira la bianca luna’*」

「*‘Mira la bianca luna’* 我是時常唱的，」潘辛回答；「可是，那是許久以前，我老早忘記了。」

「沒有關係，我們先哼着試試罷。讓我來。」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坐到鋼琴邊去。潘辛站在她底身旁。他們低低哼着那合唱，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改正了他幾處錯誤；於是，他們高聲唱了，並且還重唱了兩次——

“*Mira la bianca lu-u-una*”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底歌喉已經失去了牠底圓潤，可是她卻補救得非常巧妙。潘辛在最初有點兒膽怯，並且唱得很不入調；可是到後來，他卻經驗到他底藝術家的熱情了；如果不能說他唱得全無瑕疵，至少，他是在扭動着他底肩膀，搖幌着他整個身軀，並且不時高高地舉起手來，完全像個道地的聲樂家一樣。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又彈了兩三章塔爾堡①底小品，並且無限風流地唱了一曲法國的小曲。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再也不知怎樣表示她底快樂了，幾次她直想派人把麗莎也叫了來；蓋德奧諾夫斯基也同樣地找不出相當的讚美，祇有不斷地點着腦袋——可是，突然之間，一個大呵欠却不知怎樣地打來了，使他幾乎來不及用手去掩蓋他底大嘴。這呵欠並不會逃脫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底注意；她突然轉過身來，背對鋼琴，說道：“*Assez de musique, comme ça*”（音樂已經夠了吧；）我們談話兒罷，於是就交叉了她底雙手。“*Oui, assez de musique,*”（「對，音樂夠了。」）潘辛歡喜地回答着，於是和她談起話來——一場生動而流利的法語會話就開場起來了。「簡直像在最上等的巴黎沙龍裏呢，」瑪麗

● Thalberg (1812-1871) 德國鋼琴家，以彈顫動音著名。——譯者。

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聽着他們底巧妙而輕快的言談，禁不住自己想了。潘辛感覺得完全稱心；他微笑着，他底眼睛放着光輝；最初，當他有时碰到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目光的時候，他還用手掩掩臉面，皺皺眉頭，並且癡癡似地嘆嘆氣；可是，到後來，他却完全忘掉她底存在，祇是恣意地去享受那半社交，半藝術的談話去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顯示出來她原來也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無論對什麼，她全有一個從容的解答，她對什麼全不躊躇，對什麼全無疑惑；顯然地，她是和各種各色的聰明人談過許許多多的話來的。所有她底思想，所有她底感情，全以巴黎爲中心。潘辛把話題轉到文學上去，這纔發現她和他一樣，也是除了法文書別的就讀的。喬治·桑●刺激着她底憤慨；巴爾扎克●她是尊敬的，可是却又使她厭倦；在許●和斯克利白●底作品裏，她看出他們是偉大的人性研究家；她崇拜

● George Sand (1804-1876) 法國女流小說家，作品有 *Rose et Blanche Indiana* 等，與詩人羅塞及音樂家蕭邦之關係，尤爲世所週知。——譯者。

●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 法國第一流小說家，作品總題爲人同喜劇 (*La Comédie Humaine*)，被稱爲形象的法國社會史。——譯者。

仲馬^⑤和非法耳^⑥；然而，在心坎兒裏，她所最崇拜的却實在是保羅·德·可克^⑦——可是，當然地，對着別人，連他底名字她也不會提起。其實說，文學是並不引起她底怎樣的興趣的。在談話裏面，凡是能夠隱射到她底地位的一切事情，即使是最不着邊際的，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也全都非常巧妙地閃避着；在她底所有的言語裏，就是關於愛情的最微小的暗示，也很難找到；反之，她底言語底特徵正是對於情慾引誘持着極端的嚴峻，她所有的思想好像全是幻滅和溫順。潘辛反對着她；可是她却對於他底反對並不同意……然而，說也奇怪，就是當她說着多半可以算得嚴厲的非難的語言時候，那些話語底聲調却往往是那麼溫存而且嫵媚，而她的眼睛所傳出的消息，同時也是……到底那一對魅惑的眼睛

⑤ *Engene Sue (1804-1857)* 法國小說家，著作有巴黎的神秘等——譯者。

⑥ *A. E. Scribe (1791-1861)* 法國戲劇家——譯者。

⑦ *Dumas (1803-1870)* 法國著名小說家，於歷史小說尤為擅長。——譯者。

⑧ *Fevai (1717-1887)* 法國小說家——譯者。

⑨ *Paul de Kock (1794-1871)* 法國第二流通俗小說家——譯者。

傳出了怎樣的消息，其實也是難於斷言的，可是，却決然不是嚴厲，反而似乎有些甜蜜。潘辛極力想辨出那神秘的語言，極力想使自己底眼睛也能說話，可是他意識到他是完全失敗了；他得承認，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這位國外歸來的真正的水準是比他高得多的，因此，對於自己，他就變得不能充分把握了。在談話的時候，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有着輕輕地拉一拉對手底衣袖的習慣；這些瞬間的接觸使得潘辛大大地心亂起來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有着和任何人都易於廝熟的絕技；兩點鐘還不會過完，她就使得潘辛好像和她認識了一整世紀，而麗莎就是他所熱愛着的，前一天他還向她求過婚來的那個麗莎——在他底心裏，却早已消失在九天雲外去了。茶端出來了。談話變得更無拘束。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叫了僕人來，吩咐他告訴麗莎，如果她頭痛已經好些，就快下樓來。潘辛一聽見麗莎底名字，就開始談到自我犧牲，並且討論到誰是更能犧牲的——男人呢，或是女人？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立刻變得激動了，開始肯定着女人更能犧牲，並且宣稱道，她祇須兩句話就能完全證明，然而，她底證明却不幸攪得非常混亂，結果，打出了一個無論怎樣也是不倫不類的比方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抬起了一張樂譜，半遮着臉面，口裏咬着一塊餅乾，眼角和脣間浮着淺笑，歪到潘辛這一邊來，低聲說道：“*Elle n'a pas*”

inventé la poudre, la bonne dame.”（「這位好婆婆，倒會玩這麼一套遮眼法呢！」）
潘辛怔了一怔，幾乎被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底大膽驚呆了；可是，他也不曾覺察到，在這奇峯突出的警語裏，就是對他，對他自己，也隱藏了多少的輕蔑——他（可憐的人）忘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對他的所有的仁慈和疼愛，忘了她請他用的餐，借他使的錢，却以同樣的淺笑，同樣的低聲，回答道：“*Je crois bien,*”（「我完全相信」）——甚至還不是“*Je crois bien,*”而是“*J’crois ben!*”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親密地瞞了他一眼，於是，站立起來。麗莎進來了；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不會留得住她；她決心要來忍受她底試驗，一直到底。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迎上前去，潘辛陪在她底旁邊；這時，他臉上的外交家底表情又浮現出來了。

「您現在怎樣？」她問麗莎。

「我覺得好多啦，謝謝您，」麗莎回答。

「我們剛纔弄了一會兒音樂，」潘辛說着；「真可惜，您沒有聽到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唱歌。她唱得妙極啦，*un artiste consommée*（真是絕妙的藝術家。）」

「這兒來罷，*ma chérie*（我親愛的），」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聲音響了。

用着小兒似的服從，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立刻就過到她那兒去，坐在她底腳前的一個小凳上面。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叫她過來，是爲了可以讓自己底女兒和潘辛單獨談話，雖然祇是一刻時光也好。她仍然私心期望着她底女兒可以回心轉意過來。並且她忽然想到了一個主意，使她勿論如何也忍不住，馬上就想發表出來。

「您可知道，」她細聲對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說道，「我想設法和解你們夫婦倆。我可保不一定成功，可是我得試試。你知道，他對我是非常尊重的。」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緩慢地擡起眼睛來望着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並且極其嫵媚地把她底手握了過來。

「那您就是我底救主啦，*matanie*（我底姑母），」她說着，聲音悲哀地，「我真不曉得該怎樣感謝您底疼愛。可是，我是太對不住費多爾·伊凡諾維奇了；他不會饒恕我的。」

「可是，你確實……真的……」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問着，好奇地。

「別考問我罷，」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截斷了她，眼臉垂了下去。「我那時太年青，不懂事——可是，我也並不想爲我自家辯護的。」

「唔，可是幹嗎不試試呢？幹嗎往絕路上想？」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正想拍拍她

底肩膀兒——可是望望她底臉面却害怕起來了。「確實是個好孩子呢，」她想着，「可是終歸是個母獅子！」

「您不舒適？」同時，潘辛問了。

「我不大好過，」麗莎回答。

「我明白啦，」沈默許久之後，他說道。「是的，我明白啦。」

「您說什麼？」

「我明白啦，」潘辛若有所事地又重複了一次，他簡直不知道要說什麼的好。

麗莎變得紛亂了，可是她立刻想道：「管牠呢！」潘辛做出了一種神祕的樣子，沈默起來，臉上裝出儼乎其然的神氣，轉過了一邊去。

「怎麼着，就到十一點啦！」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提醒着。

客人們明白了那暗示，就開始告別。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答應着明天再來晚餐，並且也把阿達帶來；坐在一個角落裏幾乎昏昏睡去的蓋德奧諾夫斯基，這時自告奮勇地，請求陪她回家去。潘辛莊嚴地跟大家行着禮；當他站在階沿，把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送上馬車的時候，他輕輕地握了她底手，並且在她底車後高聲喊道：Au revoir! (「再見」)

蓋德奧諾夫斯基坐在她底身旁；一路之上，她不斷地把她底纖小的脚尖，有意無意地擱到他底腳上，逗着他；他底臉紅了，並且對她說着恭維的話；可是她却嗤嗤地笑，並且，當街燈射入了馬車的時候，還對他做起媚眼來。她剛剛彈過的那個華爾茲，還在她底腦裏鳴響，並且興奮着她。勿論是在什麼地方，祇要她一想像到那輝煌的燈燭，燦爛的舞廳，音響底急劇的迴旋——她底靈魂就會燃燒起來，她底眼睛就會閃着奇異的光采，微笑就會浮到她底唇邊，而一種迷醉似的媚態，也就會分佈到她底整個肢體上來了。在到家的時候，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輕捷地從馬車上跳了下來——是祇有時髦的牝獅纔會知道的那種跳法——轉向了蓋德奧諾夫斯基，於是，突然，對着他底臉面，迸出了一串銀鈴似的笑聲。

「真正是個迷人精，」參議先生在回到寓所的路上，一路想着——在他底寓所裏，他底僕人正捧着一瓶石鹼擦身水在等待着他。「幸虧我是個穩重人……可是，她幹嗎那麼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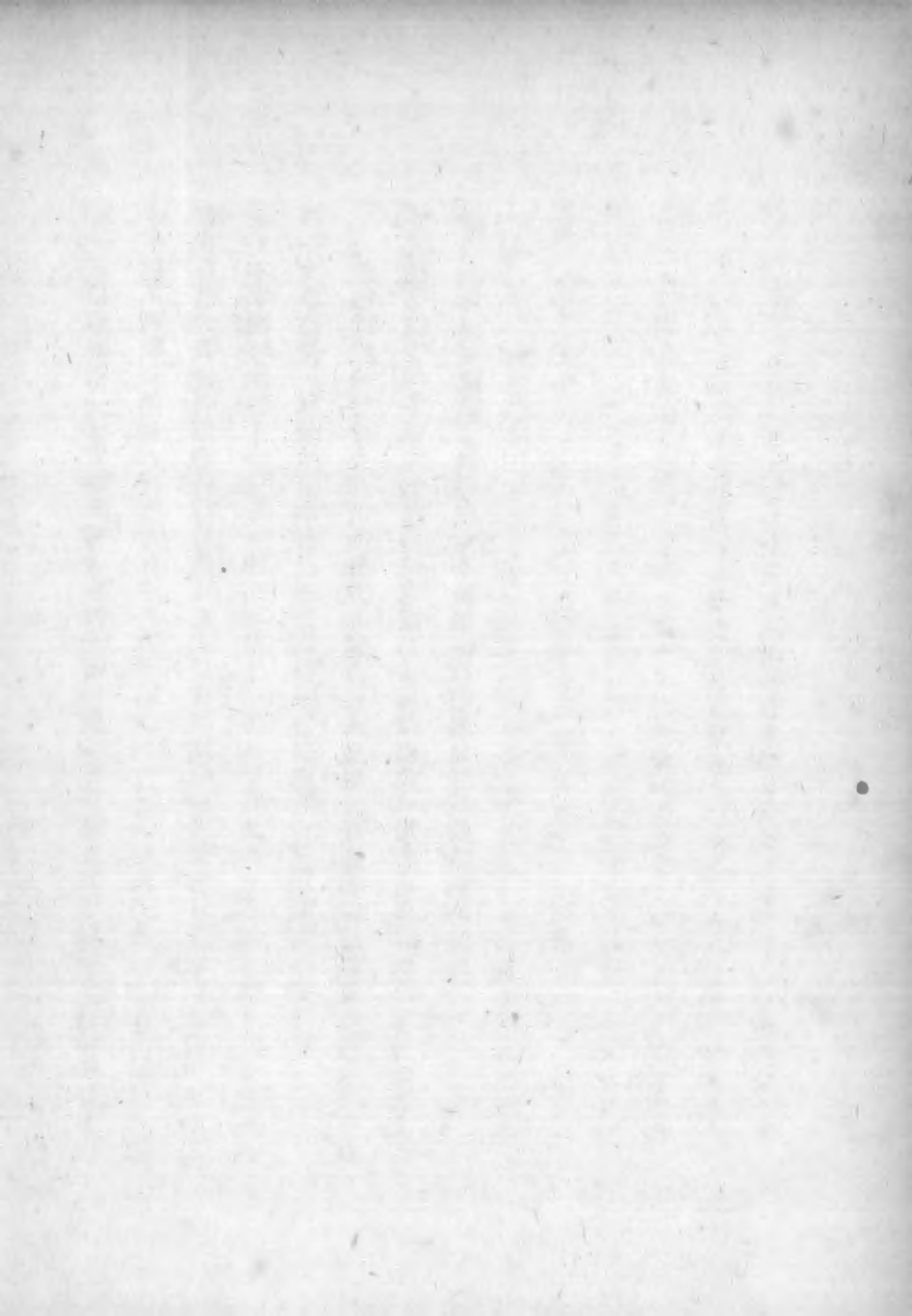
那一整晚，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守護着在麗莎底枕邊。

拉夫列茨基在華西列夫斯科伊住了一天半，隨時都在四近徘徊。他不能在一處地方呆得很久；悲懶嗜嗜着他；一種無間歇的，殘酷的，然而疲憊的衝動，盡情地苦惱着他。他回憶起來他剛剛到達鄉間的第二日他所經驗的情感；他記起那時他所下的決心，不禁對自己深深地憤恨了。是什麼把他，從他所認定的義務，他底未來生活底惟一的問題，生生地拆開了？幸福底渴望——又是那對於幸福的渴望！顯然地，米哈萊維奇是對了，「他想着：『你又想來嘗味人生底快樂，』他自語着——『你忘啦，幸福來拜訪一個人，哪怕祇是一次，也就是多麼大的奢侈，多麼領當不起的恩澤呀。是的，你那幸福是不完全的，甚至，你可以說是欺騙的得啦，你說說，你有什麼權利要求真實和完全的幸福呢！你掉轉腦袋瞧瞧能這四邊的人誰幸福？誰在享受自家底生活那兒，一個農民去收糞去了；也許他滿足他自己底命運

吧？可是，怎麼樣？你去跟他易地相處，可願意試試罷？想想你那母親：她底要求該多麼微小，可是，她底又是怎樣的命運？你跟潘辛說，你是回到俄國來種田的，我看你不過是大言欺人罷啦；種什麼田？不過是到了這麼大歲數還追着別人家底姑娘罷啦。你底自由底消息一來，你就把什麼一脚踢開，什麼全忘掉，孩子追粉蝶兒似地跑起來啦。……麗莎底面影不斷地在他底思想裏顯現出來；他苦惱地把牠排除出去，而同時，把那另外的一個，那迷人的，然而永遠是狡猾的，可憎的一個，也趕出腦外去了。老安東發覺他底主人有點兒反常；他在門後嘆了幾聲氣，又在門限上嘆了幾聲，於是決心走上前去，勸他喝點兒熱的什麼。拉夫列茨基對他吼叫着，命令他滾出去；可是，後來他又請他原諒——可是，這反而使得老人更爲悲哀了。拉夫列茨基不能留在客廳裏；他感覺他底曾祖父正是從那畫布上面輕蔑地盯着他底不肖的子孫。「哼！你瞧瞧你，你浮在淺灘裏的！」那歪扭的嘴唇似乎是在對他這樣斥罵。「難道說，」他想着，「難道說我就不能再把握我自己麼？我就敗在，敗在——這麼點點小事底手裏了麼？」在戰場上受了重傷的人，往往會把他們底重傷當作「一點點小事」；一個人到了不能再欺騙自己的時候，也就到了不能再活下去的時候了。「難道我真是個小孩子麼？是我終生幸福底可能性，我已經看在眼前，幾乎已經捉到手裏了，可是，牠却忽然消

逝了；正和輪盤賭一樣罷，祇要輪子再轉一轉，一個窮光蛋馬上就可以變成富豪啦。好不成——就不成罷：完結啦。我得咬起牙來，幹我得強迫我自己沈默。我不是第一次纔這樣來鞭策我自己的。我幹嗎要逃呀？我幹嗎坐在這兒，像個駝鳥把頭埋在沙裏呀？難道還害怕着去面對不幸麼？哼，胡說！——安東！——他高聲叫了，「叫人把我底馬車駕起來，快！——是的，」他再一次默想着，「我得強迫我自己沈默，我得緊緊地把我自己鞭策起來。」……

像這樣推想着，拉夫列茨基努力排解着自己底痛苦；可是，那痛苦却還是強大的，有力的。就是已經老得半糊塗的阿勃拉克霞，也搖起頭來，並且用着悲哀的眼色望着他登上回城去的馬車。馬躍動了。他挺直地，不動地坐着，茫然地盯視着眼前的道路。



前一晚，麗莎寫過信給拉夫列茨基，要他今晚到她家裏來會她；可是，他却先到他自己家裏。他發現他底妻子和女兒全不在家；從用人口裏，他知道她們都上加里丁家去了。這使他又驚訝，又是憤怒。「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簡直是決心不讓我好好兒活啦！」他想着，一種瘋狂的憎恨衝上了他底心頭。他開始大步徘徊着，不斷地把所有擋住去路的孩子底玩具呀，書籍呀，女人底用物呀，亂扔，亂踢着；他把茹斯蒂喚來，叫她把所有這些「亂七八糟」全都移開。「Oui, monsieur」（「是，先生」）她說着，做出一個怪臉，就開始把房間整理起來，美妙地彎着身體，並且，在每一動作裏，她好像都在有意地讓拉夫列茨基感覺到，她不過把他當作一個粗野的蠢熊。他嫌惡地望着她那已經色衰的，可是仍然「辛辣的」，嘲笑的，巴黎式的臉面，望着她那白色的衣袖，絲質的圍裙，和她底輕巧的小帽。終於，他把她

揮出去了，而躊躇許久之後（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還沒有回來）他就決心到加里丁家去——不是去拜訪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無論怎樣，他也不會到她底客廳，他妻子所在的客廳去）——而是去拜訪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他記得，有一座女僕們出入的後樓梯，是一直通到她底房間去的。拉夫列茨基就這麼做了。幸好在前庭他遇見了蘇羅其嘉，她就把他帶到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那裏去。那老婦人，反乎她底習慣，是獨坐着的；她坐在一個角落裏，光着頭，身體前傾，兩手交在胸前。一見到拉夫列茨基，她就非常激動起來了，急忙從椅上跳起，開始在屋子裏到處跑着，好像是在找着她底帽子一般。

「啊，你來啦——啊，來啦，」她開始着，閃躲着他底視線，並且更加激動起來。「唔，好吧！怎麼着？怎麼啦？我是作什麼呀？你昨兒到那兒去來？唔，她回來啦。唔，是的，是的，我們祇好——這麼着，那麼着罷。」

拉夫列茨基沈到一把椅子裏去。

「唔，坐下，坐下，」老婦人繼續說着。「你一直上樓來的？唔，是的，自然。唉，唉，你來瞧瞧我？唉，謝謝。」

老婦人沈默了一會兒。拉夫列茨基不曉得該對她說些什麼；可是，她已經明白了。

「麗莎……是的，麗莎剛纔還在這兒，」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把她底手提袋底繩子結着，又解着。「她不大舒服。蘇羅其嘉，你在哪兒呀？這兒來罷，我底媽媽；你怎麼一刻兒也坐不安靜？我自己，也是頭痛。那一定是因為那個——那些個唱歌呀，音樂呀……」

「唱什麼歌呀，姑？」

「什麼？你還不知道？一直就唱着那——你們叫什麼？——什麼兩部合唱。老是意大利文呢；吱吱喳喳，簡直像鴿子叫。拖着那麼長的調子，真是想抽人底魂呀。就是那潘辛呀，還有你們家裏那位。混熟得多快喲！全沒點兒規矩，已經就像親不了的至親啦。可是，我說就是一條狗，也會給自己找個避難的窩的；祇要別人不把她撵出去，她幹嗎要死在外頭呢？」

「可是，我得說明我真是不會料到這個的，」拉夫列茨基回答；「這真要相當大的勇氣呢！」

「不，我親愛的，這可不是勇氣；這是不要臉呀。上帝祝福她能——不關我事！聽說你要把她送到拉夫里基去——可真？」

「是的；我打算把那分產業撥給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

「她可要過錢！」

「還沒有。」

「唔，不多久自然會要的。可是，讓我好好兒瞧瞧你罷。你可好？」

「還好。」

「蘇羅其嘉！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突然叫了；「去告訴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

娜去——唔，不——去問問她……她可在樓下呀？」

「在，太太。」

「唔，是的；那麼，問問她把我底書擱到哪兒去啦。她知道的。」

「知道啦，太太。」

老婦人又忙亂起來了，並且開始抽開着她底粧檯底抽斗。拉夫列茨基靜靜地坐在他底椅上。

忽然，樓梯上輕微的脚步聲響了——麗莎走了進來。拉夫列茨基站起來，鞠了躬；麗莎停在門口。

「麗莎，麗索其嘉，」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慌忙地說；「你把我底書，把我底書擱到哪兒去啦？」

「什麼書呀，姑？」

「怎麼着，我底媽！那本書呀。可是，我並沒叫你……沒有關係。你們在樓下幹些什麼！瞧，費多爾·伊凡諾維奇到我這兒來啦。你底頭怎麼樣？」

「沒有什麼。」

「你就老是一句：『沒有什麼。』你們在底下幹些什麼呀——又是音樂？」

「不是——他們打牌玩兒。」

「着啊；什麼全有她底分兒。蘇羅其嘉，我看你多早就一心想跑到花園裏去的。滾罷！」

「不，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我並不……」

「別強嘴，好不好去罷！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一個人到花園裏去了——陪陪她去。」

對別人老太婆，要恭敬一點兒。——蘇羅其嘉走掉了。——「可是我底帽子呢！怎麼着，我底帽子跑到哪兒去啦？」

「您讓我去找罷，」麗莎說。

「坐下，坐下！我自己底腿還沒有斷掉。一定是落到那邊，我自己底寢室裏去了。」

於是，把拉夫列茨基斜瞟了一眼以後，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就獨自去了。她本是讓

那房門開着的，可是，突地又跑了回來，砰然一聲，把牠帶上。

麗莎靠着椅背，默默地用手掩着臉面；拉夫列茨基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

「我們就是像這樣來互相見面了！」他終於說道。

麗莎把手從臉上垂了下來。

「是的，」她低沈地說道，「我們立刻就受到懲罰呢。」

「懲罰！」拉夫列茨基回響着。「你是爲什麼該受懲罰的呢？」

麗莎擡起眼睛來，望了他。她底眼睛所表現的也不是哀愁，也不是焦急；牠們變小了，變暗淡了。她底臉色是蒼白的；她底微開的脣也失去了牠們底色澤。

拉夫列茨基底心顫動了，是憐，也是愛。

「你寫信給我說，一切全完啦，」他低聲說着；「是的，一切全完啦，在牠們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所有那一切，全得忘掉，」麗莎說了；「我很喜歡您能來；我本來要寫信給您的，可是，您來了更好。祇是，我們得儘量利用這幾分鐘底時光。我們全有一個義務須要履行。您，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您該跟您底妻子和解。」

「麗莎！」

「我請求您這麼作。祇有這樣我們纔能補償……所有已經成就的事。您多想一回罷——您就不會拒絕我的。」

「麗莎！看上帝底面上！你要求着的是不可能的事。勿論你命令我什麼，我都願意作；可是，現在——跟她去和解……我什麼全答應；我什麼全可以忘却；可是，我不能強迫我自己底心……憐憫我罷，這是殘忍的！」

「可是，我所要求的……並不是像您所說的不可能，如果實在不能夠，您可以不必跟她同居；可是，您得跟她和解。」麗莎回答着，她底手又把臉面掩蓋了。「記着您底小女兒能並且爲着我底緣故。」

「很好，」拉夫列茨基回答着，咬着牙齒。「我就答應罷。那麼，就算我是履行我底義務了；可是，你呢——你底義務是什麼？」

「那我自己自然知道。」

拉夫列茨基突然顫慄了。

「你真是不打算和潘辛結婚的麼？」他問。

麗莎露出了幾乎看不出來的笑容。

「哦，決不會的。」她回答說。

「啊，麗莎，麗莎！」拉夫列茨基叫了，「我們本來可以多麼幸福的啊！」

麗莎再一次地擡起眼睛來，凝視了他。

「現在，就是您自己，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您也該能看出，幸福不是操在我們手裏的，却是屬於上帝的。」

「是的，因為你……」

門突然開了，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手裏拿着她底帽子，走了進來。

「真把我找壞啦，」她說着，站在麗莎和拉夫列茨基的中間。「我自己不知怎麼樣把牠攪不見了。上了年紀就是這樣的呀，倒楣！可是，年青，也並不強。那麼，你就上拉夫里基去，陪你老婆？」她加說着，轉向拉夫列茨基。

「陪她，到拉夫里基——我？我不知道，」稍稍停頓以後，他回答。

「不到樓下去望望嗎？」

「今兒不。」

「唔，很好，隨你底意罷；可是，麗莎，我看你該下樓去了。啊，我底天！我忘啦給我底照鴛兒
喂食啦，等一等，我一會兒就回來。」

於是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連帽子也不會戴，又跑出去了。

拉夫列茨基急忙地挨近到麗莎底身邊。

「麗莎，」他開始了，聲音是哀求的，「我們快永別了，我底心碎了——在分別的時候，
把你底手給我罷。」

麗莎擡起她底頭來。她底疲倦的，幾乎失去了光芒的眼睛呆呆地盯視着他。

「不，」她忽然叫了，把已經伸了出去的手腕又縮了回來，「不，拉夫列茨基」（這是
她第一次地這樣稱呼他），「我不能把手給您。何必呢？去罷，我請求您。您知道我愛您……
是的，我愛您！她強有力地加說着；可是，馬上又：「啊，不——不！」

說着，就把她底手巾掩住了她底眼睛。

「至少，把那手巾給我罷——」

門響了……手巾滑到了麗莎底膝上。拉夫列茨基在牠還沒有落到地板以前把牠抓
住，急忙塞到了自己底口袋；如是，當他回過頭來，他底眼睛正遇到了瑪爾法·提摩費埃夫

娜底目光。

「麗索其嘉，我想你媽媽在喚你，」老婦人說着。

麗莎馬上站立起來，走了出去。

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又坐到她底角落裏去了。拉夫列茨基正要向她告辭。

「費狄亞，」她說着，突兀地。

「什麼，姑姑？」

「你可是個體面人？」

「什麼？」

「我問你——你可是個體面人？」

「我希望是。」

「哼，那麼，答應我，你要做個體面人。」

「當然。可是，您幹嗎這麼問呢？」

「我自然知道幹嗎呀。是的，我底好人，如果你仔細想想——你不是傻瓜——你當然也會知道我幹嗎要問了。現在，再見罷，我親愛的。多謝你來望我；並且，記着你答應我的話。」

着。

罷，費狄亞來，吻吻我。啊，我底心肝，你底痛苦真是太重啦。可是，勿論誰底也全不輕。有一個時候，我也常常羨慕那些蒼蠅；這般動物，我時常想，生活得真是幸福呢。可是，有一天晚上，我聽見了一隻蒼蠅在一個蜘蛛底爪子底下哀鳴着；我這纔想道，啊，原來牠們也自有牠們底苦惱。有什麼辦法呢，費狄亞？可是，還是記着你答應過我的話罷去。」

拉夫列茨基從後門走了出來，差不多已經到了街上，忽然一個小廝追了上來。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打發我來請您上她老那兒去，」他向拉夫列茨基報告

「給她說，兄弟，說我這時候不能……」拉夫列茨基開始着。

「她老叫我專來請您的，」小廝繼續着，「她老教我回您老，祇有她老一個人。」

「客人們走了嗎？」拉夫列茨基問。

「是的，您老，」小廝回答着，幾乎想笑了出來。

拉夫列茨基聳聳肩膀，就跟着他去了。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獨自坐在她底私室，靠在一張寬大的安樂椅上，嗅着科倫香水；一杯橙花水擱在她底身邊的一張小桌子上。她有點兒奮興，而且，好像有點兒膽怯。

拉夫列茨基進來了。

「是您要見我？」他說着，冷淡地鞠了一躬。

「是的，」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回答着，於是，呷了一口水。「我聽說您一直上了樓，到我姑姑那兒去了，所以我叫下人一定得把您請過來：我有話要跟您說說。坐下罷，請坐下。」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抽了一口氣。「您可知道，」她繼續着，「您太太來啦。」

「那我是知道的，」拉夫列茨基說。

「唔，是的——那是說——我底意思是說，她到我這兒來啦，我已經接待了她：這就是

我想跟您，費多爾·伊凡尼奇，解釋解釋的。我，感謝上帝，總算什麼人也沒辱沒；您知道，我怎樣也不會做出不尷不尬的事情來的。可是，雖然我預先就想到您不會怎樣高興，可是，費多爾·伊凡尼奇，我又怎樣能夠拒絕她呢？她總是我底一門親眷呀——通過您底關係。您設身處地跟我想罷，我怎麼能給她個閉門不納呢？您總會同意我的吧？」

「您是完全無謂地煩擾您自己啦，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拉夫列茨基回答着。「您做得完全對；我一點兒也不怪。我一點也不會想到要剝奪我妻子底拜望朋友的權利。我不來看您，不過是爲了避免和她見面——不過是那麼回事罷啦。」

「啊，您這麼說，我真是多麼高興，費多爾·伊凡尼奇，」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說了；「是的，我一向就相信您有這麼高貴的情感的。可是，說到我底煩擾，這也沒有什麼奇怪；我是一個女人，還是一個母親。至於你底妻子——當然，你們夫妻間的事，我哪兒判斷得了？這話我老早就跟她說過了；可是，她真是多麼可愛的人兒喇，誰見了她能不愛惜？」

拉夫列茨基笑了，把帽子在手裏玩弄着。

「我還得跟您說說，費多爾·伊凡尼奇，」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繼續着，更接近了他一點兒；「如果您祇要看見她底樣兒多溫順，多恭敬，真是教人多感動呀！如果您

聽見她是怎樣說到你呀！「我」她說，「我真是太對不住他啦！」「我」她說，「我是太沒眼睛啦！」「他」她說，「他真是個天使，不是個凡人。」真的，她是這樣說的：「一個天使。」她是多麼後悔啊……我可以發誓，我從來沒見過那麼沈痛的後悔的！」

「得啦，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拉夫列茨基說道，「如果您不嫌我挑剔，我倒想問問：據說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在這兒大唱起歌來，她是後悔得要唱歌呢，或是怎麼的呢……」

「啊哈，您說這種話兒還不害臊？她唱歌，彈琴，不過是讓我樂樂，是我特別請她，差不多命令她這麼作的呀。我看她苦惱——那麼苦惱，所以我纔想個法兒讓她散散心；況且，我聽說，她是那麼個能手，憐憫憐憫她罷；費多爾·伊凡尼奇，她簡直完全毀啦——您祇要問問蓋德奧諾夫斯基看——完全傷心透啦，*Monta-fairi*（完完全全）您怎麼還能那麼說她呢？」

拉夫列茨基祇是聳了聳肩膀。

「況且，你們那阿達其嘉，該是怎樣的個小天使，怎樣可愛的個小寶貝啊！多漂亮，多伶俐！法文說得多好！俄文她也懂呢——她就管我叫 *Sotenska*。說到怯生，您知道，像她那麼

大歲數的小孩，哪一個又不怯生？——可是她就不。她真是出奇地像你——眼睛，眉毛，唉，全身上下——簡直是您。我老實說，那麼大歲數的小孩，我一向不愛的；可是你們那小女孩可真教我心疼死啦。」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突然間，拉夫列茨基大叫了，「請讓我問問，您幹嗎要跟我說這些個話？」

「幹嗎？」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又開了開她底科倫香水，啜了一口茶，「我跟你這麼說，費多爾·伊凡尼奇，就因為……您想想，我是你們一門親眷呀，我對你們就不能不深深關切，我知道您底心地是再好不過的。聽我說罷，*mon cousin*，（我底表弟，）——無論怎樣，我總算一個有點兒經驗的女人，我說話總不會信口亂說的。饒恕她罷，饒恕你底妻子罷！」（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眼裏不知怎麼一來，馬上就充滿着眼淚了。）「祇想一想：年輕，沒有經驗……也許，還有一個壞的榜樣——她沒有一個把她牽上正路的媽媽。饒恕她罷，費多爾·伊凡尼奇！她底懲罰已經受得夠啦。」

眼淚流到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頰上來了；她並不把牠們揩掉；她是喜歡眼淚的。拉夫列茨基如坐針刺。「天哪，」他想，「這是受的什麼罪！是怎樣的日子臨到我底頭上來了呀！」

「您不說話，」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又開口了，「教我怎麼明白您呢？您真能那麼殘忍麼？我不相信。我覺得我底話已經感動您了。費多爾·伊凡尼奇，上帝會報答您底好心的。現在，從我底手裏把您底妻子領過去罷！」

拉夫列茨基不自主地從椅上跳了起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也站起來了，急忙跳到帷幕後面，把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領了出來。臉色蒼白，眼臉低垂，好像幾乎要暈過去的她，似乎把自己所有的思想和意志全都解除了——祇是把自己整個兒地交給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手中。

拉夫列茨基倒退了一步。

「原來你也在這裏呀！」他叫着。

「別責備她罷，」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急忙分辯着，「她無論怎樣也不肯留着的，是我命令她留下，硬把她放在幔子後面。她告訴我說，那會教您更發怒；可是我聽也不要

聽：我知道您比她知道得清楚多啦。從我底手裏把她領回去罷。上前去，華爾雅，別怕！跪在你丈夫腳前。」（她一面拖着她底手臂，）「讓我給你們祝……」

「住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拉夫列茨基並沒有說錯：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你好像很喜歡這種感傷的場面。」（拉夫列茨基並沒有說錯：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自從她底女塾時代起始，就對於舞台效力有着熱烈的嗜好的。）「牠們叫你開心；可是對於別人，也許是受罪。可是，我並不要跟你講話。在這一場裏，你可不是主腳。你又是想玩點兒什麼把戲，太太？」他繼續着，轉向他底妻子。「我所能的，我可不是全給你作到了？不用告訴我這一場好戲並不是你底提調；我不會相信你——你自己也知道我已經不能相信你。那麼，你還要什麼呢？你是聰明人——你作事總不會沒有目的。你早該知道我已經不能和你像從前一樣地同居了——並不是我惱你，恨你，祇是因爲我已經變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你剛回的那天我就把這話給你說過，你自己，當時也在心下默認了的。也許，你還想在輿論上恢復你底地位吧？祇是住在我底屋子裏，你還不稱意；你還要跟我住在一個屋頂底下——是不是這樣的？」

「我祇是要您饒恕我，」華爾雅娜·巴弗洛夫娜回答着，仍然不把眼睛擡起。

「她祇是要您饒恕她呢。」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照樣說。

「不祇是爲了我底緣故，也爲了阿達底。」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細聲說。

「不祇是爲了她底緣故，也爲了阿達底呢。」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又照樣說。

「很好！你要的就是這個？」拉夫列茨基說着，使着氣力。「好罷，我也承認。」

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底目光給了他一個迅速的掃射，而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却叫了起來：「好哇，謝天謝地！」於是又把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底手臂拖了起來，又開始說道：「現在，從我底手裏把……」

「住口，我給你說！」拉夫列茨基打斷着。「我承認跟你同居，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他繼續着，「那就是說，我會把你帶到拉夫里基去，並且跟你同居在那裏，到我底氣力不能支持的時候爲止；以後，我就會走掉——可是，我會時常回來看你。你知道，我並不想騙你；可是，也請你不要再要求什麼罷。如果我真是依從了我們底可敬的親戚底期望，把你擁到我底懷裏，告訴你說過去的全不存在，枯樹也會開花——我想你自己也會失笑吧！可是，我看得很明白——我得屈服。你不會懂得這話底意義的……可是，也沒有關係。我再說一遍，我答應跟你同居——也可以說，我不能答應你。可是，我不會再丟棄你；我答應再把你當作我

底妻……」

「可是，至少，得跟她接接掌罷，」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說着，她底眼淚老早已經乾掉了。

「直到此刻，我還沒有欺騙過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拉夫列茨基回答，「她會相信我底話的。我答應帶她到拉夫里基去；可是，記着，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祇要你一離開了那地方，我們底合同就算完了。現在，請讓我告退罷。」

他給兩位太太鞠過一躬之後，就急忙走了。

「您不把她帶去麼？」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追着他叫着。

「讓他去罷，」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輕輕地對她說，於是，就對她表示着感謝，抱住她，吻着她底手，並且稱她為她底救命恩人。

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委屈地接受着她底愛撫。可是，她私心却既不滿意拉夫列茨基，也不滿意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也不滿意她苦心提調的這整個場面。這場面弄得簡直沒有什麼感傷氣味；據她看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是應該跪到她丈夫脚前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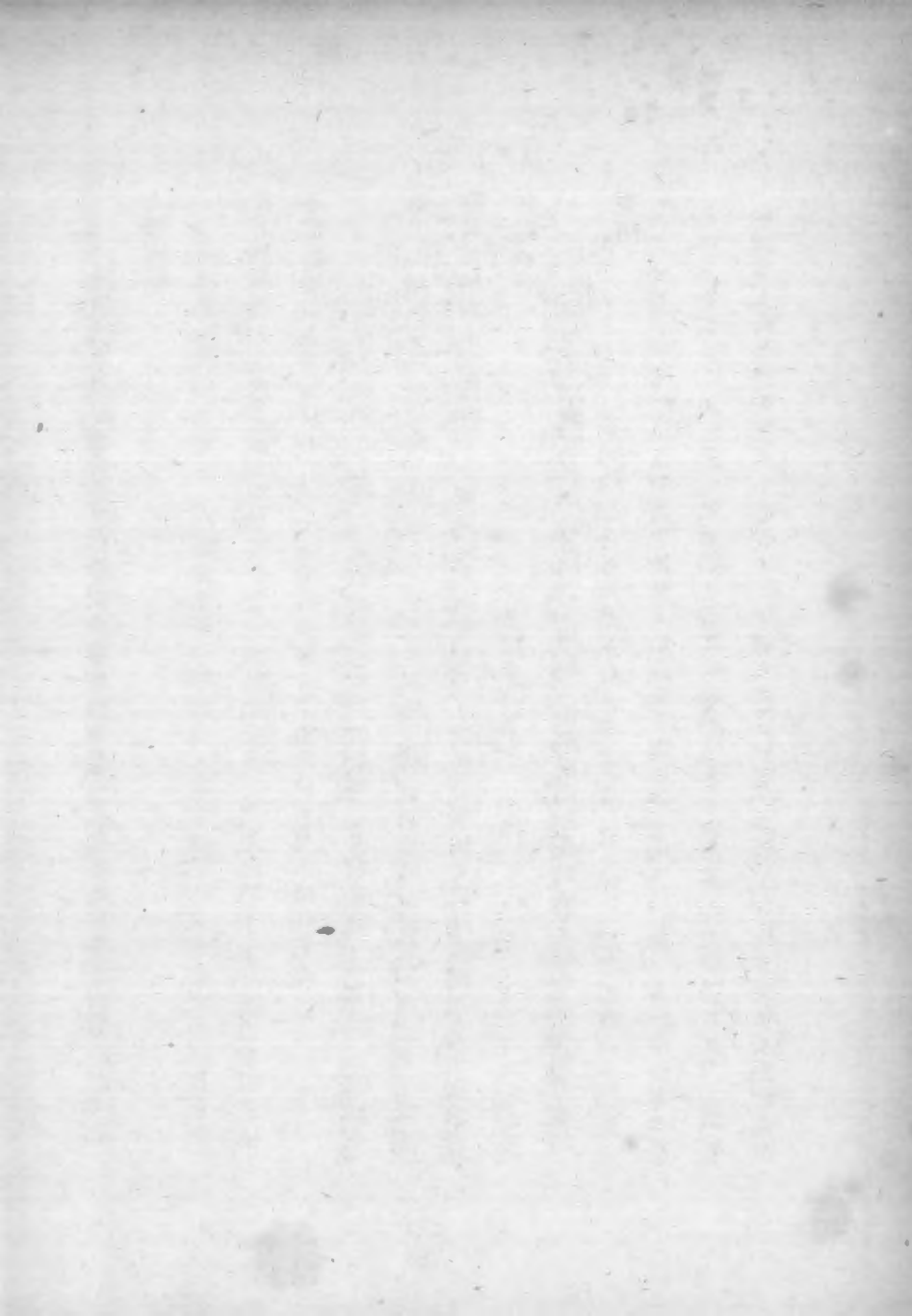
「你怎麼就不懂我底意思呀！她不斷地遺憾着，「我可不是跟你說，「跪下！」」

「就這樣也很好，親愛的姑母，您別煩擾您自家罷；全都好極啦。」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宣說。

「可是，他到底還是……冷得像冰呀，」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說着。「您自己倒沒有哭，我底眼淚可真流夠啦。他要把您關到拉夫斯基去呢。想想罷——您連出來看我也不能夠啦！男人全是沒心肝的。」她像這樣結束了，頻頻地若有其事搖着頭。

「可是，至少，我們女人總知道感謝好心和大量的呀，」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說着，就溫柔地屈下膝來，抱住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肥胖的身體，把臉面藏到了她底胸前。那臉面上實際浮着一個淺笑，然而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眼淚却再一次地奔流起來了。

拉夫列茨基回到家裏，把自己關在他底小廝底房間，倒在躺椅上面，在那裏躺着，直到天明。



次日，是星期日。召喚人們去做早禱的鐘聲並不會把拉夫列茨基驚醒——他原來整晚就不會合眼——可是這却使他記起了在另一個星期日，依着麗莎底請求，他曾去過教堂的事。他急忙地爬起來；一種隱祕的聲音告訴他，今天他也可以在那裏見到她的。他輕輕地離開了屋子，告訴僕人通知還在沈睡的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說他要回來午膳。於是，就在單調而悲抑的鐘鳴底召喚裏，他大踏步地向着教堂走去了。他到得很早；教堂裏還沒有幾個人。一個執事在歌唱席上唸着經文；他底聲音，時時被一聲咳嗽打斷，是那麼規則地時抑時揚。拉夫列茨基站在臨近教堂入口的地方。信徒們來到了，一個一個地，停止着，畫着十字，向着四方八面頂禮；他們底脚步聲在那靜穆的，幾乎空虛的空間震蕩着，並且在穹窿的屋頂上面清楚地迴鳴。一個殘年的老婦人，穿着破舊的披風，跪在拉夫列茨基底近邊，開

始熱烈地祈禱起來；她底慘黃的，脫牙的，皺縮的臉面充溢着激烈的情感；她底血紅的眼睛凝注地仰望着神龕上面的神像；她底骨瘦的手不斷地從披風底下伸了出來，畫着十字，緩慢地，而且強有力地，做着寬大而掃蕩的手勢。一個面色憂鬱，鬚鬚濃密，鬚髮凌亂而且衣衫襤褸的農民，也走了進來，馬上就雙膝跪地，立刻對自己畫起十字來，俯伏着，急忙地磕着頭，每磕一次頭就重重地搖搖自己底腦袋。他底臉面和他底姿勢都表現着那麼深重的苦楚，使得拉夫列茨基禁不住走到了他底面前，問他是怎麼一回事。農民膽怯地而且笨拙地退後了一步，冷冷地望了他一眼，急促地說了一句：「我底兒子死啦！」——於是又俯伏起來。「對於他們，還能有什麼可以代替宗教底安慰的呢？」拉夫列茨基想着，於是，自己也想要祈禱起來了；可是，他底心是沈重的，僵硬的，他底思想是遠離了。他仍然期待着麗莎——可是麗莎並沒有來。教堂裏開始充滿着人了；可是裏面仍然沒有麗莎。彌撒開始了，副牧師唸了聖經，最後的頌主聖歌的鐘聲也響了；拉夫列茨基上前了幾步——就突然地望見了麗莎。她已經早到了，可是他一直沒有發見她；站在牆壁和歌唱座底中間，她一直不會回顧，也不會動移。拉夫列茨基盯着她，直到彌撒終了；他是在向她作着最後的訣別。會衆開始四散了，可是她仍然靜立着；她似乎是在等待着拉夫列茨基先走。終於，她最後一次地畫了十

字，目光一直向前地走了出來——祇有一個婢女跟隨着她。拉夫列茨基隨着她出了教堂，在街上追上了她；她走得很快，她底頭低着，面紗低低地罩着她底臉面。

「早安，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他高聲說着，勉強鎮靜地；「我可以伴你麼？」
她不會回答；他走到她底身旁。

「你可滿意我了麼？」他問，聲音低微下來；「你可聽說過昨兒晚間的事？」

「是的，是的，」她輕聲回答，「那樣很好。」

而她底脚步就更快起來。

「你滿意了麼？」

麗莎祇是點點頭。

「費多爾·伊凡諾維奇，」她馬上開始了，聲音是那麼平靜而且軟弱，「我祇想請求您一件事：您別再到我們家來罷；您趕快走掉罷。我們以後也許能會面的——不久以後——也許，一年以後。可是，現在，請依着我底請求罷。以上帝底名，我求您答應我。」

「你不論說什麼，我都能依從，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可是，我們能夠像這樣就分別了麼？你竟能一句話也不對我講麼？」

「費多爾·伊凡諾維奇，現在，您是在這兒，在我底身邊走着。可是，您已經離開我多遠，多遠了。而且，不祇是您，還有……」

「說下去罷，我求你！」拉夫列茨基叫着。「你要說什麼？」

「也許，您將來會聽見……可是無論怎樣，忘記罷……啊，不，不，不要忘記我——記着我！」

「我忘掉你……」

「夠了，永別了。請您別跟着我。」

「麗莎……」拉夫列茨基開始着。

「永別了，永別了！」她反覆地說着，把面紗拉得更下，幾乎跑着地走掉了。

拉夫列茨基目送着她，許久許久，於是低下頭來，走下街心。他一眼瞥見了倫蒙，那老人也在街上走着，帽沿罩齊眉尖，眼睛盯着脚下。

他們默默地對視着。

「唔，您要說什麼？」拉夫列茨基終於說道。

「我要說什麼？」倫蒙回答着，聲音酸澀地。「我什麼也不要說。」「一切都死了，我們也

死。』(Alles ist tot und wir sind tot.) 您朝右！

「是的。」

「那麼，我朝左再見。」

次日清晨，拉夫列茨基帶着他底妻子到拉夫里基去。女人和阿達和茹斯蒂坐在一乘馬車裏，走在前面；他坐着一乘旅行馬車，隨後跟着。在整個旅途上，那可愛的小姑娘一直不曾離開車窗；什麼都使她驚訝：農民，農婦，村莊，水井，馬頭上的韃，馬頸上的鈴，以及無數白嘴鴉；茹斯蒂也分擔着她底驚奇。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不斷地笑着她們底言談和叫喊。她底興致非常好；在離開O市之前，她和她底丈夫曾有一次解釋。

「我明白您底處境，」她像這樣對他說；可是他，從她那聰明的眼睛底表情裏，就可以知道她實在並不完全明白他底處境的。「可是，您至少得給我這樣的一個公斷罷，我並不是一個難以相處的人；我不會縛束着您，或者困窘您；我不過是想保證阿達底未來——別的一切，全都不是我所想要的了。」

「是的，你已經達到你底目的了，」拉夫列茨基說。

「現在，我祇剩一個夢想，就是把自己埋在無盡的孤獨……可是，在我底祈禱裏，我會永遠記得您底恩德的……」

「夠了！夠了！……」他說着，想阻止她。

「並且，我也會知道怎樣尊重您底自由，和您底平靜，」她繼續着，到底把所準備的話語一直說完。

拉夫列茨基深深地給她鞠了一躬。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明白，她底丈夫真在默默地感謝着她。

第二天傍晚時分，他們到了拉夫里基；一星期後，拉夫列茨基給他底妻子留下了五千盧布的用費，自己就出發到莫斯科去——拉夫列茨基去後的第二天，潘辛就來了；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請求過他，不要在她寂寞的日子把她忘掉。她以最熱烈的那種歡迎來歡迎着他；直到夜深，在那高大的地主邸宅裏，甚至花園裏，也還有着樂聲，歌唱聲，以及愉快的法語談話聲，發出着不斷的鳴響。潘辛底第一次的拜訪就是三個整天；當他熱烈地握着她底美麗的手，和她告別的時候，他答應着不久就會再來——他也確實不曾失約。

麗莎在母家底二層樓上有一間單獨的小房——這小房布置得異常明潔，有一鋪白色的小牀，一張小書桌，屋角和窗前擺着花盆，靠牆是一列書櫃，掛在牆上的是一副十字架。這個房叫作育兒室，麗莎是在這裏生下的。自從出了教堂，見過拉夫列茨基以後，她回到家來，就比平日更爲精細地把一切加以整理，抹掉所有什物上面的灰塵，把自己底筆記和朋友們底信函全都檢閱一過，用絲帶捆縛起來，鎖上了所有的抽斗，並且用水澆了花樹，給了每一朵花兒一個溫存的假撫。她緩緩地，默默地做着這些事情，臉上浮現着一種感動而寧謐的懸慮。最後，她靜靜地立在房中，緩慢地四週環顧；於是，走到掛着十字架的壁前，小桌前面，跪了下來，把頭擱在握緊的手裏，就不再動顫了。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進來，發現她正是這樣的姿態。麗莎並不會注意到她底進來。老婦人又踏着脚尖走了出去，高聲地咳了幾

聲。麗莎急忙站起，拭着眼睛，可是在她底眼裏，那凝聚着然而不會落下的眼淚却仍是閃耀着的。

「喲，你把你底小窩兒清理得多麼清爽呀！」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說着，向着一盆新發的薔薇花叢，俯下身去：「啊，多香！」

麗莎沈思地注視着她底姑姑。

「您說什麼呀？」她低低地說。

「我說什麼呀咳！」老婦人尖銳地叫了。「你說什麼呀！真可怕呢！」她繼續着，忽然把帽子抓了下來，坐在麗莎底牀上。「我真受不了啦。我心裏像油煎一樣，這是第四天。我再也不能裝作什麼也沒看見。我再也不能看見你這麼啼哭，你變得這麼蒼白，這麼消瘦——咳，我不能，我不能！」

「您是怎麼回事，姑？」麗莎說道。「我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叫了。「跟別人去說罷，可別跟我沒有什麼是。哪一個剛纔還跪着？是哪一個底睫毛上眼淚還沒乾啦？沒有什麼！哪哪，瞧瞧你自己罷，你底臉兒變成怎樣啦？你底眼睛是怎麼弄的啦？沒有什麼！好像我還不知道似的！」

「您別急，姑！什麼都會過去的。」

「會過去！是的；可是，過到什麼時候去呀？我底天爺！你真愛他愛到這樣哪？怎麼着，我底麗索其嘉，他是個老漢子呀！是的，老實說，我不否認他是個好人，他不會咬人；是的，可是，那算什麼？我們全是好人；世界大得很哪，那種好人多着呢。」

「我跟你說，什麼都會過去的——所有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麗索其嘉，聽我跟你說，」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突然說着，把莎麗拉到牀邊，在她底身邊坐下，一會兒摸摸她底頭髮，一會兒又給她整整領巾。「祇有在這一會兒，當你底創傷還新着的時候，你就覺得牠是不可救藥。唉，不對，我底寶寶，祇有死纔不可救藥。祇要你自己說說：「我不管牠，讓牠去罷！」那你自己也會驚訝，所有一切，是多麼不知不覺，多麼快地就過去啦。忍耐一點兒罷。」

「姑姑，」麗莎回答着，「那已經過去了，一切都已經完了。」

「過去啦？完啦？——怎麼完的呀！你瞧瞧罷，連你底鼻子都尖起來啦，你還說：「過去啦！完啦！」

「是的，過去了，姑——祇要您願意幫助我，」以意想不到的活力，麗莎大聲說了，雙手

抱住了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底頸項。「親愛的姑姑，作我底朋友罷，幫助我罷，別惱我，了解我！」

「哪，這算什麼？這是怎麼回事呀，我底媽媽？您別嚇壞我；我真會叫啦。別那麼望着我快說罷，是怎麼回事呀？」

「我……我要……」麗莎把臉面藏到了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底懷裏。「我要進修道院去。」她低低地說。

老婦人簡直要從牀上跳起來了。

「畫個十字罷，我底媽媽，麗索其嘉！定定神！上帝保佑你。你是怎麼回事呀？」她終於斷斷續續地說了。「躺下，我底寶寶，睡一會兒罷。這全是因為你缺少了睡眠，我親愛的。」

麗莎擡起頭來，她底面頰燃燒着。

「不是，姑，」她清楚地說着，「請別那麼說罷。我決了心；我祈禱過，我請求過上帝底指示。什麼全完了，我跟您在這兒的生活也完了。那麼一個教訓不是徒然的；並且，我也不是現在第一次纔這麼想。幸福不是屬於我的；就是當我懷着幸福底希望，我底心也是苦痛的。什麼我全知道了，我自己底罪孽，別人底罪孽，爸爸是怎樣給我們掙來這些錢財——我全知

道了。所有這些，我得用祈禱來抵贖，用祈禱來抵贖。離開您，我覺得很傷心——我也捨不得媽媽，也捨不得萊諾其嘉；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我感覺得我一定不能留在這裏。我已經跟一切告了別，我已經對家裏所有的一切全都祝過最後的禱了。是有什麼在招呼着我。我倦了。我得永遠把我自己隱藏。別阻攔我，別勸解我，幫助我罷，不然，我自己會走掉的。」

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恐怖地聽着她底甥女。

「她病啦，她說胡話，」她想：「我得找個大夫來；可是，找誰呢？蓋德奧諾夫斯基前不久稱說過一個什麼人；可是他底話老是靠不住——也許，這一回是靠得住的吧。」可是，當她深信了麗莎並沒有病，並沒有胡說，並且，對於她底每一種反駁，麗莎都用着同一個不變的回答回絕了的時候，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就變得完全驚呆，說不出地憂愁了。「可是，你真不知道，我底寶寶，」她開始着，想勸服她，「別人在修道院裏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啊！他們會給你大麻子油喫，我底親親，他們會給你粗布，怪粗的布衣穿；他們會要你受凍受寒；這些你全受不了，我底麗索其嘉。這些全是阿加菲雅給你作的好事，就是她把你弄糊塗的。可是，在她年青的時候，她生活過，快樂過呀；你幹嗎這樣呢？至少，你饒我一個平安的死罷；等我死啦，隨你怎麼鬧去。誰又聽說過爲了那麼個山羊鬍子——上帝恕我——爲了一個男人，就

要進修道院去呀？如果你心裏太難受，你就去敬敬香，朝朝聖，做做法事，全行；可是，你別把那黑紗罩到你底臉上去啦，我底小老子，我底小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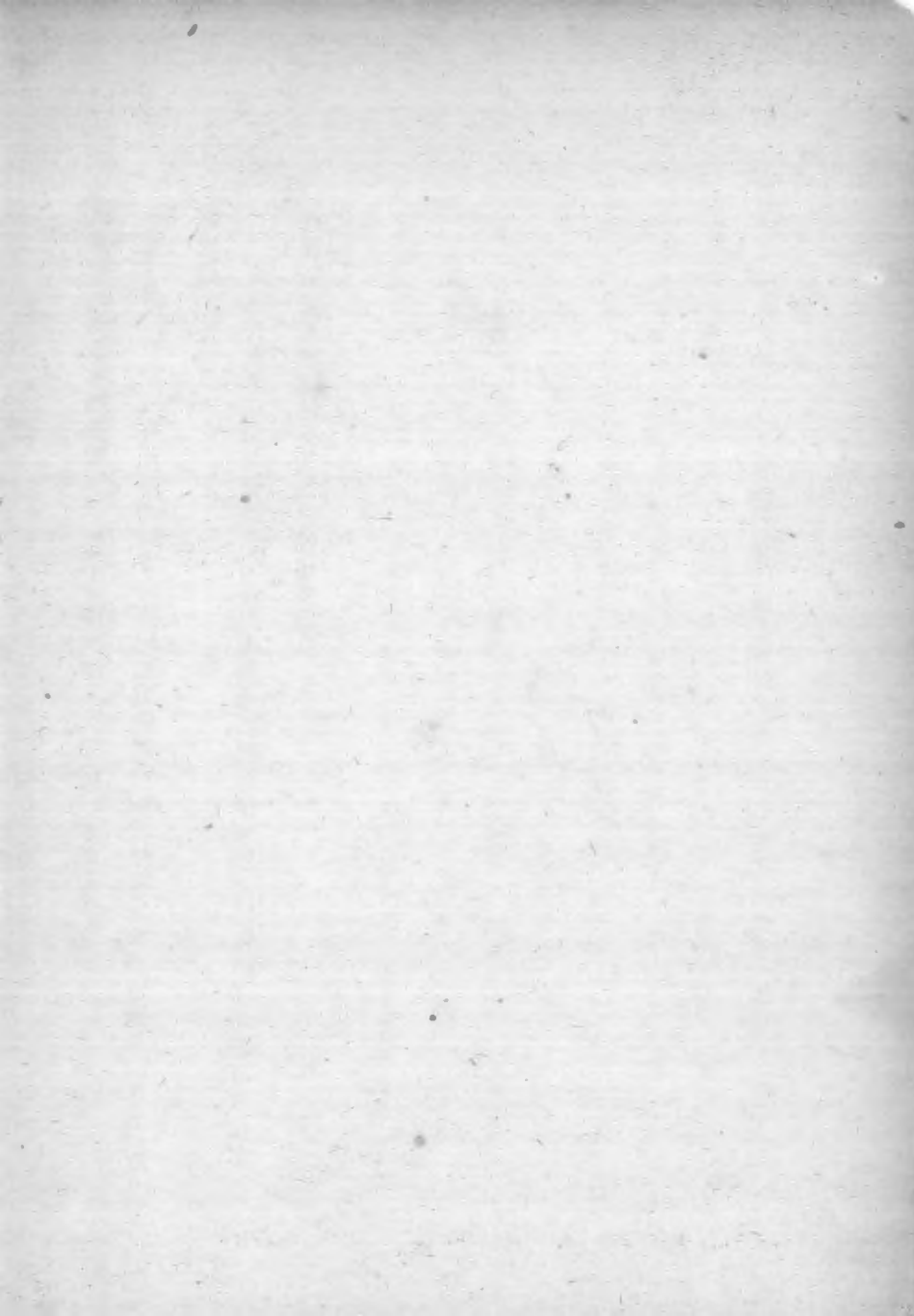
說着說着，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悲慘地哭起來了。

麗莎安慰着她，爲她拭着眼淚，並且自己也哭了，可是，却仍然堅持着自己底主張。在絕望裏，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甚至恐嚇起她來，說是她會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訴麗莎底母親；然而，這也沒有效力。祇是爲了安慰老婦人底誠懇的請求，麗莎答應了把她底計畫底實行延遲六個月；另一方面，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也祇能答應，如果在六個月以後麗莎還沒有改變她底心意，那麼，她自己就得幫助她，並且盡力爲她取得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允許。

隨着最初的寒冷氣候底來臨，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既已有了充足的金錢，就顧不得她底把自己埋在無盡的孤獨裏的諾言，遷居到彼得堡去了；在那裏她租下了一間並不過分華麗然而十分精緻的住宅，這是早她一步離開○市的潘辛爲她找到的。在他旅居○市的後期，他完全失去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歡心——他突然中止了對她的拜

望，事實上，他也很難脫離拉夫里基、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把他俘擄了——老老實實地把他俘擄了；再也沒有任何別的字句可以形容她對於他的無限止的，不可抵抗的，不負任何責任的威權。

拉夫列茨基在莫斯科過了冬天。翌年底春天，消息傳來：麗莎已經掛了面紗，在那位於俄羅斯底最邊遠的一角的B修道院裏。



尾聲

八年過去了。春天又來了……

可是，首先讓我們約略說一說米哈萊維奇，潘辛，和拉夫列茨基夫人底命運，然後，就和他們永別了罷。米哈萊維奇，經過了長久的流浪，終於找到了他底真正的事業：他得到了一所公立學校底首席學監的職務。他底命運完全令他滿足，他底學生們「崇拜」他，雖然他們同時也嘲弄他。潘辛在他底官階上步步高陞，指日就有遷陞司長的希望；他走起路來有點兒僵硬，那一定是因為掛在他底頸上的弗拉狄米十字勳章把他壓得非得向前傾屈不可了。在他底身上，官僚氣質已經決定的地壓倒他底術藝家氣質了；他底仍然年青的臉面已經稍現黃色，頭髮比之往日也稍顯稀疏；他已經不再唱歌，也不畫畫，可是，却在偷偷地致力於文學：他寫了一篇小喜劇，所謂「格言劇」的那一類的東西——而且，正如目下的每

個作者都愛在作品裏「隱射」一個什麼人或者一件什麼事一樣，他在他底小喜劇裏所隱射的就是一個風流婦人底風流韻事，他並且祕密地把牠對着二三對他特有好感的女友宣讀。可是，他却從來不曾結過婚，雖則他有過許多絕妙的結婚底機緣：對於這一事，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是應該負責的。至於她自己，她仍然不斷地住在巴黎，正和往昔一樣：拉夫列茨基給了她一個存摺，用了多量的金錢買到了他底自由，免得她再一次地又來一個出其不意的拜訪。她比以前老了，也胖了，可是，無疑地，仍然十分縹緲，裝束也十分入時。每個人都有他自己底理想；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底理想就寄存在——在小仲馬●底劇作裏邊。她勤勉地拜訪着各個劇場，祇要在那裏有着那些病骨支離，多情善感的茶花女們底出現，能夠做一位多什夫人，對於她，就可算人類幸福底最高峯了——對於她底女兒，她就說過，如果她能有那種幸福，她做母親的就於願足矣。可是，我們祝福，惟願命運能把阿達小姐從那麼一種幸福裏拯救出來罷：從一個紅潤而且肥胖的小孩，她已經變成一個蒼白而

● Dumas, fils (1824-1895) 大仲馬之子，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elias) 爲其有名的傑作。

且瘦弱的少女了，並且她底神經已經受了傷害。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底讚美者已經減少了，可是也並不曾絕迹；大概，直到她底生命底終了，她也許還能保留幾個的吧。近來，其中最火熱的一位就是叫作沙庫達羅·斯庫拜尼可夫的某人，退職的近衛士官，年約三十八歲，身材魁偉雄壯，罕有其匹。到拉夫列茨基夫人底客廳裏來的法國人多半稱他爲 *le gros taureau de l'Ukraine*（烏克蘭底大公牛），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從不請他參加她底盛大的夜會，可是他却充分地享有着她底愛寵。

如此——八年過去了，春天又來了：天上燦爛着光輝的幸福，人間滿被着春光底微笑；在春光底愛撫之下，萬象又開始歌唱，開花，而且戀愛了。八年以來，O市並沒有多少變遷，祇是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房屋却好像是變得更爲年青了。新加粉飾的白色牆壁，燦然迎人；敞開的窗戶底玻片在落日斜暉之下閃爍着暗紫。通過這些窗戶，銀鈴般的青春的聲音和不斷的喧笑，流向街頭；整個房屋似乎全都沸騰着生命，洋溢着歡喜。至於舊日的女主人，則早已長眠於墳墓裏了：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在麗莎掛紗的二年之後就去世了；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也不會再活多久；她們相並着永息於市內的墓園。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也不再活着；幾年之間，那忠心的老婦人，每個星期必到她底女友底遺塚之前

參謁……而不久以後，她底時辰也到了，她底遺骨亦復歸於泥土。可是，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房屋却不曾落到陌生人，落到家族以外的人底手裏——舊巢並不會破碎；萊諾其嘉，現在已經長成一個窈窕而美麗的少女；她底未婚夫，一個亞麻色頭髮的驃騎兵軍官；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兒子，新近在彼得堡結了婚，攜着年青的新婦到O市來同度春光；他底妻妹，一個明眸赤頰的十六歲的女學生；和蘇羅其嘉，現在也是已經長成，並且非常美麗——就是這許多年青的人底喧笑和言談，使得加里丁家底四壁全都震響起來了。家裏所有的一切，全都改變過；一切都已經變得和新的主人們互相調協。年青無髭的，會說會笑的青年僕人們，代替了昔日底莊嚴的老者；老了的羅斯加在昔日曾經道貌岸然地慢搖慢擺的地方，換上了兩匹獵狗在那兒互相暴亂地追逐，在沙發上盡情跳躍；在馬房裏，也充滿了各種各色的馬匹——輕快的馳馬，矯捷的轅馬，兇悍的編鬚脇馬，和頓河流域所產的坐騎；早午晚三餐的時間全都不分，幾乎混在一起；照鄰人底說法，「這種事情簡直是從來不曾見過的。」

在我們所要述說的那天傍晚，加里丁家底青年人們（其中最大的是萊諾其嘉底未婚夫，但也不過二十四歲）正在進行着一種並不十分複雜，然而，從他們底歡樂的笑聲看

起來，却是很令他們高興的遊戲：捉耗子。狗們也跳着，叫着；窗前掛着的籠子裏的金絲雀兒們，也競騁着歌喉，以牠們底刺耳的銳叫更其增加了全室底喧噪。當這震耳欲聾的遊戲正在高潮的時候，一乘滿被污泥的馬車馳向門前來了，一位身穿旅行服裝，約莫四十五歲的旅人從車上走了下來，停在門前，好像突然迷惘。他呆立了許久，對着屋子作出長時間的審視，於是，從大門走進庭院，慢慢地走上了階臺。在前廳裏，並沒有人來迎接他；可是，砰然一聲，大廳底門忽然開了：蘇羅其嘉，滿臉鮮紅地，從裏面衝了出來，而緊追着她的，隨着一聲刺耳的大笑，全體的青年們也跟着衝撞過來了。意想不到地碰見了這麼一位陌生人，他們全都停止下來，忽然沈默；可是，那些盯視着他的許多明亮的眼睛，却仍然是那麼愉快，那些活潑的青春的脸面，也仍然露着笑容。於是，瑪麗亞·狄米特里埃夫娜底兒子走到客人前面，有禮地問了客人底來意。

「我是拉夫列茨基，」客人說了。

一聲親切的歡呼回答他了——並不是這些青年人們對於這麼一位遙遠的，幾乎已被忘懷的親戚底到來感到了什麼特大的歡喜，祇是因為他們對於任何有隙可乘的機會都禁不出要發出歡呼和高叫來。他們馬上就把拉夫列茨基包圍起來：萊諾其嘉，以老相識

底資格，第一個介紹了自己，她並且擔保着，如果再多一會兒工夫，她準定能夠認出他來的；於是，她把所有其餘的人一一給他介紹，對每一個，連她底未婚夫也在內，全都呼着他們底小名。於是，全體的人，通過餐室，湧到客廳來了。兩個房間底壁紙都已換過，可是，陳設還是一如往昔，全無變動；拉夫列茨基認識那架鋼琴；連那刺繡的架子也還是正如往昔，立在窗前，在那昔日底地位——也許，連那八年以前的未曾完成的刺繡，也還是擱在上邊的吧。他們把他安置在一張寬大的安樂椅上；大家也都圍着他依次落坐下來。於是，問詢，驚嘆，逸話，就不斷地陣雨似地降落下來了。

「我們多久沒有見您呀，」萊諾其嘉天真地說；「我們也沒見到過華爾華娜·巴弗洛夫娜。」

「當然呀！」她底哥哥急忙阻止着她——「我把你帶到了彼得堡去；可是費多爾·伊凡尼奇却多半住在他底鄉間。」

「是的，從那時候，媽媽也就過世了。」

「還有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蘇羅其嘉說。

「還有拿斯塔霞·卡爾坡夫娜，」萊諾其嘉繼續着，「還有倫蒙先生。」

「怎麼，倫蒙也死了？」拉夫列茨基問。

「是的，」年青的加里丁回答。「他從這兒到奧德薩去——據說是別人把他騙去的，就死在那兒了。」

「您可知道，他可曾留下什麼遺作麼？」

「我不知道——可是，我看不會有的吧。」

一個大的沈默降落下來了，大家全都相互地無言對視。一朵愁雲掩蓋了所有年青人底面目。

「可是瑪特羅斯可還活着呢，」萊諾其嘉忽然叫了。

「蓋德奧諾夫斯基也活着，」她底哥哥加說着。

一聽到蓋德奧諾夫斯基底名字，大家不約而同地迸出了一聲歡樂的高笑來。

「是的，他還活着，還和往常一樣地撒謊，」年青的加里丁繼續說，「想想罷，我們這個淘氣孩子」（他指着他底妻妹，那女學生）「昨兒還把胡椒粉塞到他底鼻煙壺兒……」

「他多麼地打着噴嚏噎啊！」萊諾其嘉叫着——而不可抑止的高笑又從四方八面發出來了。

「前不久，我們也得到麗莎底消息的，」年青的加里丁說——而大家就不自主地又沈默起來了——「她還好；她底健康總算已經稍稍恢復。」

「她還在那個修道院裏？」拉夫列茨基問着，幾乎是掙扎着的。

「是的，還在那老地方。」

「她常給你們寫信？」

「不，從來不。我們是從別的方面得到消息的。」

深的沈默突然籠罩了。

「一個靜穆的天使已經無聲地飛遠了，」他們全都這樣想着。

「您高興到花園去走走麼？」加里丁說着，轉向了拉夫列茨基。「花園裏現在很美麗了，祇是我們把牠荒疏了一點兒。」

拉夫列茨基走到花園去，首先觸到他底眼簾的就是他跟麗莎共同坐過的那條椅子——那些幸福的一剎辰光，是一去永不復返的了！椅子已經變成黑色，變得歪斜，可是，他底記憶却仍然新鮮。而那捉住了他底靈魂的感覺，既不是甜蜜，也不是哀愁，而是對於已逝的青春的傷悼，對於曾經沈醉過的幸福的悵惘。他沿着林蔭的甬道，伴着年青的人們緩緩走

着八年以來，菩提樹好像也稍稍蒼老，稍覺高長，樹蔭也變得更为濃密；一帶矮林也長高了，覆盆子叢繁茂地伸張着，而榛樹叢也仍然密集。從樹林叢叢，草間，和丁香花上，隨處都散佈着清香的氣息。

「多麼好！搶四角」的地方啊！當他們走到一處菩提樹包圍起來的青翠的小塊草坪的時候，萊諾其嘉忽然叫了。「我們剛好五個。」

「可是你忘了費多爾·伊凡諾維奇不是？」她底哥哥提醒着她；「或者，你是把自己沒有算上？」

萊諾其嘉微微地羞紅了臉頰。

「可是，費多爾·伊凡諾維奇——他那分年紀，他會高興……」她開始吃吃地說。

「你們自己玩兒罷，」拉夫列茨基急忙申辯着；「不用管我。如果我知道我並沒有拘束你們，我會更安心的。你們其實也用不着顧到我；我們老年人自然有你們還不了解的，比什麼遊戲都好的樂趣：那就是回憶。」

年青人們用着執禮的，近於滑稽的恭敬聽着他，好像聽着一個教師給他們唸着功課——於是，哄然一聲，離開了他，飛也似地跑向草坪去了；四個人，在四角的樹旁站好方位，另

一個驀站在中間，而遊戲就開始了。

可是拉夫列茨基却回到了屋子裏面；他走進餐室，來到鋼琴前面，撫了一個鍵子：一聲微弱的，然而清澄的聲音響了，一股隱祕的戰慄刺進了他底深心——由這一個音響，就喚回了那神奇的旋律，那許久許久以前，在那幸福的夜晚，倫蒙那已經死去的倫蒙，曾經將他投入了如何的狂喜之中去的那個神奇的旋律。於是，拉夫列茨基轉到客廳裏來，許久許久，呆立在那裏；在那他和莎麗時時會面的房間，她底幻像更其清楚地在他底眼前浮現出來了；他似乎感覺着在他底身旁隨處都有着她底存在底迹印；可是，那失去了她的傷悼，却是苦痛而且深沈的，全沒有死亡所能引起的平靜。麗莎並沒有死，却是活着在遙遠的，望不見的什麼地方；他把她當作活人般地思念着；從那蒼白的，陰暗的，幽靈般的身形，從那半隱於修道女底黑色長裾裏的，被裹於香煙底繚繞中的黑影，他無論如何也認不出來他所曾經鍾情的少女。而拉夫列茨基，如果他能冥想的地看一看自己，正如他之冥想的地看着麗莎一樣，那麼，也許他連他自己也竟會認不出來的吧。八年之中，他經歷了人生底最後的危機——那許多人所不曾經歷過，然而如果不經歷就無法能把脚步站穩的危機。他真是不再想到自己底幸福和私人底利益了。他已經變得平靜下來，而且——我們爲什麼要把真情

隱諱呢——他已經老了，不獨在臉面上和身體上，也在心境和靈魂上；因為，要在老年的身體裏保持少年的心，如某些人所說的，不僅是困難，而且是近乎無稽的。到老來還能不失善良底信仰，意志底堅強，和活動底慾望，那也就該滿足了。而拉夫列茨基，也就該有自滿的權利；他真已成了一個善良的地主；他真已學得了如何耕作土地；而且，他底勞作也並不全是爲着自己——他也儘可能地爲着他底農民們圖謀了而且保證了生活底利益。

拉夫列茨基走出屋子，來到花園，落坐在他所那麼熟識的那張椅上。在那裏——在那可記念的場所，在那他曾經在裏面徒然地，也是最後一次地把他底手伸回了浮湧着，燦爛着歡樂的金酒的神聖之杯的屋子前面——他，一個孤寂的，無家的旅人，當着那些已經把他扔在腦後的少年後輩們正把他們底歡樂的喧聲傳到他底身畔來的時候，他却對着自己底過去的生活，作了長久的凝視。他底心是悽然的，然而，却並不沈痛；他沒有什麼可以遺憾，也沒有什麼可以羞愧的。「玩罷，樂罷，生長罷，年青的生命們！」他想着；而在他底冥想裏面，他自己也並沒有絲毫的悲苦。「未來是屬於你們的，你們底生活會比較我們底容易；你們不會像我們一樣，被迫着在黑暗裏去尋找你們底道路，去掙扎，去跌倒了又爬起來。我們得痛苦地尋找那支持我們到底的力量——而我們中間有多少人，是失敗了的啊——可

是你們却祇要工作，祇要實行——像我這樣的老年人底祝福，是爲了你們的。可是，說到我，當我在這裏過去了這樣的一天，經歷了這樣情感之後，無論什麼對我已經完結了，我祇有給你們作着最後的訣別；並且，雖然有着悲哀，却仍然並無嫉妬，並無一絲陰暗的情感，我在死亡之前，在等待着我的上帝之前，大聲說道：「歡迎呀，寂寞的老年！燬掉罷，無用的生命！」

拉夫列茨基靜靜地立了起來，靜靜地走了出去；沒有人注意他，也沒有人挽留他。在花園裏，在青葱的，高大的菩提樹底密障後面，歡樂的聲音更其高揚地叫嚷起來了。拉夫列茨基坐上他底馬車，命令着車夫驅車回家，然而，却用不着催馬。

「這就完了麼？」不滿足的讀者也許要問。「拉夫列茨基怎樣了呢？還有麗莎呢？」可是，對於仍然活着，却已經退出了人間舞臺的人，我們能說什麼呢？我們爲什麼還要提起他們呢？據說，拉夫列茨基曾經拜訪過麗莎所隱身的那個遙遠的修道院——並且見到了她。當她從一個歌唱席走到另一個歌唱席的時候，她曾經從他底身邊經過——用着沈默的，然而輕捷的修道女底步態，她一直向前走，一眼也不會望他；祇是她底睫毛卻幾乎不可見地起着戰慄，她底消瘦的面顏也更爲向下低垂，而她底繞着唵珠的，緊握着的手底手指，

也互相握持得更緊。他們兩人所思想的是什麼，所感覺的是什麼呢？誰知道？誰能說？人生裏面，有些瞬間，也有些情感……那是我們祇能意會，却不可以言傳的。

